
〔日本〕星 新一著·春风文艺出版社
1分钟小说选
〔续集〕

〔续 集〕

一分钟小说选

〔日本〕星 新一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沈阳

内 容 提 要

本书选译了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星 新一的一分钟小说五十五篇。作中揭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种种啼笑皆非的矛盾；鞭挞了社会留在人们心灵中的暗影；嘲笑了科学文明高度发达社会下人们的精神空虚……

结构精巧，故事新奇，风趣中蕴含着可贵的哲理。

一 分 钟 小 说 选

〔续 集〕

Yienzhong Xiooshuo Xuan

〔日本〕星 新一著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沈 阳 市 第 二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262,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 3/4 插页：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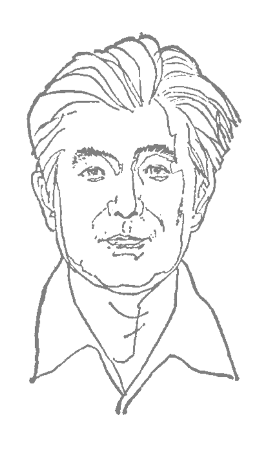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5,000

责任编辑： 于 雷 责任校对：唐惠凡

封面设计： 勤 学

统一书号：10158·835 定价：1.50元



星　　新一,日本超短篇小说的开创者。1926年生于东京，东京大学农艺化学科毕业，后在大学院研究淀粉分解酵素。父亲故去后继任制药公司经理。公司不久倒闭，失意中写《性机器》、为日本现代推理小说的奠基人江户川乱步所赏识，从此登上文坛。二十年来，他写了一千多篇超短篇小说，是世界上超短篇作品产量最高的作家。他的作品题材广泛，自成一格。幽默、风趣、洗练，似乎远离人世，却又笔笔针砭现实；好象荒诞不经，实则丝丝入理入微；常常在引人发笑处，蕴藏着辛酸的泪……

目　次

自　信

某公寓三楼的某个房间，虽然并不怎么宽阔，但是冷冻库、电话、衣橱等等一概俱全，并且有个青年躺在床上喷云吐雾。

他名叫西岛正男，在某商业公司工作，尚未娶亲。只因是独身，住在这间斗室，也还足足敷用。而且可以这么说，正因为他是独身，才有条件住进这所高级公寓。

窗外已是夜幕大张。他虽已下班，但是，今夜到底在家看电视、读书消遣，还是换上华装去逛逛夜市？还犹豫未决，仍在落日余晖中发呆。

这时，西岛正男觉得门铃响了。他站了起来，揉揉眼睛，散发着一肚子闷气，从室内发话道：

“哪一位？”

“西岛……”来人答道。

正男歪头思忖：对我这么随随便便地指名道姓，大约是熟人当中的哪一个。然而，那声音毫无特色，而且回忆不起这声音的主人及其面貌与姓氏。

也许是个不太熟悉的家伙。如果真是这样，此人就太冒

昧了。正南有点生气，打开了门。

进来一个汉子。正男打量了一眼他的面孔，仍然想不出是谁。这副面孔平淡无奇，比比皆是，除此而外，无法形容。不，更准确些说，这副面孔是把所有男人的面孔搅拌后再综合制成的。服装和正男一模一样，却猜不出他的年龄。正男有些不耐烦。不论是谁，如果碰上这么个茫然不知的来客，都会如此心境的吧！

那汉子大摇大摆地走进屋来，正男叮问道：

“您是刑警，还是……”

“错了。”

“那么，请报尊姓大名，不知意下如何？”

“刚才说过了嘛。”

“您是哪一位？”

“西岛正男。”那汉子说。正男反问道：

“这个名字……”

“正是我的大号。”那汉子说得似乎心安理得。正男手抚前额，心想：是远亲？还是……但他一点也想不起来。也许因为这是一副极其平凡、毫无特征的人，因此才把他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吧！然而，既然同名同姓，就不会遗忘的呀！

正男不再回忆，道出了他的心头所料：

“啊，知道啦。你是路过时看到门外的名牌，发现我和你同名同姓，因而满有兴致地光临了吧？”

“不，不对！”

“那么，对不起，您有什么事？为什么到这儿来？”

“为什么？这儿是我的家！”

闻听此言，刹那间，正男以为是否听差了耳？但是，对方的语声切切。他又想：也许因为他的语声毫无感情，因此才有了错觉吧？

这是怎么回事？正男大惑不解。本想硬是赶他走，但是好奇心又强有力地升腾起来。这简直是意想不到的恶作剧。是谁策划了如此阴谋？他想弄个水落石出，便尽力冷静地搭话道：

“嗳，请坐吧！我有话说。”

“啊……”

那汉子在椅子上落座，架起了二郎腿。这副姿态，既象不速之客，又好象身在自家。由于他如此泰然自若，正男一时难住：问他些什么才好呢？于是，一些废话，竟脱口而出。

“请说出您的真名实姓吧！”

“说过了嘛，西岛正男！再说，这儿是我的房间。难道有什么奇怪的吗？”

“不……”他嘴上应承，心里当然不肯苟从。哪里有这么蹊跷的事！正男想：究竟是什么地方可疑呢？结论并不费难：是这个汉子神经有点不正常吧？

正男把脸贴近些，观察那汉子的眼睛。然而，他并没发现开玩笑或是恶作剧时常有的那种自疚的神色。这还不算，情形倒是相反。他竟以率真、自信、神气的目光回敬正男，正男不得不将视线移开。

这时，那汉子突然问道：

“那么，你是谁？”

“我是谁？这……”正男口吃了。他万想不到，这么明摆着的事还要发问。见他惊慌失措，那汉子又说：

“你家住何方？来干什么？”

“究竟这……”正男低声叫起来。然后他咬住嘴唇，感到咬得有点痛，才意识到这不是在做梦。

那汉子一时不再发问。他那怀疑的目光，透过刚刚降临的微暗夜幕盯住了正男。正男胆战心寒，心想：“我真的是西岛正男吗？是这里的室主人吗？”他甚至很想探讨一番这个愚蠢的疑问。

那汉子乘虚而入，说：

“那么，你在哪儿工作……”

“是商业公司的……”正男又口吃了。这种节骨眼上，必须充满信心，正确地、一鼓作气地说服对方才是。然而，他越着急，舌头越挽不过花来。

那汉子平板的面孔，这时才流露出一丝感情。那感情表明，他是信不过正男的。于是，他说：

“你总不致于硬说自己是这家的主人吧？你不会说自己是在这间屋子起居，从这个窗口眺望室外景色，每天从这儿去上班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正男眯起眼睛，用手指狠狠地揉了揉眉宇之间，暗暗思忖：我一直住在这屋；从这儿的窗口观景，几乎都腻了；从这儿去上班，次数简直无法计算……尽管如此，可现在一被追问，不知怎么，似乎不敢肯定这些了。

需要自信。他从头脑到心脏，从心脏到全身，遍处搜索。然而，任凭何处，也没有找出自信来。大约因为一向不用，自信力已经退化和消亡了吧！

然而，这不是论证这些事情的时候。目前的窘境，必须想个法子摆脱才行。他又是哭又是笑地喊道：

“喂，喂，适可而止吧！这是开的什么玩笑；是谁要你这么干的？快说！”

“怎么能说是开玩笑呢！我可曾说过对您刺耳的话？……”

正男闭着眼睛听那汉子说，心里在思索解决的方案。然而，那汉子的话，没有半点可笑之处，甚至有些值得同情，又觉得和自己的语声很相似。这大约是由于自己慌了神儿的缘故吧！

正男生怕睁开眼睛，必须想方设法摆脱如此困境。他拚命地想，想起了一个假定。如果他不是开玩笑，说不定是什么人对他使了催眠术。虽然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但这种事也未必绝无仅有。如果能够使这家伙精神正常，也许就会问出来历的。

正男睁开眼，横下心来问道：

“喂！我一拍手，你就闭上眼睛！”说着，他拍拍手。见此光景，那汉子说：

“喂，这是干什么？居然搞起这一套。你神经还正常吗？”

正男全身虚脱，悲伤起来。

室内比刚才更黑了。然而，正男不想开灯。因为他逐渐失去了正视对方的勇气。何况，如果开灯，那汉子就会稳稳

坐下。若是黑乎乎的，说不定他会绝望而归呢。

然而，他等了多时。那汉子没有走的意思，正男愈加不安了。看样子，反倒是那汉子在挨时间，等着正男走哪。也许因为他有念及此，那汉子更加自信了。

正男的忐忑不安，又增加了恐惧的成分。他下意识地按了警备铃。待他冷静下来，这才神魂落体。这下好啦。一会儿公寓管理员就会跑来，然后，一切闭幕。

走廊响起了脚步声，在门前驻步。总算得救了。正男交扣着胳膊，长出了一口气。

那汉子站了起来，向屋门走去。他是要逃跑吗？不，是要分辩几句，再离开这里吧？正男正侧耳静听，门开了，公寓管理员说道：

“有什么事吗？”

对此，那汉子泰然答道：

“嗽，没什么大事。一个陌生的人来到家里，正发愁哪！不过，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走的。叫您操心了。”

“真的没事？请当心些，西岛先生。”说着，管理员走了。听了这番话，正男一时茫然。这家伙是收买了管理员吧？但，不会的。为什么按警报铃，连自己至今都莫名其妙，说起来，管理员还是把那汉子当成了我。那么，我……

怎样才能有个证明呢？正男在昏黑的屋子里寻来寻去，发现了电话机。那就给公司挂个电话吧！值班室里总会有同寅在的，跟他一说，不就完事了吗！他盯着白色呼号盘，拨了号码。电话挂通，话筒里传出声来：

“喂喂，这里是值班室。你是哪一位……”

“是我，西岛！”正男应声搭话。但是，回敬的却是怀疑的口吻。

“怎么回事：怪腔怪调的！”

这时，不速之客伸出手，接过话筒，说：

“嗽，是我求人挂的电话。”

“啊，刚才是您的代理人呀！那么，您有什么事？”值班员的语声从话筒传出，也送进了正男的耳鼓。

“我疑心文卷柜是否忘了上锁。请您巡视的时候给看一眼好吗？”

“啊，知道了。”

“那么……”

放下话筒，谈话结束。正男这么做，不仅毫无收效，反而帮了倒忙，愈发证实了对方的身分。

正男并不灰心，又做了一次挣扎。他给常去的酒巴挂电话，将话筒推给不速之客。

那汉子接过话筒，开始说道：

“怎么样，生意……”

“哟，是西岛先生！你倒是来呀。”

“我家有客人，改日再会。有客，这不说谎，立刻换他讲话……”

正男不知说些什么才好。他对准了话筒，挤出一声：

“喂，喂，……”

“请多关照。您是西岛先生的朋友吗？近日陪着朋友一同来吧！”

传来的答话，是厌烦、冷漠的商业性寒暄。正男挂死了

电话。不速之客好象夺去了正男的声音。

万分焦急之中，正男想起一件事，对那汉子拷问道：

“对啦，刚才你进屋，按过这个电铃吧？”

进自家门，没有谁还要按电铃，这不是有力的证据吗？然而，那汉子却以清晰的语声说道：

“我没按，也不会按的吧！”

“可也是……”正男的声音象蚊子哼似的。虽然自己象是听见，可总有些含糊其词。说不定没有听见，又仿佛是幻觉。

正男一直不肯接触的最后一个问题，现在必须摊牌了。难道中了催眠术的，正是自己？难道发疯了的也正是自己？岂有此理！我才是本室主人，在商业公司工作，名叫西岛正男。会有办法证实这一点的。

他象一头困兽，拚死地挣扎，终于想出了个主意——照片。抽匣里有自己的照片，有在公司拍照的；也有在本室拍照的。为什么没有早些想到这一点呢？

正男靠在椅背，把手伸进抽匣。手碰到了照片。的确还在。这不是并非中了催眠术和并非发了疯的铁证吗？把这个交给对方看，就没事了。

“喂，这就是我。你仔细上眼！”正男亮起灯说道。然而，那汉子带答不理地接过，带答不理地说：

“啊，这张照片就是我。”

“什么……”正男夺下照片，仔细瞧着。千真万确拍照的是他自己。他为了指出这一点，瞪了一眼那汉子。然而，竟然目光虚弱，因为那汉子的脸的确和照片上的脸一模一样。这

正是西岛正男的脸。什么工夫……

“怎么搞的？这是怎么搞的？”正男嚷了起来。那汉子为难地说道：

“还问什么怎么搞的！事实如此嘛。无言以对吧！”

“可，这事情……”

正男贴近镜子一瞧，镜子里映进了他的脸，是一张毫无特征、人人相似的平庸的脸。……

“明白啦？”那汉子说道。

正男回答说：

“您的话可能是正确的。大概您是真正的正男。即使事实并非如此，可你很有自信，您有存在的价值。”

“那么，对不起，我要休息啦。”

那汉子脱了衣服，从衣柜里拿出睡衣换上。正男也脱了衣服，把那汉子的衣服穿到身上一试，真是太合身了，心情似乎也爽朗起来。

“那么，今后请多关照，再见！”正男道谢一声，便走了出去。随后，茫茫的夜雾将他吞没了。

（译自新潮社1980年版星新一著《夜里捉迷藏》）

于雷 译

窗　口

这位姑娘十八岁，肌肤好象初夏清晨的花草，水灵灵的；双眸充满着对于未来的憧憬；乌黑珐琅似的秀发细如雨丝。她映在手镜里的模样显得那么稚气。当然，手拿明镜，瞧着镜中人的本人，同样也是那么稚气，不论是表情，头部，直至心灵深处……

深夜就寝前，总要花费很长时间梳理青丝，这已经成为她的习惯。与其说是“习惯”，莫如说是“力争”更贴切些。因为她深怕因慵于梳妆而失去难得的机缘。机缘宛如彩虹，不知什么时候才出现，并且不以人们的意愿为转移。

她不仅年轻而且自由。她从外地的小镇来到大城市，住在亲戚经营的公寓里的一个房间，过着独身生活，已经将近一年了。白天她去西装裁剪学校学习，放学后就和朋友们排练节目，偶尔去玩玩滚球游戏，或者去溜冰。家里给她寄来的钱足足敷用。

她不仅自由，也很快活。大城市的生活，五光十色，不断地给人以刺激。不过，也许由于习以为常，近来她对于声色刺激，感受已经有些钝了。尽管如此，她一直幻想亲身体

尝一番刺激的心情，却丝毫未减。

她放下刷子，把小镜立在身旁小型电视机前。然后她将脸儿贴近镜子，自言自语道：

“我适合上电视，非常合适……”

这也成为她近来的日课了。

在电视上出场，沐浴在辉煌的灯光中，众人瞩目，周身都感受到阵阵艳羡的赞叹声……那一定是梦境般充满着美妙刺激的世界！

她挪开镜子，打开电视开关。显像管亮后，出现了几匹马在西部沙漠奔驰的画面。大约这是夜间的电视节目。但她又换了个频道，却没有出现任何影像，只有无数的光点在舞动，和不知什么发出的似乎在空中飞舞的杂音。

她以不胜憧憬的表情注视着电视屏幕。心想：“有朝一日，也会映出我的身姿。”她情不自禁地在想象中描绘自己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情景。这也是她一向的癖好。她一定要设法走进荧光屏。

她已经忘记了时间的流逝。蓦地一留神，只见荧光屏上出现了又白又亮的光雾，仿佛预示着什么，那光雾竟然晃动了起来。怎么回事？是否因为目力过度疲劳？她眨眨眼，再一次凝神注视。

画面上似乎是有一个人影在晃动。图像逐渐清晰起来，原来是位年轻姑娘。也许由于长时间凝视那耀眼的光亮，昏沉中看见了希望之梦？但是，随着图像愈加明晰，则辨认得出那位姑娘既不是她自己，也不是她的女友。

那姑娘不知何许人也。似乎在简陋的屋子里在演戏，而

且演得正起劲儿，手舞足蹈，全是大动作，并且大喊大叫。

她把音量旋钮调到最大极限。但是，只听到宛若飞流直下的涛音，却听不见人的语声。大概不是正规播放，而是试播传来的电波吧？因为报纸的节目表上没有刊登这个节目；夜，又是这么深了。而且，这个频道，并没有相应的电视台。由于听不见说些什么，也就不知演的是什么戏了。

她看了一会儿，轻蔑地喃喃说道：

“别美！没什么了不起的。要是我，会演得更好。况且，论体型，论长相，都比她…… ”

这里没有人来责备她，因此她就信口开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随后她闭了开关，入梦了。

翌日，她独自漫步在黄昏路上，身后竟然有一个男声把她叫住。

“ 喂，喂…… ”

回头一看，是个陌生人。

“ 你是…… ”

“ 我是电视台的…… ”

此人究竟有多大年纪，简直难以断定。但见他相貌虽然年轻，却显得很老成。也许从事电视工作，就会给人以如此感觉吧！

“ 叫我有什么事吗？ ”

“ 嗯……冒昧提起这个问题，有些失礼。不过，你想不想当电视演员？ ”

一听这话，她的心顿时剧烈地跳动起来。这可是朝思暮

想的心愿，机不可失呀！这是将从百无聊赖的生活一下子升到荣誉之巅的自动扶梯啊！多亏梳理乌发，从不怠慢……

她窥伺了一下对方的脸色。但见他面无表情，也并不热情。但至少不象是开玩笑。尽管如此，她还是小心措词，问了一声：

“我不是没有这种想法。不过，我能胜任吗……”

对方也许听得出她那谦虚的语调中夹杂着自负，便说：

“你自己认为如何？”

她脸红了，回答道：

“我觉得总还可以。”

“那么，近日内和你联系。把你的地址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她担心对方会变卦。要是错过这个机会……”

“我什么时候都有时间，现在就可以，不知您是否方便？”

“我也是什么时候都没关系。”

“那就求求您啦。”

对方并不立即应允。

“不过，你还是和谁商量一下再……”

“没有那个必要。自己的事自己做主，没事儿！”

“既然这样，现在就走吧！”

说着，那男人指了指停在不远处的灰色小汽车，俩人走了过去。那男人坐在驾驶席上，她坐在旁边。小车飞也似地驶去了。

意想不到的幸运使她喜不自禁，再也不能缄默。

“电视台的工作，很不平凡吧？”

“不！一旦涉足，再也拔不出脚来。若想改变主意，现在还来得及。”

“不，我担心也许会被淘汰。至于说什么退出，这没有考虑的必要吧！”

“你那么向往做电视演员吗？”

“是的，只要能上电视，我别的什么都不求。”

她笑着回答。那男人开着车也含笑说道：

“你这么虔诚，一定会有作为的，不这样是不会胜任的。”

小车慢慢行驶在夜幕方张的长街。性急的小店，已燃亮了霓虹灯招牌。

“本想从这儿向右拐，可这儿拐不过去，还得绕回去。”

说着，小车从他指点的交叉路口向左转，又向左折上一条小路，最后又向左拐。

好容易才折回原来的地方。

不过，她觉得和刚才的地方不太一样。是那条路错过去了？还是方才太高兴没看清呢？据说道路这东西，换个角度看，就会看成另外的一条。

汽车重新费了好大劲，反复右转弯。她想看看路边停车站的站牌，可正在油刷，看不清楚。

暮色渐浓，弄不清车是往哪里开。知道的只是：车外是街道和无数房屋。

这时，车子稍稍加速，无意中又拐进一条路。

这条路没有街灯，车窗外黑魆魆一片。

“哪儿呀？是这儿吗？”

“不远了，马上就到。”男人回答道。

少顷，车子停了下来。她被催促下车后，仰视一下旁边的高大建筑。

“这座楼……”

“这楼是电视台摄影楼呀！”

“在这种地方，什么电视台？”

暗雾中楼房耸立，更显得昏黑。

“是个新成立的电视台。你若是认为不理想，我再把你送回家去……”

然而，刚才还想回去的心情，这会儿已无影无踪了。此刻她正想：再迈进一步，愿望就要实现了。

她跟着那男人走进门厅。楼内没有她想象中那般华丽，银白色的灯光洒满寂静的长廊。

听不到那男人的脚步声，只听自己的皮鞋在橐橐作响。

“就是这间屋。”

说着，男人随手把门打开，屋内射出耀眼的灯光。她走进去，好半天眼睛才适应。当她看清屋内的情形时，不禁失声叫道：

“哎呀，这……”

原来这屋子和昨天夜里在电视画面上看到的那间屋子一样。

男人点头，声音带笑，可面部却依旧没有任何表情。

“是的，你已经明白了吧！”

“明白什么呀？这屋子是……”

“这就是摄影室。这栋楼里同样的房间有好几间，专门收容电视台的牺牲者……”

她双眉紧锁。

“够了！我不舒服，让我出去！”

“那可不行。我几次提醒过你，问你是否想改变主意。”

“那，我自己出去，然后就去控告你。”

“这也是不可能的。这扇门只有我可以出去，其他任何人都无法通行。”

“太残酷了，你简直象个魔鬼！”

“不！别误解。不是象魔鬼，我就是魔鬼。”

“说谎，哪有什么魔鬼！快别搞恶作剧了，让我出去！”

男人没有答应她，却说道：

“有魔鬼。只要有它存在的必要，就不能没有。当然喽，是称呼魔鬼，或是根据别的现象起个名字，这，随你的便……不过，失踪之类的名称好象不大贴切。”

“什么魔鬼！根本没有必要存在。”

“当然有。如果讨厌的差事没人肯干的话，整个世界就会灭亡。如同需要家禽屠杀业者、死刑执行人、执达官等，魔鬼也是必要的。我自己也并不是心甘情愿。早就想适可而止，销声匿迹。可人们的欲望不允许我这样做。”

“也许如你所说。可这与我有何相干？”

“有关系。比如电视演出，为了树立起光辉顶峰的名角，就不能没有在显像管下默默死去的人；为了竖起纪念碑，必须有奠基石；美丽的花朵要有根。然而，谁也不愿做

奠基石和花根。进行调整的就是我。为了使幸福女神健在，就需要我这样提供牺牲者的角色。”

“随你的便，反正我要出去！”

“除非人们从心中赶走要幸福女神健在的幻想……”说话间，那男人在门口消失了。

她立刻紧紧追赶，结果撞在厚厚的门上，被弹了回来。

再也不见那男人的踪影，她心中只有痛悔。门，怎么也推不开，想拽又没有抓手。

她想尽办法，但一切都以失败而告终。她已经精疲力尽，茫然地环视这间屋子。室内任何装饰品都没有，混凝土的墙壁上只开着一扇小窗。所谓小窗嵌着厚厚的麻玻璃，相当结实，不可能打碎。即使弄碎，窗口太小，也出不去。

她望着小窗发呆，一筹莫展。不一会儿，小窗似乎透亮了。

窗外象是谁家的屋子。一个年轻姑娘正望着这边。那眼神里充满着憧憬和渴望。

“喂，救我出去！”她挥着手，拼命地连连大声喊叫。这是唯一能求救的人。然而，声音象一点也传不出去。听不见……

这时，她顿时回忆起昨天夜里在电视上看到的情景。窗外的姑娘也会和我的命运相同。既然不可能得救，那就索兴制止其他人再做无谓的牺牲。

她设法要把这件事告诉给窗外那位姑娘，可是，这番努力也终归徒劳。

只见窗外那位姑娘的脸上浮现出轻蔑的神色，随之看到

她的嘴在翕动。虽然听不见说什么，但那意思立刻就能明白：

“拙劣的演技，要是我的话……”

（译自《早川书房》1982年版星 新一著《假如冬天来到》）

孙 立 新 译

面　　孔

有那么一位男子。他还没有孩子，但有一位中等水平的妻子。他在一家普通的公司工作，虽已放弃了拼死竞争升职晋级的念头，但也不愿怠惰到落后于众人的地步。可以说，他过的是一种宁静的生活，日月如同春湖，昏沉沉地从身边不断地流逝。

这是一种平庸的生活，但在如此生活过程中，他的心底也不免萌了一种意念，那就是对这种平庸生活的抵抗心——难道我就这样算了吗？这样的方式只能算是生活在支配我，我难道不应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吗？

这种情绪越来越强烈，最后竟发展为一种彻底解脱的愿望。那就是使过去的自我消亡，另走一条全新的道路。那样的生活将是自由和充实的。这种念头如此具有魅力，以至他刚一想到，浑身便一阵阵发抖。

他想使这个计划更臻完善，于是，去找整形外科医生：

“请给我的脸做一次整形手术。”

医生看着他，不解地说：

“没必要这么做吧？您的面孔也许是比较平常，但也决

不算难看呀？”

“不，正因为如此，所以得想个办法。我想有一张具有个性的面孔，哪怕难看点也没关系，因为我打算从头开始，另闯一条富有个性的人生道路。请您一定帮忙！”

“那么，让我们研究一下吧。请您等一个星期。”

医生知道这个男子的决心很大，只好这样回答，因为有些人过了几天便会改变念头，放弃手术要求的。可是这个男子却利用这些天时间，租了间小屋，做好了各种准备。然后又去找医生：

“我想改变面容的希望仍没有变，向公司也已递过辞呈了。”

“既然这么诚心，就给您想想办法吧。不过，以后您懊悔可就麻烦，所以请签写一份今后决不抱怨我们的保证书，并请预付手术费。这两件事您能答应吗？”

“当 然。”

他上了手术台，注射了麻醉药，感到药性渐渐发挥作用，同时，不知不觉地告别了在他意识中逐渐模糊的往日生活。

终于他又听到了医生的声音：

“好，基本结束了。虽然不知能不能使您满意，但这毕竟是您的新面孔。”

他睁开眼，拿过镜子。头虽因残存的麻药药性而有些发晕。但往镜子里看时，到底得有番勇气。他不由得一阵激情遍布全身。不过，此时已无反顾余地了。

他瞅着镜中的自己，简直是另一个人—— 平庸之感已经消失，有的却是一副狰狞而有气魄的非凡仪表。

“ 这果真是我的面孔吗？ ” 他点了点头，“ 也无所谓满意不满意了，反正我的希望就是改变自己的生活道路，所以这样也蛮好。 ” 大概声带也被动了手术，他的声音变得稍微低沉了些。

医生说道：

“ 请您再住几天医院，住到手术伤痕消失为止。 ”

“ 好的。 ”

他在病房里，看着镜子度日，看镜子对他来说，比看杂志、电视这些东西有趣多了。他有时还会出声试着和镜子里的人攀谈，于是才发现，若用以前那种符合于自己平庸生活的语调，已经与镜子里的形象不相适应了。

出院那天，医生问他：

“ 今后的生活，您计划…… ”

“ 我没什么计划。我正是因为对既定人生持有怀疑，所以才这样做的。 ”

“ 愿您发挥自己的最大能量…… ”

他把医生这职业性的客套甩在身后，出院上街去了。这一天的时间他全部消磨于在街上东游西逛。仅止，也使他觉得够刺激的—— 自己能认识别人，却没人能认识自己。在街上和过去的同事擦肩而过，却丝毫没被他们注意，这时，他简直有一种销魂般的解放感。虽已黄昏来临，他却还想再享受一番这种滋味。

他试着来到一家过去常去的酒巴。这儿的女招待们都把

他当作初次光顾的客人对待，投以充满好奇和警戒的目光。他喝着酒，一面在心中暗自好笑，也颇想讲出自己的真实身分惊惊她们，但又想到那样一来，就又得返回从前的生活中了。

那是一种何等的快感呀，真想更好地乐一乐，闹一闹。他从这家酒巴喝到那家酒巴，独自举杯祝兴，祝贺他不能告诉任何人的新生之日。

他跑到不知第几家酒巴时已是醉醺醺的了。在那里他备受欢迎。巴女们都过来围在他身边，拼命地巴结，迎奉。他十分得意，对自己这张新面孔的自信力和亲切感也都涌上了心头。这家酒巴让他下次来时再付酒钱，他喜滋滋地连连点头，然后回他那事先准备下的小小居室去了。

睡熟后，梦中出现了他以前的生活，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对新生活习惯以后，大概就不会再梦见旧的生活了。

找工作的事似乎还可以再稍等等。第二天晚上，他又到了昨天去的那家酒巴，巴女们迎了上来：

“啊，今天又光临啦，沙罗！”

他想起了自己昨天晚上也被她们叫做“沙罗”，是怎么回事呀？大概是昨晚被她们问及姓名时，他就着醉意信口胡编出“三郎”这么个常见的名字，却又由于舌头打不过转来，于是便说成了“沙罗”。不过，这种事就随它去吧。他又象昨天一样地受宠，快快活活地喝酒，有些醉了。

喝着喝着，酒巴的门开了，进来一位顾客。这是个一眼看不出他职业的中年人。这家伙看见我们的主人公，便走近来拍拍他的肩膀：

“喂，沙罗！你在这儿吗？美加想见见你呢。将她冷落在一旁，这可不太好吧。”

“这……”他除了这么回答，再也找不出话来。那家伙又说：

“去一趟吧！再说我正好有车，送送你！”

“那就去吧。”他的好奇心被引了起来，而且事情也渐渐有点明白了——大概自己长得象那个叫“沙罗”的家伙。他想更多地知道一些那个沙罗和美加的事情，想窥视一下与自己这张新面孔相适应的生活。

他被那人带去见到了美加。这是个大美人，独自住在高级公寓的一室。美加出来迎接，朝他莞尔一笑：

“啊，沙罗！好久不见了，正耽心你出了什么事呢。”

“哪儿的话，最近有点事情……”他含糊其辞地回答，并打量着这儿的情景。这是个豪华的房间，放着许多看来很昂贵的洋酒。美加请他喝酒——这真是个迷一般的女人。这也难怪，对他来说，这个女人当然是个迷啰。

这个女人始终没断微笑，却又不太说什么能使他借以了解情况的话。这也是很自然的——既然和沙罗是老交情，当然就不会再重复讲那些事情了。

“不过，这个女人也并不了解我的真实身分。”他想到这，于是又沉醉于一种奇妙的兴奋之中。

过了一些时候，他声明告辞。美加说：

“啊，沙罗！上次你走时将上衣丢在这儿了。比起现在身上这件来，你还是穿原来那件合适。怪不得我觉得你今天不知怎的有点异样，再一想，原来是这个原因呀。”

美加从里间拿出上衣来给他穿上，居然意外地合身。刹时间，一阵异样的感觉从他的心中闪过。不过，照照镜子一看，确实是这件衣服与他的面孔很相称。

他身穿这件衣服，手提先前那件衣服回到住处，想想不知能不能找到什么关于“沙罗”此人的线索，便摸摸衣服口袋。衣袋里放着一个信封，打开来一看，是一捆大笔头的钞票。

“太奇怪了，这……”他瞪圆眼睛，自言自语道。这钱已不能再送回去了。若讲了实话，可能会被认为是捉弄人而挨骂的。唉，既然如此，还是让我随心所欲地用用这笔钱吧。

第二天快到中午时，他屋里的电话铃响了。他刚要伸手去拿电话，想想又嘀咕道：

“真奇怪……”

确实是怪——自从变了面容以后，他从未将这个号码告诉过任何人。可是电话铃响个不停，也许是打错了吧。他拿起听筒放在耳边，传来一个老头的声音：

“喂，是萨部吗？”

“啊……”他一边回答，一边有点发怵——人家怎么知道这儿的？是我昨天晚上回来路上被什么人盯梢了吗？这个老头到底是谁，这声音从来没听见过，如果他是真的三罗，那就立刻真相大白了。

对方并不理会他这时的心情，说道：

“喂，沙罗！你想躲起来，我能理解，可是连联络地址都不告诉我一声，这可叫我不好办呀！”

“啊，对不起！”

“那么下次再联系。你得当心点！”说完挂了电话。

他渐渐不安起来——自己好象正在被卷进什么不明不白的事情中去，不，是已经卷了进去。沙罗到底是什么人？真正的沙罗到底怎么了？这一切，现在还都是个谜。

他又仔细检查了衣服。可是除了装有钞票的信封外，没发现任何线索。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死心，翻来覆去地摆弄这件衣服消磨时间。

到了晚上，电话铃又响了，还是先前那个老头的声音：

“喂，沙罗，你待在那里有危险，快走出你的房间，明天天亮以前别回去！”

“啊……”

情况紧急，似乎已容不得他再问问清楚。他奔出住处，在一家小西餐馆吃了饭，漫无目标地在街上转了一夜。他边走边思索，可是只觉得自己如堕入浓雾之中，甚至都不知自己怎么想的，想些什么。

他既觉恐怖，却也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到了早晨，提心吊胆地回去一看，屋里零乱不堪，好象有谁来找过什么而又一无所获，于是便在这里糟塌了一番借以泄愤。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呢？也许是来找沙罗本人，也就是说来找我的。如果我不出去，也许会被抓住。那以后会怎样呢？有可能硬被他们带走，被逼着招供。那时我说什么好呢？即使咬定自己不是“沙罗”，他们也不会相信的。若想顺从他们，以求宽宥，却又毫无交代的材料。于是，最后结果也许是拷问……

想到这儿，他心中好一阵哀愁。

象是与此呼应，电话铃又响了，还是那个老头的声音：

“呀，沙罗，祝贺你平安无事！　目前已无危险，你不用耽心了。”

“啊……”

“钱已送到了，你看看信箱！去好好散散心吧！”

电话就这样结束了。信箱里又放着装有一扎钞票的信封。他并不太感到庆幸——没人会心血来潮而送钱给别人的。也许最近又会有指令来，到底会叫他干什么呢？

思路朝着令人不快的方向发展，与之同时，他难以抑止地怀念起以前的生活来。那虽然平庸，却也因而样样都有条有理。

出门后，他的脚步不知不觉地朝向了自己以前的家，并在他家附近遇到了象是买东西刚回来的妻子。他条件反射似地打了声招呼：

“啊……”

“什么事？”

妻子回过头来时那冷漠而困惑的神情使他重新意识到自己已非以前的自己了。越是做出亲近的样子来，恐怕越是会给妻子造成不正常的印象的。于是他说：

“我是您丈夫的朋友……”

“啊，是吗？我一点也不认识呀，以前见过吗？”

“我可认识您。您丈夫现在……”

“现在去公司上班了，但大概一会儿就会回来的。上咱们家等等吧……”

“什么……”他差点叫了出来——是谁“会回来的”呀？

“您的样子为什么好象很意外呀，是不是以为他出差了？其实没那事儿——早晨出门时，他还说今天和平时一个时辰回家呢。”

“是吗？您丈夫身体好吗？还跟以前一样吧？”

“唉，托您福，他很好。要说有什么的话，那就是最近他又换了一家公司上班。那家公司并不比原来的强，所以他在那里也不怎么样，不过，倒用原来公司给的退职金买了衣服什么的穿了回来。他大概是心血来潮吧。不过我们家也仍旧是平平凡凡的……”妻子说着笑了笑。

听了这话，他心里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仍旧是平平凡凡的”这话令他苦笑。同时，她急于想知道成为自己妻子的主人的那家伙到底是何许人也。这种欲望使他觉得自己站都站不稳了。妻子可并没理会他此时的心情，问道：

“……那么，请教大名……”

“我叫沙罗，您丈夫最近没提过这名字吗？”他反问道，并期待着反应。

“这名字真怪。我从没听说过。”

看来妻子不是撒谎。他支吾了几句便走开了。

他回到住处，使自己定下心来。越是想理出个头绪来，却越是不得其解。自己离家以后，到底从哪儿跑出个什么家伙来混充自己的？真想剥下那家伙的画皮看看。可是，自己已没权利教训他了，而且现在的自己还……

电话铃又响了，又是那老头的声音：

“喂，沙罗！已经决定了：一星期后动手。你做好准备！知道了吗？”

“啊……”

事到如今，他已进退维谷，想不到变了面容会造成这种结果。他曾憧憬过自己的真实面目不被任何人发现时的情景，可是现实却和想象的相反。现在他的周围有许多家伙都认识他——“沙罗”，可是他自己却什么都不知道。

这天晚上，他用手头的钱痛痛快快地喝了一番，可是心里却一点都不好受。对以前生活的依恋之情一个劲儿地涌了上来。睡着以后又做恶梦，即使天亮醒了，也如同自己仍在恶梦中一样。他真想从这种状态中脱身，无论如何也得回到原来的世界中去，可是又怎么做是好呢……

回头之路看来只有一条。他第二次去找整形外科医生：

“讲起来真不好意思，可还得求求您，让我恢复原来的面容吧。”

“这张脸没给您带来好处吗？”

“哪来的什么好处，可让我陷进泥沼里去了……”

“什么，是我坑了您吗？您要这么说，我可就不管您啦！”

“对不起，是我错了。我再这样下去可就难办了，很可能会更倒霉的。”

听了他的央求，医生说：

“可是，要恢复原来的面容可不容易呀。其实只要改成和现在不一样的别的面孔，不就行了吗？”

“还是原来的面孔好。我可不想再冒险了。那副平平常

常的样子就蛮好。不能替我想想办法吗？；

“您既然说到这个地步，我也就不能不替您办了。请再等一个星期吧。”

“我实在等不了这么长时间，请稍再快点吧！；

“可是已有预约好的人在排队了，要是打乱秩序可就……”

“想想办法吧……”

“那就五天后做吧，不能再提前了。您若不愿意，那就……”

“不，这就行了。那么五天后一定来麻烦您。”他叮咛了好几遍才回去。

这五天他是提心吊胆地过来的——说不定什么时候电话铃响了，通知他提前行动，那可就推不掉了。虽不知会被吩咐干什么，但总不会顺手的，他将陷于最坏的境地。

他也曾想从屋里逃出去，但也许有人在什么地方监视着他，即使没受监视，他也不知往哪儿逃才安全。这个问题只有真正的沙罗才知道。

他连气也不敢大喘，心里不断地暗暗祈祷，就这样总算过了五天，于是又到整形外科医院，上了麻药，开始了手术。

从麻醉中醒来后，他知道又恢复了自己以前的面孔。医生问他：

“满意了吧？”

“是的。”

“刚才忘记了，请您在对手术不会反悔的保证书上签

字，并请付手术费。”

“是。”

他等伤疤长好便出了院，并朝自己的家走去，却又犹豫起能不能回家了：

“冒充我的家伙会采取什么态度呢？不，没必要耽心这个。我是名正言顺的家主公，应该毫不犹豫地将他赶出去，必要时还得让他尝尝厉害……”

他气势轩昂地闯进家里，妻子迎了上来：

“啊，您回来啦？又换了衣服吗？您怎么啦，这么气喘吁吁的……”

迎接他的神态还是跟以前一样，可是他仍然放不下心来，因为想到那人可能马上就会到来而一直紧张得惶惶然。妻子问道：

“马上会有谁来吗？”

“不……”

到了晚上，仍没有任何人来。这一夜他都没能入睡，既难相信自己已经恢复了从前的状态，又怀疑那个在这里冒充自己的家伙上哪儿去了。

各种各样的想法在他头脑中流动，最后形成了漩涡，变成了一种假设：

“难道我被那个医生骗了？难道他没给我做手术？是不是他使麻醉药性不断，并用暗示的方法使我一直做着恶梦。我被他用这方法……”

“若是这样，就被医生骗去了两次的手术费。要去找他吧，可自己已在保证书上签了字，也没办法再怪罪人家。对

于医生来说，这可是个好买卖。也许他将手术费分了一部分给我妻子做回扣，跟她事先做好手脚，让她装作不知道的样子来迎我。”

他还在不断地苦苦思索。可是，疑问的漩涡又形成了另一个假设：

“也许确实是做了手术，但也中了那个医生的谋算。他巧妙地将我打扮成‘沙罗’这个子虚乌有的人物，牵着我的鼻子走，也许是要利用我为他做什么坏事。

“不，不！也许事情真相还要复杂得多，沙罗以及那个趁我不在家时冒充我的家伙都是真正存在的人物。”

“那个名叫沙罗的家伙不愿再干危险的行当，想要脱身，为了使自己的计划更完善，便跑到哪一家整形外科医院，请他们将他的面孔改成一种别的随便什么样子。虽说是‘随便什么样子’，可是到底怎么改法，医生却一时想不出个什么形象来。再也没有比‘随便什么样子’这种要求更使人为难的了。有个具体的模样倒反而好办。如果在这方面有个联络部门，那可以方便地取得自己需要的面容了。也就是说，有这么一种面孔交流中心，一些人不要了的面孔可以在这里找到愿意利用它的主顾。现在是物质、金钱、情报的流通性都愈加提高的时代，面孔又何以能唯独例外呢。

“在接受申请后的数日内，便达成与其他适当面孔进行的交换，接受并完成手术。我被强加上了沙罗——那家伙的面孔。而沙罗这时想必也接受了什么人的面孔，正在一个什么地方呢。继我之后被安上沙罗面孔的人则大概正不由分说地吃着苦头吧。真不愿相信，难道这就是我所拼命追求的生

活吗？

“我不在家时冒充我的家伙后来则被说明缘由而换上了另一副面孔，给我让出了位置。这真象把人当七巧板游戏玩，一会儿填在这里，一会儿嵌在那里……”

各种假设一个接着一个，但是他却不想去逐个做一番查证。虽然要想查证也许就能真相大白，可是不管如何明白真相，到头来也只能落得个心中不快。

他重新去找工作，又开始过起了平凡的生活。不过，生活的外表虽然一般，空闲时浮现在头脑中的回忆可决不平凡。

（译自新潮社1980年版星　新一著《歧途多端》）

慈　心　译

特　　技

电视台的新闻广播员，某日，一如往常，刚要播放稿件，竟违背自己的意志，信口开河起来。

“下面报告新闻。发现了一起行贿受贿案件。据报，K企业定期向主管机关的高级官员重金行贿……”

播后，电台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问他：

“你为什么讲了原稿上根本不存在的事儿？”

“我也不知道，是无意之中说出口的。是脑袋出了毛病吧？”

“脑袋出毛病？真丢人，人家会抗议的。胡诌下去，我们电台就会威信扫地。”

电台里的人都吓得面色如土，广播员也擎等着革职。然而，奇怪的是压根没有人打来电话表示抗议。

不仅如此，电台还得到情报说，电台点名的那几位高级官员已经引咎辞职。还听说，对此报道半信半疑的警方，在K企业进行搜查，很快就发现了行贿的证据，立刻逮捕了嫌疑者。

电视台里的气氛一下子变了，肯定播音员第一名报道了

爆炸性新闻；赞许的呼声代替了责难。

“真是惊心动魄！你说的全是事实，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也不大清楚。只是这念头在脑子里一闪，就变成话语脱口而出了。”

“说不定这是特技哪。你具有发现暗地违法的能力。今后可要大力发挥你的才能哟，我们电视台的听众，会一下子增多的。”

“嗽，但不知能否一帆风顺。”

第二天的新闻节目时间里，这位广播员又胡诌起来：

“播送去年偷税者前十名名单。第一名……”

随后，不仅播放了偷税的金额，还详细地报道了他们偷税的手段。这次又给他说中了。

税务署的人员立刻出动，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取了证据。于是，这个新闻节目大受欢迎，听众和观众不断打来电话，一个劲儿地打气。

“了不起，是大众的战友！用你的特技，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坏家伙揪出来，让我们大家心里痛快痛快！”

这位播音员便住在电视台，每天三次上电视，每一次他都报道头一条爆炸性新闻，声望越来越高。

但是，接连几天，他的身体便支持不住了，每周都想方设法地请假。他打算回家。可是就在他回家的一路上，不管是谁，一见了他便逃之夭夭。

有的也许骗取了公司的旅差费，是违章乘车的人；装病不上班、学生时代考试作过弊的，骗过女人的等等，全都有点什么把柄。他们不愿接近这位电视台里最有威信的播音

员，也许害怕自己的弊端也被宣扬出去，那就吃不消；因此，尽作鸟兽散了。

他心神不快，总算回到了家。但是，妻子不见了，据说几天前就逃之夭夭。特技即使对她，也毫不例外。

（译自新潮社1984年版星　新一著《南瓜马车》）

郭 富 光 译

跟　　踪

艾诺先生是一名私人侦探。他独自经营着一家小小的事务所，生意蛮兴隆。最近，他准备再雇几个帮手，扩大经营规模。这样，他的事务所就会逐渐兴隆了。

这天，正当他沉醉于冥思苦想之中，门忽然被打开了，走进一位戴着墨镜的男子。

艾诺问：

“您贵姓，有何贵干？”

男子板着面孔说：

“因某种缘故，我的身分不便公开，有点小事想请你办一下。听说你是个出类拔萃的侦探……”

来人的话语十分严肃，似乎另有所指。不过，听了这番恭维，艾诺并不感到有什么不顺耳，嘴上故作自谦地说：

“哪里，哪里，称不上什么出类拔萃……不过，我从来没辜负过客人们的期望，倒也是事实。”

“但愿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期望！”

“理当效劳。不过，您到底有什么事儿？”

说着，艾诺请男子落座。那人坐下后开口说道：

“其实，我是想请你对一个人跟踪到底，密切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并注意别让他察觉。”

“那很容易！跟踪这种事儿，我干过不只是一两回了，哪次也没出过岔子，就交给我办吧！”

“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不过，您想重点调查哪些方面呢？”

“重点当然不是让你去搞什么收集证据、调查品行之类的皮毛小事，而是要你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然后向我如实汇报。”

那人的口气变得益发煞有介事，益发神秘起来。受他的感染，艾诺也压低了嗓音问道：

“看来，好象事关重大。不过，要跟踪多久呢？时间过长，没人替换，我一个人恐怕……”

“一周就行！到时我将来这儿取报告。”

“既然如此，那我一个人也干得了！”

“这么说，你同意了？”

“虽说我同意了，不过……”艾诺踌躇了一下，那男人见状叮问道：

“还有什么为难之处吗？”

“我既不知您的姓名，又不知您的身分，报酬该怎么……”

“对不起，失礼了。这些钱先给你作活动经费，不足部分以及酬金，等事情办完后再一并支付吧！怎么样，无需我公开身分，你也会同意的吧？”

说着，那男人掏出厚厚一叠纸币。这笔钱已超过一周工

作所应得的金额，自然不好再说什么。艾诺盯着纸币，说：

“好吧，愿为您效劳。不过，跟踪的对象是谁？”

听他如此发问，男子又拿出一张照片，放在那叠纸币上，这是一张少女的小照。

“住址就写在照片后面。没问题的话，就从明天开始跟踪吧！”

“好的，包您满意！”

听他这么说，那男人高兴地告辞而去。

从第二天起，艾诺立即开始了跟踪活动。他在少女家附近暗中监视。不久，就见照片上的那个少女走了出来。不过，看上去她家并不十分豪华，少女本人也算不上是个美人。为何竟不惜花费重金，对她进行跟踪呢？这叫艾诺感到有点蹊跷。不过，既然他干的是侦探，且又已经收下一大笔钱，也就无心细究了。

少女并未察觉到有人跟踪。她嘴里哼着小曲，满面春风地走着。艾诺悄悄地尾随其后。不久，就来到火车站。

少女买了张车票，登上列车。看样子她是个喜欢游乐的人，跟踪这种人，真可谓轻而易举。

然而，事情却渐渐复杂起来了。少女在一个小站下了车，可以肯定她是去高原地带。艾诺想：跟得太近吧，容易被发现；太远则又容易被甩掉。不过，幸好这一带是商业区，艾诺才得以巧妙地隐蔽跟踪，并作记录。

少女来到山上一家小旅店住下，看样子是来游览高原风光的。她一天到晚总是出去写生，从不和谁交往。艾诺躲在远处，用望远镜监视着，见她只不过画画写生而已。三四天

过去了，报告书仍是白纸一张。因为很难发现少女有什么可疑之处。

她既不象外国间谍的爪牙，也不象是寻找矿源的勘探者，为什么要监视、跟踪她呢？

也许她察觉到我在跟踪，才故意装作若无其事？艾诺也曾这样猜测，仍是想不通：“我若真的露了破绽，凭我长年从事侦探工作的经验，不会觉察不到的！”

一周就这样过去了。约定的跟踪期限已到，那个可疑的少女仍然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虽说跟踪工作结束了，艾诺还是按捺不住好奇心。他若无其事地走到少女身旁，搭讪地说：

“您的旅行好象很悠闲呀！”

少女不动声色地答道：

“是啊，多亏一位好心人的帮助，我才得以重享旅游的乐趣！”

“什么？‘好心人’？你在说什么呀？你原先没想来到这儿旅行吗？”

“是啊，我现在还是个学生，本没钱作尽兴的旅行。不过有一天，我在茶馆里碰见了一个男子，这次旅行全亏了他……他对我说：‘你在这种地方度假可不怎么样，我给你旅费，你选择自己喜欢的地方去走走吧！’”

“这真令人不可思议。”艾诺不解地说。

“是啊，直到现在我仍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真是一个好心人哪！”少女口气中也流露出：真象做梦似的——这样一种心情。

“他是怎样一个人？”

“他没告诉我姓名。若说特征么，只记得他戴一副墨镜。正因为如此，才没看清他的相貌。嗯，对了，他还跟我说想要照片。当时我觉得没法拒绝，就给了他。说不定是作广告模特什么的，所以才肯……”

“戴墨镜？”艾诺若有所思：“莫非他与那个男顾客是同一个人？不过，即使如此，仍令人费解。也许他是个一掷千金的阔佬，偶发善心：既赐予她以旅游之乐，又为我提供了生意？该不会企图撮和我与她，才……”

不过，很难想象在当今尔虞我诈的社会中，竟有这种乐善好施的人。艾诺带着满腹狐疑，回到离开了一周的事务所。

“啊？”他不禁掩面长叹一声。

室内一片狼藉。就连自信坚固无比的保险柜，也豁然洞开，里面已空空如也。当然了，确知此地一周内无人防范，谁都可以悄无声息、从容不迫地撬开保险柜的。

这个戴墨镜的混蛋！

确实，世上哪有什么真正的热情慷慨之士……

（译自《新潮文库》1981年版星　新一著《埃诺先生的游园地》）

李　征 译

宝　　岛

一天，企业家阿勒先生带着秘书在海边散步。说是秘书，可不是妙龄女人，而是年事颇高的男子。然而，他品格忠厚，是个值得信赖的人。

阿勒先生工作告一段落，尚有余暇，便前来休养。蔚蓝的大海伸向远方。海面上飘过来的阵阵清风，带着一种清新的气味。大概是由于海水浴的季节尚未到来，这里几乎见不到人影。

“啊，真痛快！那些忙忙碌碌的日子似乎远远地离开我们了。”阿勒先生伸着懒腰叨念。秘书点了点头。

“是的。”

“不过，总这样休养下去可不行。还要考虑下一步的工作方案，而且现在就必须着手了。”

“是的。”

“要实现下一步规划，必须筹集资金，这事最让人挠头。”

“是的。”

秘书寸步不离地跟在后面。走着走着，阿勒先生忽然停

住脚步，指着岸边问：“那是什么？”

只见那里有个物件，在太阳照射下熠熠发光。

“好，我去瞧瞧。”

秘书快步走向前去，把那半埋在沙子里的东西挖了出来，原来是个陈旧的瓶子。瓶口还塞着瓶塞。

秘书用海水洗了洗，拿回来报告：“是这样一个瓶子，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扔掉吧！”

阿勒先生接过瓶子，迎着阳光瞧着。可是瓶子不透明，无法看清里面装着什么。他用手轻轻摇了摇说：

“不，等一下，里面好象有什么东西，这倒引起我一点兴趣，打开它看看。”

“怪瘆人的，要是跳出个鬼怪来，可怎么办？”

“那正合适，就求它给我们筹点款吧！没关系，打开看看，我负责。”

尽管这种命令没什么把握，秘书还是顺从地执行了。然而瓶塞堵得很严，不容易打开，最后用石头砸破了瓶子，里面装的是一张纸片。秘书把纸片摊在沙滩上，歪着头捉摸：“这是什么玩意儿？”

“唔，画的象是图。”阿勒先生也紧盯着纸片说。仔细一看，这张褪了色的纸上画的似乎是某个岛子的地形图。而且有一处还特别画上一个有所标志的十字形符号。

阿勒先生拍起手来兴奋地喊道：“哈！我们得到的是稀世珍宝啊！”

“是件什么呢？”

“上面画的一定是早年海盗藏宝的地点，这可是万万想

不到的好运气！”

“这可值得庆贺！”

秘书随声附和地说。可是阿勒先生马上又露出沮丧的神情，手捧地图，不无遗憾地说：“不过，光有这张纸不顶用，岛子的地点不晓得，还是无从下手。”

“哎，请等一下，纸的背面还画些东西呢。”

经秘书提醒，翻过纸来一瞧，这一面正画着指示岛子位置的海图。阿勒先生不禁以兴奋的声调说：“这下可齐全了。探宝的路径清清楚楚，以后的事情就是奔往那里顺手抓来！既然如此，就得尽快准备。你也跟我一起去吧！”

“可是……”

“这个秘密只有你我知道，如果让别人参与，就不能不分享其利。也许光咱俩干够辛苦的，在分利方面可是所得独厚啊。”

“不错，不错。”

听说可以同分秋色，秘书的眼里闪出喜悦的光芒，连连点头应承。

阿勒先生着手进行航海的必要准备：凑了钱，买了一只型小而质优的船，装齐了燃料、食品和水。与此同时，阿勒先生和秘书一道进行航海的操作训练。虽然这并非一下子就能掌握的，但是他们凭着难以想象的满腔热情，终于锻炼成只要同舟共济就可以乘风破浪的本领。

一切工作准备就绪，转眼就到了启航的日子。小船离开港口，开始向海上驶去。船上的一切工作都要两个人来做，当然十分紧张。只是由于他们的精神振奋，苦也不觉

苦，累也不觉累。阿勒先生发话了：

“怎么样，进行的还顺利吧！”

“是的，现在看来，没问题。”

“不过，象这样美妙的航海旅游，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美好的希望鼓动着我们的胸怀，我们一步步地向它靠近，波涛为我们奏起赞歌，阳光射下祝福的光线。一般的航海旅行怎能尝到这种情趣，单凭这一点就是个收获呀！”

一连几天平安无事。这天，紧盯着双筒望远镜的秘书报告：“前方发现海岛。”

取出地图对照，看来正是那个神秘的岛屿。岛子很小，靠近一观察，好象是个无人岛。

“迅速登陆！别忘了带铁锹！估计不需要武器，为慎重起见还是带上好！要干杯庆祝，拿酒和杯子来！”

两个人就这样闹着、喊着，登上了小岛。由于地形与图纸完全一致，他们既没有迷惑，也没有踌躇。

岛上绿树荫浓，到处盛开着热带鲜花。没多久，他们找到了符合图纸标注的地点，仔细搜寻，发现了一个洞穴。

“一点不错！与图纸完全一致。这里面，宝贝正在等着我们呢。心跳得咚咚地，走哇，进洞去！”

阿勒先生用手遮着照明灯钻进去了。秘书也随后跟了进去。可是，在洞里他们没有发现装宝的箱子或口袋，甚至连曾经藏宝的一丝痕迹也没有。阿勒先生不禁叫起来：“太奇怪了，不可能是这样，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说不定是谁抢先一步把宝取走了。”

“不会的，根本不会有人在我们之前发现瓶子里的图。”

俩人没有气馁，仍在洞内四处寻找着。突然，秘书叫道，“您快来这里看啊！”

“什么？你发现了什么？”

“看这墙壁！”

用灯光照向洞壁仔细一看：上面画着另外一个岛子的地形图，图上也有一处做了标记。

“原来是这样的吗！这种方法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好象不让你一下子就找到藏宝地点。要藏宝嘛，就应当如此慎重。”

阿勒先生大为感动，又重新振作起来，把墙上图形抄录下来。

秘书问了一句：“为了不使随后上来的人发现地图，把墙上的图涂掉吧！”

“不，没那个必要了。只要抢先一步找到宝贝，这图也就失去价值了。与其那样做，还不如赶紧出发。”

俩人又满怀希望地朝洞壁所指的海岛方向出发了。可是上岛以后，图上所标地点并没有宝贝，找到的仍然是另一个岛子的地形图。

就这样，阿勒先生的小船连续转游过许多岛屿，航行之间，不知闯过多少激流，绕过多少险礁，有时还遭到暴风雨的猛烈袭击。小船不但受到严重创伤，燃料和食品也所剩无几了。秘书拿出仅有的一点钱说：“这可怎么办？差不多就死了心吧。这样找下去，可就没头了。”

“你胡说什么！单凭这样精心的安排，就足以表明宝物是相当可观的。怎么能半途而废呢？宝物也许就在下一个岛

上，要是功亏一篑放了手，就难免要后悔一辈子。”

“话虽这么说，不把船修理一下，它可要沉没的。那岂不是连老本儿都赔了吗？”

“这一点我也担心，不过就此返航再卷土重来那太费工了。要是附近有个修船的港口就好了……”

他们的期望似乎很不合理，然而多么幸运呀！他们在路过的岛上居然发现了一个小港。

从望远镜里看去：岛上有店铺，店前还挂着修理船舶的招牌。两个人喜出望外，便把船驶向那里。

在岛上他们修好了船只，也补足了食物和水。尽管索费很高，到这时候也就顾不得计较了。阿勒先生向店主人致谢道：

“多亏您的帮助，我们可以继续航行了，真不知该怎样谢您才好。”

店主人很和蔼地说：“别这么说，修船是我的生意，要道谢的该是我。”

这时，阿勒先生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向店主人问道：

“这样个小港，估计不会有许多船只通过，可你们的生意倒很兴隆啊。”

“这是宣传的力量。亏我想出个妙计，才使客人多起来的。”

“您用的是什么妙计？我很希望知道。”

阿勒先生引起了好奇心。

店主人爽快地点点头，从店铺里取出一捆印刷品。打开一看，都是些褪了色的岛屿图。这些图纸竟和阿勒先生拾到

的一模一样。

“就是这个。这样的图纸我印了好多呢。我把它装进瓶子统统投到海里。全靠它，我的生意才如此兴盛起来。即使有的人发觉是宣传手段，好象也不愿将自己的愚蠢吐露给别人。所以直到今天，顾客依然络绎不绝。当然，您的情形是与众不同的。好了，请吧，祝您一帆风顺……”

（译自《新潮文库》1983年版星　新一著《破烂零件》）

范　苓译

洪　　水

天将黎明，在床上半睡半醒的诺阿听到了神的语声。

“今日世界太无聊，因此，五个月后要发一场大水，将好人和坏人区分开。”诺阿蓦然睁眼，神的话依然清晰地记在脑子里。他在低声吟诵过程中，察觉到事关重大。只听：

“不得了，真是不得了，不能再耽搁了。如果不赶紧想办法，就不可挽救啦。”

诺阿正在听那喊叫声，准备早饭的妻子说：“你在发什么呆！沉着点。你这冒冒失失的性子真叫人没有办法。快去用冷水洗洗脸，清醒一下。”

诺阿洗完脸，把妻子与三个儿子召集到身边说：

“我已经洗完了脸，没有发呆。昨天没有喝酒，所以晚上也没有醉。我的精神很好。”说到这时诺阿摆出了一家之长的口气命令道：

“立刻开始造船，我也同你们一起干。”

一个儿子说：

“说造船，就造船。不过，我们现在不是有一只船吗？”

听了儿子的话，诺阿摇头说：

“不行，那只船太小，我们要尽可能造一只大船，最好是一只方型的大船。可以不要帆和桨，只要能飘浮起来就行，但是必须在甲板上搭起帐篷。”

“这是想干什么呀？”大家都提出疑问。

“你们不要问这问那的，要好好地干，谁要发牢骚，当心挨揍。好了，马上开干吧，要快！”

尽管诺阿不断地催促，但是要造大船，在短时间内确实难以完工，而且众人都是在盲目地干活，即使再催逼也激发不起对造船的热情。三个儿子都嘟嘟囔囔地发起了牢骚：

“这究竟要干什么？大概是要造个水上餐厅，打算赚钱吧？”

“也许是个水上赌场呢，这样会更赚钱，不过也不一定要这么急呀，天天起早贪黑不停地干，连去会会女朋友的时间都没有，我要不是他的亲儿子，早就不给他干了。”

由于儿子们一肚子不满，造船的进展很慢，诺阿很生气，大声地训斥说：“不许偷懒，象你们这样拖拖拉拉地干，就误了大事。”儿子们反问到：

“请您告诉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急？人如果不知道他工作的意义，是不会有高效率的。”

诺阿沉吟地说：

“也许你们说得对，但是这是一桩绝对的秘密，对谁也不能泄露，不久将有一场天降的大洪水，到那时，如果这条船能造好，可救我们一家，也只有我们一家可以获救。”

“是真的吗？”

“是真的。所以，不要磨磨蹭蹭的，这可性命攸关哪。”

儿子们只有相信诺阿的话了。仔细想想，诺阿虽然有时候做事轻率，可是，他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干劲十足。看来，也许是真的。这样，总比糊里糊涂的死要好些。三个儿子便开始热心干活了。在所有人当中，只有我们一家能够获救，这一点使他们稍感宽慰。

正在他们干得起劲的时候，大儿子的女朋友找来了。

“喂！最近为什么总不去看我？”

大儿子回答说：

“你没有看到吗？我不是正忙着吗！”

“你们要干什么？好象意味深长的样子。看你笑嘻嘻的样子，大概是要办个低级的夜总会吧？也许还要招集些下流的女人吧？我真是看错了人，从此断绝往来！”

“请等一等，根本没有那么回事。”

“那么，就请告诉我吧，难道对我也有什么秘密吗？太无情了。”

“实在是叫人为难，可以告诉你，但你对谁都不要讲。实话告诉你，不久就要发大水了，如果能乘上这条船，就可以得救了。关于这场洪水的预报，好象很准确。”

“呀！真是要发水吗？那么让我也坐上好吗？”

“嗯……”

“你不是很爱我吗？既然你能摆脱洪水，以后无论如何也应该留下子孙后代呀，我可以成为你的好妻子，去征求你爸爸的同意吧！”

对于儿子提出的合乎情理的要求，做父亲的也没有理由不答应。不过，要上船也必须参加造船。这件事就这么处理

了。可是令人难心的是另外的两个儿子。“只有大哥一个人能结婚，而我们却不能，这是不公平的。”他们说，也要先去找个媳妇，就出发了。

不久，他们各自都带回一个漂亮的姑娘，因为他们一发现这个姑娘长得漂亮，便劝人家：

“跟我在一起就可以活命。”这么一说，姑娘肯定会同意的。

见到了这两个漂亮的姑娘，大儿子后悔了，感到自己操之过急，本来也有随意挑选的权力，应该挑选一个更漂亮的姑娘就好了，可惜为时已晚。

对于造船的原因，大儿子和二儿子的对象还能守住口，可是三儿子的对象却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已家里人。出于血肉之情这样做，也算理所当然吧。这个姑娘的父兄听说后，最初是半信半疑，他们认为：有用这种奇妙的方法骗婚的人。但是当他们看到诺阿一家人都在十分认真地造船时，心里又惶惶不安起来。于是，便出面与诺阿商量：

“我们也觉得洪水真的会来，到时候让我们也一起上船吧，好赖我们还是亲家。”

“那可不行，我设计的船不是为了让人人都坐，这是办不到的。”

“不要说那些无情无意的话了。”

“凭你怎么说也是不行的，请便吧！”

“既然是这样，我们也就不勉强了。”

看来是乘不上船了，也只好自己另造一只。但是造什么样的好呢，干脆让女儿偷偷地抄描下设计图，准备按诺阿设

计的样子造船了。从山上伐下木头，然后再破成板子，想方设法安装成船的样子。动手已经晚了，为了赶在洪水到来之前，必须抓紧。由于异常热衷，终于引起了别人的注意，提出了询问：

“你们为什么突然间造起船来了呢？对面诺阿家也在造船。不过，那家伙是个冒失鬼，所以他们干些怪事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你们也和他们一样……”

“不，我们是准备在闲暇时去游玩的，这有利于健康啊。”

“真寄怪，如果是用于消遣，本来可以不必这么紧张，然而我们总觉不寻常，不可思议。噢，想起来啦。你借了我很多的债，大概是想赖帐，上船逃跑吧！肯定是这样，你唬不了！”

“请不要误会，并不象你们说的那样。”

“那么，就请把你的打算告诉我们吧！如果你不能全面彻底地讲明白，只能认为你造船是为了夜逃，也只好用这条船做你的债务抵押，让你看着我是怎样乘它出去游玩的。”

“既然你们这样追问，我不得不说了，造船是为了……”

他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债主。

“是吗？真有那么回事？这可千万马虎不得，到时请让我家人也乘上这条船吧。以此作为条件，你欠的债就抵销了。这可是活命的大事，如果费用不够的话，我还可以再出些钱，这样对你我可都有好处啊。”

“你说得对。我正需要更多的钱和帮手，请多帮助。”

这样一来就很难保密了。这个风声不知不觉地传了出

去。有钱的人都开始着手造船，并且都很着急。不断地从山上伐下木头，制成船板，进行造船工程。完全意外地形成了一阵造船热。必须雇用工人，又不得不雇用监工。

渐渐地到了洪水临近的日子。出现了蜂拥而至的朋友。

“请让我上船吧，请您能让我也上去。”

为了把这些人赶走，还要雇些打手。这些打手们也摆起了架子，威胁说：

“我们也得上船，仅是使用我们，然后说声再见，那可不行，船我们是上定了，不然我们就要强上。”

“明白，明白。你们这样说，我也没有办法。一切都拜托了。”

竟然弄到这种混乱至极的程度。不久，天空乌云密布，紧接着落下了大滴的雨点，然后就不停地下起了倾盆大雨。由于当初没有人想到山上的树木伐光，容易酿成山洪，洪水终于来了。没有船的人们跑上了高岗，向船上的人求救。

“喂，求求你们，救我们上船吧。”船上的人用蚂蚁和蟋蟀的故事里的话，回答说：

“对不起了，只有劳动的人，才有乘船的权力。”

“噢，笨蛋，如果想上船，就靠过来吧。”

说是让上船，可是水流太急，人无法靠近。高岗上的人叫骂道：

“我记住你们了，这群残忍的家伙。”

尽管是记住了，也是无济于事。只能用仇恨的眼光，盯住他们。可是眼看着一场预想不到的情景发生了。浮在水面上的船，因为大多数都没有装舵，没有互相避让的能力，所

以都在浪涛的冲击下，相互碰撞。另外，每条船都装满了人，在风浪摇摆中更容易沉没。不久，所有的船，便一只接一只地都沉没下去。落水的人虽然很想游上高岗，但在洪水里力不从心。水里的人都绝望了。诺阿在水里一边挣扎，一边叫道：

“真冤枉啊，神太残酷了。”

这时天空中传来了神的声音：

“尽管有些对不起，你就认命吧！这次虽与上次做法不同，可是你没有听完就制造了混乱。凡是性格轻率，极端利己以及喜欢随声附和的人，此次理应彻底清除。这样，也许会使人世上变得更好些。”

（译自《新潮文库》1984年版星　新一著《南瓜马车》）

张泽潭译

熟　　人

这位青年，在某公寓二楼的一间小屋里过着闭门索居的生活。他与四邻毫无来往，几乎不大出门。

他一次买来够一星期用的食品和酒，然后就关在屋里看看电视、读读书来打发时光。这当然是怪人的生活，可由于他不会给别人带来麻烦，也就没人留意。

几个月之前，这位青年也一直是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在某公司上班，工作干得也说得过去。

可是，也许是鬼使神差吧，他竟干出了意想不到的事来。一天，他在出差收款回转的路上，把那笔钱挥霍了一部分，是酒后冲动，用那笔钱付了款。

酒醒之后后悔起来，可已经晚了。虽然金额不大，但毕竟是动用公款。倒是可以跟谁借点钱补上，可是跟谁借呢？他已经到处拉饥荒，就是说，已经取借无门了。

当然，还有一条路可走：向上司说明此事，请求从工资中一点点扣还。可是，这会一下子失去了信用。“再也不让那小子动钱了。”提升的可能性也就从此消失，真是进退两难。虽说金额不大，但毕竟是挪用公款。事已至此，干脆……

青年决定，“索性拐款潜逃吧！”他来到银行，把支票之类兑换成现金。这是一笔巨款，什么活计都不干，也够他享用三年。

他踏上了这条路。可藏到哪儿去呢？他没有逃到本地深山中躲起来。他想，还是藏在大都市人海中更好些。

他预付了房租，租了这公寓的一间房，从以前的公寓里运来行李，就算迁居了。由于编造了一个假的迁往地址，所以不会被发觉他是住在这里。

他开始了在新居的生活。虽然一直在留心报纸，可并没发现关于他的报道。是遇到意外事故了呢？还是被罪犯劫持成了受害者？公司方面也许正在作诸如此类的猜测呢。

仍是没有消息。把收来的款拐走潜逃这类事件是屡见不鲜的，也许也就失去了新闻价值？青年有时也作着这样的推想。

开头本是提心吊胆混日子的这位青年，渐渐也静下心来了。看电视、读书，以及睡前的饮酒，这不是满阔气的日子吗？什么活计也不干，这多美，他很满意这种生活。可是，还必须小心隐蔽，绝对不敢疏忽，要是公司向警方报案，被抓了进去可就难受了。

一天天虽然舒适快活，但几个月过后，可就多少有些腻了。原因是一直没有个谈心的人。这个房间连台电话都没有，况且，也没有向什么地方打电话的必要，也不会有电话打来，更不会有书信寄来。他在此处隐居，谁也不知道。投送来的也只有报纸而已，可以说，这里是与世隔绝的空间。

一种寂寞无聊的感觉渐渐笼罩了这位青年的心。与人世

互不往来的生活这样延续下去，当然会如此。

他开始养成了隔窗俯瞰大街的习惯。眺望着那些过往行人。“这群家伙，正在忙忙碌碌地奔波不息哪。”“可是他们既不用躲避别人的目光，又有谈笑的伙伴，这一点真是可望不可及啊。”

青年正在呆望，忽而“哦”的一声。这是由于他在过路行人中，发现了一个中学时期的朋友。于是他立刻从屋里走出，从后面追了上去。“那家伙是个靠得住的男子汉，即使知道了我的这种糟糕处境，也不会向警察告密吧？”他边跑边这样想。终于追上了。他从后面拍了一下那个人的肩膀：

“啊哈……”

“谁？”对方扭过头来，现出莫明其妙的表情。

“是我啊，记得吗？学生时期一块儿……”青年报了自己的姓名，并且还数念了几件有助于引起记忆的往事。可是对方还是奇怪地歪着头：

“我确实进过那所学校，可我不记得您了。对您的名字也没有印象，您是认错人了吧？”

“请仔细想想，不是曾一同去游玩过吗？连我都忘了，可真够薄情啊！”

“要仔细想想的是你！请好好看看我，错了吧？我不是那种连朋友都会忘记的人！”

完全不象说谎。那男人说罢，就抛下这位青年，走掉了。

那家伙明明是朋友嘛，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就是友谊的表现？也许接到了警方通知，如果到朋友那里去，要报

告。因此，即使见面，也装作不认识，这才是友谊的表现哩。

再不，他也许是这样想：一旦叙谈起来，无意中涉及到潜逃的事，就扫兴了。俗话说：“不碰神，神不怪。”

青年回到屋里，左思右想起来。刚才的那位朋友，完全不象是有什么顾虑。那家伙根本不认识我呀！表情、口气都是如此嘛。他有些不快了。

难道是我的模样儿变了？过上这样的生活，可能会这样的，对着镜子查看，觉得和从前没什么变化呀！只是由于运动量不足，有些发胖罢了。

青年还是放心不下，他来到外面，给读过书的学校打了电话，说了刚才遇见那位朋友的姓名。对方回答说，此人确是曾在那所学校毕业的。接着他又试探着说出自己的名字，这次的回答却是：名册上没有这个人。

“不会没有啊！”

“不，确实没有。可是，我们也可能漏记。如果有毕业证书、学费收条等证件，还是马上可以订正的。”

“不，好了，我只是打听打听。”

电话挂上了。青年好象连脚下都摇晃起来了，更增加了不安。他走进附近的商店，问道：

“还记得我吧？”

“啊，因为顾客很多……”

回答当然是不确切的。因为青年在此之前一直注意不让人看清自己的面孔。回到公寓，碰到了公寓管理员，青年说道：

“说句怪话，您认识我吗？”

“当然认识，你住在这里嘛。可是更多的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什么也没听说过，只是收到了您的预付房租。哈哈！怎么，大概需要个保人之类的吧？”

“哦啊，那些事……”

“借款的中保人难找哇，我尽可能帮忙吧。有身分证之类的，请给我看看。”

“没有那玩艺儿。”

青年只好作罢。因为搬到这里之前，那些东西都已烧毁了。租这房间时就报了假名。即使警方赶来，他也决心一口咬定自己是另外一个人。

青年决定再到酒巴间去试试看。可是他没到与同事们常去的那个酒巴，说不定那里已被警方设下了圈套呢。

这是一间他常去的酒巴。每当他心绪轻松时，便去那里悠然自得地独自畅饮。推开门，进到里边，数月之别，这里没多大变化。他在柜台前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请照常……”

“您说照常？”服务员这样反问。

——这里也是如此！店里的青年女招待来到跟前打招呼说：

“先生来啦，您西服的色调真棒，好气派呀！”

“也许我真的漂亮吧！我还喜欢听您说好听的话呢。可惜的是，虽说是几个月没来，竟被遗忘了，真叫人扫兴！”

“嗳哟，上次先生光临过……那是……”

青年颓丧了。他想；我不但知道这个女招待的名字，甚

至还给她送过礼物，求过爱呢！那个服务员也非常熟识，是经常一起玩掷骰子的家伙呀。以前因为在这里觉得痛快，所以从不吝惜酒钱。我理所当然是个好主顾，连这些都被忘了？

但他们又不象是在开玩笑和演戏，也不会俩人同时患了健忘症吧？他们竟然彻底不知道我的存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原因，也许是当我烧掉了全部身分证明之类的东西时，“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些证明好比是现代的护身符啊。真的如此？

虽说不可能，可谁也不认识我，这倒是事实。也许是在新租的那间屋子中了邪气？还是我“不愿被人捉住”这种念头传染了别人，才弄成这样？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搞鬼？如何是好？

第二天，青年灵机一动，来到了他的债主那里。这是往常他最怕见的人物。可现在不同了。钱这种东西，即使借方忘了，债主也不会忘记的。现在必须弄清楚是否还有把“我”仍看成“我”的人。对方即使出门，也不会立即报告警方，他一定会先要钱的。

“有人吗？”

“哪一位？”

“欠钱没还，前来道歉。先凑齐了利钱，给您送来。给您添麻烦了！”

“是吗？可是我不记得曾借钱给你呀？送钱还我，当然感谢。可我不能白白收别人的钱啊。”

“您真的不记得我了？”

“是的，不认识你。”

通常，这理应松口气，喜出望外才对。可眼下这位青年却不是这样，他反倒很不高兴。我这是怎么啦？

青年又拨了电话：

“喂，伯父，是我。”

“你是哪一位？不应当叫我伯父啊。”

“请认真想想，是我啊！”

青年反复重复自己的名字，可还是得不到他所期待的反应。

“讨厌！倒象自来熟似的，是不是搞得神魂颠倒啦？”

电话被挂断了。是否要去一趟试试？青年想。算了，反正大概都是一样，无论是谁，都变得这样离奇古怪。

青年回到自己房间，沉思起来。我是个独生子，双亲对我非常疼爱。可是，在我念中学时，父亲就死于公伤事故，真是天灾横祸。领了一笔抚恤金，还有伯父的接济，才总算是从学校毕了业，在公司找到了工作。刚松了口气，可紧接着母亲又病故了，那当儿真是悲痛欲绝……

这些经历，多么寒酸凄凉。想到此，青年感到不寒而栗了。世间有这么多的人，竟没有一个是我的相识！

他如同被抛到一望无际的荒原，无论走到哪里，也遇不到一个人。有念及此，不免孤寂之感油然而生。这真是虽生如死。可是，要想摆脱这种处境……

对，到公司去试试。虽然会因拐款潜逃而受处分，失去提升的希望，可那里有自己的熟人。即使被当成坏人，也比被漠视强些。

来到公司，真是很想念哪！他向熟识的同事打招呼说：

“喂，好久不见了。”

“嗯……”

不是预期的反应。接着青年站到了科长桌前，说道：

“科长，我干了不应该作的事，知道错了，来向您道歉。”

“我的确是科长，可您是哪一位？”

听到这样的答话，青年倒吸了一口冷气。

“是我啊！我挪用的公款，打算想尽办法偿还。”

“听口气，您好象曾经是这里的职员，有身分证明之类的吗？”

“我虽然没有那东西，可这里所有人的名字，我都能知道。”

但是，无论是谁都用奇异的目光看他。青年绝望了，离开了公司。他想：公司里谁有什么毛病，谁有什么爱好，连这些我都了解，他们却谁都不认识我了！

既然如此，只好依靠警察。青年采取了这一行动。

“我来自首。”

“这就对了，作了坏事总是要被发现的。与其等待被逮捕，还是自首这条路好，可以减轻刑事处分嘛。那么，干了什么事啦？”

“携款潜逃。”

对方离开了座位，回来后说道：

“可是，并没接到此案的被害申报呀！”

“也许因为是企业，考虑到对我信誉，只在内部了结了

吧。可是，我的确把收来的款拐走了，请调查清楚吧！”

青年被扣留下来，接受审查。可是第二天，竟如下通知了他：

“打听了你收过款的店铺，没得到准确的答复。也到过你以前住过的公寓问过，说不知道有你这样一个人。当然，也去公司查了帐本，可没有那笔亏空呀。”

“不会有那样的事！”

“你听着啊，我们也曾向你所说的原籍打听过，那里的户籍册上，也没有你名字啊！”

“难道有这样的事？”

“也许是由于操劳过度，或是别的什么原因而被罪恶感所迷住了吧？仅仅说是有罪而无证据，就不能把你继续关在这里啦。请回吧！”

“回去，回哪里？”

“有住的地方吧？”

“住处倒是有……”

“那就好。”

“我想回公司。可现在，认识我的人一个也没有。我认识他们，可那些同事，谁也不承认我。这种悲凉心境，请理解。”

“算了算了，不要那么悲伤，你找错地方啦，到医院去，喝点镇静剂什么的，怎么样？”

“好吧……”

青年离开警察局，来到医院，对医生说：

“大夫，有什么办法对付这种孤独感吗？不知是哪儿有

些反常呢。”

“孤独感这东西，人人都有。现代人不论是谁，都多少有点异常。那么，叫什么名字？”

“以前我曾多次请您看过病……”

“不记得啦，并且，也没有病志。是您搞错了吧？好吧，那么，怎么啦？”

“事情是这样……”青年述说了经过。

“不知为什么，变得一个相识者也没有了。我认识对方，可对方却说根本不认识我，而且都好象说的是真心话，怎么搞的？是我丧失了记忆吗？”

“不是丧失记忆，你不是完全都记得吗？”

“是我不正常了？”

“也不能那么说。”

“可，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呀！”

“对于您来说，也许是那样吧。”

“这话什么意思？”

“不明白吧？这样的症状我也没听说过。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必须面对现实。对于那些冷酷无情的熟人，请你和他们从此一刀两断吧。如果能那样想，还可以创造出无数的熟人呢。”

“怎么做呢？”

“如果你有这种打算的话，我的朋友中间，有与电视台有联系的人，通过他搞个新闻报道，也许能登台出演呢。搞得好的话，你旧日的相识也许就会来与你联系了。借此机会，不就可以达到改善目前状态的目的了吗？”

“是啊，那就拜托了。”

在医生的开导下，青年来到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这样介绍说：

“今天，请来了一位非常奇特的先生，他说他一个相识者也没有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他就是从另一个世界里来的人。下面，请他给我们讲点什么吧。”

青年人在主持人催促下，面向电视摄影机说道：

“各位：没有认识我的人吗？”

这位青年反复叨念着这一句话。表情是那样真切，事实也是如此。谁都可以，只要有个相识者站出来就好。他的声音中充满着发自内心的苦闷。

可是，他没有收到反响，没有一个熟人打电话给电视台。

反响却以另种形式出现了。某广告代理店的人，偶尔看见了这个镜头：

“真是个奇怪的家伙。可是他也有用，在他身上有股特殊劲头儿。”

于是，立即与青年进行了要他演出商业广告的洽谈。这位青年同意了。他认为：这样一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想起自己吧。

这是新产品的宣传广告。青年站在商业广告录相机前，说道：

“不论哪一位，没有认识我的先生吗？……”这是青年拼死的呼唤，充满着真情实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那样的声音，一般人是发不出来的。表演受到好评；商业广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与此同时，青年也出了名。走在街头，总有人打招呼：

“您好吗？”

“啊！是的，托福。您是哪一位？”

“是您的电视节目的观众嘛！可以的话，咱们一起去吃点什么……”

“那有点儿太……”

“是我想请您的客，可以吗？”

这位电视观众，要想为青年作点什么。说是一个相识也没有嘛，那么我来做他的相识吧，我来给他安慰吧！不是每天都和他见面吗？不能拿他当成外人嘛。

进入西餐馆，那里的人们也都欢迎他。

“欢迎您啊，是那位商业广告里的人吧？熟识您，请到这边……”

不仅是西餐馆，连初次进去的酒巴间也是一样：

“唉呀，快请，经常见到您。今后请多光顾。”

无论到哪里，莫不如此。去商店、乘车，都有一些陌生的人向他打招呼。大家都熟识这位青年的面孔。

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他的熟人。人们都是那样笑容可掬，那样温柔，那样亲切。如果要问那些亲切、热情的伙伴都是些什么人，这位青年就一无所知了。

（译自新潮社1983年16版星新一著《戒律纷繁》）

常　江　译

阴　谋

某动物园里养着一头大象。它的近旁，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一群鸽子安了家。这是有原因的。游客们扔给大象的食物，只要能分给一点余惠，鸽子们就可以不劳而获地吃个饱。

鸽子们的生活的确轻松愉快，在无谓的闲谈中送走一天又一天。但是由于闲得无聊，一般的话题也都谈腻了，于是议论渐渐激烈起来。

“大象这家伙，我真是从心眼里讨厌它。”

“说得对。那个大块头，骄傲的不得了，眼里好象根本没有咱们。”

鸽子们发泄着怨气。这怨气本来是出自靠大象的余惠度日的屈辱感，但是谁也不想承认，谁也不说。它们除了说大象几句坏话外，别无良策。

“我们一拥齐上，用嘴叨它怎么样？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来个突然袭击，一定会胜利。”

一只心浮气躁的鸽子兴奋地叫起来。别的鸽子却反对这

么做。

“那么硬干不好。要想一个更狠毒更巧妙的办法治它一下。”

于是鸽子们商量起办法来。世上再没有比策划阴谋更高兴的事了。接连几天，鸽子们都专心致志于定计策。不久，妙计终于想出来了。鸽子代表凑到大象跟前，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

“伟大的象先生，只有你才是动物之王吧！”

“是吗？谢谢！”

“尽管如此、可是你只满足于人类的喂养，不觉得可耻吗？”

“这些事我连想也没想过。可是经你这么一说，觉得也有道理。”

“现在应该觉醒，起来斗争。你比人个头大，力气强，脑袋大，还有长鼻子，怎么也不会输。应该叫人类知道你的厉害。”

鸽子的阴谋是想煽动驯顺的大象起来闹事。然后看着大象是怎样被人类治服，借以取乐。这样一来，蒙受更大屈辱的是大象而不是自己了。

但是，这里有一点估计错了：大象比预想的更听话。它认真地考虑了鸽子的意见，头脑清晰了，浑身充满了力量。于是它撞毁了栅栏，跑到街上去横冲直撞，把眼睛看到的，鼻子碰到的东西全给破坏了；一直到挨了几发子弹，一命呜呼才罢休。

这样一来，鸽子们的长期屈辱生活算是结束了，这是值

得祝贺的。可是鸽子们在生存竞争十分激烈的其他地方却难以生活。不到几天，就因为饥饿而悲惨地死掉了。

（译自《新潮文库》）

么 峻 洲 译

争 价 儿

安先生是个地主，他拥有偌大一片林地。他一直厮守着这份地产，并期待着有朝一日能有什么吉祥之事降临在他的头上。

果然，他日夜盼望的一天来到了。当他接到消息时，高兴得简直蹦了起来。一条顶顶重要而工程巨大的高速公路，拟定由他的土地上横穿而过。

“万岁！我长期的梦想就要实现啦！征收土地的来了，我一定要个好价儿。那时，我安某摇身一变，就是个身缠万贯的富翁，从此便可乐终天年了。”

为庆祝这一天降的喜讯，他少有地开怀畅饮起来。

不多日，土地征收员便找上了门。他对安先生说：“这条计划中的高速公路，如果打个比方，好比人体中的主动脉。此项工程一俟完成，其交通流量将相当可观。因此，为了国家与大众，为了发展与繁荣，请您务将林地出让给我们。”

“不行！这可不行！这片土地是先祖留下来的，我绝不会出卖。先祖在遗训中告诫我们，千万不要为动听的宣传所

欺骗。”

“话，谁都这么说；我也理解您对土地的感情。但是，我们在价钱上是会给您带来实惠的。”

“这可不是儿戏。如果你们非征不可，那就在城里给我一块儿同样大小的地盘儿吧！”

征收员愕然，说了声：“再说吧！”便告辞了。安先生窃喜，庆幸自己狮口大开，一张嘴就讨了个好价儿。

从那天起，一场讨价还价的争斗便开始了。一个说：“卖吧！”一个说：“不行！”

但是，这个土地征收员是个行家老手，他连哄带吓，竟一点点说服了安先生。安先生决定就坡下驴，拍板成交。

就在这当口儿，一个陌生人来到了安先生的府上，观其外表，是个诚实厚道人。

“听说，您同征收土地的争得不可开交，毫不相让……”陌生人说。

“是的，可我现在想同他拍板成交了。”

“什么？您太软弱可欺！您得继续同他们干！当您感到挺不住的时候，也是他们就要泄气的时候。您的心肠太好了。您应同他们拼死争下去！在下虽属不才，但愿拔刀相助。”

“谢谢你的好意，你可真是个好事儿的人哪！我看，你是土地征收员派来的吧？再不，是为分成，才帮我争价儿？哼！这可是个新兴的买卖……”

“您的多虑并非无理。但请您相信，我既不是对方所派，也不是为钱财而来，我不需要任何报酬。扶弱抑强，乃

在下人生意义之所在。”

“你目的何在，我不清楚。但是，只要你不要报酬，那就拜托了，”安先生半信半疑地说。

陌生人使开了全身解数：他向安先生传授对付土地征收员的秘诀；他到处打探征收员的弱点，然后告诉给安先生；他为安先生请来了能言善辩的律师，同时，不知由何处还找来了一部稀奇古怪的文献集，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此地如何如何之重要；他还不知用什么办法通融了神社的神主，说出卖土地就要遭到上天的报应。消息不胫而走，以至闹得这一带的村民也随之大哗。

然而，陌生人所做这一切，并未向安先生提出分文要求。

事态发生了逆转，土地征收员陷入了完全被动的局面。当初断乎不能接受的条件，现在又被加上了筹码。

安先生对陌生人说：“我看到火候了，你看如何？”

“您这是怎么说！一时的妥协将会造成终生的遗憾。当然，土地是您的，如甘心卖得这样便宜，那就悉听尊便了。”

听他这么一说，安先生的劲头又被鼓动了起来。对，那我就再咬咬牙！

安先生作起了好梦，他仿佛已经看到那成捆儿成捆儿的钞票在自己的面前堆成了山。他决心要将这场争价儿的争斗继续下去；那陌生人也为他智囊尽解，简直到了废寝忘食、无私献身的程度。

土地征收员来了，对安先生说：“我认输了。对你，我已毫无办法。”

“那就按我出的价儿付钱吧，”

“不，是我们改变了计划。我们决定放弃这里的征地，只好绕弯儿去翻山越岭了。嗐！这实在是没法子的事啊！”

安先生所作的金山梦，登时化为乌有。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他竟被惊得瘫在那里。好一阵子，他象个久病不起的患者，连抬脚的气力都没有了。

待这次打击随着时日的逝去渐渐平复时，他不禁怨恨起来，怨恨的当然是那个陌生人。那家伙自事情告吹之后，竟连个照面儿也没打。他到底是为了什么才唆使我那样做的呢？他又是为了什么要下那么大力气帮助我呢？安先生真个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这个谜，后来还是解开了。一天，安先生进城，不意正碰上了那个陌生人。

“托您的福啊，我可倒了大霉！”安先生不无报怨地说。

“这话怎么说！您并没有损失什么呀！　干嘛要埋怨我？”

“我亏透了！你到底打的什么主意？真叫人捉摸不透。莫非你是筑路商派出的说客？道路延长了，公司好多赚筑路费……”

陌生人说：“实话对您说吧，您说的不对，我可不是那种下等人。我是国际汽油消费促进委员会的成员。道路迂回，翻山越岭，便会无端用掉许多汽油。只要机动车的时代没有终结，那就会永远……”

真正扶助弱者的人，现今是没有的。

张存礼译

还　乡　人

他出生在深山里的一个村落。十五岁那年，父亲才四十岁便患病身亡。母亲在父亲死前不久，从悬崖上失脚坠落，因而丧生。而且他是个独生子，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儿。提起山里的孤儿，总给人以凄苦贫困的印象。然而，他这个孤儿却迥然不同。

他倒不是立刻活不下去。相反，他却是个了不起的大财主。他有大片的山林，只需把树木砍倒，再栽上幼苗，把木材卖掉，仅此就可以悠闲度日。深宅里的库房还藏有列祖列宗留下的许多珍宝，美术品、宝刀、金币等等，单是清点一次，也要花上几天的时间。他并不是年仅十五岁就管理这些财富。他还是个少年，一切都由监护人——当村村长掌管。这村长人品高尚，可以信赖。只要委托他就可以了。因为有钱，烧饭、洒扫等等自有邻近的村民前来从事。日子过得十分舒适。

但是，他总觉得周围的情况有些异常，这使他感到十分奇怪，虽然说不出问题何在。

例如，周围人打量他的目光，很不寻常。既然生活得如

此优越，人们有所嫉羡，也是奈何不得的。可是，那视线总是令人感到有些不同。

他察觉到村里的人，似乎在背地里议论他。这是怎么回事！只要他猝然出现，人们便慌慌张张地掉转话头，支支吾吾地前言不搭后语。

从人们的视线，有些是对他表同情，也许是怜悯他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但绝非如此而已。真是怪现象，又一定有什么原因的。他亟待揭晓这个谜。

真象是不可能永远保密的，何况他已努力要知道这个究竟。

于是，有一天，他终于知道了。是他躲在背后偷听了人们的谈话，那的确是一个爆炸式的消息。难怪人们都背着他而不敢讲给他听。既然如此，他后悔原来就不该去探听。然而，已经是悔之莫及了。

原来，人们在背后的议论是说，他的寿命只有四十年。这是命中注定，谁都束手无策。

他跑到村长那里去探听虚实。

“人们说，我的寿命只有四十岁，这是真的吗？”

“本想尽量瞒住你的，既然如此，我就没有办法，这是事实嘛。你家世世代代的主人，都是四十岁归天。查了你家的家谱，从无例外……”

“父亲也是四十岁死的呀！父亲有生之年，倒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你父亲明知是命中注定，便也不抱什么希望。他大约是个乐天知命的人吧。他临终时，还是那么安详。”

“但是，为什么非是这样不可呢？莫非遭了什么邪气或咒语？”

“倒也不是没有这样的议论。但据我调查所知，原来是这样：那好象是在战国时期，你家的先祖曾向山神祈祷，他祈求山神保佑，让自己的子孙后代，都能活到四十岁。山神真就遂了他的心愿。”

“为什么只求活到四十岁？”

“那是战国时期嘛！人们都被卷入战乱，受盗贼袭击，人们多半死于非命。其后的江户时期，也没有多大改变。九次出现荒年，又没有象样的医术，生下的孩子约有半数活不上一年。一旦伤口化脓，患了盲肠炎，发生了瘟疫，那就要一命呜乎。”

“啊！真所谓‘人生无常’呀！”

“因此，神佛保佑，活到四十岁，那就是格外开恩了。果然，你家世代祖宗，没有一个人在四十岁以前夭折，所以，你家能够积累万贯家财，多是神灵的庇护，村里人哪个不羡慕？”

“可是，到了现代……”

“谁说不是呀！只能说是怪可怜的。不错，你在四十岁以前，肯定不会病故的。也不会遭到横祸……”

村长虽然好心安慰，但他却摇头。

“您这番劝慰，并不能使我高兴起来。啊，怎么回事！难道科学的力量，也不能带来福音吗……”

“是的，已故的尊父大人在世时，也是这样说，跑过几次大医院，但也都失败。从科学上讲，说不定遗传因子含有

寿命的因素，好比有的花儿开不败，有的花儿却开不了几时就凋零。”

“看来，是无能为力的了！”

“依我看，你就该及时行乐，过一个心满意足的人生。要钱，有钱，到城里去，只要发一封信，用多少钱，就会如数汇到。”

“就照你说的办吧！”

不久，他来到城市，过起恣意寻乐的生活。

弱冠年华，其乐无穷。距离四十岁不惑之年，还远着哪。自己固然不幸，但世上有多少人比自己还可怜，年轻轻地就夭折了。而且，他不论怎样纵情极欲，也不会因此而丧生的。于是，他就终日寻欢作乐，只因有钱，便优游岁月。即使想巴结个地位，也是做不到的。

可是混到了三十岁，他逐渐地忐忑不安，寿命只剩下十年了，酒量越来越大，女色越贪越恋。而且如此荒唐，仍感到索然乏味。

有时，他想出家得道，可这又不是他的行当，只好依然沉湎于酒色之中。到了三十五岁，寿命只剩下五年了。他已经身心憔悴，更加任性妄为。他回到了乡里，对管家的村长说：

“请把我的全部家当都卖掉。即使结了婚，生了儿女，也只有增添苦恼，我要尽情挥霍，让我家的家业，到此结束。”

“我并不阻拦。”

村长遵命，四处奔走，把山林等等产业变卖，换来了巨

额的金钱。他付给村长一点薄酬，便又离开故乡。

他去外国旅游，赌博，终于开始吸毒，借以排遣忧愁。但也无济于事。他玩尽人间快事，很快就把金钱挥霍一空。

三十八岁，他四处借债。一切熟人都借遍了。总之，是还不起的。最后还有二年生命。借不到钱，他便诈骗，凑钱。他却又把这钱挥之如流，用来行乐。

债权人和受害者，逼了上来，他便四处躲藏，终于加入了一个犯罪团伙。他申请：

“如果同意我入伙，我可以去杀人！”

“来了个有用的人。”

他在犯罪团伙里，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杀人是件大事。他肯干。

事实上，他接受了任务，将敌对犯罪团伙的三个人杀害了，用来福枪瞄准，一勾火，就算成了。

然而，岁月无情，四十岁的诞辰，眼看就要来到。但他已被警察侦缉在案了，对立的团伙，对他盯梢不放。他所属的团伙，认为有他更麻烦，便给了他少许的钱打发了他。

他依旧酗酒，吸毒，已经彻底中毒。但他的头脑中的部分细胞，还有些正常的。就靠这微量的正常神经，他又回到故乡。他想，必然一死，也要死在故土。到了黄泉之下，向列祖列宗提出自己的抗议。

原来的村长，已经辞职，但他还仍然健在。老村长迎上前来说：

“听说，你过的是荒唐生活。”

“自然。好惨的人生呀！只剩下不多日子了。”

“对啊，对啦，有那么一次，我整理零碎东西时，偶尔发现了你母亲生前留下的一封遗嘱。本想寄给你的，因不明地址，就没有寄出。”

“什么信不信的，没啥用。”

他一边这样说，一边把信接了过去，启封读道：

“当我知道这一家的宿命时，心儿立刻感到冰冷。因此，明知我要做的事见不得人，但我为了留下长寿的下一代，背着你的父亲勾搭男人。生下来的孩子，就是你。偷男人是不体面的，但是想想后代的人生，就欲罢难止，我的娘家也多是长寿的人。所以，你不必有任何忧虑。我想你一定会高兴，一定会感谢妈妈的。”

（译自新潮社1980年版星　新一著《夜里捉迷藏》）

孙 晓 伯 译

轮 流 执 政

3 月 1 日。下班回来途中，难得去喝了些酒。醉得厉害，路上跌了一跤，头碰得很疼，不过似乎不大要紧。我回到自己的单人房间后便睡了。

3 月 2 日。下班回来途中，难得去喝了些酒。咦，昨天的日记也是这样写的，奇怪。今天喝酒确实是难得的嘛。

3 月 3 日。在公司里受到了上司的警告。今后可要注意，别出这样的差错。

3 月 4 日。上司火了，在公司挨了他一顿臭骂。“昨天那么提醒你，怎么今天又犯同样错误！”我被他训得低下了头。上司见状也满脸狐疑，盯着我的脸说：“你好象有点反常，今天早点回去休息吧，其它的事明天再说。”

3 月 5 日。一到公司，上司早已等在那里，立刻领我走了出来。我问去什么地方，答道：“不是说定了吗？去医院。这是昨天和你约好的呀。”我毫无印象。不过上司的话如果当真，那么医院也许是该去的。

医生给我做了脑电波之类的种种细致检查后，作出如下诊断：“你的头部受到过撞击，对吧。因此你的人格被分成

了两部分，但这并不等于变成了两个人，而只是在时间上产生了分裂。今天的你到了明天便变成了另一个你。再过一天，又恢复了现在的你。简单地说，就是‘轮流执政，，一天一交换。你的记忆也当然是隔日相连了。所以，前一天做了什么事，你全不记得，而另外一个你却很清楚。”

陪我来的上司听后道：“这样怎么能工作,什么事情都需要交待两遍。好吧，你先休养一段时间。”我问医生是否有治愈的希望，回答说：“先打针看看吧，这种病症，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的。”我决定请假休息。

回家路上，从银行取出了存款，作为休养所需费用。其中一半，放在房间角落里，另一半夹在这本日记簿中，想必另外一个我也需要钱吧。

3月6日。早晨，上司来到家里。讲的事情我一概不知道。据说我昨天去了医院，诊断后决定休养。真是难以置信。看了一整天电视。

晚上打开日记，见里面夹着钱，还有前一天的记事。看来上司的话是真的。怎么会患这种奇怪的病？

3月7日。这段休养时间不能浪费。以前要读而又无暇翻阅的专业书，这次来读吧。听医生说，很快就会恢复，我要抓紧这段时间多读一些书。

3月8日。无事可做，买回酒来，自饮了一天。心里很是不踏实。昨天的事情竟会完全想不起来，今天的记忆到明天竟会中断，实在叫人心神不定。还是用酒来排遣吧。

3月9日。早晨起床后象是酒醉未醒的感觉。这样怎么能行。冲个淋浴，喝杯咖啡，总算使头脑清醒了些，开始读

书。今天读完了一册。

3月10日。越发感到不踏实。越想情绪越坏。只有借酒浇愁。

3月11日。今天又埋头读了一天书。傍晚，同事来探望，并鼓励了我。我回答说，争取早日恢复，回去工作。

3月12日。这种状态已无法忍受，我想到了死。这隔日相连、半死不活的人生啊，实在无聊透了。

3月13日。仍是读书。又增加了新的知识，真高兴。另外的那个我，听着，不要起轻生的念头，我是不想死的。你要死当然容易，可连我也要一起成为牺牲品了。放弃这种念头吧！

3月14日。买来了安眠药。发现前一天的日记中，另外一个我写着不许我死。到底该怎么办？

3月15日。早上睁开眼，发现自己没死，总算松了口气。你情绪不好，是因为整天关在家里无所事事引起的。不喜欢读书，可以出去散散心，娱乐娱乐嘛。

3月16日，听从你的劝告，痛快地玩了一天。在酒馆开杯畅饮、寻欢作乐，尽情地享受。似乎又有了生活的勇气。

3月17日。身上留有一股女人的气味，令人恶心。玩也得有个限度。不过你总算有了生活的勇气。我也不至于提心吊胆睡不着觉了。

3月18日。今天到女相好住处去玩，噢，对了，是在酒馆认识的。若能这样成天享乐，休养倒也不错。只是这种玩法，不用多久，钱就要告急了。

3月19日。不要胡言乱语，花钱要节约！眼下这笔钱得

用到病好为止。

3 月20 日。另外一个我肯定把钱藏起来了，但翻遍屋子也没找到。倒霉。还是买酒来喝。

3 月21 日。不要把屋子搞得乱七八糟。即使有钱也是藏在只有我才知道的地方，再翻也是徒劳的。

3 月22 日。钱花光了。没办法，晚饭只好不吃了。

3月23 日。早晨起床，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成什么样子，挺起来！我每天读书，生活很充实。你要跟我学！

3 月24日。我生性不爱读书，听了你的话，我已振作起来。总算干了件大事，得到很大一笔钱。这下又可以享受一段时间了。

3 月25日。你干了什么事？盗窃？诈骗？还是借高利贷？若是犯了罪，趁早去坦白！呀，不行，这样一来，不是连我也要跟着吃官司吗？去向人家道歉，把钱还掉！

3 月26日。放心，放心。我不会做蠢事。你尽管放宽心。

3 月27日。我怎么能放得下心。到底搞的什么名堂，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3 月28日。好啊，你雇了侦探来盯我的梢。这算干什么？连我都信不过吗？

3 月29 日。好啊，你找了保镖来对付我请的侦探。不要自讨没趣，趁早改邪归正！我可不想跟警察打交道，又不是我自作自受。

3 月30 日。我想干什么是我的自由。那种冒险掉脑袋的蠢事我才不干呢。放心好了！

3 月 31 日。早晨起床，发现屋子角落里有个保险箱。这是怎么回事？想打开看看，却没能如愿。

4 月 1 日。不许动我的保险箱。不要起什么疑心。里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4 月 2 日。对保险箱还是放心不下。说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真是这样吗？总觉得自己被他的鬼话骗了。书也读不进去。这种情绪能不能想办法改变一下。

4 月 3 日。到相好家去玩，一天真痛快。

4 月 4 日。你在和什么样的女人来往，要当心！以后要是惹出麻烦来，我也跟着倒霉。就算我可以解释此事与我无关，但又有谁能相信？这种道理是讲不通的。

4 月 5 日。是个不错的女人，不要吃醋，不要吃醋。有嫉妒我的空闲，劝你还是寻些乐趣享受。免得憋出精神病来。

4 月 6 日，样样事情都让我操心。真想早日结束这种状态。去找医生，求他给我想想办法。

医生说"：这种病最好静下心来，慢慢治疗，再稍等一段时间吧。"我告诉他现在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医生踌躇道："其实，有一种新药倒是很适合你现在的症状，只是说明书上有些地方不明确，所以不好向您推荐。"我表示这没关系，并央求医生用这种药给我打了针。这下可得救了，也许用不了几天，病情就会好转吧。

4 月 7 日。据说是打过了什么针。也许以后没几天舒服日子了。遗憾。去医生那儿要昨天用的针剂的解药，他却满脸诧异。我所剩的人生已经不长了。还是去酒馆。

4 月 8 日。早晨起来竟发现被窝里有个女人。好无耻的

家伙。当我盘问她时，竟不耐烦地叫嚷起来。我提高嗓门呵斥她滚蛋，将她赶了出去。我的房间里，不许领女人进来！

4 月 9 日。不许你欺负她。这也是我的房间，你少在一旁指手画脚，讨厌！

4 月10 日。打的针也该起作用了，怎么还不见有变化。莫非无效？如果病好不了该怎么办？非要出钱雇个职业杀人者，把这小子宰了不成？

4 月11 日。不要起这种歹念。以前我想自杀时，你不是还劝过我？现在你疯了吗？杀掉我，等于你也完蛋了。

4 月12 日。打电话向医生询问，说是就要见效了，但愿如此吧。如果再不好转，那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收拾掉这个有犯罪动机的色情狂、无赖。对我这样一个正派人来说，连想起这些事都感到可耻。

4 月13日。你才是在发狂。我还没想过干杀人之类的勾当呢。放明白些，你这蠢货！

4 月14日。好了，好了。你们俩都冷静些，争吵是无济于事的。你们不都是同一躯体的主人吗？这些都交给我办。还是和好吧。

4 月15日。看了一下手表上的日历，已经过去了两天。昨天是怎么回事？昨天的日记是谁写的？

4 月 16 日。不是我。我也正纳闷呢。

4 月17 日。去医生处听了详细的说明。据说这就是药效，是新药起了作用。医生说事态会因此有所改善。从前一分为二形成了对立，所以要有个第三者进行调整才是。这就是我出现的理由和使命。你们俩今后都要按我的意志办事。

4 月 18 日。这是怎么回事？

4 月19 日。这是怎么回事？

（译自《新潮文库》1984年版星　新一著《南瓜马车》）

陈　苏　译

各 行 其 事

经营还不到几年。G公司便迅速地扩大了。而且，一直生意兴隆。

一天，税务员跑来求见公司经理。

“关于贵公司的申报书，还有不大明了之处，上司命令我前来调查核实，请多加协助。”

颇有实业家风度的经理先生把税务员迎入接待室。

“哎呀，这可是件辛苦的差事！鄙社以我为首，和全体职员同舟共济，为提高本公司业绩而努力工作。希望您能倾听一下我们惨淡经营的体会。不过，在这儿不太方便，还是到更随便一点的地方……”

经理先生意味深长地笑着，邀请税务员去高级餐馆之类的地方。对此，税务员本也心照不宣，但他却摇头。

“不行。请客也罢，行贿也罢，一切都是徒劳的。即使我想让您蒙混过关，也马上会被上司识破，这是绝对不能通融的。”

但是，经理先生并不放弃希望。

“啊，话不要说得那么硬，我本无他意，只是想请您听一听我们经营的一番苦心。因为公司刚刚创立，虽然外表必

须搞得排场一些。但是内情实在是太苦了……”

经理先生悲愤痛楚流着泪。然而，税务员还是摇头。

“您用哭诉的战术也是没有用的。还有，我事先提醒您注意，即使在政界中奔走求情，对我们施加压力，企图蒙混过关，对于现任的上司来说，也是不会奏效的啊。”

“啊？”

“企图寻找弱点，以此突破，动摇官心，这种计谋，也奉劝您放弃为好。”

经理先生诧异地说：

“实在是令人吃惊！现任的上司好象是一位非常认真的人，简直不近人情！改日，我一定登门拜访，请他今后多多关照……”

“拜访也不顶用！”

“那是为什么？”

经理先生大惑不解，税务员说道：

“岂止是不近人情，他根本就不是人，而是电子计算机。是一台具有高性能和众多附属品的最新式大型电子计算机。因此，能够立刻发现文件上的可疑之处。我们职员正是依照它的指示，方公出造访的。”

“是啊，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时代！唔……”

经理先生只好一味地唉声叹气。以前的那些手段是行不通了。税务员说道：

“还是把一切都如实回答出来，这也是于贵公司有利呀！”

“好吧，那么，什么地方不清楚呢？”

经理先生半绝望地一问，税务员便边看指令书边告诉他；

“在贵公司的支出款项中，有相当一部分金额下落不明。我们想查清楚收款人是谁。”

话音未落，经理先生大惊失色，声音颤抖。

“这件事……请高抬贵手，至于追加税我掏腰包。”

“不行，这是不能通融的。上司命令说：‘如果无论如何不肯讲明，就把他带来。’那台电子计算机还备有测谎仪。所以，最后还是会暴露的。喂！请您快讲吧……”

“啊！一切都完了……”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刚才还抱有一线希望的经理先生，此时，彻底绝望了。于是，他哭丧着脸道出了收款人的姓名。税务员记下后，便走出了公司。

离开G公司的税务员，径直来到经理先生供出的收款人住所。

“你好！我是从税务署来的……”

出来相迎的是一个面带凶气的男人，闻听此言，他先是一怔，继而极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开口寒暄道：

“您有何贵干？”

“你从G公司那里接受了一笔巨款吧？”

这样一盘问，那人顿时惊恐万状，暴跳如雷地吼道：

“什么！这个秘密只有我和他两个人知道。是不是G公司经理那个家伙都说啦？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法子，一切都实说吧……”

“请……”

“我是以杀人为职业的，受那位经理之托，我一连杀死

了与他竞争的商业公司的重要人物。因此，G公司在很短的期间才得以扩大发展，可是，那个家伙怎么自白了呢？”

税务员对疑惑不解的杀人狂说：

“那些事去它的吧。刚才问过，你确实接受了那笔款子吧？”

“是的。哎呀呀，我也要被捕啦？不过，我倒很佩服近来警察署敏锐的侦察能力，太厉害了！”

“不！我不是警察署的人，虽然也是职员，不过，却是个税务署的职员。”

“你说些什么呀？我一点也听不懂，现在你要我怎样？带走吗？”

总之，杀人狂是彻底绝望了。

“我马上请示上司。”

税务员取出话筒，直接与上司通话，请示之后便转向杀人狂。

“上司指示说没有必要那样做，而只要你付出那笔款子的所得税。”

“只要这样就行吗？”

杀人狂现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指示说只要这样就可以了结……”

专为税务署工作的电子计算机，既不做管辖以外的事，也不具备那种性能。管辖以外的事由专理其政的电子计算机去做。您知道吗？

（译自《新潮文库》1983年版星　新一著《稀有的未来》）

于　杰　译

秘 密 结 社

有一天，艾诺先生和来访的好友边喝酒边说："如今的社会，真无聊啊！看起来到处充满着刺激，可一旦做起来，稍稍感到有趣，却又索然无味了。"

"是吗……"

"你好象尝到了什么有趣的事？"

"不，并不……"

"听你的口气，好象还是尝过的……"

艾诺先生若有所思地说。

"对啦，这可不知是从哪儿听到的，说你加入了一个什么秘密结社？"

"嘘！请您小点声。若是把它当成公开的话题，就不能称其为秘密结社了。"

"哈哈……真不愧为该会的会员！是一个做什么有趣活动的会吧！也让我参加吧！"

"你这么一说，倒叫我为难了。"

"如果不让我入会，我就到处声扬，说你是一个不可靠的，危险的秘密结社的会员。说不定你会被公司解雇的。"

艾诺软硬兼施，又威胁，又哭泣地苦苦哀求。最后，朋友也无法应付，勉强地说：“真拿你没办法，关于你希望入会的事，我还得向本部事先打招呼。我个人不能决定，还需要进行许多繁琐的资格审查。其间，可能还要调查一下你身边的人。”

“也许需要这样做的。”

“其次，重要的一点，倘若你当上了会员，轻易不能退会。会费是很便宜的。但是，你若是泄露秘密，或是想要退会，大家就会予以严厉的制裁。”

“这是不言而喻的喽，我懂啦。”

“那么，我就向本部打招呼。”

朋友走了。艾诺先生开始不安起来，究竟是个什么会呢，都要什么样的会员呢？我能顺利地成为一名会员吗？艾诺先生迄今还不曾体会到秘密所具有的如此魅力。不论和哪一种游戏相比，享受秘密的乐趣都属于上乘。还要通过资格审查，自己能合格吗？艾诺先生谨言慎行地度过了这一天。

事隔一个月左右，朋友来了，向他耳语：“你合格了，现在就领你到举行入会典礼的地点，然后登记就成为正式会员了。”

“这太好了。”

艾诺先生被蒙上了眼睛，坐进了朋友的车子，给带到一幢大楼的地下室。当取下蒙眼布一看时，尽是些奇形怪状的神像，蜡烛燃烧的火光，香炉里紫烟缭绕，充满着浓厚的宗教的神秘色彩。在坛上一个男人的指示下，艾诺先生作入会的宣誓：“服从本会的方针，遵守本会的秘密，决不退会，

如违背此约，愿接受任何惩处。”

艾诺先生终于如愿以偿。在回家的路上，他兴致勃勃地对朋友说：“刚才的典礼可真隆重啊！我只注意那些，忘记了听本会的方针。这到底是干什么的会呢？”

“这个嘛，一日一善，增进健康，这两点，是必须履行的。”

“什么？光这些吗？真让人胡涂，要是这样的会，我不想参加！”

“你这样说，会遭到惩处的呀！”

“我真不懂，这里究竟有什么兴致，居然使你成为该会的会员了呢？”

对艾诺先生的质问，友人回答说：“我在入会前，也全然不知它的奥秘。不过，也不是象你所说的那样无聊，假如谁说不干，就要遭到群起而攻之……”

（译自《新潮文库》1984年版星　新一著《南瓜马车》）

韩 天 雍 译

古 老 的 旅 店

这里是山间一座日本风格的古老旅店。黄昏时分，三郎和春子来到这里，老板满脸堆笑地迎了上去。

“二位光临敝店就宿，非常感谢。一定尽心伺候。”

“哪里！是有人奉劝我们，一定要住在这里……”三郎愁眉苦脸地回答。不仅面上，心里也同样的阴沉。春子坐在一旁扭过头去。他们二人是旅行离婚前来此地的。

他们结婚已经五年。也许由于处在膝下无人的“倦怠期”，二人的感情逐渐有些冷漠。双方都厌腻对方到了极点，再也不堪忍受了。

婚前的介绍人尽力设法为他们和解，但却说不出个什么道道。夫妻互相指摘对方的缺点，把对方贬得一无是处。一致的意见是：再也无法共同生活。终于，介绍人无可奈何地说：“我作为介绍人，本不想说这样的话，但是，已经束手无策。也许离婚对双方都有好处。”

“这多么干脆！”二人异口同声地说。

介绍人又补充道：“不过，有一件事，希望二位能够听我的话，就是离婚以前，作一次离婚旅行。如果充分谈心还

是不行，从此分手，也就势在必行了。刚巧，我熟识一个静悄的山间旅馆。”

由于这么一段经过，二人才来到了这家旅店。

“这家旅店太古老了。”春子在走进正门时厌恶地咕哝了一句，三郎却装作没有听见。他想：再忍耐一会儿就到头了。只要挨过今夜，就对得起介绍人，可以和春子分手了。

“这个房间，一点都不招人喜欢。”当他们被引进房间时，三郎说道。

这回春子没有作声，也没有要求另换房间。因为这毕竟不是快乐的旅行。

吸了一支烟，二人哑口无言地吃了旅店送来的晚饭。虽然介绍人嘱咐他们好好谈一夜，但已毫无这种余地了。况且眼下又没有可谈的话题。

饭后，三郎对前来为他们铺床的女侍者吩咐道：

“喂，请把被子分开铺，那个角落一铺，这个角落一铺。”

女侍者疑惑不解，瞟了一眼春子。然而春子也点头赞同，她只好遵命铺床，然后退了出去。

“我先睡啦……”三郎说着，从皮箱里取出一瓶威士忌，喝了几口，便钻进了被窝。

随后，春子也熄了灯，钻进了对面的另一个被窝。

刚一入睡，三郎就做起梦来：梦见他已经和春子离婚，品尝着自由滋味，走出了旅店。但他刚刚上路，就被从大路的对面走来的许多人喊住：

“终于找到你了！

然而对于三郎来说，这全是一些陌生的面孔。他试探着问道：

“你们究竟是谁？要干什么？”

“没什么。喂，一同回去吧！”

“我不去！”

“抗拒也没有用。防备你这一手，才雇了好几位大力士哪！”

这伙人哪怕动武也非要把三郎带走不可，三郎感到一阵恐怖。看他们那架势，是轻饶不了的。逃跑？他们会追上来。他挣脱捉拿他的人，向旅店跑去，好不容易才回到了自己房间。春子还睡在那里。

“春子！快救救我……”他拼命地伸出手去，终于抓住了春子的手，感到既留恋、又踏实。

然而，那帮家伙又从上方重重压在他身上，憋得他透不过气来。但他抓住春子的手不放。从这一场莫名其妙的荒诞风波中，难道不是足以证明：可以信赖的唯有春子一人吗？

“春子，救救我……”三郎从心底里发出绝命的呼救。这喊声使他惊醒。他浑身大汗淋漓。而春子的手，还一直被他紧紧地握住，依然不想松开。此时的春子也被恶梦缠扰着，痛苦地喊叫起来：

“喂，救救我……”

三郎推醒春子，问道：

“喂，怎么啦？”

春子睁开眼睛，继续抓着三郎的手，说道：

“啊！原来是个梦。奇怪，真是个可怕的梦啊！我梦见

刚要离开这里回家去，竟被一伙素不相识的人追赶，差一点儿被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嗓子都喊哑了……”

三郎告诉春子，自己刚才也做了个梦，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并且，二人意识到两只手还一直紧紧握着。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铺被时离得那么远，可是，瞧！现在都紧挨在一起啦。”

“我害怕……”

被窝挨着被窝，毫无移动过的迹象。二人都瑟瑟发抖，紧紧贴靠在一起。此时此刻，“倦怠期”等已不知去向，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就这样紧握着手，直至天明……

侍女送走二人之后，向老板问道：

“这两位客人怎么完全变了？亲亲热热地回家了。”

“噢，奥秘就在于他们住了那个房间。只要在那间屋里住宿，就会被恶梦魇住。吓醒后，直至天明，再也无法入睡。甚至被窝也会不知不觉地被挪动。不管怎么说，似乎总会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这是为什么？究竟那个房间有什么说道呢？”

新雇来不久的侍女还不晓得其中的缘由。

旅店老板向她解释说：

“那里发生过殉情。从前，有两个青年一同私奔，可是，双方家里都坚决反对他们结婚，便雇了人四处寻找，硬要把他们抓回去。两个青年跑得精疲力尽，终于被追得走投无路，就在那间屋里选择了一死。”

“真是一桩悲惨的故事啊！一定是他们的咒语留在房

间。不过，难道能用这样的房间招待客人吗？”

“当然，平常的客人是不会安排在这个房间住宿的。不过，对那些面临着悲惨结局的夫妇来说，事情就迥然不同啦。在殉情的两个青年希望在世上结合在一起的渴望一起作用，夫妻旅客便难舍难分。老实说，我们正暗地里四面八方地托人，向我们介绍这样的客人哩……”

（译自《新潮文库》1983年版星　新一著《稀有的未来》）

丁 广 和 译

企业的秘密

一个年轻人，进了一家著名的大企业里工作。但他既不是出身于一流学府，又没什么才能，而且工作中也不见长进。为什么他能进公司呢？主要是他乍一看来，给人一种似乎精明的印象，靠这一点博得了录取者的青睐。

实际上把他作为职员一使用，领导们才立刻感到是大大认错人了。在待人处世方面，他也算不上好手，往往把事情办坏，效率很低。尽管如此，可又不能辞退他，只能给他一点可有可无的事做，让他混日子。

这种状态，对这年轻人来说也是很不如意的，象样的工作轮不到他，提级增资全无指望，他的存在，就仿佛是贴在墙上的一张低能职员图像。进公司五年了，过的总是这种日子，女人眼里也不肯睬他，他还打着光棍呢。

有一天，他下班回来走进一家廉价的酒巴，独自一个人喝闷酒。想发泄发泄满腹的牢骚也没有个谈话对象，不论面前堆起多少空杯，心情也不能变得痛快些，他简直成了世上多余的人。

忽然身旁有了人声：

“我想跟您谈一谈。”说话的是个衣着朴素的男子。

“谈谈话倒不要紧，可是您认识我吗？”

“是的，连您的姓名和工作单位都清楚。”

“如果您想通过我找点什么好处，这类事跟我说也白费，我这个人什么力量都没有。”

“这情形我也知道，我是信任您的，才想托靠一点事。”

“这一说倒引起我一点兴趣，虽然我还不知道要谈的是什么。好吧，究竟什么事？”

“请挪个清静地方……”

于是，这个人把他领到一家高级饭店的酒巴，悄声地询问他：

“……您对每天的工作，很满意吗？”

“无非是不得不去上班。”

“是不是想不干呢？”

“没那个勇气，象我这样人，还有哪个公司肯收留呢！”

“是吗？那么，您想不想多得一点钱呢？”

“那东西，谁不希望！领的奖金也是微微寥寥啊！可是，您到底要托我什么事？”

“咱们闲言少叙吧，干脆说，我希望获得你们公司的情报，最好是重要的、秘密的，可以付给你谢礼。”

“这么说，你原来是个产业间牒，想拉我充当爪牙，对吗？”

“爽快一点讲，就是这么回事。”

“叫我背叛我们公司吗？……，”

“您还那么讲义气吗？拿您的处境来说，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呢？要是愿意干，请您给我个电话。”

那个人告诉了电话号码，付了酒帐就走了。可以说那个人讲的一番话，完全摸透了年轻人的内心底蕴。

怎么办呢？年轻人想了想，就有意试试看——公司不拿我当回事，这个人倒能对我深信重托。他的心有点活动了。

他回了电话，约在上一次的饭店酒巴见面，向对方提供了几点公司的情报。主要是公司内部的宗派问题，是职工们尽人所知，而局外人并不了解的。

对方听来很感兴趣，想不到这类闲话，竟然也会招人爱听！分手时，那人交给他一个封筒，里面装着超乎他意料以外的钱。

他走进高级一些的酒巴，拿这钱来开杯畅饮，仿佛要借醉来压抑他的良心谴责。同时却也觉得很痛快——你公司瞧不起我，这也是你应得的报答！

索性扎下头去干一干吧！他在自己所能看到的范围内抄录了一些计划书，又跟对方联系拿了去，对方笑笑说：“渐渐你就爱干了！”

“可是，这样的情报，您干什么用呢？登在本行业的杂志上？还是要把我们公司搞臭？”

“你看我是那样无价值的人吗？我干的是这一行的掮客，要更为有效地加以利用，而且不致有损于你的立场。”

看来此人确实是可靠的。他接着说：

“更重要的是，也要请你注意，如果你在人前摆排场显阔气，会惹起周围疑怪，那样你就弄不到情报了，使我们也

不好办，不得不另选他人。”

“我明白了。”

年轻人更深入地搜寻情报，把目标放在日常生活上也能换钱，他真怕这样的便宜营生被别人抢了去。

不过，象他这种消极混泡的人，对于高级情报是沾不着边的。他为了博得信任，便在工作上倾注了热情。

他甚至引起了这样的议论：“这小子干的格外起劲了，好象他早晚要干出点什么名堂似的。”

至于他的内心如何，谁也摸不清。他这么一积极，对公司不无好处，从而也就便于他活动，如能让他干些专职的工作，那就有利于窥探所需的资料。

在这同时，也有一种怕被揭穿的恐惧经常在他的心头萦绕，这种事不能保证永不败露，必须让那一天晚一点到来。他尽量表现得规矩谨慎，力求叫人相信他是个忠诚老实的职员。

他从嘱托者手里取得的钱，都暗暗存起来了，努力不叫人怀疑到他是产生间牒的爪牙，他做得很严密。

不久，他赢得了领导的关怀，给他介绍个女人便结婚了。如若他总过独身的生活，会被认为野马无缰不大可靠，生活走上正轨他就能方便一些，使领导放了心，加强了对他的信任。

嘱托者有时就来个电话：

“后来，还有没有什么？”

“哈依，我一定照您的希望办。”

对话只有这么两句，即使身旁有人，也只能认为电话

里谈的是交易，其实这是年轻人暗中进行的某种交易。从公司一下班，他就带着新的情报走了。

关于这件事，年轻人对他的妻子也守口如瓶，丝毫也不肯流露。现在一泄露，不仅白白让她担心，而且大有令人发觉的危险。要向她公开，最好是等到可以揭开秘密之时。那时，妻子难免大吃一惊。不过，把手里的存款向她一亮，就可能镇止她的精神惶乱而使她默默点头。反正事已至此骑虎难下了，即使提出不干，对方也不会答应。况且在他自己也无心洗手，这么干，不但逍遥愉快，还能落一个“优秀职员”，捞到的钱财也正经不少嘛。

有时，他也尽兴地摆一摆阔，那只限于他一个人公出在外的时候，他的阔气能使一些妓女们瞠目结舌：

“您大大发财了吧？看不出您是独力经商的人……”

能够使人莫名其妙，这也是一桩乐事。

“后来，还有没有什么？”

“哈依，我一定照您的希望办。”

受到电话的催促，年轻人又开动了脑子，极力去靠近电子计算股，他提出：

“使用电子计算，大概是今后工作上必须掌握的，可不可以把用法教给我呢？我愿意按月付学费。”

“你这么热心，实在难得，可以先教你入门知识。”

这一来他又得手了，瞅出空隙，他就从这方面偷情报，连他自己都禁不住惊叹干的巧妙。他把这些交出去，又都变了钱，使对方也很感动地说：

“你干的太漂亮了！”

“我尽的这点力，还不足以报答您的厚礼。借这个机会，我倒把电子计算的技术也学会了。”

然而，最机密的重要情报，并不通过电子计算机，还有一定限制的。

年轻人抢着干那经常加班的工作，留在公司里干到很晚，乘机窥探忘了加锁的文卷柜，又获得一些新的情报。对于简单的卷柜，他还会用铁丝把锁捅开。虽然夜间有守卫员转来转去，却想不到自家的职员会给外面的间谍充当爪牙，还认为他对工作格外勤奋呢。

公司的领导给职员们下达了一件注意指示：

“近来公司内的情报有向外面泄露的迹象，要求职工们对外部人慎勿多言！”

不过，并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到他，他也佯做无事，只在心里嘀咕：“上边那帮家伙尽管厉害，却不可能摸到我这个底。”这时候，他越发弄出些更大的情报，越是卡的紧，他干的越起劲儿。

他这笔秘密收入，已经积蓄下不少存款，而且还在继续增多。除了正当工薪，另加上这些外快，他生活得满不错了。

有的时候他可也来个自我否定，承认自己是背叛了公司，背叛了认真工作的同事们。他试图加以这样的辩解：企业这东西，本来就是一种冷酷无情的权威组织，我是对它进行抗争的，最抱有人情味和顾全自己观点的人，有那么一个也未尝不可。

行为一旦被发觉，那也不必惶恐，他可以依靠积蓄的钱独立去搞些营生，这是不能不做的准备。的确，他在工作上，

付出了几倍于普通人的努力，这是为了在公司里建立信用而努力，为了盗窃情报而努力，为了准备独立乘此时机进行锻炼而努力的。

妻子对他说：“你这个人，真是喜欢工作呀！”

“至少，我要使你过上个好日子，何况在这个社会里，光吃不干是要被淘汰的。”

“可也是的，努力干吧！”

这样，他很圆滑地瞒过了妻子。

他也对出钱买情报的嘱托者探问过：“怎么样，我向您提供的情报不少了，起没起什么作用呢？对这方面，我一点也不清楚，那……”

“那就不能工作了，是吗？不谈这些是干这一行的严格条件。不过，你可以放心，作用是有的，正因为有作用才拿钱买。在今天的社会里，你能设想有人平白无故给钱吗？要不是有用，早就把你丢开了，今后还要依靠你的。”

“好好。”

他深深地点点头。如今盗卖情报，已经成为他最有意义的生活了。

过了不久，他被提升为科长了。属于科长地位所能知晓的情报，他差不多都已掌握了，今后的需要是，利用科长这一职位去探求更高的机密。

面对这种形势，他抖起精神，要达目的，必须稳妥地做好应做的工作。周围对他是绝对信任的，不会在信任上出什么问题。

他钻了一个空隙，在首脑会议室里安设了一个窃听器，

成功地把会议内容收进了录音带，出手后又得了大量的酬金。但事情不能总那么一帆风顺，时隔不久，会议室里安上了防止窃听装置。他点了点头，明白人家发现了窃听器，知道会议内容被泄露了。幸亏还没注意到犯人是他，他倍加谨慎，不让人看出一点破绽来。

年轻人对于部长们各自处理着什么工作，完全了如指掌；若问他公司里进行着什么新的规划，他也能回答出概况。

他能偷看文件的范围扩大了，他把这些都一件一件地换了钱。

同时，由于他的头脑里把公司的当前情况记得一清二楚，干起自己的工作来就易如反掌，使令所有的人都承认他是很有才能了。这一来，年轻人竟以突破惯例的升级速度当上部长了。他满怀激情地暗想："以后越来越好干了！"

一天，总经理把年轻人叫了去，对他说：

"告诉你个喜信儿，最近打算提升你进首脑班子。"

"真的吗？无论怎么衡量，这都未免太快了！"

"不不，只要从你的工作勤奋特别出色来考虑，如此安排就是理所当然的。尔今不是局限于论资排辈的时代了，问题只看有无才能和干劲，你就具备这些条件嘛。"

"不过……"

年轻人的思绪激荡起来，他想：如若进了首脑班子，当然会知晓有关公司的一切秘密，一旦把它传出去，人家立刻就可以判明是谁泄露的。而收买情报那个人，更不肯把他放松，从此将越发紧逼，要他想要的情报。果真如此，那就不

妙了，有意义的生活将从此消失了！想到这里，他不觉闭上了眼睛。

总经理往近凑了凑：

“怎么样，身子不大舒服吗？我希望你能大大发挥你的才智，让公司进一步得到发展，让收入不断扩大！你有什么情况就提出来商量商量好了，我们要依靠你哟！”

听了这诚恳真挚的一番话，年轻人情不自禁说：

“对不起呀，我并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人！”

“不！你的工作成绩，就是比什么都好的明证！”

“不对！为了公司的利益，我的存在是不能容许的，我要马上请求辞职……”

接着，年轻人用很长时间，从头到尾袒诉了自己的行为。总经理点着头把话听完说：

“好了，别难过。你认为跟你打交道的嘱托人，把情报都卖到哪里去了？”

“这个嘛……”

“卖给这里了，就是总经理我这里了！除了这里，并没有漏给旁的任何地方！”

“您说什么？……”

“多亏你呀，让我们察清了公司里存在的种种漏洞，大部分我们都堵上了，经营做法也改了。无论正面反面，你总算帮了我们大忙了！”

“但是，我的思想一直是背叛公司的呀，这个污点是怎么也涂不掉的，我毕竟是一个坏分子！”

“可是，你对嘱托人不是很忠实的吗？你干的很出色，

今后还可以照那么干下去，只不过是面对揭去面纱的嘱托人，也就是本公司而已。你的思想是愿为肯定你的人尽力效劳，对吧？这一点，我很欣赏！关于公司的内情，数你最清楚，而且你连本职以外的工作都下了多方面的功夫。不是这样的吗？要让咱们公司来一个更大的飞跃，除了你，再没有能够胜任的。何况，应该怎样对外严守机密，似乎没有谁比你更懂得呀。”

“请容我考虑一个晚上……”

究竟按总经理的希望去做好呢？还是做一个精神废人好呢？明天他必须做出回答。

（译自《新潮文库》 1983年版星新一著《某个集体》）

李 乔 译

漫 长 的 人 生

大千世界，变幻无穷。然而，其中，永恒不变的，岂非酒乎。即使远古的人们，由于某种原因，心情郁闷时，也准会象我这样痛饮的。现在同样，恐怕将来也是如此吧！

艾诺先生坐在酒巴间柜台旁，边自斟自饮，边胡思乱想。他是一家大公司的职员。家里有妻儿老小，还有刚刚出世的小孙儿。可是，他竟没有心思回家。

“唉，太没意思！人生原来这么无聊啊……”

艾诺先生一连干了几杯，他醉了。邻座的一个人，侧耳窃听他的连篇牢骚，隔了一会儿，便和他搭话说：

“对不起，您最好不要如此贪杯啊！”

“好的，放心吧！”

艾诺先生这样搭讪着。可是，这个人又接着说：

“那么，先生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能不能讲给我听听。向他人倾诉自己的烦恼，心情也会轻松些的。”

“说的也是啊。老实说，我的烦恼，就是难以晋升。我从一流大学毕业后，就进了现在这家公司，而且，从未出过大错，一直在尽力作事。可眼下，还是个小小的股长哪。”

“那么，请问先生多大年纪？”

“五十五。”

艾诺先生答道，又干了一杯。那个人边点头边说：

“是吗！不过，象先生说的情形，不是很平常吗？还有这样的公司哪！若不是年过花甲，就当不上股长。你是旧小说读的太多了吧！”

这就是现状。时代变得这样，正是医学惊人发展的表现。永无止境的科学，使人类百病不发，青春常驻，改善了卫生环境，消灭了事故，大幅度地延长了寿命。

艾诺先生仍然边饮边说：

“听啊！敝公司，大约九十岁才能升为科长，而登上部长宝座，就得一百二十岁。董事们的平均年龄一百六十岁，当经理，要二百高寿喽！”

“我是自由职业者，无从晓得这些，不过，依我看，将来天下太平，岂不很舒畅吗？”

“不妙！那些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们，托防老剂的福，总是那么健康；又沾思考敏捷剂的光儿，大脑功能毫不衰颓，由于服了心剂，还努力学习。于是，那些谙于世故的家伙们，将永远在其位，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每当我一想今后的人生道路，那么漫长，不禁意乱心烦。”

艾诺先生喋喋不休地唠叨着。这时，那个人好象突然间想起了什么似的说道：

“对，对，刚才的一条新闻消息中报道，据悉，义新研制了一种特殊的返老还童用电磁装置。听说效果极佳。靠它，人们还能延长五十年寿命……”

“此话当真？天哪，我大约永远不能高升了。久踞‘安乐椅’的家伙们，是决不肯让位的。我即使忠心耿耿地效劳，指望爬到靠近科长的地位。可是，老科长却更加延年益寿。地位啊，你竟抛弃了我，奔向他人去了。呜呼……”

艾诺先生声泪俱下，又仰脖儿干了一杯闷酒。这时，身旁的那个人笑容可掬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快别说那些丧气的话了。”

“安慰我也无济于事。您不在宦途，不会理解我的心情的。您不懂，升官，是有多么大的魅力啊！如今，我如同奴隶一般，永世难以见青天了……”

“不，先生切不可自甘暴弃！请您振作起来，我将助您一臂之力。”

“不要给我吃宽心丸，哪里有什么好办法，帮我的忙。”

这时，那个人便对吵嚷着的艾诺先生窃窃耳语。

“那么，请听我说。好吗？假设您的顶头上司，一科长或部长，在工作上，出现了重大失误，那么，对您来说，这结果，岂不是有利吗？”

此话的弦外之音，艾诺先生立刻心领神会。

“对，说得对。您是说，可以慷慨相助吗！务请帮忙。事成之后，定有重酬。再说，这对公司也有利嘛！科长这家伙，可是蒸不熟煮不烂呀……”

艾诺先生开始毫无顾忌地毁谤科长，进而，又恶语中伤部长。看那架势，必一一罗列官长们的过错，又要让这个谋划表面上看起来名正言顺。

那个人频频颔首，最后，用重重的口吻说：

“明白了。结局如何，就请先生拭目以待吧。准是一出精采的好戏喽！”

此后几天，艾诺先生快活地悠闲度日。他想，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一名上司下台。他梦寐以求，心都乐开花啦。

但是，后来临头的竟是适得其反。那是一张恼人的免职令，艾诺先生被降职为普通社员。他又是抗议，又是追查原因。原来不知何许人，将一盘录音带寄给上级。一放录音，结果，那天，艾诺先生坐在酒巴间，攻击上级的那些恶言恶语，全被录了进去。

艾诺先生才知道自己上了当。但已悔之晚矣。话既出口，无法更改。于是，艾诺先生过去几十年的成绩，都付之东流，竟落得一垮到底。

取代艾诺先生升为股长的那位先生，喜不自胜地举杯庆祝。作陪的竟是在酒巴间里，巧妙录音的那个人。新任的股长致词说：

“这次，多亏您悉心相助，五十岁晋升为股长。这简直象做梦。”

“哪里，哪里，你我学生时期不就是挚友吗？今后也必尽薄力！”

“好，再过十五年，再用这一手，撵科长下台，反正他升官心切，很快就会上钩的。倘若成功，我竟能六十五岁登上科长的宝座，真是破格儿高升啊！不错，寿命过分延长了。倘若我不这样做，就会郁郁终生，一筹莫展……”

（译自《新潮文库》1983 年版星新一著《窃盗公司》）

姜小凌译

宏伟的规划

有一个青年人，名叫三郎。最近，他参加了R公司的招募考试。正在等待发榜的时候，有一天，这家公司的经理来访。三郎受宠若惊，奇怪地道：

“哎呀呀！这是怎么说！要是我考上了，发一纸通知书来不就行了吗！这么说，是来通知我落榜了的吧？可您亲自光临，这也……”

“哪里，你名列前茅，考中了。我们很欣赏你的才华，所以，我以公司的名义，有求于你。”

看来，好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三郎心里砰砰跳着问道：

“有什么事，请说吧，只要是我力所能及……”

“是这样，我们想故意让你落榜，再请你去考K公司，你一定能够考中。”

“您说什么？说起K公司，那不是贵公司的竞争对手吗？而且还总是压你们一头。我之所以要进贵公司，就是想，如果这种局面能够扭转，或许还有干头儿。可您为什么……”

经理微微一笑，探身道：

“你这番话说的就很有气派。这就更得求助于你了。正象你说的那样，我们无论怎样努力都白费，别说超过他们，就是赶上也不可能。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能把他们的秘密探来的人物。”

“啊哈！原来，是让我当个间谍打进去，是吗？”

“正是如此。我们想，你这样的人，一定能干得很出色。如果成功了，要什么报酬都行，还可以马上委你个重要的职位。我们并不催你，你就稳稳当当地干好了。花多长时间也无所谓。另外，那些小来小去的秘密就不用报了，为那点儿没价值的东西露了马脚，可就要鸡飞蛋打啦。”

“既然您看中了我，话又说到这份儿上，那我就遵命了。”

三郎被说服了，开始实行这宏伟的计划。也就是说，他考取了 K 公司，成了那里的一名职员。

不消说，刚进去一年半载的，还没能接触到公司的重大事项。但是他不焦不躁，闷头使劲，老老实实地干事儿，把博得上司和同事的信任作为首要的目标。

同时，在外面他也持身唯谨，按捺自己不干什么荒唐事。一来是防止人们说闲话，二来也是为了早日登上能发挥其间谍作用的有利地位。

转眼上了三年头儿。要是一般的职员干到这个时候，就会进入怠倦期，处于一种厌烦工作啦、 自我菲薄啦、遇到一时的坎坷就难以长进的状态。

然而三郎却不同，他始终能对工作倾往满腔的热情。到

底是有着明确使命的人嘛。别看没人注意，作用却非同小可，那帮家伙怎么比得了。真没有比这再有味儿的了。

一想到这些，他非但不抱怨，甚至感到乐在其中。以至于不得不苦心孤诣地按住硬要浮上面孔的喜色。

这样的一个人才，K公司当然不能埋没，他立时破格升迁，当上了科长。这就向公司的机密接近了一步。但他仍然竭力不动声色。要是在这个地步上就暴露了真相，以往的努力便要化为泡影。

三郎越发干得起兴，有时还揭发出拿了钱向外公司透露机密的下属，并且毫不迟疑地把他们扫地出门。如果有他们在，那么，为了远大计划，作为间谍埋伏在这里的自己不就一钱不值了吗!

这份功劳也颇受上司青睐，三郎便更得信任。以至于不久，公司里的一位大员看中了他，认为是个人物，而提出要把女儿嫁给他。

这是不能拒绝的。如果拒绝，人们就要追问缘由，生出疑窦。三郎答应了，而且是积极主动的。要隐蔽自己的真相，没有比这再好的掩护了。当间谍就要冷酷无情，一切能利用的都要利用。况且，这位大员的女儿还有一点姿色，脾性也讨人喜欢。

三郎在家庭里又成了好丈夫，为了完全把敌人蒙住，就得先当同伙嘛。妻子每回娘家都要使劲夸他。不用说，这也给他锦上添花了。

他好象不知疲倦似地埋头苦干，往上爬，一步步地向K公司的中枢部位接近。结果，尽管年资尚轻，竟也能出席公

司的要员会议了。

现在，三郎想道，K公司的全貌已经基本清楚了，该整理个报告回到R公司去，告一段落了。

但是他又想，爬到这一步可真不容易，再熬一熬，说不定会有更大的收获呢。于是，三郎选定了后一条路子。

终于，目的达到了。他爬上了能对K公司的全部机密了如指掌的地位，也就是说，当上了经理。

在产业界，因这位年轻的经理凭自己的实力夺占高枝而赞声四起。自不待言，如今他对K公司，不仅能无所不知，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运筹了。

此刻，他暗自琢磨开：

“说起来，这K公司的生杀之权，都在我一念之中。现在，只要巧施小计，让它垮台，我的使命就算成功地完事大吉……”

想着想着，他忽一转念：

“……可是，我为什么非把K公司搞垮呢？几年来，我呕心沥血的努力，凭那么一星半点的报酬，划得来吗？回去在R公司弄个一官半职的，又能怎么样？就算谋上经理的接班人，还比现在降了级呢。”

三郎全变了，只剩下一副冷酷无情的心眼。

且说R公司这边，正在喜滋滋地等待着他的动静。可是过了许久，仍然不见效果。暗中想和他接接头，却吃了闭门羹。

R公司气愤之余，便放出流言，说“K公司的经理是我家间谍”。其实，这并非无稽之谈，而是事实。然而流言的

作用却适得其反。

K公司的人们听到这话，一个个义愤填膺，他们齐集在新经理的麾下，奋发苦干，和R公司进行激烈的销售竞争。结果，到底把R公司打得破产倒闭了。

（译自《新潮文库》1983年版星新一著《盗贼社会》）

董兴华译

幸福的公式

“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在夜路上，一个青年边走边低声私语。原因是再简单不过了的：爱情之花已经结下了丰硕的果实。

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司职员，还没有妻室。很久以前，他就偷偷地爱上一个女人。她是资本家的女儿，温存、文静而又美丽。正因为如此，青年曾经想过，这将是一场难以如愿的恋爱，但他并没有完全绝望。他苦恼，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在折磨着他。

但是，形势的发展对他很有利，也许是他那诚实的性格受到了赏识，一切都出人意料地顺利进展，甚至发展到互相山盟海誓的程度。简单地说，就象恋爱电影中的大团圆收场一样。虽然这样的事已经司空见惯，但对当事者来说，却宛如置身梦中。

因为这是幽会后归来的途中，所以他才几乎想说出来：“我太幸福了！”接着，难以抑制的内心喜悦，变成了欢快的口哨声，近时流行的歌曲《幸福包围着我们俩》的旋律从他的口里飞出。

伴随着歌曲的节奏，他以舞蹈的步伐前进。这时，他感

到有一物在和自己一同走，他转脸望去，发现那里确实有个东西。

那好象是一个模糊的影子，看不清他的本来形状是什么。青年说：

“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那家伙回答说：

“我一时还找不到恰当的语言。也许可以叫作‘灵魂’。不，不是！ 它是个更复杂的东西。如果用‘积蓄’这个词，又未免太抽象了。它是‘有时从井中浮现的幻影，。不，它又不象幻影那样架空，而是实实在在的。”

“如果想作自我介绍，就应该把话说得更明白些！”

“那么，姑且算我是现代的怪兽吧！”

青年瞟了一眼答话的对方，说：

“你不大象怪兽！嘅，好吧。那么，你是从何处而来？”

“真好刨根问底。这个我也通俗易懂地告诉你说吧！姑且算我来自高山那一边的远天吧！”

“来干什么？”

“因为你吹了口哨，我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幸福之中。每当有人忘我地吹起口哨时，我就会来的。”

听了这些话之后，青年不住地点头，心想，原来如此。怪不得我心中充满了幸福感，忘却了恐惧。而且，对方也并不是个流露敌意的丑恶东西。

“果然不错，是爱的精灵，就象爱神丘彼特。大概是为了祝福我们的爱情才出现的。肯定是这样，这真太美妙了，一切的一切，都好象是为了我们才存在的。”

“是啊！说得对，一切是为了你们才存在的。不过，这和祝福却有点儿不同。我之所以出现，是为了向你表白，祝福是一时的，而表白则刻进脑海，永志不忘。”

“也许是的。不过，你怎样表白呢？我自夸也许不合适，不过，我的性格诚实认真，这总是可取的吧？”

青年一问，幸福的怪兽、爱情的表白者回答说：

“那是不言而喻的，也许是由于你所在的那个公司资产殷实的缘故吧。假如你公司行将倒闭，不管你怎么诚实认真，女人也不肯和你结婚的。”

“当然是那样。”

“你们公司在朝鲜战争期间赚了一大笔钱，充实扩大了资金，这个机会太好了。就因为这场战争，你们的企业得到稳定扎实的发展，社会上的信誉也提高了。”

“原来是朝鲜战争……”

青年小声嘟哝着。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朝鲜战争的悲惨景象：以朝鲜半岛为舞台，双方国家的军队用最新式的武器动起刀枪，数不清的受害的悲惨居民……

当他意识到这些悲惨的过去和今天的幸福有关时，心情有点不快。于是，青年想转换话题，他摇了摇头，驱赶这不快的记忆中的景象。他说：

“我们结婚，如果是在过去，由于门不当户不对，大概不会被允许，从而也不能实现的。”

青年出生于极其普通的家庭。与此相反，女方的家庭却属于上流阶层。如果是战前，他肯定是难以如愿的。幸福的怪兽对此回答说：

“也许是没有解释的必要了，这一切都是日本民主化的结果。多亏了日本的战争失败，多亏了日本无条件投降。”

听着听着，在青年的脑海中，又浮现出日本战败投降的一大原因——原子弹爆炸的情景。原子弹，在一瞬之间，把两个城市都毁灭在巨大的死神之手。朴素的生活，无辜的生命，一切的一切，都无影无踪了。

“什么？你是说我的幸福多亏了原子弹？”

对这个面带不悦的青年，幸福的怪兽说：

“发牢骚是没有用的。这是事实和逻辑的问题，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但幸福的根源不只是由于原子弹爆炸。那时所以使用原子弹，是因为联合国军队苦于应付日本的‘神风’特攻以及在南方岛屿上进行的‘玉碎’战术。因此，如果进一步深入挖掘其原因，还由于这一点。”

青年脑海中的形象又转移到这些情景中去了。出现了那些纯洁青年的身影——他们不准有任何犹豫和反抗，驾驶着装着炸弹的战斗机，被迫飞向死亡的天空……

还有，那些鲜血染红了海岸沙砾而死掉的，以及来不及逃出而与舰船一同葬身海底的联合国军的士兵们。

多少万的生命，在那里他们留下了眷恋和愤怒，惨不忍睹地被断送了生命。青年小声地喊着：

“这些事，和我们无关！”

“怎么可以这么说呢？一切都和必然性连在一起的。就是这种情况促进了原子弹的投掷。就说原子弹吧，它既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天然形成。如果没有美国这样的国家是不会制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多亏了从欧洲移民到新大陆的那

些人们。他们把原来住在那里的印第安人，当成劣等动物予以残杀，对于从非洲带来的黑人施以私刑，加以恐吓，象牲口似地奴役，从而建立了文明。”

在青年的脑海里，这些画像一幕幕闪过。那里散放出血腥，迸发出哀鸣。青年沉默起来，这时，幸福的怪兽进一步解释说：

“如果没有这些情况，也许造不出原子弹来的。也就是说，战争就不会那样结束，你们现在的幸福，也不可能以现在的形式存在。这一点是可以断言的。”

“……”

“不过，这个功劳也不能完全归之于原子弹。说起来，既有成败，那么，没有以前的开战也是不行的。就是在中国的那场战争……”

青年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在什么刊物上看到的日本军队残暴地对待毫无抵抗力的居民的情景。他想说，不要太过分了吧，可是他说不出来。幸福的怪兽又接着说：

“那和纳粹德国的存在也有关系。如果德国当时没有那样势不可挡的气势，日本是不想一下子卷入世界大战的。这还多亏了希特勒呢，是你的大恩人哪！”

在青年头脑的放映室里，又有一些画面在开始活动。送往毒气室的犹太人的长长行列。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半夜从家中被秘密警察抓走，不经审判便被处死的人们。墨索里尼……

数不清的累累白骨，止不住的汩汩血流。充满着仇恨的泪池。青年感到一阵恶心，郁闷，茫然若有所失。

幸福的怪兽在一旁仍在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南北战争、日俄战争、英国巧妙地统治了东方。再往前追溯，成吉思汗筑起尸骨的高山，从亚洲势如破竹地拥进欧洲……

“你现在的幸福，一切都是和这些分不开的。如果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你和那位姑娘就不会象现在这样相爱。你是幸福的……”

青年清醒过来，刚刚要予以反驳，那对手已经消失了。

青年回到自己家中。这时来了电话。拿起话筒，原来是方才分手的那位姑娘，对他说：她今天非常高兴，并对他表示感谢。

青年用很不愉快的声音回答了几句莫明其妙的寒暄。因为刚才的解说还留在脑海，刚才的景象还闪在心头。也许是由于他的回答过于冷漠，那位姑娘一气之下切断了电话。这场恋爱当然也就这样结束了。

之后，这个青年一直过着独身生活。因为在他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幸福这个词儿总是和大量的死亡连在一起。当他想说或听到别人说到幸福这个词儿的时候，就联想起站在荒野的白骨高山上相互拥抱的两个人。

多么不幸的青年！他并不愿意自己变成这个样子。然而，据说幸福的怪兽，不是幸福到得意忘形的境地，不吹起口哨来是不会出来的。在现代，这样的爱情是不多的。表面看来，尽管相似，但内心却都是一己私利和个人贪欲，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事了。

（译自新潮社1977年版星新一著《夜里捉迷藏》）

徐 玲 译

庄 严 的 仪 式

他死了，才七十多岁。不会有人说：“年轻轻的竟然死。”但他死得太突然。

“我心里有点难受。”

他说完刚刚躺下不一会儿就咽气了。他死后的面容那样安祥宁静，就连最后守在身边的医生都惊诧不已，“仿佛在安眠”这样形容倒颇为相称。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的留恋和痛苦。

然而，无论死者面容怎样安祥，其死是毫无二致的。这对于遗属来说，只有悲痛。

“他真的死了吗？真不敢相信！”

“希望他再多活几年，哪怕两年，不！一年也行。”

人们声泪俱下地互相诉说着这么一句话。热心的亲友和熟人为举行葬礼做好了各种准备。转眼就守夜辞灵了。

死者的亲友们接到讣告纷纷赶来。

“这事太突然了。你们一定得悲伤。但是，希望各位自持节哀。如果过度悲伤，反倒违背了死者的遗愿。”

人们用这样常用的吊唁辞令安慰着遗属。然而，这不过

是虚礼罢了。来吊唁的人呈上香奠，燃起线香。接着，不免要对死者追忆一番。

“他真是个好人呐！开朗豁达，而又善于社交。见到他就让人高兴。”

“可是，他又守口如瓶，若事先告诉他这是秘密，那他就不会泄露于人。是个值得信赖的朋友。”

“他聪明，是个富于创造性而又想象力丰富的人。不过，他的设想切合实际，很有希望获得成功……”

“是啊，好象他还建了个小小的实验室，搞什么实验。他把各种药混合起来，好象在调配什么，没看到他的研究笔记，如今也就无从知晓了……”

“总而言之，他是个好人。”

来者无不这样缅怀死者。

不多时，僧侣到场诵起经来。棺材前摆放着鲜花，葬礼继续进行。熟人们陆续散去，灵前只剩二三个亲友和遗属了。

这时，棺材里窸窣作响，人们不禁面面相觑，一种不安和把有某种侥幸心理的气氛笼罩着整个灵室。接着传来了喘息声。

“哼……”

声音的确发自棺内。人们不禁又一次面面相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是错觉吧？难道真会……

此时，一位朋友站起来，打开棺材盖儿。

“啊！他还活着……”

声音很大，仿佛在说服他自己。棺材里的死者竟然眨着

眼睛，活动手指，用吵哑的声音说：

“把我抬出去……”

“噢，复活了吗？太好了。当然要把你抬出来。谁来帮下忙。”

悲伤肃穆的气氛一扫而光，顿时喧闹起来。人们把死者抬到床上，香火熄灭了，供花扔到了院庭。请来了医生诊后说：

“真奇怪，方才确实是脉膊消失了，呼吸也停止了。”

一个朋友问道：

“是怎么回事？”

“应该说是奇迹吧。我只能说他生命力顽强，除此之外无法解释。他现已恢复健康，一切正常了。请多加保重……”

医生委婉地否认了自己是误诊后，转身回去了。死者躺在床上只是微微一笑，当周围的人们散去的时候，便自言自语道：

“我悄悄研制了一种起死回生药。它的特效功能刚才得到了验证。如果每天服用少许，即使死亡，一会儿也会复活的。就象马达一旦停止不转，还会再次开动起来一样……

死者快活地笑了。

“……可是，我不能公开这个秘密，倘若人口过剩，效果岂不适得其反！只要我一个人能复活就行了。”

这个秘密只有死者自己知道，对于别人来说，他的复活只不过是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喜事罢了，亲友们商定为他召开庆祝会。为祝贺死者康复，大家自然递了喜钱。

“恭喜，恭喜。”

“您真幸运，实在令人羡慕。”

大家都这样祝贺。听到这些，死者开口道：

“我也觉得象一场梦似的。今生能与大家再次交往，我实感荣幸。”

关于药的秘密，他只字未提。既然被认为是奇迹，他也就无须赘言了。

事隔一年，他又死了。遗属和亲友们又聚在灵前为他垂泪哀悼：

“希望你再多活些年啊！”

“不过，他已多活了一年，够幸运的了。他该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又到了守夜的时候，人们手持香奠前来焚香。

那天夜里，棺材里又发出了声响和呻吟。当时，灵室前只有一个死者的朋友。他揭开棺盖说：

“又活了？”

看到死者在棺材里眨眼，他想：

“怎么回事？这样可好，一年前，大家都曾来吊唁过。贺喜时也都交了礼钱，这次又是这样。可人们都在百忙之中前来治丧的呀？”

如果再次复活，不知世人将怎样评论。名声一定太坏，说不定会说这是诈骗行为。守夜这样庄严的仪式也要举行三次，也就变得无聊了。

世上的常规不可打乱。这个家伙已经死了。死人就应该是死的。

“把我抬出去。”死者在棺材里请求道。可是，那个朋

友摇了摇头。

“最好，你还是不出来。这既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大家。”

说罢，朋友勒紧了死者的喉咙……然后，燃起线香，默默地双手合十……

（译自《新潮文库》1984年版星 新一著《南瓜马车》）

宋 荔 译

奇怪的职员

这既是个雇人难的时代，我所经营的公司又是个中小企业，因此招工条件不能过高。有个青年名叫山崎和彦，他在职业介绍所里听到了消息便前来报名，我也就只好录用了。他今年三十岁，还没有结婚，人长得很漂亮。

我一见他就皱起了眉头。心想，这么漂亮的小伙子还能踏踏实实地工作？这只有在影片中才见得到。

然而，上班后的情形却出乎我的预料，山崎工作得非常出色。交给他的任务是整理图书，他完成得有条不紊。服从命令，从不发一句牢骚。而且每当提问时，他都能恰如其分地回答。

不错，他也许是性情温柔的缘故吧，很少主动、积极地发言。我曾对他的品行做过一点儿调查，既没有发现他给女人打电话，也没有女人给他打来电话。人品这样好，反倒令人惴惴不安起来，我不由地想到，他会不会是当前盛行的产业间谍呢？可一转念，我们这个公司也并没有什么害怕失盗的秘密。

为犒劳他的能干，一天，在下班的路上，我曾对他说：

"去喝点酒吧？"

他回答说："我不喝酒，要早些回家去。"

真是一个无可挑剔的职员。然而，倒也并非毫无瑕疵。

录用后不久，他就请了长假。好不容易盼他上了班，刚松了口气，不料，他又申请说：

"经理，希望从明天起，批准我休假一个时期。"

我说："还请假？你的工作不错，比较起来，我们公司付给你的工资是少了点，这我承认。不过，长期休假，可叫我为难啊！"

"可是，我也有我的难处呀！"

"看上去，你还很健康。不过，单凭外表是看不出来的，你有什么病吗？不是已经休息了这么长时间吗？"

"没有，蒙您关照，我身体很好。"

"既然没有病，那到底为了什么呢？"

他犹豫了一下，终于小声说："我要去别墅。"

"怎么，去别墅……不会是监狱吧……"

我被他这意外的回答弄糊涂了。难道山崎会是两重人格，常常因轻度犯罪而被捕？

然而，他听了我的话，却惊奇地反问道：

"把监狱叫作别墅，我还是头一次听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总而言之，大概因为监狱可以使人安安静静地养息一下身体，又能为重新谋划下一步的工作而构思吧！"

"这么说，二者似乎确有共同之处呢。真是一个绝妙的爱称。不过，我说的别墅倒是实在的别墅，和犯罪毫不相

于，是自己的。”

“是呀！你还有别墅，我可一点儿都不知道。”

“是的，我要常常去别墅休息，不然就会闷死。这不仅是身体的需要，也是大脑的需要。”

“好吧，谁都有高高兴兴度假的权利，可要早些回来上班呀！”

我没有过分地指责他。象他这样的职员，倘若训斥后辞职，那实在有些可惜。

山崎一直休息，很长时间都没来上班。由于有些事宜要同他商量，加上几分好奇心的驱使，我便决定到他家登门拜访。我想，有别墅这可够气派的，也许是继承了父亲的家业吧！工作本身并不算累，他却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实在是太娇气了，他一定是娇生惯养长大的。

然而，找到了他的住处一看，并不是什么高门豪第，而是一个极普通的公寓里的一间居室。我不由自主地嘟囔起来：“现在的年轻人办事真是无法琢磨，住在这样简陋的地方，还要说是别墅。不过，从当前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也不足为奇。有些青年人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却要去买什么高级照相机，甚至还有人去购买汽车……”

我摁响了门铃，却没有反响。似乎外出了。于是，我找到公寓管理员，向他询问：

“山崎君到什么地方去了？”

“实在对不起，他托付过我，不要对别人讲……”

我解释说：“我是他们公司的经理，有急事找他。”

说着，我拿出了名片，并把钱塞在他的手里。总算打听

到了他的下落。那是一个有名的温泉疗养区，最近发展很快。这倒使我有点羡慕。我顺便又问：

“山崎君是最近到我们公司任职的，在这之前，他在哪儿工作？您知道吗？”

“这个嘛，我可就不太清楚了。不过，好象在一个普通的公司里工作，他仿佛说过，由于过别墅生活，被那家公司解雇了。”

的确，再好的职员，如果因别墅生活长期请假，经理也会发火的，不会都象我一样宽宏大量。这次初访更加增添了我对山崎的兴趣，我决定下个星期天再去找他。

我坐上国铁列车，大约两个小时以后，来到了这座空气清新的海滨城镇。下车后，我首先来到镇公所打听：

“请问，山崎君的别墅在哪里？”

户籍员纳闷地回答说：“这里没有他的别墅呀！”

“不，确实在这儿，他叫山崎和彦，是个男的。”当我说出他的名字以后，户籍员才恍然大悟。

“噢，是他呀，请您到W观光公司去问一下吧。”

“为什么？”

“他是那里的经理。”

“那怎么会呢？您大概搞错了，我要找的山崎，是我们公司的职员。”

可是，由于再也找不到其它的线索，又是特意远道而来，我便决定去碰碰运气。

W观光公司似乎得到了飞速发展，开凿了温泉，修建了旅馆，并把别墅区化整为零进行出售，展望台也在热火朝天

地兴建之中。看到这些使我不由地想到，难道山崎真的是这里的经理吗？果真那样，又何必在我们公司里做个小职员呢？

我来到W观光公司的接待室，说明了来意。可接待的那位年轻姑娘好象没有听懂我的意图。这时，一个四十上下的男秘书从里面走了出来，向我问道：

“您有什么事吗？”

“不知山崎和彦君在不在，我想见见他。”

“他很忙，不行啊，现在正和县厅谈判，接着是银行，晚上还要出席建筑公司举行的招待会，实在是没有时间。”

“怎么，能那么忙吗？”

“您不知道，他是公司的经理，一些事情非他去办不可。”

“实在对不起，恐怕您是误解了，我要见的青年大约三十岁，长得挺漂亮。”

我的话音刚落，他就说：

“这么说，那肯定是我们的年轻经理了。他非常能干，已把父业扩大了几倍，当然这也与时代潮流的推动有关。”

“不会吧……”

我又详细地描述了他的外貌特征，进一步询问：

“您提到的能不能是他的兄弟呀！”

不过，听说他没有兄弟，那他准是我们公司的山崎了。这下，我可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靠请假去经营如此庞大的事业，实在出人意外，我有许多事情要弄个水落石出，可一时又不知从何问起才好。

“你们经理工作起来，每天不休息吗？”

“不，那怎么受得了，时常休息，虽然有时很难脱身，还是要休息一下，喘口气儿的。”

“休息的日子里，他都做些什么呢？”

“这个呀，可就说不清了，欢度假日是个人的权利。他好象总是要到什么地方的别墅去，当然不是此地啰。在这里，要办的事情应接不暇，宴会接连不断，又有女人纠缠，实在是没法休息。”

“那他是怎样度过假日的呢？”

“我不太详细，据他说，每天早起早睡，既不饮酒，又没有女人的干扰，做些适度的运动，几乎不用大脑，生活上似乎很有规律。”

“这倒不错。”

“每当他度假归来，都会精力充沛地工作，效率也明显地提高了，新的工作的设想也能随之产生，这么好的别墅到底在哪儿呢？……”

“是啊，若是……”

那个公寓的事情，我没有说出口，代之而出的是一声长叹。

这次回去，再不能犹豫拖延了，坚决把山崎辞掉。

无论多么优秀的职员，并且，不管我多么宽大，若总是以过别墅生活的心情快乐地出勤，我可无法忍受。

（译自《早川文库》1982 年版星　新一著《假如冬天来到》）

赵德玉译

聪 明 的 鹦 鹉

一天，艾诺先生正在家里发呆，正门响起了通报有客的铃声，有人喊道：

“家里有人吗？”

艾诺先生开门一看，来客仿佛是一个推销员，穿着朴素，他站在那里不大开口。

“不知他又是来推销什么货物的，反正还来得及。”艾诺先生本想赶走他，可又没有这样做。原因是那推销员似的汉子，肩上蹲了一只鹦鹉，艾诺思忖：这可有点蹊跷。

艾诺先生看了鹦鹉一眼，鹦鹉便以尖利的嗓音叫道：

“您好。”

艾诺先生不由地应酬了一句：“你好。”接着他说“真有意思，我向来对推销员是采取不欢迎主义的，但是对于独出心裁的您，就区别对待吧！首先对于您想给用户带来快乐的服务精神，表示心悦诚服。”

“您过奖了。”汉子答道。

汉子说话似乎顾虑重重，只说了这么一句，就怯生生地不作声了，艾诺先生催促道：

“您是卖什么的推销员吧！”

“啊！”

“那么，您先说一下卖什么好吗？我倒不一定买，可是，可以听听你的介绍。”

“实话说吧！这只鹦鹉便是商品，假如您喜欢的话……”

汉子客气地刚一谈及鹦鹉，鹦鹉立即接下去说：

“我是一只聪明的鹦鹉，买下之后，对您会有好处的……”

由于完全没有想到鹦鹉竟会这样说话，艾诺先生惊讶得瞪圆了眼睛，凝视着鹦鹉，点头赞许道：

“越发惊人了。的确聪明，除此之外，它还会说什么吗？”

“噢！会说许多话哩。不管教它说什么，它马上就能记住。”

“那么，让它表演一次吧！”

“噢……”

那汉子吞吞吐吐地正要开口，鹦鹉又用那尖利而清晰的嗓音，抢过汉子的话头说起来，声音比起汉子那蠢笨、含混的语调来，显得格外明快。

“您若是买下我，对您会有许多用途。”

“的确是个了不起的鹦鹉，如此训练有素。我是想要买下，要多少钱？”艾诺先生问道。

那汉子喂嚅着说了要价，价钱不便宜，但也不是昂贵到艾诺先生买不起的程度，何况它这样能说会道，说不定是个稀世珍宝呢。买下之后，再教它说更多的话，每天的生活

就更有趣了。

“再便宜点行吗？”

于是双方开始讨价还价。几经商谈，那汉子让价三成，买卖成交，艾诺先生付了钱。

“谢谢。那么，我告辞了。”

汉子接过钱，鞠了一躬，与此同时，那只鹦鹉也抖开翅膀，飞到艾诺先生的肩头。

那汉子走后，艾诺先生回到房间，让鹦鹉蹲在椅子上，一边频频地打量着它，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那么，教它记住些什么话呢？若是训练得好，它可以看家的，只要教它会喊叫一声“谁”，小偷就会被吓跑的……”

于是，艾诺先生朝鹦鹉喊了一声：“谁”？但是，鹦鹉却歪着头一声不响，反复喊过多次，依然如故。

“怎么回事，好象不大对头呀！”

艾诺先生顿生疑窦，两手交叉，沉思了一会，忽然一个令人讨厌的想象出现在脑海，不由地说出声来。

“……嗯，大概是有点轻率了，我似乎被他骗了，应当更详细地查询之后再买才是。刚才那汉子一定是个‘腹话术师’，①他让这只毫无本领的鹦鹉蹲在肩上，走门串户，那时自己装成呆子，让鹦鹉扮作聪明的样子，他用腹话术惟妙惟肖地表演，使人误以为是鹦鹉在说话呢，简直骗得太高明了……”

艾诺先生察觉到自己的粗心大意，开始后悔了

“……倒霉，忘了问那个家伙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

①腹话术师：嘴不动便说出话来，令人以为是别人说的。

只顾盯着鹦鹉，连他的相貌也没有记住，即使报告警察也无济于事了。真是吃了大亏。怎么补救呢？干脆把这鹦鹉烧吃算了。否则，没法出这口气……”

艾诺先生没完没了地唠叨着，冷不防，那鹦鹉突然又叫起来：

“喂！喂！不得无理，你又是烧，又是吃的！老子也不是好惹的！”

艾诺先生吓了一跳，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失灵。

“啊，这家伙会说话呀！还会吓唬人呢。那么，这并不是腹话术的把戏啰！”

“不！不！是腹话术，这一点你没有弄错。”

“你说什么？什么意思？”

“我是说，使用腹话术的不是那个汉子，而是老子我。象他那样的笨蛋，不可能会腹话术。会的是我，老子是聪明的鹦鹉噢……”

鹦鹉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实在是过于能说会道了。这太令人无法相信。艾诺先生呆呆地愣住多时，一经恢复常态，惊讶之余，感到不寒而栗。

“真奇怪！哪里象个鹦鹉。神奇地过于聪明，这也讨厌，心情坏了起来，若是饲养这么个东西，不久我也就会象那个汉子，成了个小傻瓜，钱嘛，花就算花了吧！趁早给我滚蛋！”

于是，艾诺先生打开了窗子。

“既然这样，我就走了。再见……”

鹦鹉说着便展开翅膀飞了出去，不知飞到哪儿去了。

鹦鹉飞回了自己的家。

“嗨！我回来啦！”

鹦鹉边喊边用嘴叩打窗玻璃，刚才那个呆头呆脑的汉子打开窗子，把鹦鹉迎了进去。那汉子照样一声不响，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

“今天算赚了大钱。喂！那些钱呢？统统都拿出来，放在老子面前，你若在钱数上捣鬼，老子可不饶你！”

鹦鹉一声令下，那汉子顺从地把从艾诺先生手里接过来的钱拿了出来，放到鹦鹉面前。

“太好了，给你两成，余下的归老子。象你这样连话都不会说的笨蛋，能分得点钱，吃上口饭，还不是托老子的福吗！别忘了老子的养育之恩……”

那汉子仍是一声不响。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

“我干了一天活，肚子饿了，赶快给我做好饭好菜去。”

愚蠢的汉子又默默地着手为鹦鹉准备饭菜去了。

（译自《新潮文库》1983年版星　新一著《未来的童话》）

潘向旭 译

残酷的世道

那位青年回家时的脚步显得沉重。他今年二十八岁。他自从进公司以来，工作还算过得去。可是，偏偏给过去的一个同学当了借债保证人，因此劫数已到，因为那个家伙逃跑了。债主逼他还债，他不得不占用了公司的公款。

后来，占用公款的事被发觉。如能补偿就好了，可是哪里有钱补偿呢。于是，他以退职金顶帐，被公司解雇了。

他想喝点闷酒，可是不愿到熟悉的酒巴间去。于是，在市郊的一个车站下了车。他独自住在离这个车站不远的一所公寓，打这儿走七、八分钟就到。

他穿过商店鳞次栉比的一条街道，看到一家酒巴间。也许因为心情沉重，他觉得这家酒巴间格外地吸引人。也许因为它离家太近，平时他对这家酒巴间倒一点也不曾理会。也许曾经见过它，但连想都没想过它的顾客是些什么人。

“在这儿喝它一杯。”

他推开门进去。这家酒巴间并不大，可是内部装饰得很别致。一个约莫三十五、六岁的女人站在柜台里面，似乎只她一个人经营这家酒馆。女人见他就说：

“您来了！”

“我是头一次来到这里的。”青年答道。

“不管是哪位客人，初次见面的都是头一次来……”

这一来，他心情舒畅了些。要了一杯掺水的威士忌，慢慢地喝起来。他心想，这位老板娘走过了何种人生道路呢？想知道，但又不能刚一见面就问这些。只听老板娘继续说道：

“坐在那边儿的那位客人，是从一个月以前开始来我们这个店的，据说他干的是宣传广告业。”

离他不太远的地方，坐着一位四十开外的人。彼此好象已经被介绍了似地打了个照面。不知什么原因，似乎双方都互寄同情，不由得互道寒暄：

“您好！”

“您好！”

青年对他印象不坏，不过看来他酒喝得并不愉快。青年手持酒杯，凑到他跟前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问道：

“您的生意怎样？”

“我若是能够回答您‘还可以’，那就好了……说是宣传广告业，但规模很小，工作人员只有我和一个女职员，勉勉强强维持到现在。我们揽活儿的那几家公司总是拖欠宣传费。其中有些公司也许要倒闭，到那时连我们也要跟着倒霉，不得不携家带口地潜逃。”

“那可真够受啊！说实在的，我的处境也和您差不多，今天被公司解雇了。暂时还能领到失业保险金。不过，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了。”

“可真是不幸啊！刚才我只顾自己发怨言，很抱歉。这

儿的酒菜不太贵，咱们边喝边谈吧。”

交杯换盏，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他们俩人反复地说道：

“这个世道真残酷。”

当他们把这句话重复了几遍的时候，又出现了志同道合的人。

“你们说得对，这个世道太残酷啊！”这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绅士。

“您似乎也有点什么心事吧？”

“二位，以后我来请客。不瞒你们说，这件事本想藏在心里，可是听着你们的谈话，我也想入伙了……”

他曾经张罗筹措资金、租借房子，好容易办起一个会员制的体育俱乐部。但是，经营刚一上轨道，他却被撤职了。

“您犯了什么错误？”

“要真是那样，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这位绅士，原来是某大公司的总务部长，后来公司发生了不幸事件。当这一事件的责任波及公司负责干部时，他为了公司，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进了监狱，尽管服刑的时间并不长。

知道底细的人对他是同情的。但，不知情的人却与他过不去。有那么一伙好搞阴谋诡计的人，想方设法把他撤职了。其理由是：有前科的人不适于在高级体育俱乐部工作。

“确实是个残酷的世道啊！”

这三个人志同道合地说到一起去了。继续喝下去，大家一醉，胆子就大了起来。于是那位绅士说：

“既然落到这种地步，咱们也要同心协力，对抗这个世道啊！”

“对！不过怎么干法？”

大伙儿很起劲。

“在这儿可不好说。”

“那，到我的公寓去谈。”

被公司解雇的那位青年把他们领到公寓，他们议出了一套行动计划。那位绅士向青年问道：

“您在公司曾做过什么工作？”

“我是搞材料的。”

“好！可以拟出一套计划来。搞宣传的先生！您到能够骗得过的地方去，说您是接替他的工作，赊账采购材料，越多越好，后事由我来处理。”

“能成功吗？”

“准能成功！采购的时候请您说一些公司的内情、上司的名字等，谈得要巧妙一点，注意不要露马脚。您既然是搞宣传的，印制名片不是拿手吗？这事要办得越快越好。”

“好！我试试看。不知怎么，我感到有信心了。也许从前我太老实。”

这一“事业”很快地付诸实施。事情过后，公司里有人说，这个案子是不是那个被解雇的家伙干的。也有人说，他并不那么聪明，又没有胆量。既然没查清作案人，只好由公司赔偿损失了事。

这样，他们弄到了一大笔钱，三个人分了脏款，又去那个酒巴间。

“反正，是值得庆幸，我们举杯祝贺吧。老板娘，今晚我们要痛饮一场哩！”

“那太好啦！虽然我不晓得先生们有了什么喜事，但是今天你们的情绪和上次完全不同啊！”

在这家酒巴间喝酒，胸襟就开阔了。

“看来我们都具有自己未曾察觉的才干。再干它一家伙。”

“那当然！”

又议出了下一步行动计划。

印制出煞有介事的传单和体育俱乐部的会员证，那位青年和搞宣传的人把它削价推销。因为那位绅士已经教给他们推销的窍门，所以他们都能做到简明扼要的说明。

所遭受的损失，只好由体育俱乐部处理赔偿。虽然俱乐部方面猜测此案是某某人干的，但是并没抓住证据。而且他们也有点心虚，因为这个人是他们用阴谋手段赶走的，若把事情公开化，就要关系到俱乐部的信誉。

于是这三位又是干杯。

“一帆风顺啊！老板娘，我们又要喝了！”

“但愿先生们总是这样一帆风顺。”

三个人喝得兴高采烈，并约定在一个星期以后再次聚会，计划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就分手了。

然而，到了约定的那天晚上，这家酒巴间没营业，那位青年人堵在酒巴间门口，把他们二人领到自己家去，说：

“那个酒巴间歇业了。”

“老板娘发生什么事了？”

“ 三天以前，我想喝杯酒，到那儿才发现她歇业了。第二天我到处打听才知道那个老板娘是个寡妇，她的男人因车祸死了。这对她是个很大的打击。不过，她得到一笔补偿费和人寿保险金。所以事情过后，为了开开心，她办起了那家酒巴间。因此她的生意才做得那么悠然自得。 ”

“ 原来如此。可是为什么要歇业？ ”

“ 上次咱们喝酒的第二天，老板娘来了一位女朋友，是她的老相识。据说她是个富有灵感的人。她告诉老板娘说，这家有一股妖气在漂荡。 ”

“ 有一股妖气在漂荡？我怎么无此感觉呢？ ”

“ 据说她还解释了那个妖气的来源，说原来在那里有一个长睡的恶灵，因为什么东西惊动了它，使它苏醒过来了。老板娘大吃一惊，她想丈夫死的也冤枉，再发生什么意外可受不了，于是匆匆忙忙地回到乡下的娘家去了。酒巴间顾客大多数是不赊账的，店铺又是租借的，因此歇业也不难。 ”

“ 是不是有人想怄她的气，以便把那个酒巴间拿到手？ ”

“尚未发现那种迹象，这家酒巴间生意并不兴旺。尽管如此，它对我们来说，仍不失为一个好酒巴间。我们把它接过来办下去如何？如果真的有恶灵，多么 叫 人 害怕。 ”

话头中断了。四十开外的搞宣传的那位，沉思了一会儿说：

“ 使那个恶灵苏醒的也许就是我们也未可知。我们三个

志同道合，曾经诅咒过这个社会。我觉得那是一个开端，后来办的两次非法事业都成功了，顺利得连我们自己也感到奇怪。看来还可以干下去，这肯定是托那个恶灵的福。”

那位绅士也说道：

“这完全可能。我们不应该不接受那个恶灵的支援。现在钱也有了，我们合伙办这家酒巴间吧，只要大家赞同。”

“事到如今，我也不再想找什么公司的差使了。也用不着担心卖钱额的多少。”

于是，这家酒巴间很自然地成了这三位的据点。建立虚构的公司、制作假票据搞诈骗活动，出售可疑的“专利”等等，一切都很顺利。

因为挂着酒巴间的招牌，也有不知底细的客人来光顾。如今由兼任老板的那位青年来迎接顾客了。

“您来了！”

“不知怎的，我想喝杯酒。”

“我理解您的心情。我看现在的这个世道有点不对劲儿。您对这个世道有什么看法请不要闷在心里，尽管说出来好了。我们这里没有女招待，所以酒菜都很便宜。您到我们这儿喝酒，也是有缘分啊，请喝点酒。借以浇愁吧！”

“你真猜到了我的苦闷。说实在的，我老婆跑了。”

“原来是这样。这种滋味只有我们男人才能理解。”

“不过你们这儿给人的印象不坏，不知怎的，显得有朝气。”

就这样，入伙的逐渐多了起来。

“事业”也有了扩大。对一流公司的干部进行品行调

查，用以敲诈勒索。人越多，效率越高。旅游公司的一些职员也入了伙，在国外活动的人员名单也弄到了手，利润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使用麻药，从政治家的秘书嘴里探听出一些内幕情报。对此，买主也大有人在。

现在，酒巴间的伙伴们个个经济情况都很好。总之，他们似乎活得很有劲儿，每天的生活都很丰富多采。

然而，大约过了一年以后的一天晚上。

酒巴间开始营业后不久，有两位陌生的客人走了进来，他们的眼神儿都很锐利。

“你们来了！我们这儿是轻松愉快的酒巴间，在这儿喝酒，能够消除您的一切烦恼。不管怎么说，这个世道有点不对劲儿啊！”

客人对青年回答道：

“你别得意忘形！我们是警察署的。我们早已侦破你们以这个酒巴间为据点所干出的一切勾当和参与者的名单。只要搜查一下你们这儿，肯定会搜出麻药和假牌的贵重药的。”

“怎么？……（怪不得最近我们的心情有点不舒畅。可是就这样完蛋了吗？不是恶灵在支援我们吗？不，等一等，那个恶灵是不是走掉了？也许是。大概因为大伙热衷于‘事业，，甚至忘记了对恶灵感恩了吧。）……恐怕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你嘟哝什么？要想分辩，到警察署再说！不许乱动。对你们会有公正的判决的。”警察说道。

这时候，这位青年自言自语似地说：“你们可能不相信我们，若是有一位相信我们的律师就好了。说起来，那个恶灵才是真正的元凶啊！”

（译自《小说现代》1981年5月号）

宋佑燮译

赶时髦的人

只要时髦，全都喜欢，这是艾尔先生的性格。因为富有，他的这种爱好大都能够得到满足。

博览会一开幕，他头一天就要去。电动赛车一问世，他立刻买来坐着兜风；普通人乘用的民营宇宙飞船首航一开始，他立刻去坐过。因为早就预约，所以取得了座位。

“电视亭”一上市，他就安装在自己的家里。这是种新产品，四周的墙壁、天花板和地板都成了屏幕，被电视图像所包围，用以享乐。

而且，把这种乐趣对尚未享受过的人们津津乐道，吹嘘和自我欣慰，这便是他生活的快乐源泉。然而，时常也受到别人的规劝：

“你可真是个冒失鬼，如果一味地追求时髦，恐怕将来会后悔的。比如说新型汽车要是出了什么事故，岂不是自讨没趣吗？”

可是，艾尔先生却晃着脑袋答道：

“哪里，没那么回事。最先尝试的人根本不可能出事故。统计数字表明：所谓事故，是在普及的情况下，人们习

以为常，以致疏忽大意时才造成的。您看我，不是安然无恙吗？”

“不过，新产品这玩艺儿，过一阵子性能就会有所改进，价钱也会随之下迭。这也是统计数字所暗示的。破费了钱财，岂不吃亏吗？”

“不不，不论花多少钱，这个爱好我是不肯放弃的。”

“真犟！”

对方失望了。

当鸡尾酒自动制造机上市时，艾尔先生抢先买了一台。这种机器具有下述的功能：想喝酒时，只要一按钮，各种酒就会自动混合，适度地摇晃、冷却，然后适量地斟进酒杯。

虽说理应具有这种性能，可是，这一次却没有成功。大概是配线上出了毛病，流出来的鸡尾酒和人们想要的不一样。于是，制造商便急忙回收。朋友嘲笑艾尔先生说：

“尝到甜头了吧！想必这次你能够接受教训啰。”

“这叫什么话？这样有这样的好处。我觉得蛮有意思。到底能流出什么味道的鸡尾酒，这次如不喝进嘴里尝尝，是想象不出的。再也没有那么开心的啦。对于那些只了解后来出售的完备的鸡尾酒设备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吧！不觉得可怜吗……”

就这样，艾尔先生得意地唠唠叨叨。他思忖：与其不服输……莫如发自肺腑这么想。因此，听者才会产生一种羡慕之感。看到那种表情，艾尔先生便更得意忘形了。

就这样，他的兴致有增无已。他奔走于各个企业和研究所，好象在催促着对方：

“没有什么试制新产品或开展新的娱乐活动的计划吗？我真是急不可待了，价钱高一点也无关紧要。”

“您真热心。如果都象您这位先生，那可帮我们公司的大忙啦。”

“要都这么做，对我可就兴味索然了；因为只有少数人赶时髦，我才有生活的意义。嗯……如果有什么正在研究中的产品，就请介绍给我吧。”

艾尔先生对于此道是很热心的。偶尔一次，他得到过这样的答复：

“有一个计划：在火星上营造墓地，情愿转让。您不想成为被埋葬在那里的第一号人物吗？一定会安排得很好，不久即将通知您，届时，请您立刻毙命！”

“不不！只是这份申请我撤销！”

也许由于近来产品创新的速度十分缓慢？还是因为艾尔先生狂热的嗜好过于强烈？竟无法使他满意。最近以来他连一点新鲜的感受都没有。几乎没有尝到在别人面前自吹自擂的快感。他觉得，出人头地的事情似乎都已做完，感到科学的进展太慢，没有什么可新奇的了。

这时，有位朋友带来了一个消息：

“已经发明使人类冬眠的方法啦，安全也有保证。据说是把人变得处于冷冻状态，百年以后还可以复苏。大概最近就要征募志愿者哩。”

“哦？人工冬眠！真是富有魅力的故事，好，决定啦。若在如此划时代的举动面前踌躇不定，那就违背了自己的信念。无论如何我也要身体力行！如果不去抢先闯过一百年之

后，那么，对于我来说，将会死不瞑目。”

显然，嗜好强烈到如此地步，朋友们已经是无法劝阻了。

于是，艾尔先生接受了人工冬眠的处置，长眠不醒了。艾尔先生陷于冷冻状态，脱离了时间的长河。周围光阴在流逝，但对艾尔先生来说，只不过是沉睡与猛醒之间罢了。

一百年过去了，他的身体被缓解，体内的器官又一次开始了运动，完全恢复了冬眠前的状态。也就是说，百年之后的艾尔先生又复活了。

周围有人在说话：

“早上好！精神饱满地醒来，祝贺您……”

他受到一百年后的人们的欢迎。直到他体力恢复的一天，人们领着他到处游逛。那是个美妙的世纪。艾尔先生对一切都感到新奇，不断地问道：“那是什么？”“这是什么？”……

“那是个人用的宇宙飞船，因为不是靠火箭喷射的动力，所以，既平稳，又简便，非常安全。”

听着介绍，艾尔先生尽管赞羡不已，不多时，却又流露出无聊的表情。解说人虽然很和蔼，但是，那副腔调却仿佛在说：连这些事情都不知道，可怜虫！

虽说时代蛮好，但是只有一点讨厌，不合乎他的爱好。艾尔先生伤心了。他想：现在唯有自己一无所知了。这和从前不是刚好相反吗？我要向别人炫耀……这才是我生活着的乐趣。艾尔先生问：

“有在我之后冬眠的人吗？”

“多得很呢。”做解说的人回答道。好极了。在这些家伙面前还可以炫耀自己！艾尔先生提起精神，会见了那些人。

可是，事与愿违。这些人是无所不知的。他寻问了缘由，方才恍然大悟：若是冬眠了一百多年，醒来势必要落后于时代，便不能很好地料理日常生活。为了弥补这一缺欠，又研究出了新的方法：往冬眠者的大脑里输送有关社会变迁的必要情报。

所以，这些冬眠者醒后并没有脱离时代的感觉。解说人又补充道：

“你是过于着急啦，再稍微等一下就好了。”

艾尔先生心悦诚服地长叹了一口气：

“是这样……那么，落后于时代的，头脑陈旧的人就是我了；这一次我是一败涂地啰！”

（译自《新潮文库》1983年版星　新一著《未来的童话》）

佟　越　译

第一部　第一科长

艾诺先生想要搞点什么事业。他订了个计划就去和朋友商量。朋友告诉他：事业倒不坏，但必须有监督机关的许可。

“是这么回事儿呀！”艾诺先生写了份申请书朝官厅走去。官厅位于市中心，是幢高层楼房。他边仰望边自言自语地说：

“真高哇！平时没这缘分也就没注意，原来这就是官厅啊！由于是负责社会福利事业的工作，所以这么大的建筑物也是必需的吧。”

但他毕竟不是为感叹而来。于是，艾诺先生走进大楼，问收发人员：

“坦率地说，我是为一件申请事宜而来，到哪儿去办理才好呀？”

收发室的一位女子看了申请书，就把它放到复写机上。复制之后，在原本上盖了章，递给艾诺先生，微笑着说：

“在官厅里，办手续也有顺序。首先请到第一部第一科那儿去。”

“是。”

艾诺先生按照指示，去找那个办公室去了。负责人瞟了一眼申请书，然后按一下桌上的小型仪器的电钮，喀嗒、咔喳地作响。负责人看了眼上边出现的数字，在申请书上盖了章，把它还给艾诺先生，说：

“这回请到第二部第三十五科去吧。”

“是！”

艾诺先生乘上电梯，走到走廊，看了楼内的介绍牌，找到了第三十五科办公室，那里的办公室比较宽敞，可负责人却在墙角的桌上办公。看了申请书后，问艾诺先生：

“你会什么拿手戏吗？请在这表演一番。”

“啊！倒也不是不会，那么为什么。”艾诺先生嗫嚅地问。

“这只不过是用来审查一个申请人的个性罢了，所以不需要特别精采，说实在的，唯有拿手戏，不论从秘密心理学的角度，或从了解本人社会交往的经历方面以及测量理论与实践的均衡方面……”

“虽然不太明白，可还算懂了。可以表演吗。”

于是艾诺先生就在宽敞的办公室内，边唱边起劲地跳了起来。办事员拍着手，按了下桌上的小型仪器，告诉他：

“辛苦了，请到第三部的第十三科吧。”

十三科的科长接待着艾诺先生，说：

“请在此稍候。”

艾诺先生在被让到的椅子上落座。该科并不太忙，却让他等了很长时间。他等得又倦怠，又心焦，终于科长呼喊他了。

“让您久等了。官厅办事有各种各样的规章呀，制度呀……那么，这回请到第五部的第二十六科去吧。”

“遵命！不过，我的申请正在审理中吧？”艾诺先生疑惑不解地问。

“没问题，这一点请放心。”

“是吗……”

艾诺先生又继续在楼内转来转去。各个科的负责人都是按一下桌上的小仪器，发出声响，盖上图章，指示应去的下一个科。

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一点你即使问，也是问不清楚的。不久，转到第十几次的办公室时，终于告诉他说：

“请到第一部第一科去吧。”

“好！谢谢。”

艾诺先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啊，这大概是最后一关了吧，因为这是头一个办公室。可一到那里，第一部第一科长看了看申请书，却说：

“辛苦了。那么请再到第六部的第一科去吧。”

“你说什么？这是怎么回事？我以为这就完了呢！为什么回到这儿来？为什么还去别的科……”

“这是制度，是办手续的规矩，所以，请您遵守。”

听到这，艾诺先生有些生气了。

“即使是制度，也没有什么必要特意回到这来盖章！这好象又从零开始了。简直象赌博游戏。一切都象赌博游戏。一进办公室，不是叫我表演一段拿手好戏，就是叫我休息一会儿……”艾诺先生说不下去了。

于是第一部第一科长开口了：

“您好象察觉到了。老实说就是那么回事。桌上“喀喳喳”响的小仪器，就起个‘骰子，作用，全听它指示下一个该去的科室。”

艾诺先生听到这，有些惊愕了。

“这么说，我在这个官厅被当成骰子了吗？这又是为什么……”

“你的申请书复制一件，用电子计算机转瞬间，就可以审查批示完毕。但是那就没有意思了。如果批准许可很费事，即使你本人也会对事业干得很起劲吧！如果很快就发了许可证，人就会变得轻率。所以，才如此这般……”

“啊……”

“完事了吗？桌上的仪器绝对公平，根本不骗人。所以不论从上边施加压力，还是进行贿赂，都不起作用。没有怪案、贪污、循私、邪风等事情。请相信它吧。”

艾诺先生点头称是，说：

“原来如此，这真有趣。我要坚持，无论花费多少时间，也一定遵旨，堂堂正正地到场。请按桌上的仪器吧，需要去的地方的数字，一下子都出来才好呢！”

（译自《新潮文库》1983年版星　新一著《稀有的未来》）

刘姝屏　译

K 先生的一段罗曼史

K先生是个公司职员。他并不是个才华外露的人，倒是个谨小慎微、安分守己的人。进公司以来，他一直踏踏实实地工作，眼看人近中年，家里已有妻小，在公司里的地位也还说得过去。

K先生在上下班的路上，每每这样想：我这个人还没经历过什么风流韵事，恐怕今后也不过是平平常常地混日子吧！我是个没有艳福的人。总觉得没趣儿。就这样活下去，也许还不错，象我这样性格的人，一旦不慎，堕入情网，恐怕下场不会好的……

可是，有一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闯进了他的生活。

事情是这样开端的。

这一天，K先生刚要从一家咖啡馆往外走，只见一位小姐正愁眉苦脸地站在自动收款机前。

“您这是怎么了？”K先生问道。

小姐哭丧着脸说：“因为口渴，我就进来喝了杯茶，可一结帐，才发现钱包忘带了。”

“原来是这件事使您为难啊！不就是喝了杯红茶吗？如

果您同意，就让我来替您付吧。”

“这让我怎样感谢您才好呢！多亏您帮忙啦，后几天，我去把钱还给您，是否能把您的工作单位和姓名……”

“不，不，那不必了……”

K先生嘴上虽然这样说，可还是把单位的地址和姓名告诉了她。如果俩人就此分手。再也不能相见，他感到似乎有些莫名的遗憾。

三天后，那位小姐来公司找他。就这样，俩人便开始了交往。

小姐大约二十五岁，长得十分美丽，言谈文雅，服饰考究，薄施脂粉，看上去不象个轻浮的女人。

当K先生得知这位小姐是特来请他吃晚饭以示酬谢时，竟一时不知所措。她的感谢之情确实令人感动。不过，这样做也未免有些太过分。K先生虽然心里这样想，可又不忍心冷漠地把这么一位漂亮的小姐放走。

若是反宾为主，由我请她，这又不合情理，想来想去，K先生提议：

“饭钱我们俩人均摊吧！”

女方同意了。在K先生看来这样做未免有点俗气，然而，对方却似乎并没介意。

俩人一道吃了晚饭，可K先生却没吃出饭菜的味道。此时，他犹如身驾蔷薇色的云雾，飘飘欲仙；又好象坠入了美妙的梦幻之中。他自己也不知道都说了些什么。直到第二天上班后许久，心里才稍稍平静下来。

两天后，这位小姐又来邀请K先生去吃饭，当然，K先

生碍难推辞，便随她来到了饭店。她一边喝酒，一边用她那双迷人的眼睛脉脉含情地凝视着K先生。

她为什么对我如此倾心？比我年轻聪明，风度潇洒的男子不是多得很吗？K先生有些疑惑不解。他并非自信可以荒唐放纵的人。

说不定这个女人是现在社会上时兴的工业间谍，也许这是她设下的圈套。在咖啡馆的不期而遇，难道不也是过于巧合了吗？既然如此必须大加提防。他想极力摆脱那女人的幻影，使自己冷静下来。但静心一想，他所在的公司似乎并没有什么可以保密的。即使有机密，自己所处的地位也不可能知道。K先生胡思乱想简直绞尽了脑汁。

小姐照常打电话来约K先生，俩人继续保持往来，这种约会虽然很快活，可K先生却依然缺乏自信。

K先生又在想：我不是那种能受到女人青睐的人。那女人决不可轻信。这，即使不是其它公司的阴谋，也可能是本公司董事们想出的考验公司职员的诡计。调查你是否贪恋女色，以此作为提职晋升的参考。

为此，K先生若无其事地请教过同事。同事们却都说未曾经历过这等事。再说也不可能有哪一位董事能想出这般绝妙的主意。

K先生又进一步地猜测：这也许和某种罪行有关。那女子看上去倒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姑娘，可谁又能保证她身后没有道德败坏的男人指使呢？很可能他们有这种计划：当俩人打得火热的时候，躲在暗处尾随的家伙就伺机跳出进行恫吓，逼迫你说：“如果没有钱，就给盗贼引路！”他似乎

在哪一本小说中看到过这样的情节。

“不！小姐是不可能做这种事的。”K先生极力使自己相信她的爱情，消除种种疑虑。在这炽热的爱情火焰与纷烦缭乱的疑云之间，他简直是进退维谷，痛苦万分。

K先生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这天，他躲在暗中跟踪着她，查清了她的住处和生活状况。但并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据说，她过着很有规律的生活，街坊邻居的评价也不错，并没有和不三不四的男人交往的迹象。

顿时，那压积在心头的团团疑云完全散开了。K先生欢喜异常。“小姐一定是真的爱我吧！”只能这样想了。应该相信人家的爱情。

不久，俩人又见面的时候，K先生终于鼓足了勇气对她说：

“这个假日，我们一块去旅行，好吗？”

“不过，这对您的太太可不大好啊！”

“这没关系，我已经喜欢上你了，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有这种感情……”

K先生终于喃喃地吐出肺腑之言。

“可是，我倒没觉得对您有什么特殊的好感。”

对方的回答是K先生始料未及的。他显得很尴尬，语无伦次地说：

“那，那么，你为什么总是来……”

“这是我的工作，是身受主顾之托才这样做的。”

“那是谁呀，竟让你做这种不可思议的事？”

“是您的太太啊！我的工作就是侦察丈夫对妻子的爱情

是否忠贞，是否在外寻花问柳，由于各处的夫人都来委托我为她们做调查，所以我的生意很兴隆呢！这难道不是当今时代最尖端的行业吗！”

说完，她撇下呆若木鸡的K先生扬长而去。

果然是个圈套啊！而且没有比这更冷酷的了。反正这女人是不会替我向妻子说好话的。真糟糕，竟会出现这种行业……

（译自《新潮文库》1983年版星　新一著《资赋社会》）

胡 耀 华 译

女人、金钱和美

“我爱你。”

青年悄声地说。然而姑娘却支吾地答道：

“别、别开这样的玩笑！”

“不，不是开玩笑。我真爱你，从心里爱你。”

“可是我们才只见过五次面呀。”

“难道有谁规定了必须在见过几次面之后才能倾吐爱情吗？从第一次见到你的那天起，我就深深地爱上了你。只是好不容易挨到了第五次见面的今天，我实在忍耐不住了。”

“我一点也不相信。”

“那，怎样才能使你相信呢？”

青年的语气是那么火热。随后他们随便闲聊了起来。

青年二十八岁左右。可以称作男人气概和潇洒风姿揉和得十分匀称的美男子，而且衣冠楚楚。姑娘的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然而……

如果说她也算作美人儿，那么她早就上电视了。然而并非如此，无论怎样放宽美人的定义来做善意的描画，她都难以称得上是美人儿。

姑娘长得很胖，从前胸到腰部，几乎是一般粗。不仅如此，那双脚也很肥大。又长着一对金鱼眼，塌塌鼻，厚嘴唇，两唇间还排列着参差不齐的龋齿。衣着也不引人注目。不论穿上何等样式的服装，也毫不出色。

姑娘对此深有自知之明。所以对青年的甜言蜜语不肯轻易接受，不是没有道理的。

“适可而止吧！这类话最好还是说给别的姑娘听吧。”

“我只喜欢你，现在说起其它的姑娘，我一点都不动心。”

“喂，想笑别人，也要有个分寸，我可要生气了。”姑娘真的表现出一副就要生气的样子。她不生气时，眼神就够丑陋的了，若是一瞪眼，就更够人一瞧的。青年避开她那目光，继续说道：“随你发火好了！这样，你就会更理解我的诚意。我是真心地爱着你呀。”

“讨厌，请您不要再说了。你的话叫人悲伤。”

姑娘的声音突然变得呜咽，并且低下了头，而青年却乘机向她靠得更近了些。

“请不要悲伤！你一哭，我还怎么向您求婚呢？”

“什么？”

一听到结婚二字，姑娘不由地打了个寒噤，顿时面露难色、茫然不知所措。青年又接着说：

“请您一定跟我结婚！”

“可是，漂亮的姑娘多得很，和象我这样的女子……”

“您文静、腼腆，正是这种性格吸引了我。而其它的女人，个个都自命不凡、清高孤傲。”

他不停地、反复地说着，他每重复一句，姑娘那人为地筑起的防线便被冲垮一道。她终于有些相信了。

“能得到象您这样的男子的求婚，真好象在梦境里似的。”

“别怀疑了，您不是在做梦，不信，我掐你一下。”

青年越来越亲呢，姑娘笑了。

“哎呀，别掐，痛死我了。”

“您答应了？”

姑娘答应了，谈话又前进了一步。

“如果可能，我们应当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哪怕是小一点的。我从不乱花钱，一直在积蓄。现在我有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够买到一所房子的吧！”

“我也攒了些钱。如果不够，请用我的。不要见外。”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买到一套更好的房子了。买到后用你的名字登记。”

“随您便好了。”

“那么，我就取出存款来计算一下，也让您看看，我没撒谎。”

俩人的谈话又有所进展，谈得也更具体了。他们约定好了下次见面的日子之后，便分手了。

青年即非出于好奇，亦非神经不正常，而是非常郑重其事。这就是他的事业。干事业不郑重其事是不行的。简而言之，骗婚，成了他的恶习。

社会上干这种事的并非绝无仅有。但是，多数人都将骗婚得来的钱财大手大脚地挥霍掉。而这位青年却采取积蓄的

办法，把骗到手的钱全都存进了银行。

不言而喻，资本愈多，成功率愈高。把钞票往眼前一摞，就不愁接触不到女人……如果进一步说；“要是钱再多些嘛……”姑娘就会打消疑虑，完全信任地把钱全部拿出来。这样一来，“营业成绩”的确可观。钱一到手，就远走高飞。再把钱存进银行，存款额直线上升，这便是他的生活的乐趣。

尽管如此，这位青年可也不是一个守财奴。正因为做梦一般向往着有朝一日用这笔款，他才热衷于这一行道。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同一个漂亮的女子结婚。

多次的失恋，使青年深深地体会到：漂亮的女子通常是不愿跟没钱的男人结婚的。其它一切都很顺利，而每当他坦率地说出自己没钱时，对方便和他分手。面对如此冷酷的现实他灵机一动，便开始热衷于存款，其实，这本也无可厚非。

但是，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仅有的“王牌”就是那张标致英俊的脸，他便充分地利用了这个优点。他之所以向这位似乎有钱、可又长了一副可怕面孔的姑娘求爱，就因为是盼着将来达到上述目标。而且一旦热衷于“营业”，便在对方的脸上挂一副漂亮的模样，他似乎在和一位漂亮姑娘在谈话。因此，他才表演得十分逼真。

三天后，按约定时间，青年来到了姑娘的住所。这是一间没有装饰的、朴素的房屋，也没有少女闺房所特有的那种华丽。青年暗暗地思忖：她是对婚姻绝望了、一心在存款吧！然而禁止同情，他又开始营业了。他打开背包，把成叠的钞票摆在桌子上。

“瞧，这就是我费尽心机积攒下来的钱。”

姑娘也准备好了钞票，虽然比青年的少些，但要比他所预想的多。她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把钱摞在一起。

“我也把钱取出来了。噢，这样把钱摞在一起，就分不清了。”

“难道这不好吗？反正都是我们的钱。”

青年为事态一如即往进行得顺利而感到满意。看来姑娘是真的相信了。现在更需要镇静，等把钱归整一下就可以溜掉。这样做，姑娘受损，不免可怜。可是我呢，由于没钱就不能跟漂亮的姑娘结婚，不也同样可怜吗？

这时，姑娘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天真地说道：“这钱有多高，量一量好吗？”

“好的，量量吧！”

“尺子放到哪里去了？本是放在你身后那儿，也许放到杂志下面了？”

“在哪儿？在哪儿？”

青年不慌不忙地寻找。因为他知道垂成之际，更需要沉着和冷静。兴奋、不安是失败之母。然而当他找到尺子、抬起头时，眼前竟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桌子上的钱没了，姑娘也不见了。他试探着叫道：“你藏到哪儿去了？别开玩笑了，快出来吧！尺子找到了。”

没有人回答。他又连叫几声，仍然没有回音。他强压着心中的怒火，打开壁橱一看，什么也没有，更别说姑娘了。他又翻开了放在房间角落里的旧便衣箱，同样空空如也。

这样找来找去，不仅什么也没找到，反倒耽误了时间。

当他慌忙跑到外面时，哪里还有姑娘的影子。

他向公寓管理人一打听，才知道姑娘已办完搬迁手续走了。虽然留下了移迁处的地址，也肯定是假的。然而青年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去找了一下，却根本就没有那么个街名。

“残酷、太残酷了。”

青年的悲伤如何是可想而知的。为了将来的幸福，忍辱负重积攒下来的钱全都被拿走了。他怎能不伤心呢？

此后，他神情沮丧，天天都在混日子。而且，再也没有重整放鼓“营业”的劲头了。要说他现在的工作嘛，只是整日耽于酒杯之中了。

但是，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一个月后，他又结识了一位漂亮的姑娘。细高挑儿，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樱桃小口，皓齿生辉，真是一位他理想中的女子，象他梦境里的一样。而且这女子还特别主动、亲切地和他搭话。可是他却十分干脆地答道：“我是不配同你交往的，因为我没有钱。”

“嗳哟，男子汉还说这样的话，太可笑了。最宝贵的不是钱，而是纯真的爱情！”

如此温柔、亲昵的话语，深深触动了青年，使他多少改变了以往的人生观。看来，美人儿之中也有心地善良的人啊！然而他还是固执地说：“可是没有钱就不能使你幸福。”

“不要再提钱了吧……”

那以后又经过了几番波折，俩人终于结合在一起了。他们的婚礼虽然谈不上豪华，但却是俩人幸福生活的开端。青年找到了一个正式而平凡的工作。现在梦幻已经成为现实，他再也没有必要去从事那种不体面的“营业”了。

然而，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他的人生会发生今天这样的变化。所以，他不由地向妻子问道：

“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呢？”

“因为我爱你，你是个好人！”

他的妻子只是这样回答道，便不再做声。难道会是她拿了桌子上的钱、隐身而去，不惜任何代价地做了最高级的整容手术……

（译自《新潮文库》 1983年版星　新一著《陌国》）

张　楠 译

事　　实

晚上九点左右，在报社的社会新闻部，有几位记者留下来。什么时候会发生事件，实难以预料。他们就是为了等待出事，才守候在这里的。

但是，一连几个夜晚都平安无事。大家觉得有点无聊。不知是谁开的头，引出下面的话题。

“唉，连一起不寻常的事也没发生。等得手都直发痒。在这儿也真毫无意义。”

“说得对。要有个最醒目的事件，抢在其他报社之前……”

“要是有个令人大吃一惊的新闻，把读者给吸引过来，那可就好啦！”

于是，每个人都在挖空心思地讲述着。

“有了！”有人喊道。大家随那声音望去，一个高个儿的家伙站在那儿，不知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他脸色苍白，全身黑色服装，给人一种说不清的奇异的印象。这不见得就不是个重大事件。

“你是哪一位？”

一位记者满怀期待地问道。那家伙立即满不在乎地回答说：

“我是吸血鬼。”

“什么？……”

“您不大知道吧。我用吸人血的方法，使我的生命永存。而且，被我吸了血的人，我能操纵他，按我的命令活动。你们诸位是以报道操纵舆论。我们虽然算不上同行，但也很是相近呢。”

“吸血鬼这玩艺儿，我知道。可是，究竟，你要干什么……”

“奇怪吗？疑问在什么地方？啊，啊，是为什么要吸血这一点吧！对于你，那就象酒啦烟啦之类的东西一样，戒不掉，而在我哪，吸血则是我养身之所必需。”

记者打断那家伙的话，说：

“没有那种事。我要说的是，别做那些骗小孩子的恶作剧吧。我们这儿，正忙着哪！”

“是嘛。方才，你们不是还在谈论希望发生不寻常的大事件……”

“你偷听那些话啦？”

“吸血鬼的存在不能成为新闻素材，是吗？雪人啦，外国湖的怪兽啦，古墓的发现啦，这一类的事，似乎才最你们所醉心……”

“唷、唷，稍等一下，我和大家商量商量看。”

记者给了他一把椅子。记者们稍稍离开那家伙，小声交谈着。

“怎么回事，这家伙头脑不正常吧。”

“这样看，也许正确。但是，我似乎觉得还有些真实性。如果把他赶走，回头又弄清了他是真的，可就追悔莫及了。”

“等等！还是慎重些好。也许是竞争对手哪家报社搞的阴谋吧。也许是电视台搞的一场精采闹剧。如果冒冒失失，会成为社会笑柄的。无论怎么说，这可是一个不可疏忽大意的时代呀。”

“但是，赶走他也是可惜。总之，问题的关键，是这家伙是不是真货。试着客客气气地问问他本人看。”

没有另外的办法。于是，决定轮番提问。

“请问，吸血鬼这玩艺儿，是存在在欧洲的吧。”

“对啦。但是，当今是喷气时代。利用西行航线的话，没有日光照射，往哪儿飞都行。对于吸血鬼来说，是不善于对付日光的，您知道吧！”

“对不起，我们想知道你是不是真货，要检查你的血，可以吧？”

“岂有此理。对我来说，血液是任何东西也代替不了的宝贵东西。取一滴也不行。我还有权拒绝，报社方面应该明白吧。”

怎么也没能触及关键问题。只好强制采了血，进行威胁，继续对那家伙提问。

“我们想报道事实。读者也在等待。我们并不怀疑你说谎，但要个什么证明，这一点你能理解吧……”

“这有办法。你们当中的一个人，谁都行，让我咬一

下，让我吸吸血，你们观察被吸血之人的变化就能得到证据。再没有胜过这一着的了。”

记者们只是面面相觑，没有一个站出来。那家伙说：

“怎么啦？如果觉得我说的荒唐，那就用不着害怕。如果弄清了我是真的，可就是你们所期望的头号新闻啦。”

“但是，要吸血，太……”

“打退堂鼓了吗？报道是你们的职务呀。我想，会有为它而献身的人吧……”

“诚然，报道是我们的职务。但是，不应该成为受害者。到外面去，咬过路的人吧。我们将据实准确地详细报道。咬过路人，将是新闻消息的第一手材料。”

“是这样啊……”

那家伙笑了。对此，一位记者勃然大怒地说：

“怎么的，好，拿个锋利的桩子钉进你的心脏。如果你真是个吸血鬼，该是转眼化为白骨，粉碎后消失。你豁得出来吗？”

“豁得出来。还用说嘛，当然豁得出来。我已经超过长生期了。活够了，但是我不能自杀，身体内的血不允许，而且无论是疾病啦，还是事故啦，我都碰不上。够了吧。有没有豁出去的必要，是在你们方面。这次我豁上了，假如万一……”

“怎么？”

“假如我还没成为吸血鬼的话……”

“怎么样？”

“难道报社的记者不应更全面地考虑到，假如我还没成

为吸血鬼，你们这样做就是杀人。在报社内行凶、惨杀，这才是特号新闻……”

“嗯……”

记者们无从回答。

“看来多半是没有缘份，话不投机，那么，我就告辞了……”

那家伙回去了。记者们愕然，但靠着记者平素敏感的习惯，立即清醒过来：

“哎呀，赶紧跟上。如果清查，就可弄清这家伙的真面目，就能使他原形毕露。”

“那还用说。方才我就想到了，我干吧。”

“噢，要小心。说不定是个圈套。把你引诱出去，咬上一大口，可就失算了。去两个人。最好拿着十字架形的东西。对啦，那把剪刀行。张开象个十字架，还可以做为蛮好的防身武器。”

一切都进行得很漂亮。那家伙走得慢慢的，在后面跟随很容易。夜，已经深了。天空阴沉沉的。只顾尾随，什么也不注意，从从容容。照这样下去，很快就会查清那家伙的住处了吧。两位记者会意地点点头。

那家伙向小公园的深处走去，在一片繁茂的树木下面止步了。突然，那家伙的身影变成了一只大蝙蝠，飞起来，钻到黑暗的天空中消失了。

（译自《新潮文库》1984年版星新一著《冬瓜马车》）

李湘云译

灾　　祸

K先生是个毫无特色的人。他尚无妻室，在一家平平常常的公司里工作，混了个平平常常的地位，工作干得也平平常常。若非找出特点不可的话，恐怕只得说“平凡”二字了。他住在一所普通的公寓里，每天回家以后，是靠看电视或是浏览期刊杂志来消磨时光。

这一天，K先生照例读杂志。读罢，随手一丢，喃喃自语道：

“尽是些平淡无奇的新闻。每天都这么无聊，要是有钱，或许还能快活些。”

这时，K先生听到有人在说话。

“你在嘀嘀咕咕些什么呀？”

是个年轻女子的声音。K先生感到蹊跷。

“奇怪。电视机已经关掉了。”

无须检查，电视机的开关确已关掉。可是，又传来了语声。

“在这儿！”

那声音急促，满带喜悦。K先生环视屋内，终于找到了

发声之处。

原来，从他刚丢掉的周刊杂志的书页间，爬出来个身长约十厘米的小小女人。这小小女人令人不可思议地忙活了一阵：从书页间拽出一张张纸币，再把纸币摞起来。纸币有书本那样大小，所以她坐在纸币捆儿上的姿态就象坐在椅子上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K先生说。

遇到这种意外的场面，是不会有层次地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的。女人悠荡着一条腿回答说：

“没什么。你不是又无聊又需要钱吗？这些我来给你解决。”

“可是……”

K先生不知如何是好。他躬身细瞧，除去身材矮小这一点，其他都和一般的女人没什么两样；而且略有姿色，从那张脸来看，她头脑精明。然而，却不够沉稳，显得轻薄，让人不抱好感。

K先生没有说下去，女人急不可待地说：

“喂，怎么了？若是你没有兴致的话，我可要到别处去啦！”

“我没打算拒绝。”

眼前成捆儿的钞票的魅力实在太大了，好奇心也在不断地驱使他。女人点点头，脸上浮现出微笑，尔后带着微笑放声大叫。

“救命呀！来人呀！啊……杀人啦……”

这小小的躯体竟能发出这般又尖又大的声音，真令人

难以想象，简直就象脑袋里被什么东西乱抓似的。

K先生掩耳闭目。当他睁开眼睛时，那女人已不见了，只剩下那捆钞票。

“真是莫明其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K先生茫然若失。但他并未长久地呆呆然。不一会儿，门外人声嘈杂，随之响起了敲门声。打开门，进来许多人。有公寓里的居民，有管理人员，也有陌生人。人们七嘴八舌地问：

“出了什么事？”

这一问，K先生忙颠三倒四地说：

“不，没……”

“是吗？哎呀，这儿有这么多钞票！这钱是你的吗？”

“不是的。”

人们轮番重复着同样的问话，K先生一边提心吊胆地盘算着一边应付。

“出了什么事？”

“这事不好讲。”

“原来这样。嗯，那钱是你的吗？”

“是的，是我的。”

因为乱糟糟的，所以K先生的答话也语无伦次。即便完全相反，对他来说哪种回答都是真实的。但人们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情。夹杂在人群里的一个象似警察的陌生人，他让其他人都回去，自己坐下来开始盘问。

“那么请你如实地讲讲。”

“如实讲也……”

“很多人都听到了女人的惨叫。”

K 先生竭力说明，以求对方能够理解。什么睡臆症啦、做梦啦、人们的错觉啦。当然对方是不满意的。

“那些钞票是怎么回事？”

梦里是不会出来成捆儿钞票的。最后K 先生把小小女人的事讲了出来。可是对方没打算作笔录，皱着眉头说：

“别耽搁时间，尸首在哪里？是等在窗外的同伙运走了吧？”

“可别开玩笑……”

“好啦好啦，你别忘了你现在是嫌疑犯。”对方提醒道。如果被害人有了下落，这将成为一起杀人事件。对方带着不放松警惕的神情离去了。

还没等 K 先生缓口气，报社的、杂志社的、电视台的人接踵而至，进进出出，相同的提问象风砂一般劈头盖脸地袭来。

不作回答，他们就宽慰说：“如不想回答，解释一下也可以。”若是勉强回答，立刻会矛盾百出。听者心平气和，答者神魂颠倒。小型话筒举在眼前，镁光灯闪闪，电影摄影用的照明灯发出强烈的光，电话铃声阵阵，提问依旧翻来覆去，何以应对，连 K 先生自己也茫然了。

人们散去，因为K 先生已疲备不堪，两眼快睁不开了。他用最后的气力锁上门，随后便瘫倒昏睡。

昏睡良久，耳畔又响起声音。

“怎么样？够受的吧？”

又是那个小小女人。声音不大，但急切。 K 先生有气无力地问：

“你跑到哪儿去了？”

“在灯伞上边看热闹来着。”

“你这家伙真玩世不恭！别人遇到不幸，你却幸灾乐祸看热闹。”

“其实也没什么热闹，我都看腻了。”

“为什么把我卷进这场风波当中去？”

“这，你是知道的。再说也是有我的工作。”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K先生终于问到了核心问题，小小女人轻飘飘地说：

“我是杂志社的妖精，也是宣传机构的恶魔。”

“哪会有这种东西，一定是幻觉。”

“大概是幻觉吧。可对你来说不是幻觉。”

“那么，是谁的幻觉呢？”

“是那些靠期刊杂志、新闻报道度日的人们的幻觉。他们总是希望发生点儿什么事。那希望、或是执念、或是潜在意识因某种作用凝结在一起，于是就产生了我。毫无办法。”

“我感觉似懂非懂。那捆儿钞票又是怎么回事，是从哪儿来的？”

那捆儿钞票还在地上。进来的人们相互窥伺，所以还没被人乘隙盗走。

“宣传机构与银行不同，不知什么原故，无论有多少钱去处不明，也没人大吵大嚷。因为那些钱是募集而来的。”

“你常干这种事吗？”

“嗯，是的。可也不常干。如连续几天没有重大新闻就不得不干。有时制造些侵吞公款消息，有时假报盗窃案等

等。这些你也都在报刊上看到了，但并非总是使用一种手段，这次就是个新节目。”

“哎呀，我被你这狠毒的家伙给盯上了！快把那些钱拿走！”

“那可不行，我的事情还没办完呢。”

那个期刊杂志的妖精还是什么宣传机构的恶魔的女人消失在电视机里。K先生仍然觉着象梦境一般。但不管他愿意与否，也不得不相信。

自翌日起，K先生彻底失去了平凡的自由。这事件上了广播，登了报纸，拍了照片，象溃堤奔泻之流、象逃散的鸟群一样不可收拾。然而，报刊杂志上的标题措辞却自由得很。什么谜一般的杀人事件，惨叫与钞票，销声匿迹的被害者，同案犯逃往何处等等。此外，还使用了各种带有刺激性的词句；内行们也争相阐迷己见。这事件是绝好的话题，也是乐趣横生的读物。然而，只有K先生一人除外。

这场闹剧持续了数日。正当转向低潮时，突然冒出个女人说那笔钱是她的，还登载了她的手书，但立刻为人识破她是弄虚作假。话题是话题，发表与鉴别真假是两回事。

“简直一塌糊涂。这事也是你干的吧？”K先生冲着又从纸篓里钻出来的妖精说。

“随你怎么想都可以。”

“你见好就收吧！”

“那可不行。人们不是以此快活解闷吗？为他们效劳是我神圣的义务。”

看来她不想离去。K先生已无立身之地了。离家外出，

则众目睽睽，自然公司也去不得了；闭门不出，则电话铃声接连不断；造访之客蜂拥而至，让人不得安宁。他想倒不如让警察拘留了好。可即使想自首，可一无尸体，二无同案犯。

他想找个安静的去处歇息一下，就去旅行介绍所商谈。谁知这样一来又生出是非，说他是准备逃跑。他想买安眠药去药房，于是乎一个象似负责扫尾的新闻记者不着边际地说：

“如果您要自杀，请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要什么样报酬都可以。”

只要被宣传机构的恶魔缠身，就不会有自由。

K先生终于横下一条心。瞻前顾后，则寸步难行。于是他去神经科医生那里求医，此外想不出别的办法。可这样一来，又横生枝节，说他装病，又说他是受良心的谴责。但K先生意志不减，这是最后的一线希望了。他向医生原原本本诉说了事情的始末。

医生一时难做决断。诊断是幻想症，过于草率，而且无法解释那捆钞票；倘若诊断不当，怕是连自己也要被牵扯进去。如诊断有病，记者就会前来询问诊断根据。如诊断无病，归途中自杀了又如何是好？

医生左右为难，最后给K先生作了细致的检查，发现了轻微的内脏疾病，将其送进了专科医院。对K先生来说这倒没什么不满意的，因为这样可以暂且得到安宁。

妖精形影不离，但并不是看护病人。一有人来，她便隐身敛迹，等人一走，又原形再现。K先生把心一横：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眼下就留在这里，费用就用那笔钱。虽说这

钱来路不明,但不必担心被害人申诉，自己花自己屋里的钱无须客气。

正在这时，妖精对他说：

“我要走了。”

“哪儿的话，再多呆些天也没关系。”

“你好象把我看成故意与人作对的人和我呕气。可你想错了。如果总是停留在一个地方，作为宣传机构的恶魔是不能完成任务的。”

“随你的便，我主意已定。”

妖精消失在枕旁的花瓶里。正如她所说的那样，再也没回来。K先生仍过着病院生活，因为一出院，肯定还不会安宁。

几个月后，K先生出院了。他想再住下去，可那笔钱用光了。

事情就此了结。对K先生来说，若说有变化，只是工作单位和住处。

一切又都仍旧如故。在人们头脑中没留下任何东西。偶尔在电车上碰到这样的目光：“这人好象在哪儿见过。”仅此而已。

在工作单位也是一样。一天，他和同事一起喝酒，乘酒兴顺嘴说了句：“我曾被当成新闻人物轰动一时。”但同事劝告他不可信口胡言，方才了事。

人们谈论的话题，必须是使最新发行的报刊杂志丰富引人、新颖的、带有刺激性的，谜一般的新闻事件。

（译自《新潮文库》1983年版星　新一著《破烂零件》）

李建民译

常　　识

有一个青年。应该说他是今世稀有呢，还是属于现代派？总之，他是一个勤劳的人。话虽这么说，可他并不是公司职员。他经营着一家小小的广告公司。虽然很年轻，不，也许正是因为年轻，才公认他富于创新的雄才大略，圆满顺利地获得盈利，定货也源源不断。这样一来，竟迫使他不得不紧张地工作。

清晨，他起得很早，来到公司所在的大楼里处理繁琐事务；夜间有夜间的工作，要同顾客打交道，天天如此，很晚才回到家里。不过，因为他还是个单身汉，所以即使回去晚些，也不会有人责怪他的。虽说青年住在公寓中一个很宽敞的房间里，可是，那个房间也不过是个只供睡眠的地方而已。

一天早上，青年起床后，想到卫生间去，便不由得推开了门。于是，他看见了他自己呆在卫生间里。

“啊？这是怎么回事？这里还有一个我！莫非我还在作梦？是因为昨天喝多了酒，是酒精的力量使我产生出幻觉？也许是精神要失常的预兆吧？否则便是发生了时间上阴错阳

差的情况吧？这可以认为是未来的，或是过去的我出现了……”

他正这样嘟嘟囔囔，卫生间里的另一个他走了过来说：

“你的猜测罗列得真不少啊！可是全都错了。我是你的幻影。”

“不错，对于又一个我是该这么称呼的。可是，那仅仅是个命名而已，并不能说明你是为何出现的。”

“我是你的潜在意识的具体形象化。”

“这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你的个人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在你的心里，一直是既想干这干那，可是，却没有足够的时间，于是，这种无处散发的能量就产生出了另一个自己，也就是我。”

“噢，是这样？”

青年注视着幻影，发觉他浑身上下一丝不挂，便说：

“啊，你这副样子可有点滑稽。当一看到赤条条的另一个我自己时，心情很奇特。借给你件内衣，你把它穿上，不会因为这件内衣是我穿过的而嫌弃它吧？”

“怎么会呢？我是你的化身，你的东西，当然也就是我的东西。”

“虽然我不大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就这样吧。直到你适应生活为止，你是可以住在这儿的。很方便嘛！权当不花钱雇了一名看家人。”

青年因工作而外出了。夜里回家一看，只见幻影喝得醉醺醺地，好象满有兴致地看着电视。青年说：

“喂喂，我的酒差不多要被你喝光了呀！你是一直在喝吗？”

“是那样的。喝酒的时候，我还一边看着电视呢。今天过得可真舒服！”

“大概也觉得很悠闲吧！”

“你每天都忙着工作，连休息的空儿都没有，你一直在心里想着，偶尔也要过一下那样的生活。整天都在喝酒，躺着看电视。所以，我作为你的化身是应该替你这样做的，你也应该为此而感到欣慰。因为我实现了你的愿望，所以你才能专心致志地工作。”

“是这么回事吗？”

又过了几天，幻影并没有消失，仍然是一边饮酒，一边躺着看电视，借以消磨时光。

不但这个幻影没有消失，而且又出现了一个。

青年打算洗个澡。当他一推开浴室门的时候，看见另一个他自己正在洗澡。回头往卧室一看，只见幻影醉意蒙眬，正在看电视。于是青年明白了：出现在浴室里的是幻影二号。

“又出现了一个呀！”

“是的，你内心深处的欲望太强烈了，因为一个人处理不了这么多事务，所以，我是为了帮忙而出现的。”

“虽然我并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对已经出现了的幻影是无可奈何的。也许是存在着相应的必然性吧。虽说因为看不顺眼就要将其击毙，但是，对酷似自己的人是不能干那种傻事的。你从那边拿件衣服穿上吧。”

青年外出归来，向幻影二号问道：

“我不在家时，你干了些什么？如果是看电视的话，一个人就足够了……”

“在这幢公寓里，不是住着一位年轻的寡妇吗？她靠亡夫的遗产为生，过着孤独的生活。我到她那儿去玩，干了不少愉快的事。我替你消除了你心灵深处的欲望。也正因如此，才使你能一心一意地工作。”

“可是，以后出了问题也不好办呀！”

“这一点我是清楚的。因为我是你的化身，我懂得‘不能因为纠纷和丑闻而招来麻烦’这个原则。有夫之妇啦，有丈夫的小老婆啦，象这类水性杨花的女人我是决不会去找的，所以请你放心好了。不过，那位寡妇可真不错啊，很懂事儿，虽然她对追求钱财的年轻男人怀有戒意，但是，只要向她说明不是为钱财而来，关系就相当融洽……”

幻影二号絮絮叨叨地解释得很详细。 又过了几天，这一次是三号出现了。由于房间很宽绰， 不存在难以收留之说。

青年回到家里，看见三号躺在床上， 脸上正流露出迷离恍惚的神情。

“喂，精神点！你在干什么？”

三号没有回答，在一旁的一号，边看电视边解释说：

“这家伙喝了幻觉剂，正在梦幻世界里玩呢。大概在你心里有一种想游幻境的欲望吧？所以，他才打了个电话，要来幻觉剂，然后喝下去了。”

“药费是怎样解决的？”

“从保险柜里取钱付的。”

“你们还能打开保险柜？”

“那是能做到的。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化身，保险柜号码之类的事儿还是知道的。”

“可是，喝了幻觉剂这类玩意儿，要是一旦中了毒，打算怎么办呢？”

“那是你的欲望吧？明明想喝点幻觉剂试试看，可又怕中毒，代替你喝下去的就是这个幻影三号呀。正因为如此，借这家伙的光，才消除了你心中的那个欲念，使你能够更加专心致志的全力投入到工作中去。”

“是这么回事吗？”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不久，四号出现了。当青年不在家时，四号只要一有时间就做体操。也许这是因为青年心中掂念着运动量不够的缘故吧。自从四号出现以后，青年的‘不运动不行”的念头就云消雾散了。

接踵而来的是五号出现了。他有着喜好修饰打扮的欲望，到西装店去，买来一件又一件最新款式的时新服装。青年问五号：

“你打算干什么？”

“这些衣服还合身吧？其实用不着多说，我和你的体型是一样的。你出门的时候，请穿上你中意的衣服再走吧。”

“这么艳丽的服装，我能穿得出去吗？我是要去银行，要会见顾客的呀。如果穿这样的衣服，就会失去信誉、遭人厌恶、受人嘲弄的。”

“问题就在这里。你心里明明是想穿，可是工作环境又不允许你这样做。所以，由我来替你实现这种欲望。正是因

为我的出现，才消除了你心中存在着的对于服饰的不满情绪。”

“嗯……”

不久，六号也出现了。青年说：

“终于，第六位也出来了。和我一模一样的人这样聚集在一起，可就是件怪事啦。”

“人一增多，就有予以管制的必要。酒啦、幻觉剂啦、西装啦、过多的花费是不妥当的。大概是你注意到了这些事，所以我这个幻影六号才出现了。而且还有个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一旦出现了替你实现犯罪欲望的幻影怎么办？必须禁止做那类事情。关于这一切，都由我来监督，请你安下心来，勤奋工作。”

“这可真成了件怪事了。”

青年也有假日。假日这天，他没出门，呆在家里一看，实在是一幅奇妙的景象：

一大清早就开始饮酒、看电视的幻影一号；兴冲冲地到寡妇那儿去的家伙；做体操的家伙；此外，其他几个相貌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家伙也都在干着各自喜好的事情。

青年人渐渐变得不那么愉快了。日复一日，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本人努力工作，获得收益，而这些幻影却在任意挥霍。税务局大概不会把这帮家伙看做是我抚养的家属吧？要真是这样的话，我的存在和人生的意义会成为什么呢？没有意思，太无聊了……

因此，七号出现了。青年说：

“又多了个吃闲饭的。”

“你说错了。因为你想‘再出现一个替我工作的家伙也是应该的’，这说明在你内心深处有强烈的不满情绪，所以我才出现了。从今天开始，我出去工作。”

“你能干好吗？”

“当然能！因为我是你的化身，所有的工作情况都了如指掌。而且，因为我是有工作的欲望才出现的，所以，我会不知疲倦地、一心一意地努力工作。”

“是吗？真对不起啊，拜托你了！”

“没有什么对不起的，因为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出现的。”

的确象他说的那样。幻影七号出去工作，等他返回住处后，听一下他的汇报，就知道干得非常出色。因为是个只有工作热情的化身，所以没有任何杂念，工作效率正在提高。当然，由于酷似青年本人，所以，并没有被有关人士认为是另一个。

青年想：“不这么做可不行。”本应该再早些这样做。他开始干他想干的事了，或是旅行、或是赌博，或是品尝美味佳肴。至于酒啦、女人啦、幻觉剂啦、运动啦、修饰等等，也许是因为其他化身们在做这些事的缘故吧，对于青年来说，觉得是没什么意思的。

可是，幻影的数量一多起来，在公寓中就出现了有关幻影的谣传。尽管有从事管制工作的幻影，但是，无论怎样说，人数毕竟是太多了，而且连青年本人也混杂在其中了。那儿的房间就成了个令人生疑的地方。

一天傍晚，幻影七号做完工作，回到住处时，一位医生

尾随着他一同走进房间，医生瞅了瞅屋里的情况，开口说道：

“呀，果然是这样啊！这就是传说的幻影现象，而且是那种强有力的症状。受公寓管理人之托，就是好象有妖怪，所以我来看看，果然不出我的预料。幸好，我带来了准备好的治疗用特效药品，我给你治一治吧。”

医生给七号打了一针。也许是药物效用吧，其他幻影都萎缩下去，青年自己亦是如此。于是，他惊恐地嚷道：

“别弄错了，我才是本人啦！可别把我置于死地！”

“哎呀！你是本人吗？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请不要责怪我。不过，冷静地看一下，把这个人留下来就是所谓的‘常识’吧。”

（译自《新潮文库》1984 年版星新一著《南公马车》）

陈　杰　译

调　　整

受命去“机器人调整中心”的机器人回来了。它一进门，便对主人艾诺先生施礼，并报告说：

“我回来啦！瞧，这是调整完毕的证明书。”

“好！今后还要象往日一样给我干活啊！”

艾诺先生于三个月前买下了这个机器人。在机器人的说明书上，大字醒目地写着注意事项，用过三个月之后，一定要让机器人在“机器人中心”接受调整。艾诺先生正是照说明书行事的。

为什么要进行调整，他也不清楚，但又没有什么可以拒绝的理由。他想，也许机器人是精密的装置，必须如此吧。接受调整后归来的机器人一定比以前更听使唤。

他立即向机器人发出了指令：

“喂，给我沏杯红茶，然后做些点心！近日来，我倒有些喜欢吃点甜食啦。”

“嗯……”

机器人虽然答应了，但却不太干脆。而且也没有丝毫要去干活的意思。他又说道：

“喂！你怎么啦？我让你去准备点茶水和点心！”

“嗯……”

机器人仍然呆着不动。这是怎么回事？艾诺先生心里好生纳闷儿：往常，只要一声令下，它便立即行动起来，干净利落地将活儿干完。是不是因为调整使它发生了故障？还是在调整后的一段时间里，它的反应一时变得迟钝了？艾诺先生百思莫解。无奈，他又试着发出了指令。

“喂！给我准备点茶水和点心！”

“是，知道了！”

这次，机器人回答得干脆，并迅速、准确地将主人要的东西备齐送来。

艾诺先生这才松了口气。看样子，它并不是不能工作。于是，他一边吃点心，一边向机器人发出了另一道指令：

“啊，好久没画画了，我想画画。你去为我将画布、绘画颜料和画笔准备好。”

“嗯……”

机器人又同刚才一样，只是口里答应而身子却不动。唉！刚才白高兴了一阵。看样子，它还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他又重复了一道指令，机器人仍然不动。这使他大为扫兴，绘画的劲头也顿然消失。

他甚至想狠狠地踢它一脚，看它如何反应。可他还是忍住了。现在首要的问题是要弄清产生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眼下这个状况，可太别扭了。什么调整？原因肯定就出在这里。向机器人发火也没用，于是，他立即向“机器人调整中

心”打电话想问个究竟：

“喂喂！这里是……”

艾诺先生通报了自己的姓名和机器人的号码。电话通到了负责调整该机器人的技师那里。

“您有什么事啊？”

艾诺先生没好气地说：

“你们是怎么搞的？我的机器人本来很好，经你们调整后，反倒变得动作迟钝了。简直象是呆子。一定是你们的调整出了什么差错，请再给我好好修理一下。”

从电话里听得出对方翻动卡片的声音。大概是在查阅有关艾诺先生的机器人的调整记录吧。不一会儿，电话里回答说：

“据查，你的机器人现在一切都正常。我们刚刚核对了调整记录卡，对您的机器人的调整是准确无误的。请放心，本中心的证明书是信得过的。”

“什么调整正确？非再三下令它就不工作嘛！”

“那正是我们调整的目的。请您回想一下以前您的机器人的使用状况吧！”

“您是说……”

艾诺先生只好按照对方的要求回想了以前自己是怎样使用机器人的。

记得有一次让机器人重新布置室内家具的摆设。在让机器人搬动桌子、椅子、钢琴时，一会让它往这儿搬，一会儿又让它往那儿搬，一会儿又让它搬回来。

还有一次让它用纸糊墙壁，刚糊好后觉得颜色有些太花哨，又命令他重新糊其它颜色的。

还记得有一次让它收拾院子。他想，要是院子里开满了蔷薇花，一定好看。于是就让机器人在院子里栽上了蔷薇花树苗。可是，还没过一星期，他又改变了主意，让机器人将已栽好的蔷薇树苗全都拔下来，然后命他挖一个池塘，并在池塘中修建一个喷水池，养了一些金鱼。

他就是这样使用机器人的。

艾诺先生在电话里回答了自己使用机器人的大致经过后，说：

“经您这么一提醒，我过去在使用机器人时，似乎常常只凭一时的情绪，给它的指令有些变化无常。”

“问题就在这里。机器人内部有一种记录装置，如果命令它做了一项工作后，又立即接受消除式改变前项工作结果的指令时，其次数就全被自动地记录下来。”

“噢，是这样的吗？”

“据本中心调查，您的机器人记录下的次数非常多。讲得明白些，由于您的脾气有些古怪容易冲动，所以在使用机器人时发出的指令总是反来复去，变化无常。长此以往，使用机器人，这在经济上就不合算了。所以，我们根据您的性格，对机器人作了相应的调整。”

“那么，即使发出了指令，它也不会立即行动， 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吗？”

“是的，只是一次性指令，还不能使它采取行动。只有连

续发出三次相同的指令后，它才开始行动。这是因为，如果您连续发出三道相同的指令后，便说明您的考虑已经成熟，不会变了，你要做的事情确实是有必要的。经过这样的调整后，可做可不做或做了又立即取消的现象就会大大减少。”

“也就是说，必须要连续发出三道同样的指令才能使机器人干活吗？”

“当然，这样就会防止由于您一时冲动而发出的不当指令所引起的不测事件。”

对方的说明无疑是非常正确的。然而，艾诺先生总觉得有些不太满意，他考虑了一会儿又说：

“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也许你们做得对，不过，这样到底是有些不方便。而且，万一处于紧急状态，机器人要下令三次才行动，那就靠不住，束手无策了。不能想个办法吗？”

“您如果还想象从前那样一下令，它就动，倒也不是毫无办法的。”

“请一定告诉我。”

“在一定时间内，你必须到‘人心调整中心’去住院，消除你的轻率，换一副深思熟虑的性格。您如果带着这样的住院证件，到我们这里来，就会立刻保你达到愿望的。”

（译自《新潮文库》1983年版星　新一著《陌国》）

方　懋　译

进　　步

这位科长上午九时，准时去公司上班。

他从来不迟到。一坐下，马上开始工作，从不因聊天而虚掷时光。

他浏览一遍桌上的信件，分出有待于处理的和无关紧要的。对必须处理的信件，着手进行处理。还有，部下提交的报告和其他科室转来的文件等也要逐件查阅，审批。午前就这样过去了。

午后常常有会。什么科长会议，新产品研究会议，第六十二计划有关人员会议等等。在这类会议上，部长有时点名问他：

“喂，你对新的计划没有什么意见吗？”

“啊？……”

这位科长谈了一些想法，但大都是些平庸之见，脑子里未曾浮现过胜人一筹的独到见解。每当这位科长发窘时，坐在一旁的同事总是插言替他解围。

“假如无妨，请允许我聊陈拙见。”

大多是此种场合提出的见解颇为新颖。因此，这位科长

的建议也就很少被采纳了。他尽管多年任职科长，却始终没有晋升。不错，他又没出过什么大错，自然也就未曾降职。

这便是这位科长在公司的日常工作情况，但他从无怨言或牢骚。因为他知道，即使说了些什么，也无济于事，这些工作是他份内的事。

一到五点就是下班时间。科长整理好桌上的文件，然后回家。他推开家门，喊道：

“我回来了。”

“啊，辛苦了。”

艾诺迎上前去，揭开他后脖颈上的小瓶盖，抹上点润滑油。噢！原来这位科长是个机器人。是艾诺的机器人。它的面孔和形体与艾诺很相似。

不仅艾诺使用机器人，在公司上班的都是机器人。现在已经进入了这样的时代：无论是部下，还是同事，甚至从上级的主要雇员到经理，都被机器人所代替。人们亲自上班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了。

艾诺穿着一件运动衣，边吸烟，边用柔软的抹布为归来的机器人擦身。早晨还很洁净，一到晚上下班回来，竟是满身污垢。

接着，他又检查了机器人内部的零件。如有损伤的部件，立刻进行维修；发现电源不足，及时给它充电。艾诺边干边问：

“今天公司的情况怎么样？”

“公司召开了会议，但没有采纳我的意见。”

“是吗？太遗憾了，看来得改变一下人工头脑部分的电

路了。”

“那就拜托您了。今天是发薪的日子，我领回来了。”

艾诺接过机器人递过来的工资袋，并没有特意点里面的钱数，这是因为机器人决不会途中偷钱的。艾诺拿着钱走进了妻子的房间。

“今天是你开资的日子呀。”夫人开口问道。

“噢，是的，瞧。”

夫人接过工资袋，点着钱数。因为她知道，稍一疏忽，丈夫就会在工资上打主意。

尽管夫人确认工资分文不差，但她并没有为此而露出很高兴的样子，她用不满的口吻说：

“喂，我说，你还得再加把劲儿呀！你看人家的机器人都当上部长了，可你的呢？我真替你委屈。”

“哎，别那么，我也在拚命地学习，竭尽全力地提高机器人的性能。这，你是知道的呀……”

“嗯！”

“我要改装电脑的电路，以便提高记忆部分机器性能，起码要赶上公司其他人的机器人。我正在不断改良哪！”艾诺不厌其烦地解释道。

夫人并不是个泼妇。她意识到刚才的话有些过火，感到很过意不去，便说：

“太辛苦了。不过，还要加把劲儿，女儿大了，也该出嫁啦。”

“啊。”

为了不辜负家人的期望，艾诺试着改装机器人的内部构

造，一直忙到深夜。

清晨，夫人叫醒了艾诺。

“喂，该起床了。”

艾诺起床后，把机器人送到公司。然后，返回家，走进了书房。这里堆积着许多该读的书籍，于是他便一头扎进了书堆里。

其中，有《提升最快的机器人的特性是什么？》之类的书。如果大家都用这类书来改造自己的机器人，其结果会怎样呢？虽然他思忖过这些问题，但，还是不大情愿去读，因为读了以后，也未必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可是，不读吧，自己的机器人确实要落后于时代的。

此外，象《把人的气质输入到机器人中去的方法》和《提高机器人创造力的方法》之类的书，也有待于学习。还有一本《中年机器人容易出现的症状和维修》。书中介绍了陈旧的机器人出现故障的早期发现以及维修方法。

“自由职业者真令人羡慕。”

艾诺把视线从书本移开，自言自语道。但是，现在要改行已经不可能了。为了把机器人改造成为面向律师、作家和设计师等自由职业者，必须发奋学习。在当今这个世界，要改装面向自由职业者的机器人，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他借此来聊以自慰。

艾诺又继续读着《把会议的发言技巧输入到机器人中去的方法》。书中的内容深奥，令人难以理解。他不断地叹息。

“唉，我真是个没有出息的人啊！”

他走出了书房，来到餐室，想借咖啡浇愁。夫人和女儿都不在家，大概买东西去了吧。桌上放着夫人读了一半儿的书，书名是《使丈夫制作出高性能机器人的操纵方法》。

椅子上放着女儿丢在那里的杂志，封面上印着醒目的大字：《特集·具有制作高性能机器人才能的男性的识别以及与其结婚的方法》。

（译自《新潮文库》1981年版星 新一著《稀有的未来》）

于 美 云 译

差　　异

一个女人来到神经科医生那里。她三十上下岁，长相还算漂亮，但满面忧云，大约是源于内心极度的难言之苦。当然，假如没有什么苦恼，精神十分正常，谁也不会到这里来的。

医生迎进了这位女人，用沉着冷静的语调说：

“您怎么啦？”

“这个，那……”女人吞吞吐吐，欲说又止。

其实这也不足为奇，一般患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无拘无束随便讲话的，消除其紧张状态，使之自然轻松地谈吐，这是医生的本领。

“如果不问您的话，就没有办法，请随便一些，您就从头说说好吗？有的地方不想说也行，我可以一直等到您高兴说的时候。”

在医生的引导和催促下，女人勉强开了口：

“说实话，是为我丈夫的事！”

“您丈夫怎么啦？”

“从哪儿说起呢？是好几年前的事啦！有一天，丈夫外

出，打那以后，便渺无音信……”

“噢，是失踪啦！不过，若是那样的事，来这儿就不对了，理应找有关的警察去谈谈。”医生说话的声调始终比较平和。与之相反，女人却好象尽量抑制着自己激动的感情，她说：

“当然，是那样做了。警察和丈夫所在公司的人们一起，同心协力地进行了相当认真的调查，但毫无结果。”

“或许在什么地方碰上了事故？说不定是自杀了呢？”医生的语气依然十分平静，女人低垂眼帘，若有所思地说：

“嗯……”

“我冒昧地先说一句，丈夫生死不明，您可能为此心绪不佳，因积郁在心，精神便失去了平衡，大概是这么回事吧？”

女人手足无措似的笑了笑说：

“不，您说的那还是事情刚发生时的情况。我是个想得开的人，因为无论怎么调查也搞不清楚，即使再忧愁也必然是无济于事的。”

“是啊是啊，我随便插嘴，实在对不起！那么，从那以后您的生活……”

“生活倒没什么困难，有丈夫遗留下来的财产，和男朋友们一起游乐，心情还很愉快！”

“那样的话，您也就用不着来找我这个神经科医生喽！”医生反问道。

丈夫失踪了，还说不怎么悲伤，玩的还挺愉快，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真是莫明其妙！

也许在这之前还有其它事情，不过，一经反问，又热衷于谈话的对手也不乏其例。反问后，看来对策明显奏效，女人继续说：

“可是，一味地贪恋娱乐，钱就不够用了。我打算把丈夫的生命保险费领出来，但现在还不能马上办到，据说不经过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好在规定的期限很快就要到了，于是，我便到保险公司去进行了交涉！”

“是啊，不管是谁都会那样做的，因为领取保险费是正当的权利嘛！结果怎么样？”

“我把事情一说，保险公司的人对我深表同情。他们说，本公司是把顾客的幸福放在第一位的，所以，理所当然，只要期限一到，马上就可以支付！”

“当然,一定是那样……”医生很随便地帮腔助势，并且等待女人把话继续说下去。可是，左等右等，女人面色苍白，竟然缄口不语了。医生催促说：

“后来怎么样？”

“那件事，怎么也……”

“请您说下去！”

女人几次欲言又止，最后总算开了口：

“来啦！”

“是保险费来了吗？”

“不，是我丈夫回来了……”

女人刚讲两句又把话中断了。医生似乎也一时懵懂起来，有些不知说什么才好，稍停片刻后说：

“那可太好啦！”好象除此之外没有更恰当的话语可说

了似的。

“好倒是好，不过……”

身为女人，此时的心境大概相当复杂。因为过了这么长时间，眼看一切即将告一段落的时候，丈夫又回来了，这用简单的三言两语恐怕是很难说清的。

医生改变了话题。

“问没问您丈夫是怎样失踪的呀？”

“嗯，回答得含含糊糊，好象是说得了什么记忆丧失症……”

“喔,那样的症状偶尔也可能发生。失踪期间，大概是在什么地方成了另外一个人生活着的吧！”

“即使说能得那种病，但我总觉得不大可信……”

女人的苦恼，大概就在这里，医生针对这一焦点进行了发问：

“在什么地方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一点儿也不清楚，您大概感到其中存在着什么恐怖之类的故事吧？”

“嗯，那倒也是。不过，重要是有变化！”

“怎么，有变化？您丈夫已经恢复以前的生活了吧？”

“嗯，找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每天早晨按时走出家门，晚上回来。可还是感到有变化！”

女人一再重复“变化”这个词。医生问：

“什么？怎么个变化呢？请把这一点说清楚！”

“是和以前的丈夫有不同，就是说，回来的不是我原的丈夫。”女人一口气说完，身体有些发抖，面色更加苍白。

“难道……”

“不，是真的，我是清楚的！”

“您是说回来的是另外一个人吗？为什么会那样认定呢？”

“这一点我说不清楚！的确，相貌和体形，跟我原来的丈夫一模一样。不过，他绝对不是我的丈夫！”

“这可真叫人为难了，大概是您的心理作用吧！也许因为长期不见面，以至在即将绝情断念的时候，他却回来了，所以不可能马上就和从前一样。我想，只要双方共同努力，不久一定会重归于好的。”

“是的，最初我也想尽力那样做。可是，不行，没有那样的感情嘛。而且越努力越觉得他不是我的丈夫！”

女人坚持己见。一请她说清楚，她就一再这样重复。对此，医生推测说：

“对不起，我想可能是这样原因吧，您已过惯了独身生活，每天逍遥自在，顺利的话，可以领到一大笔保险费，好生活一直能过下去。但丈夫一回来，那种美梦可就做不成了，因心怀不满，所以便想不认自己的丈夫了！”

“不，不是那么回事，是有不同，他绝对不是我的丈夫！”

女人不承认自己有什么幻想，她继续顽强地坚持回来的是另外一个人，医生一本正经地接着说：

“您好象是确信无疑似的。但理由是什么呢？恕我冒昧，我看实际上很可能是您自己杀了您丈夫，然后在社会上就声扬说他失踪了，不对吗？”

听了这番不客气的话，女人圆睁双眼，生气地摆手答

道：

“简直毫无道理！警察以前也曾这样怀疑过，一有那么多的保险费，好象首先领款人就应当受怀疑似的，从地板下面到庭院，给挖了个遍。不过，我并没干那种罪恶的勾当，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蒙骗警察进行‘绝密犯罪’的本事。”

“那么，为什么说不是您原来的丈夫？……”

“只能是这么认为！”

争辩回到了原先的状态，医生也把话题拉了回来。

“真是难办的事啊！那您到底是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既不是由于您丈夫的事而精神苦恼，也不是毫无根据地胡乱猜疑回来的那个人，那么，还是您走错门了吧！”

“我不是想诊断自己，而是来请先生给查明另外那个人的真相的！”

“噢噢，是啊，我全明白啦！那么您回去好好说说，请把您丈夫，不，象您丈夫的那个人领来，我给检查一下！”

“谢谢！”女人寒暄几句后便回去了。

第二天，成问题的那个男人来了。医生用相当熟练的动作进行了诊断，马上说：

“唉呀呀！你是机器人呀！是照死去的那个男人一模一样精制出来的人造人……”

“为什么？将它……”

“这点小事儿，一看便知，瞒不过我的眼睛，那么多一笔保险费，若是可能的话就不想支付。因此，保险公司根据照片和记录制作了人造人。由于加入保险时的检查，资料都齐备，所以很容易制作，做完后把它派来，从外形看就象活

着回来的人一模一样，是个很巧妙的办法……”

“现在既被看穿，就不能对你置之不理了。这个秘密如果声扬出去可是件大事，对不起……”

男人站起身来，想逃走。可医生不慌不忙，仍以冷静的语调说：

“算了吧？不要做那种没意义的事！这儿的医生，由于事前知道事实真相，已经被杀了。我就是他的接替人，是由保险公司精心制作，派到这儿来的和你是一样的人造人……”

（译自《新潮文库》1983年版星　新一著《陌国》）

柴明俊 译

乘　　客

夜里，在一条繁华的大街上，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叫住了一辆出租汽车。他钻进汽车，说明了地址，车就开走了。过了些时候，司机说：

“您的住处可真远啊。”

“噢，今天喝醉了酒，乘电车回去，若是途中睡着，就要坐过站。所以一狠心，就叫了辆出租汽车，我想这样倒好些。”

“我讲点什么有趣的事，让您醒醒酒吧。”

“好啊，那很有意思，请你讲吧！最近我是什么奇闻也没有听到过。”

“我也实在是想讲出来，不讲出来憋在心里，总觉得是块心病。我真想讲一讲，希望听的人对我说，根本没有那么回事儿才好呢。”

“你说的过于神奇了。”

“的确是件神奇的事儿嘛。事情发生在一周前的一个傍晚。有一位年轻的女乘客在医院门口搭乘了我的车。不知怎的她似乎有点不舒服。当然了，她是来医院看病的嘛，总是

哪里不舒服的嘛……”

“是啊。”

“车跑了好长一段路，来到了她指点的那一家。女乘客下了车，未交车费就走进那家去了。我想她这大概是去朋友的家，马上就会出来让我拉她回家去……”

“是啊，一定是顺便来送什么或取什么东西吧。”

“可是，她一直没出来。等的时间越长，车费越要多。我想还是提醒她一下好。于是，我下了车，按了那家门口的电铃。”

“你想的真周到啊。”

“接着走出来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他问：‘有什么事吗？’我说：‘没什么事，刚才那位女乘客还没付车费呢。’对方十分吃惊地问：‘什么样的女人？’我想，他这是装傻，是想赖掉车费吗？我详细地介绍了女乘客的相貌、体形、服装以及乘车地点等等。”

“噢，怎么样？”

“刹那间，男人的脸色变得苍白，并说：‘若是这样的话，那是我的女儿呀，她七天前死在那所病院了。想必要回家看看。’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真吓人哪。”

“对方也很吃惊呀，我就更不用说了。她的确搭乘了车，而且也是按她说的地点开来的。车费吗，我已经不想要了，我一心想马上回去，离开那里，越快越好。但是，我被叫住了，他按价付了车费，又额外多给了我一些钱，说什么您把我女儿的魂拉回家来了。”

“嗯……”

“您相信吗？”

“如果说你是编造的，那你是会不高兴。如果说那是幻觉吧，也不是，因为女儿的父亲毕竟真地出来了。”

“是啊！”

“记得这种故事好象从前听说过或者读过。可是眼前就发生了。但从经历者口中直接听到，这还是第一次。酒已经醒些了。”

男乘客叼起香烟点着了。司机开着车说：

“至今想起来全身还发抖。好象那位女乘客的面容会突然出现在望后镜中。”

“哎哎，请小心点开。车的确在颤抖。刚才谈的赶快忘掉它吧，不然又有什么办法呢。握紧方向盘，请注意安全。我是怕腿脚不稳，东摇西晃地从电车站上掉下去，才来乘出租汽车的啊。”

男乘客叮嘱后，司机说：

“我发抖还有另一个原因。”

“是吗？可是要打起精神来，要是没客人，你也许会害怕。可我现在乘着车呀。我又不会突然变成那个女人。如果能变，我真想变一下看呢。”

“客人，别开玩笑了。请您再听一下，昨晚八点左右拉了一位上年纪的男客人，有六十岁上下，象是一流公司的董事。我同他也谈了这件事。”

“以前对谁说过吗？”

“和家里人以及熟人说过，可对客人没讲过，因为没有机会。尽是些短途的客人，怕听恐惧故事的客人，带着朋友

谈得很起劲的客人，看书看得入迷的客人……”

“那位老绅士正好可以谈得吧？”

“唉唉，那天方向虽然不同，但同您一样，他的去处是郊外，有充裕的时间。而且是客人先开口。他问有什么有趣的话题吗？加上我正好想谈……”

“那位反应如何？”

“他注意听着，而且还不断地赞同几句。”

“那么，他是怎样分析的？”

“分析不是那么容易的，就连我想了这么久，也分析不出什么来。那个人说：世上存在着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只说了这些吧。要是问我，我也只能这样说。”

客人点了点头，又燃起一支烟。司机接着说：

“我问了他家的地点。到了他家，那位客人不慌不忙地下了车，走进屋里。身居要职的人都是这样，自己上路不带钱，我想他家里人马上就会出来送钱并向我表示感谢。这种情况是常有的。但是我等了好久，家里人也未出来……”

“后来，怎么样？”

“我不想说了，甚至连回想我都不愿意。”

“喂喂，是你要讲给我听的，我已经听得起劲了。”

在客人的催促下，司机说，

“是啊，于是我下了车，走向正门，按了铃。一个青年人走了出来，他的表情十分奇特。我说明了原委，他的脸色变得苍白了，说那是他父亲。”

“爸爸回来，儿子的脸色为什么变得苍白呢？一定是有什么原因吧。”

“死，死，死了。那天正好是死后的第七天。据说他父亲在工作上给公司添了麻烦，悔恨自己作错了事，便在公司自杀了。时间也是晚上八点。上车的地点也正是那家公司的门前。这件事好象在报纸上有过报道。这个青年手里拿着一串捻珠。看见这种捻珠，我也不由得蹲了下来。”

“是这样吗……”

“青年给我端来了水，还带来一瓶威士忌，并告诉我说：‘掺着喝吧。真想喝个痛快。’可是我抑住了自己，没有再喝，因为醉酒开车是要被抓的。警察可不管那一套。”

“别担心了，警察要是好好调查一下，或许会认定死者是殉职的人呢。”

“客人，别打岔了。我的确是好久没有站起来。那个青年交付了车费，又给了我一瓶威士忌，大概是为父亲超渡吧。他让我回去后再喝。”

“本想聊天解闷儿，可这故事太吓人了。我的酒完全醒了。”

“听一听就吓得这样，我是亲身经历的，就是昨天的事，所以今天都不想上班了。可是在家里愁眉苦脸地呆着也不是一件好事。”

“是啊，最好还是忘掉那些，埋头工作吧。”

“这次遇到了这种事，真不知如何是好，已经够受了。”

面对颤抖着的司机，客人说：

“我倒不要紧，若是出点什么事，那是我妨碍你了。”

“别说了，若是你那样的生手，一吃惊会扭错了方向盘。即使不出车祸，神经也会非常紧张，可是你说我的车上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你开着车尽想这想那，这不是魔鬼引路吗？”

“别说了，越谈心里越不痛快。我一直以无事故而自豪。”

“不痛快吗？那么，抽支烟吧。已经不远了，烟抽完也就到了。”

“这一带是很凄凉的呀。”

“也是没办法，收入不多，积攒点工资，又借了些钱，好不容易才在这里盖了所房子。唉，从那向左拐。对，再稍微向前一点。”

车停了，男客人看了一下钱包说：

“钱不够了，我进屋去取，请稍等一会。”

男客人走进屋内说：

“喂，我回来了。”

“唉哟，喝酒了吧。”

妻子迎上来说。

“我的进级定下来了，为了庆贺，我和伙伴们一道喝了一杯。”

“那好极了，我也想干一杯。”

“那么，我也想再喝一点。不过，得先去付出租汽车费。我的钱不够了，司机在外边等着呢。”

“那么，我马上去付车费……”

“等一等，先干这几样事。首先，赶快把我的鞋收起来。是啊，还有香呢，把香点上……”

“为什么？”

“结婚前，你不是演过戏吗，现在演一出戏吧。”

“可以，怎么演呢？”

“你就说我的丈夫，一个月前，在酒巴间饮酒时，心脏病发作死去了。你说我们刚刚结婚，他年轻又乐观，如果早些戒烟就好了。你除了车费外，再给司机多加一点儿。”

“为什么要干这种烦琐的事儿呢？”

“以后再详细谈，这种事目前很流行。这是那位司机想出来的。话说得很有趣，他说这些话的意思是想让你多给点小费。这是司机的意图。唷，好了，今天进级是个喜庆的日子，大大方方地付钱吧。听，门铃响了，表演开始，你要演得逼真……”

（译自新潮社1983年16版星　新一著《戒律纷繁》）

白 乃 谦 译

月　　光

淡淡的月光，悄悄地、从镶嵌着玻璃的天窗射进这间宽敞的房屋。闪烁的群星演奏着无声的交响乐。在室内的一隅，有几盆盆栽的百合，每盆生有十几朵沉甸甸的花，不断地散发出浓郁的迷人芳香。与此相对的另一隅，有个小小的水池，池中的水清澈而凉爽，睡莲花飘浮在水面，承受着由墙壁探出的喷嘴里涓涓而下的水滴，使池中的水，持续地发出轻微的声响和幻化无穷的涟漪。池里的水，漾出大理石的水池边沿，在瓷砖铺的地面上漫流，不知流到哪儿去了。这里，便是他抚养宠儿的房间。

他的宠儿，舒展着柔软的腰身，横卧在地上睡着。在月光映照下，水在漫流，冲洗着她的足尖。

“喂，把食物给我拿来！”

宠儿的主人，是个不满五十岁的品行端正的男人。他在走进这间屋子之前，和往常一样，吩咐已经年过六旬的老仆人。

“知道了。今天喂什么呢？”

“是呀！夹馅点心、奶油馅点心，甜瓜，可以吧？”

“是。”

他点燃了烟斗，深深地吸了两三口，没等到烟雾飘散，仆人已经把吩咐的东西端来了。那些东西象小山一般盛在一个大银盆子里。他把烟斗放在桌子上，接过银盆，打开房门。

听见开门的声音，宠儿翻身站了起来，一边用脚轻轻地踢着大橡胶皮球，一边向他靠拢。她高兴地把身子凑上前去，美丽的眼睛一眨不眨地向上瞧着。

他弯下腰，让宠儿靠着自己的膝盖，右手抚摸着她雪白的脊背，左手从放在地上的盆子里拿起夹馅点心，递到她嘴里。宠儿把点心吃了。他凝神瞧着，表情中充满了无法形容的喜悦。

从墙壁上的送风器里送进来的微风，习习地吹拂着宠儿那光泽发亮的长长的稀疏头发，月光也好象在帮风的忙。宠儿不时地用美丽的杏核眼抬头看着主人，他也一边以温存的回顾作答，一边在心中自言自语道：“这么好的宝贝，大概别人谁也没有吧？”

宠儿，她是个十五岁的混血少女。混血少女，大概世间多得很，可是象他的宠儿这样称心的，恐怕不会有第二个了吧？十五年前，他在家门口捡到了这个被遗弃的婴儿。他充满着钟爱之情，精心地把她抚育大了。幸亏他有父母留下的财产，还有父母留下的一位忠实仆人。而他本人又是一家大医院里的医生，这对于他抚育宠儿有了不小的帮助。

可是，他把宠儿抚养到今天，这十五年的时间里，他对她没有说过一句话。他一定要亲自喂食物，而且，几乎没让

仆人进过这间屋子，他吩咐仆人，不得已非进来不可时，也绝对不许发出声响。仆人忠实地照办了。

他是这样认为的：人是不需要语言的，语言该多么使爱情黯然失色呀！人们本不是用语言获得的爱情，反倒一定会因语言而使之失却。

在宠儿的美丽的身体中，爱情充满了她的每一个细胞。而且，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在这间安静的房屋里，人世间的丑事是一丝儿也没有渗入的。

他抚摸着她的肩，宠儿温顺地吃完了甜瓜，然后轻盈地跑到浮着睡莲的水池旁，用手接从喷嘴里洒下来的水喝。水从指缝间滴下来，映照着宠儿那副白皙身姿的水面，闪闪发光地被搅碎了。宠儿喝完水，就势坐在水池边上，一双大眼睛，久久地凝望着他。

他把宠儿吃剩下的食物，收拾到银盆子里，放在壁橱上。然后，打手势招呼宠儿，用蓝色的发带给她扎头发，又用手指着横穿在屋中间的银色铁棒。这是平日里宠儿饭后的运动。

宠儿那纤细的身体，象弹簧般地蹦跳着，跑向银色的铁棒。整个空间宛如洒满了碧光的海底，雪白的颜色不断地画着圆弧。每次，系在发带上的小金铃都象流星似地闪耀光华，回荡声响。百合花的芳香，四处飘逸，与喷水池嬉戏。

铃儿不再响了。微露红润、汗淋淋的宠儿瞧着他。他略微点点头，宠儿便纵身跳入水池里，于是，池中的水也便趁势津津外溢，在瓷砖地面上转着圈流淌。

每天，他都是这样地度过夜晚的。夜，明显地使语言显

得毫无意义，并在恬静的沉默中更深夜阑。

白天，宠儿沐浴着透过玻璃窗射进来的阳光酣睡，在他归来的时候醒来。

甜蜜的梦一般的夜，但，这是他牺牲了所有的娱乐，花掉了十几年的功夫才得来的。若考虑到这种忍耐性和努力，就毫无理由说他的行为是不正当的了。

夜里他睡得很晚，晨起刚吃过早餐，就去给宠儿喂食物，而后便神清气爽地驾驶汽车去医院。过午，宠儿进入了梦乡，房间里也鸦雀无声。这时，老仆人总是在外面懒洋洋地做些调节室内气温的工作，然后就连他也靠在椅子上，不知不觉地打着盹儿，让时间和平地溪水般流逝。

可是，一天，这充满和平和幸福的家庭，突然刮起看不见的暴风。坐在椅子上昏昏欲睡的仆人被电话铃惊醒了。

“喂、喂，不得了啦。”

“啊？发生了什么事？”仆人反问道。

“您府上的主人，刚才由于汽车肇事，受了重伤。”

“真的吗？”

仆人拿着电话筒又重新跌坐到椅子上。

“情况怎么样？”

“很严重。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他在胡话中翻来覆去地说：‘要喂食物，。如果养了狗什么的，就请您多关照啦。”

“是……”

然而，随着夜幕的降临，仆人益发地感到为难起来。怎样喂食物才好呢？他象主人平日那样，盆子里装满了花蛋糕、桔子等，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听到开门声，俯卧着的宠儿

高兴地翻身跑过来。可是，当她着到是仆人的身姿时，便慌忙跳进了水池，把身子藏到睡莲叶子的下面。

“你的主人受伤了。今晚回不来了，你把这个吃了吧。”

仆人不由自主地上前与她搭话。对宠儿来说，这当然行不通。不仅如此，反而使平生头一次听到说话声音的宠儿，更加害怕起来。仆人笨拙地反复地做着手势，可是，这与这个房间里的气氛很不谐调。大概是因为自己呆在这儿，所以它才不肯吃吧？仆人这样想着，把银盆子放在瓷砖地上开门出去了。

可是，过了好一会儿，仆人再次往房间里偷看时，那盆子里的东西还是纹丝儿未动。如果没有爱情这个副食品，宠儿是什么也吃不下去的，它痴呆呆地坐在水池边上等待着。

第二天清早儿，仆人给主人住的医院打了电话，说是尚未脱离危险。

“能不能见个面说句话？”

“简直是不着边际的话。假使只是看一眼，那还没关系。”

仆人是想设法把宠儿带上，好让她的主人给喂食物。可是看来，这是太不实际的奢望了。

仆人进到房间里换了食物。他把主人常喂的奶油馅点心也加上了。

“吃吧，求求你。不然，等主人回来的时候，要大发雷霆的……”

仆人抽抽搭搭地恳求着。然而，这对宠儿丝毫也不起作用。到了晚上，盆子里的食物还是一点儿不见减少。宠儿瘦

多了，脸色青灰，她把脸靠近百合花，嗅着香气。

主人危笃日甚，宠儿也愈加苍白消瘦了。

仆人甚至想，是否给宠儿请个医生来！可是如果这样做，那么，自己再也不能重新找到工作，只有交辞职书啦。老仆人坐卧不安，常常象忽然想起似的，交替着重复窥视宠儿的房间和给住院处打电话。

累得筋疲力尽、迷迷糊糊的仆人，夜里被电话声惊醒。

“您的主人逝世了……”

仆人没有答话，沮丧地把话筒丢到台上，向宠儿的房间跑去。

主人最疼爱的宠儿，最至近的眷属，不，或许就是他全部的爱情。可怎么将这不幸的消息告诉她好呢？这也许有些残忍，可又不能不告诉她。

宠儿在瓷砖地上静静地躺着。仆人悄悄地走过来，用手碰了下她的肩，但是，她已经同大理石一样冰凉了。

一枚百合花瓣飘落下来，发出极其微弱的声音。

（译自《新潮文库》）

任　伶　译

好　上　司

我总算能够进入这家令人神往的公司了。尽管它并不是一家历史悠久、颇有传统的老公司，但发展速度之惊人、工作成效之卓著，则是举世公认的。新产品层出不穷、源源供应社会，销售后服务也面面俱到，无微不至。

当然，说起职员的待遇，在企业界也可谓首屈一指。我之所以一心要进入这家公司，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理由。而且也还不仅仅是出于物质方面的考虑，在这个公司里，更充满着融融的人类之爱。一进公司你就会立刻亲身感受到，并非人云亦云的传说。

就职考试简直就是一场恶战，雄才辈出，竞争异常激烈。笔试还不算，还要进行口试，以便对个人性格详加了解。我当时以满腔热情一一作答。也许是看中了我这股认真劲吧，我成了幸运儿，被公司录用了。朋友们向我投来羡慕之意，而我自己心中也洋溢着自得之情。我鞭策自己：加劲干，尽我所能，竭诚努力！因为这关系到公司的发展。

我被安排到公司的一个部门里。无论是课长还是科长，看上去都是那么和蔼可亲，同事们也都一见如故。到处都充满着活力。不仅这一个部门，公司上下，无不如此。

也就是进入公司几天以后吧，科长对我说：

“工作都熟悉了吧？”

“啊，还在抓紧努力，就会熟悉的。”

“要是不着急回家，去喝一杯好吗？我请客，就算是对你的欢迎。”

“那就多谢了。”

我于是跟着科长，转了几个酒巴。在小说和漫画上，每当出现这种场面，总要把此时的话题写成是对公司内的派系之争说长道短，大发牢骚。但这位科长对此却只字不谈，只是爽朗地笑着，一个劲地向我劝酒：“痛快点儿，大口喝！”

虽然工作紧张，可是能在下班后换换脑筋，倒可以消除一天的疲劳。科长真是个令人可亲的大好人，能在这样的人手下工作，是令人心情舒畅的。我不禁开杯畅饮起来，酒有些喝的多了点儿。

我们俩人又步履蹒跚地朝另一个酒巴走去。在一条狭窄的小巷里，一个迎面走来的男人被科长撞了一下。

“混蛋！干什么！”

那个人蛮横地叫骂起来。不过是碰了一下而已，谁也没怎么样，可他竟然要动手，看样子不象个好东西。瞧那架势，科长非要吃亏不可。危难当前，我岂有袖手旁观之理！

我毫不迟疑地挺身而出，对方也向我厮打过来。他的霸道行径，更使我火冒三丈。保护科长，是义不容辞的。我乘着几分醉意，狠狠回敬了他一顿拳脚。

过了一会儿，当我恢复了理智的时候，发现科长还蹲在地上。

“不要紧吧？”我问道。科长点点头。只见那个家伙四脚朝天，动也不动。科长盯住他的脸仔细查看了一会儿，说道：

“这小子又没气，又没脉，好象死过去了。”

一听这话，我吓得面无血色。摸摸那小子，果然浑身硬梆梆的。顿时，我六神无主，四肢无力。

“我惹祸了。叫急救车吧？”

“等等，不行。那会使我们公司恶名远扬，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作为一个负责人，我有责任防止这种事件发生。”

“那，就这样……”

“叫急救车也晚了。算啦，你快跑吧，这里由我来设法处理好啦！”

“可这责任在我呀……”

“不，你还不是为了保护我嘛。还谈什么责任不责任的，现在是赶快处理要紧。交给我来办好啦，我的社会经验毕竟比你丰富，尽管放心。喂，快跑吧！”

“那，好吧，我走啦。”

在科长的催促下，我离开了那块是非之地。幸好街上没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家里。虽说是正当防卫，但毕竟是杀了人。酒也全醒了，整整一夜，我心烦意乱，坐卧不安。

第二天一上班，我立刻悄悄地问科长：

“那件事，后来怎么办了？”

为了不让别人听见，直到走进接待室，科长才说：

“我弄得很巧妙，谁也没看见。反正那小子也不是个好东西，让警察认为是同伙殴斗致死，也就了事了。不会怀疑

到我们身上的。”

“可是，我总有点放心不下。”

“那大可不必。没留下任何证据能表明是你干的。再说，即使留下什么痕迹，那也只能是我在处理尸体时留下的。你不必担心好了。”

“你是怎样处理尸体的？”

“这就不用细说了吧。告诉了你，你又该杞人忧天了。再说，一旦你嘴上不严漏了风，我可就倒霉了。好啦，这件事到此结束，把一切都忘掉吧。”

“明白了。真不知该怎样感谢您，您为我费心了。当然，给科长惹麻烦的那些话，我是至死也不会说的。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恩德。”

我发誓道。科长丝毫没有表现出让人感恩的神情，这使我更加由衷地感激他。总算平安无事了。出事当时，我要是稀里糊涂地喊起来，围上一群看热闹的人，那么，我这一生就完了，还要连累科长，甚至给公司脸上抹黑。

一切都多亏了科长。报恩的道路只有一条：拼命工作，为科长好好干！如果因成绩不佳而导致科长降职或下台，乃至一蹶不振，那对我也绝没有什么好处可言。

我专心致志地埋头工作，什么辛苦啊，劳累呀，连想都不曾想。其结果，当然是成绩卓著，而奖金也水涨船高。虽说这不过是副产品，但奖金多也是令人惬意的事。

腰包充裕了，我开始结识了一个女人。尽管那只是偶然间在街上随便认识的，她却正当妙龄，因而关系的进展突飞猛进。这本来不失为一件快事，但到后来却使我陷入了窘境。

女方向我逼婚了。

世上这样的事不乏其例。到了这一地步，我的热情开始消失了。我了解到那个女人以前早有所爱；同时，也感到自己结婚的经济条件尚不具备。我对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心灰意冷了。可是女方却一个劲地吵着说："要是不结婚我就去死！"弄得我束手无策。

看到我无精打采的样子，科长问道：

"你好象有什么心事？脸色可不大好，近来工作上也有些心不在焉哪。"

"不，没什么。"

"隐瞒可不好。咱们俩人之间，还有什么不可谈的吗？说说看，我可以给你参谋参谋。你这么萎靡不振，我也吃不消啊。"

"是这样的……"

我于是把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科长会替我着想，这点是不用怀疑的。我是擦着冷汗，对他讲了这件令人难以启齿的事情的。但科长既没有发怒，也没有发笑。

"是这样吗。好吧，我设法找那个女人替你说说看。"

"对不起，那就拜托了。"我低下头。

不知科长是怎么替我去说的。不过，从那以后，那女人倒是再也没来缠过我。我不由得想到，也许还象上次事件一样，这件事也就自消自灭了吧。这简直成为不容怀疑的事实。过后，我也曾在街上的人群中看见过那个女人。

科长该是怎样苦口婆心地开导我，又是怎样费尽心机地为我求人说项。而且，为了我这个部下，不知自己掏了多少

腰包呢。我曾经婉转地向他说起过这些，而他只是说："提这些干什么，努力工作就是了。"

真是个难得的好科长。有朝一日我提升的时候，是否也能有这种品德呢？我自己觉得好象还没这个把握。不，现在考虑这些，还为时尚早。当务之急，是为公司尽力工作。这也是对科长报恩的唯一途径。

不久，我和一个老朋友引见的人有了交往。开始并没有搞清他的来历，但很快他就露出了真面目。原来他是个被称为产业间谍的家伙。他转弯抹角地来引我上钩。

"怎么样，能不能把公司新产品的秘密悄悄告诉我？至于谢礼嘛，随你要多少好了。我绝对会守口如瓶，不会给你添麻烦就是了。"

"不行，请不要再谈这种事了。"

我立刻一口回绝。真是岂有此理。我能了解到秘密，可我不能辜负科长的信赖，不能拿恩德换钞票。

而他毕竟是个产业间谍，绝不会就此罢手的。果然，没多久，他又对我说：

"请你不要把话说得这么死吧，我手里可抓着你的短处呢。"

"什么短处？"

我装作若无其事地问着，可内心却有些忐忑不安。他说：

"我有你的裸体照片！那是在一个温泉偷拍的，我可以把它公之于世。"

对这种威胁，我并不买帐。

"那没关系。很可惜，我不是女人。随你的便好啦。"

把那种照片公开，当然不是什么荣耀的事。但也不能为这么一点芝麻小事就背叛公司。如果屈服于这种恫吓，科长说不定会多么难过呢。想到这些我更加认定了，绝不能那样做。

产业间谍无可奈何，只好作罢，此后倒也风平浪静，始终没有公开什么照片。或许，照片之类的东西压根儿就不存在。

这个产业间谍的经验，倒使我从中受益不浅。那以后不久，科长委托我打探其他公司的秘密。这时，我就亮出了这一招，干得很漂亮，巧妙地运用了恫吓和收买的手段，把秘密弄到了手。虽然事属非法，手段卑劣，但这毕竟是为了公司，为了科长，科长大为高兴，我也颇感快慰。

事后我却又感到，那个公司的职员也真够可怜的，竟然会因为这么一点小事而出卖公司的秘密。他一定没有一个象我现在这样的好上司。

产业间谍再没有找上头来，这次又来了一个负有另外一种使命的人物，一个说客。他劝我到另一家公司去，至于工资和地位，保证比现在要高得多。

在别人看来，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可我当场就谢绝了。我喜欢我的公司，这里不仅工作愉快，而且更有着恩德与情谊的联结，这是任何金钱和地位所难以取代的。如果说我已经是一个具有一定实力的人物，那也完全是由于这种环境所造成。

我回答他说：“你如果相中了我这个人才，去和科长交涉好了。要是科长答应和我一起调转，我就跟科长一道去。”这么一说，那个说客再也没登门。是被科长拒绝了，还是根本就没有去找，都不得而知。

说来倒也微不足道。大学里低年级的同学们曾向我打听：

“您的公司怎么样？如果效益好，有干头，我也想去参加就职考试。”

“谈不上好与坏的问题。可以说，在全国来看，不，就是在全世界来看，也是效益最高的公司。能进入这个公司，可以说此生无憾了。但成绩不好是别想进来的，靠人情关系，在这里行不通。”

“那么，我就努力学习，争取考上。不过，象您这样对本公司一片痴情的人可真不多见，进了其他公司的人，总是牢骚满腹的说个没完……”

世事如流，光阴似箭。在科长的关怀下，我也成家立业了。只要是科长说的话，你就相信好了，那准没错。

不久，我提升了，被任命为科长。提升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事，可更值得高兴的是前任科长又升为课长，我仍然是在他的手下工作。

高兴之余，我心里又掠过一丝不安。那就是以前一直深藏的一件心事：我对自己没有信心，不知道能否领导好我的这些部下。

这回分不清到底是谁请谁了，当我和课长对饮的时候，道出了我心中的疑虑。

“有件事想……”

课长打断了我的话，说道：

“先听我说说吧。你现在也是科长了，你必须实施一项计划。当然，这也没什么难的，我来告诉你方案，你照着办

就是了。”

“只要是你说的，我都照办。要做什么呢？”

“你的部下中，有两个是新来的。你请他喝酒，让他喝得醉醺醺的，然后造成一场车祸，再让他逃跑。当然，并不是真的压死人，只是撞倒一个如同真人一样的假人而已。你要替他隐瞒这件事，把责任承担下来，再替他搞出一个圆满的收场来，他就会对你心悦诚服。必须搞得纹丝不露。有一个专门为这种演出服务的组织，已经准备好了。”

课长的说明简单明了，我立刻心领神会。同时我也骤然猜到了一件事。

“那么，我刚来的时候……”

“是的。被你打倒后装死的那个人是个老行家，纠缠过你的那个女人嘛，也是我们公司里那个组织中的一员……”

“这太过分了，作为一个人，我的尊严竟被如此玩弄……”我高声喊叫起来。课长说道：

“喂，不必发火嘛。所谓企业这个天地，就是如此严酷。要不惜采用任何手段，超过其他公司。不是也让你窃取过别人的技术秘密吗。严格地说来，如果我们一味地墨守间谍是卑鄙之徒这个信条，那么，我们公司的经营成绩就会急转直下。”

“可是，我那样做都是为了你呀。我是由于心中充满了对你的感戴和尊敬，才那样做的，那是纯洁无瑕的行为。如果也把它当成一种争斗的话……”

“算啦算啦，请冷静点吧。要是你没有提升，又不曾对你说过这些事，那么，我们还会一如既往地愉快相处。但是，

没有永恒的静止，这回该轮到你受尊敬了，这没什么不好的，考虑考虑吧。只有这样做，部下才绝对不会背叛你，也不会背着上司出卖公司的秘密。你可以放心大胆地让他工作。当然，还会有更好的办法。总之，你只要牢牢地抓住部下的心，就不会出乱子。除了我教你的，还可以想出其他方案……”

“这样说的话……”

那种方案，我是没有的；正因为没有，我才感到不安。

“如果没有点儿什么意外事件，就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和信赖感。在安然无事的太平日子，只能在口头上叫喊信赖，而无切身的感受；只有面对外敌才能团结一心。传说中的四十七武士的团结，也只有在发生了松坂走廊事件才……”

课长列举例证开导我。我虽然没有被完全说服，但还是照办了。

我这是豁出去了，怎么也得干。除了这种渺茫的出路，别无办法。反正也不是真正的交通肇事畏罪潜逃，不过是用假人做戏，并不触犯法律。

决心一经下定，着手实行起来，倒也颇为顺利。因为有老手帮忙，演出了一场十二分逼真的好戏。我对新来的两个部下就这样下手了。

这次的效果极为理想。他们对我的态度骤然一变，向我投来的目光中充满了尊敬。在如此融洽的气氛下，他们是不会背叛我的。它带给了我一种安心之感。

我悄悄地向课长报告了此事。

“这样一干，效果果然明显。今后的工作毫无问题，我

现在有这个把握了。”课长笑着点点头。

“你这么一干，我也松了口气。这我们就成了共犯了。从前我是加害者，你是被害者，所以我常常受到良心的谴责。工作之余，我也总是温厚待人，就是为此。可是，今后我们同为共犯了，就可以比从前更亲密、更坦率。走，去干上一杯……”

来到酒巴间喝上酒以后，我发觉自己已经越陷越深而难以自拔了。虽然可以保证得到部下的信赖，但却是以对课长的惟命是从为条件的。因为课长手中所掌握的，不是假造的弱点，而是我的真正的弱点。我当了产业间谍。由于我的宣传而使后期校友中成绩优异者进了公司。连我结婚都有赖于课长的成全。我要是胡言乱语的话，那就等于自我毁灭。我现在与公司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

如此看来，我只有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这个公司而别无他路。但是，这也不是什么坏事。由于迫不得已而奋力工作，则会使公司得到不断发展，而个人收入也将大为可观，并且还不存在被解雇之忧。

我终于搞明白了我们公司之所以获得发展的秘密所在，摸清了公司内人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内容，恐怕在任何一本研究经营学的书中都不会找到的吧。

也许，很多人都没有去注意，所谓企业，从根本上说，不过是一个由一些共同犯罪者结成的集团。对于自己的所为不是任何人都没有感到问心有愧吗？

还不仅仅是企业，小而至于一个家庭、一个组织、一个团体、一个政党，大而至于一个国家，无不如此。既不能反

其道而行之，也不能摆脱它的控制。即使得以摆脱而另图高就，也还是无济于事。他不过是加入了另一个共犯者的集团而已。

集团得以发展的动力之源泉，也许就在于这种共犯者意识。人类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进步，难道不就是源于这种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殊气质吗？老实说，我现在也只能这样想了……

（译自《新潮文库》1983年版星　新一著《未来的童话》）

张 柏 霞 译

确　认 机

发明了一种机器，可以把它叫做“个性识别机”。就是说，它可以证明那个人是他本人而不是别人。

也许更通俗地说明一下才好。

假定某人有身分证明书，或者信用券之类的东西。然而，不能断定这个证件持有者是否就是证件名义人。这个机器就是为了解决这类问题的。

把卡片放进机器，立刻发出一种声音；放上一只手，于是，顷刻间就可以确认他是否卡片的正当所有者。指纹和掌纹，声音的特征以及血型，就象在卡片上用暗语记下来一样，清晰地表示在机器上。不过，验血型是不需要取血的。从随着声音带出来微细的唾沫里，就可以断定血型。这些，都是在一瞬间可以完成的。这便是这个机器的特殊功能。

的确是个方便的东西。在这以前，遇到丢失信用券卡片的事，很难防止拾到的人钻空子。于是，所有者、银行、还有保险公司，他们当中必有一方蒙受损失。有了这个机器，就可以消除这种危险。

就是名章，也是靠不住的。是本人同意盖的呢，还是什么人未经本人同意盖的呢，或者是从商店买来随便盖的？对

于第三者来说，是无法识别真伪的。由此而引起的纠纷不知多少起。也有过这样的方法，附以印鉴证明，即盖上在官署备案的重要图章。但是，尽管这样，也不能说万无一失。如果在官署备案的重要印章失盗，那就万事休矣。

这些问题，由于有了这个机器，完全可以迎刃而解了。这的确是电子时代最适用的机器。不，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机器。因为某个人到底怎么样，它马上就可以验证出结果。

理所当然，随着这个机器的问世，对它的批评也就出现了，批评道："这不是不相信人的具体表现吗？"但是，不久，这种批评就销声匿迹了。安上这种机器的宾馆，曾经抓到几个拾到别人票据而企图干坏事的人。这对于坏人来说，是个严重的威胁。而另一方面，对于好人却没有任何损害。为了创建老实人不吃亏的社会，这个机器很有用处那是众所周知的。

这是从事实出发的效能。

发明者已经取得了专利权。然后，便开始大批生产。那个厂家突然有了很大的发展。需要量是相当可观的。一旦有了它，对客户不用怀有疑心，就可以大作其生意了。

厂家并不出卖这种机器，而是采取出租给各企业的方式。不是每个企业一部，而是两部。其中一部作为备品，在另一部发生故障时使用，以便做到万无一失。在这期间通知厂家，将发生故障的机器取回去修理。真是买卖兴隆，从没有发生过收不上来租赁的事。

生产这种机器的厂家不仅仅是追求利润，也在进行改善卡片的研究工作。是在研究一种无法伪造的卡片。不论机器

怎样可靠，如果伪造卡片非常容易，那也就没有意义了。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算尽善尽美。于是，他们终于完成了绝对不可能伪造的卡片。

厂家通过广告发表宣言：由于机器判断错误而造成被害人蒙受损失时，不论金额多么大，本公司一律全部赔偿。

在社会上总有一些怪人，千方百计地设法得到这分赔偿金，这样人当然是少数。然而，他们进行的这种尝试都失败了。卡片不能伪造，机器又骗不过，毫无可乘之机。

卡片丢失，也用不着担心会被人钻空子，蒙受损失。卡片不在正当所有者手里，就失去了价值。拾到的人也不再想法钻空子占便宜了。

丢失卡片的人，只要到卡片发行中心去，经过确认就可以补发。卡片的不正当使用方法，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给持有者上催眠术，好生操纵，叫他怎样干就怎样干。然而，这类情况非常少见，这不是机器和厂家的责任。

如此这般，信誉和实际效果都越来越高。社会上人们也对这个机器习惯了。自不待言，厂家顺利地获得了高额利润，拿出利润的几成作为研究费，为了进一步完善卡片和机器而进行的改进工作也在继续。所以，想对机器进行挑战的人们，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从未发生过赔偿损失之类的事。

厂家迎来了创业十周年。祝贺一番，发给职工们特别奖金 招待了机器用户的有关人员，大家都笑逐颜开。

从此以后，留下董事和干部们又举行了豪华的二次集

会，租用大型游艇，精心安排了海上祝贺宴。席间，发明者、亦即经理讲了话：

“承蒙各位努力工作，我们非常顺利地达到了这样地步，没有出现竞争的敌对公司，简直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这也是各位努力保守企业秘密的结果。关于这一点，今后还请多加关照……”

经理的叮嘱，是完全正确的。从这里出现漏洞，那就完了。对于机器的重要部分，根据专利登记，受法律保护。那个图纸，还准许第三者看。

然而，现实的机器，除在公开发表的事项外，制作中还有许多企业的秘密。当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把制造方法的一切完全公开，必然会有些人由于看到了这些，而想钻空子进攻。尽管专利受到法律保护，但是，对于那些蓄意犯罪想干坏事的家伙们是不起作用的。而且，受损失的用户会向厂家索赔的。

机器不是出卖，而是采取租赁的方式，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还必须防止被别人拆开进行研究。如果把它拆开，极秘的部分就会发生小爆炸。

问题担心的是秘密从内部泄露出去。为了防止发生这种事，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秘密只有干部掌握。干部们决不会放弃高薪和地位而向外泄露秘密的。再有，即使泄露了，也不会马上从其他公司里出来仿造品。

干部无论是谁都只能知道各自的一部分秘密。要想知道全部秘密，就必须收买所有的干部询问，而那又是不可能的。知道全部秘密的只有经理、副经理和专务董事三个人。

这些最高负责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出卖公司。由于上述原因，不论秘密刺探者，还是犯罪者和工业间谍，唯独对于这个机器总是攻打不下。

经理对大家说：

“严守秘密和不断改良。只要不忽略这些，我们公司就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请多关照。”

又是干杯，又是大吃。在大型游艇上开始了舒适的庆祝宴。简直是一帆风顺。

然而，意想不到的厄运降临了。当时，在没有预报的情况下，涌来了异乎寻常的海啸，顷刻间大型游艇翻了，突然沉没。连发出求援信号和戴救命工具的工夫都没有，尤其是发生在夜间海里。绝大多数人被淹死了。设法游到岸边、得以活命的，只有几个体力好的年轻干部。以经理为首的重要人物，都已消失在大海里。真是个想象不到的异常变化，它的影响还没有马上波及到社会。在机器的使用者那里，各自还有一台备品。另外，厂家只用剩下的一些人在设法继续生产。

可是，在这期间，备品竟然也出现了故障。有一位男顾客带着卡片，到银行要提取存款。

“总是蒙您光顾，谢谢。请把手放在这个机器上……”

窗口旁的女人说道。客人拿出卡片，把手放在机器上，说了声‘啊，啊”这时，机器发生了故障。在机器的侧面，表示故障的红灯一闪一闪的。窗口的女人看了这种情况，便说：“哎哟，对不起，不能给您付款。”

“你这样说不太好吧，为什么，你拿我当外人了吗？”

“不是的。这个机器发生了故障，不能确认顾客是不是本人。”

“不管怎的，我着急，快拿钱。我就是本人，没错。方才你还在客气地说：‘总是蒙您光顾’，这就说明你已经认定是我。因为我常来，我的面孔你是应该熟悉的。”

“可是，没有机器的确认……”

“喂喂，相信我吧，我的户头上有钱。”

“是，有。”

“那么，这里有本人。认识我吧。”

“是，说真的，那，好象觉得有点面熟，可是，是不是绝对确实，我倒没有把握。自从有了这部完全可靠的机器，一切靠它，似乎再也没有必要记住顾客的面孔和声音，满可以放心地结帐。至于用‘总是蒙您光顾’这句寒暄话来打招呼，也不过是机械地重复。”

“也许是那样。不过，无论怎么说，我是要取钱。想想办法，付给我吧。”

在他们争论当中，分行的经理走来了，果断地说：

“我只能在我的权限内支付。至于不用机器，顾客究竟是否本人，我是没有自信的。可是，从以前发生的事情来看,还没有一位能够蒙混 这个机器的。因为机器立刻就会识破他。所以，从这一点看，可以断定，相信您也不致于出什么问题的……”

顾客走后，分行经理说：

“……把刚付出的那笔钱留个存根。万一方才那位先生不是本人，就算是由机器的失误而蒙受了损失，必须向厂家

索赔。因为实际上不是机器判断失误而是故障，所以，还不知道厂家能否答应我们的索赔。可是……”

分行经理歪着头。

“可是，比起那些事来，故障倒是个大问题。事情拖延了，会给顾客带来麻烦。给厂家挂电话，叫他们快一点把能够正常工作的机器送来。最近，保修服务部不大好啊。以前，总是在动用备品时，另一部备品立刻送到。”

给厂家挂了电话，不多时就把机器送来了，因为厂家多少还有一些存货。

还有这样的情况。某公司的大门口放着机器。出差回来的职员，把表示身分的卡片放进去，便向办公室走去。这时机器发生了故障，红灯亮了，门卫便阻拦那位职员。

“哎，不能进去。因为机器发生了故障，不能确认你是不是本人……”

“喂喂，你说什么？还能把我忘了？岂有此理！”

“制度，这是制度。”

“那么，从我那个科里叫来一个人，不管是谁。我是营业三科的。谁都能证明我。你们太愚蠢了……”

那个科的科长和另外三个人走来，看了看大门口的职员。职员在呼救：

“请证明是我啊，让我进去吧。”

“看来确实象本人。但是，还得防备万一，也许是工业间谍。由于整容手术的进步，完全可以按照本人的脸型再加工一位。正因为这样，才安上了这个机器。可是，越看越象他本人啊。”

“别逗笑话啦。我是那个本人啊。在去年公司职工旅行的时候，我余兴未尽，还在集会上给大家表演了杂技呢，科长表演了‘拿大顶’。在这次出差，临出发前的晚上，在酒巴间还一起喝了酒呢。我就是那个我啊。”

“确实是在酒巴间喝过酒。可是，这话又不能作为绝对的证明。如果用这些事可以证明是本人的话，这样的机器一开始就应该不要，用暗语就行了。”

“马马虎虎算了吧……”

那个职员在央求。科长和下属们商量一下，得出了结论。

“叫他进来吧。因为这个造成了损失，工厂会给赔偿的。假设是别人冒充，把损失计算出来，索赔的数字一定要清楚。反正对故障这事真挠头啊。给工厂打电话，催他们快送货。这阵子巡视员也好象懒了。生意兴隆，好过了头，‘牛’起来啦。”

工厂为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一定的库存量，与其一来催货就送去，倒不如拖延时间好。

在某宾馆的礼堂里，正在进行结婚典礼。在到会的人们面前，新郎、新娘要写出书面材料，并签上名字。又把宾馆的机器运来，放在身旁。可是，一放进卡片，红灯就一闪一闪的，表示出了故障。

主持人向到会的人们问道：

“正赶上这个时候发生了故障，怎么办好呢？”

“我的立场是，只是来签字的，没有别的责任。我的意见是，可以省掉用机器确认。可是，万一不论哪一方不是本人，也许是被孪生子给调换了。对这样的事，不好断定。即

使就是这样，因为结婚这件事只要双方同意就能成立，所以新郎、新娘同意就行呗。”

新郎新娘面面相觑。

“在经过一年的恋爱以后，好容易盼到今天，可是，要郑重其事，还应该慎重一些……”

“我嘛，肯定是我。可是对方是不是真的……”

俩人都犹豫起来。因为他们都是和这个机器在同一时代里成长起来的。一旦离开机器，就陷入不安的状态。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确认方法。到会的人们表态了：

“那么，延期签字吧。等完整的机器送来以后再进行。一旦发生意外，尽管可以提出索赔。但是，只有结婚是不能用金钱赔偿的。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发生了故障，太……”

在宾馆里，幸亏另有一部确认机器。不一会儿就把它运来了。签完了字。可是，由于这种原因，使婚礼拖了一些时间。

还有这样的情况，道旁有一个老人在痛苦地呻吟。开来救护车，附近的医院把他收下了。当时，设在医院的那部确认机发生了故障。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拒绝这位病人，只好进行处置。由于病情急剧恶化，他死了。这可难住了医生。

“真糟糕。在他还能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时，用机器检验一下卡片上的名字与来人是否相符，还是可以确认的。可是，已经晚了。不应该在这样关键时刻机器发生故障。死亡诊断书该怎样写呢？如果因为事故猝死，那还好处理。可他是在这里咽气的。即使卡片的名字和他相符，也不能作出负完全责任的定论。暂且把家属请来吧。”

通过联系，家属来了，说：

“确实象我爸爸。而且，爸爸似乎还有点心脏病。可是，现在不经机器的确认，这就不好说啊。请您也站在我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不希望这样判断：此人不是我的爸爸，是有人偶然拾到了卡片。你们可是这样盼着的吧？”

“那么，还记得住穿的什么衣服吧？黑痣什么样，什么地方有熟悉的特征等等总还是有的吧？”

“确认机出现之前，衣服和黑痣还可以成为真凭实据。而如今，最准确的还是卡片和机器吧！我想不起爸爸有些什么特征。不，如果想起来，反而会成为判断错误的根源。”

家属也不愿意认尸，便将尸体运到卡片发行中心，好不容易才有了头绪。从而，葬礼拖延了好久。

在这期间，厂方并非消极怠工，而是一面稍吃一点库存，一面努力想办法解决问题。故障之中，有的仅仅是漏在外面的电线断了，很简单就可以修复。但这是极少数。

大多数是不知道怎样修理才好。生产也处于停滞状态。知道重要部分制造秘密的人，大部分已经死去。而活着的干部，只片断地了解一小部分的生产秘密。

有人想拆开研究，以为总会有什么办法的。刚一拆卸，就发生了小爆炸，重要部分全都无影无踪了。这是秘密构造。有一名活下来的干部活用他记忆中的知识，发现了揭下机器盖避免爆炸发生的办法，总算成功了。

但是，下一步的工作是很难的。哪里出了毛病，还是弄不明白。仅有申请专利用的设计图，什么也不顶。不论是机

器还是卡片，除指纹、声音和血型以外，好象还用了一种因素，那是为了 防止伪造。

那种因素是什么？是根据每个人特有的皮肤电传导的方法吗？是根据手指骨的 X 光透视吗？还是静脉的位置？可以想象出各种可能性。

金库也打开拿过，可是制造方法的文件什么也没有。文件是泄露的根源。只有干部的头脑里才有记录。

这样说来，只有从头做起， 别无他策。在研究室里还剩下些实验数据。哪一个可以用在机器上是不清楚的。可是，好象不可能把数据还原，再制成新型的产品。

可是，那种作法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库存的成品已经没有了。工厂在宣传机关登了广告，在转入生产改良型装置的轨道以前，宣告暂时停产。再者，在停产期间不受理对故障机器的赔偿。别无他策，有什么法子。

人世上真有点怪。例子是不胜枚举的。譬如说，竟有这样的事。一个在街上闲逛的人，朋友向他打个招呼：

“好久不见啦，怎么样啊。”

“您好象是我的朋友。可是，那是真的吗？我自己是谁呢，果真是自己吗？弄不清楚了。”

“弄不清楚，岂不是更好吗？不久有新的确认机一问世，一切都会恢复的。”

“可是，新确认机没问世以前不好办呀。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妻子开始怀疑我，你果真是我的丈夫吗，不用卡片确认一下不放心。在新机器没问世以前，你不要回家。”

“那真难为你啦。没有地方住的话，可以到我家来。究竟自己是不是自己呢？把这个哲学问题就着酒论一论吧。长久地在我家住下去也行。”

“这我很感激。可是，要给您的家属添麻烦吧。”

“不，没关系。我的家现在是空荡荡的。在机器恢复正常以前，一切都是靠不住的，我把妻子赶出去了。”

（译自《新潮文库》1984年版星　新一著《南瓜马车》）

郭 赈 海 译

新　经　理

艾诺先生是个中年人，担任科长。这个科的工作是销售宇宙旅行者使用的手提包。他坐在公司里自己的办公桌前正在通览文件。

这时，桌上的内线自动电话响了——通知他。

“经理找你。说是要听听工作进展情况。”

“好，这就……”

艾诺先生站起，心想：倒霉！经理有请，无论请谁都不会是愉快的事。自从来了新经理，这事儿对于艾诺先生就更显得严重。然而，也不能逃避。

他拿起一叠文件径奔经理室。在中途，与制造部长擦肩而过。艾诺先生从部长闷闷不乐的表情上察觉到他也去过经理室。

艾诺先生站在门前待到心里平静才叩门。

“进来！”室内传出声来。艾诺先生进了经理室。

“听说您找我……”

艾诺先生端正姿势、鞠躬问候。因为上次被新经理提醒鞠躬过大，这次就只微微地弯了弯腰。可是，端坐在大椅子上的经理看到这种状况仍然发了火。

“喂，头再稍微低一些。上身向前只倾斜三十度！我欣赏准确地弯到三十度。重来！”

“是，对不起。”

艾诺先生重新施礼。经理毫无表情地看着。莫非在想：即使再稍微享受一下人类的礼遇也是快活的？把职员完全当成了什么！

虽然是满腹不满，却也在不断的重复中，终于达到了经理所欣赏的三十度鞠躬礼。

“好，可以了。不要忘记方才的要领。接下来我想听听工作报告。”

“是，如果与前一阶段比较来说明的话，本阶段的预定计划和实现……”

艾诺先生一边看着文件一边按着次序说下去。经理不断地点着头。听到半截儿，却挥手打断了艾诺先生的话。

“喂，刚才好象提到百分之五十五，这准确吗？”

艾诺先生慌忙地重新翻查文件一看，果真如经理指出的那样，刚才是他说错了。

“啊，很抱歉。是百分之五十四。”

“象这类差错是不允许的！”

经理毫不留情地大声警告。艾诺先生用胆怯的语调道歉。

“是。是我计算错了。不过，大可不必发这么大火吧。仅仅相差那么百分之一……”

“不对。差错就是差错。”

“是。不过，大凡人类谁都会有差错的……”

“这种思想不对头。你在五个星期前也有过同样的差错。可能有什么心理上的毛病。随后请医生检查一下！”

“是，遵命。”

艾诺先生驯顺地鞠了躬。上身准确地弯到三十度。经理对此没有发表意见。可是，注意力却移向了另一方面。

“噢，对了。最近你的交际费用得多了，为什么……”

经理洞察一切，以至细微的地方，确实，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是经理。在企业中，高高在上的人必须卓越。艾诺先生分辩了。

“那是、那个，因为要增加卖钱额，为了成交买卖，招待推销店的负责人。喝些酒什么的，创造和睦的气氛，在情绪积极的时候是便于开口的。我使用的交际费是很值得的……”

“不，没必要那么做。费用的使用应该围绕着提高产品质量。”

“您的意见千真万确。不过，经理，您不知……”

“不准提意见。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今后停止招待之类的活动。这是命令！明白了吗？明白就好。”

“是。那么，我回去工作。”

艾诺先生又鞠了一个三十度的躬，转向门外。正待走时，经理叫住了他。

“喂，稍等一下。”

“是。还有什么吩咐……”

“对不起。能否给我清理一下耳朵，讨厌吧？”

“哪里。愿意从命。”

“那就拜托你。工具在这儿。”

经理坐在椅子上，艾诺先生站在经理身旁，弯腰开始效劳。假如职员拒绝，经理就会在你忘记时，顺着别的什么事把记住的这件事抖落出来。可是，艾诺先生刚开始下手不久，经理就发了话。

“喂，这种做法不行。给我把头罩摘下。”

“是……”

艾诺先生手拿螺丝刀，小心地摘下了柔软的塑胶部分。接着用小型除尘器吸取声音接收装置附近的灰尘。

艾诺先生干着活计，思绪茫然。儿提时代经常听到如同梦幻的故事啊。那时想：如果到了那个时候，大概谁都可以役使机器人逍遥自在地工作吧。真是一幅快乐、辉煌的前景啊。

然而，现在却怎样呢。纯粹是不负责任的预言！愿望终究是愿望，与现实相背。人类按着机器人的命令，只是一味地工作！

“怎么样啊。里面有一个晶体管不是要失灵了吗？马上更换掉。动作要轻！”

“是……”

往里一瞧，经理的内部构造精巧，排满众多的微型装置。由于它们的作用，不管多么小的事情，一旦被记忆储存，就不会忘记。

这样讨厌的经理世上少有！艾诺先生发泄着闷气，不由怀念起如今不知何去的前任经理。

他想搞坏现经理脑袋里的某一部分。可是，如果真那样做的话，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因为，为了制造这位经理花

费了巨额的金钱。

大股东们聚会，把这种东西拉上了经理的宝座。任何时候高价商品都是自上而下普及的。

（译自《新潮文库》 1983年版星　新一著《盗贼社会》）

姜 永 文 译

爱的力量

经营机器人公司的N先生那里，来了一位中年男人，他说：

“可以为我制造一个机器人吗？”

“当然可以,这是我们的业务。我们的公司,不生产大量工业用的定型产品，而是专门制造用于特殊目的的机器人。我们认为这样的产品有艺术价值，因此，在费用方面也要贵得多。”

N先生非常得意地作了说明。

“费用多少，没有关系！”

“既然这样，您究竟希望做一个用于什么目的的什么样子的机器人呢？”

客人拿出名片，显示了自己的律师身分之后，开始说：

“其实，我是一位资本家家族的顾问……”

事情的梗概是这样的：

有一对拥有相当资产的夫妇。他们不仅在金钱方面很富有，而且相亲相爱，情深意笃。结婚以来，不，从婚前彼此相识时起，便深深地相爱平静地生活下来。无论从表面或实

际来看，他们都在令人一见生羡地安度晚年。

但是，不久前他的夫人故去了。对于活着的、在相亲相爱的漫长一生中共同生活过来的老人来说，无论是在精神上和在理智上，都是万万不堪忍受的。他不承认自己的妻子已经死去，正因为如此，老人的异常举止逐渐多了起来。

“就这样，虽然年纪大了，头脑的功能已经迟顿，但他心里可以说依然在热爱他的老妻。我生怕他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很担心。”

N先生点着头说：

“原来如此。但是，如果这样，和医生商量一下不是更好吗？”

“对于一个余日无多的老人进行心理疗法，让他明白最爱的妻子已经死去，也是于心不忍的。”

“那倒也是。”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由于老人的行为过于异常，会不会把财产胡乱挥霍掉，他的儿子们对这件事非常担心，所以找我商量。对于我来说，这也是一个会不会失掉这个主顾的切身问题。”

“话说得有点远了。可是您打算怎么办呢？”

在N先生的催促下，律师回答说：

“关于这件事，想请你们给制造一个和老妇人一模一样的机器人。把它放在身边，老人就能平静地度过余生，大家也都能落个安宁。至于费用多少，那没有关系，务必请给做一个。作为和老人闲话游玩的伙伴，已经从政府那里办来了许可证。”

N 先生验看过许可证，说：

“明白了。不过，要是制造一个已成故人的机器人，没有充分的资料……”

“那些都尽可能地收集齐了。声音有录音带，姿态和动作有录像带，还有有关性格的资料等等，即使稍有不完备的地方，由于老人的视力和听力都已衰弱，他也不会有所怀疑的。”

“做做看吧！”

N先生接受了订货。因为多次催促快些做，总算想办法做成了。

接到通知赶来的律师，看到做出来的机器人非常高兴。

“太好了，这样就没有问题了。不过，这只是外形的酷似。”

“声音也是一模一样呀！只是性格的资料不足，因此，里边装上了高性能的电脑，它具有储存并固定适应对方各种关系的性能。如果简单地加以说明，就是说，一切都会逐渐好转的。”

“真是没法表达我对你们的感谢，谢谢了。”

律师高高兴兴地付了款，拿走了。随后不久，从获得的情况表明，收到了比预期还要好的效果。据说，未来的继承人也都非常放心。

N 先生也抽暇进行了访问。

机器人已完全适应。那情景，真象是一对相亲相爱的老夫妻。老人当然也那样相信，机器人小声地、温柔地唱着古老的歌曲。N先生对自己公司的产品没有出故障而取得的成功

非常满意。

就这样，平安无事地过了几年之后，老人也去世了。一直到死，他都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妻子是个机器人；假如有个心术不端的人把真相告诉老人，他也绝对不会相信的。

律师为了表示谢意和报告情况，来到N 先生那里。

“多亏您的帮助，一切事情都处理得非常圆满，家业继承问题也顺利地解决了。只是，当剩下的机器人正准备还给你们的时候……”

“出了什么事？”

“情况是很可笑的。它不想从那个家里出来。好象它不相信丈夫已经死去，动作也显得有些异常。”

听到这些，N 先生亲自去了。确实象来人所说的那样，它拒绝搬运，也拒绝拆卸，叫人束手无策。它好象在对老人异常生活的发挥补救功能的过程中，竟然变成了现在这种样子。

N先生考虑的结果，又作了一个和死去的老人一模一样的机器人。这样，一切恢复正常，这里又出现了一对充满安乐和互相信赖的老夫妇。

可是，长此下去是不行的。不能让他们分开，又是非生产性的。N先生把这一组机器人装在一个小型火箭上，发射到空间去了。

由于既不要食物，又不要空气，所以花费不大就完成了此举。火箭喷射着火焰，消失在宇宙的远方。律师目送机器人的同时，对N先生说：

“这才是真正的爱呢！您看，到群星中间去了。这

间，他们会到达某个星体上，住在伊甸的乐园里，度过永远永远相亲相爱的时光吧！”

“您的职业是律师，今天却抒发了诗情。您说的对，他们走了，告别了正把爱情变成古代遗物的这个地球。现在的人们，尽管头脑能够理解爱情，但却不能把它浸入到心灵深处。我们送别即将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爱情，我们就象听到了那诀别的歌声。看，这不是一个很美的故事吗？”

律师不解地问N先生：

“您也够奇怪的了。您原来是怎么打算的呢？想想看，这样做无疑是一笔浪费。这和您作为一个实业家的身分是不相符的。”

“您是让我把话说穿吗？实际上我现在就想通知新闻中心，使它成为社会上的热门话题。这样就可以巧妙地暗示我公司机器人的优越性能，这不正是绝好的宣传吗！如果把这些计算在内，所花费的钱就是很便宜的了。”

律师仰望天上的群星，说：

“的确，地球变得愈来愈枯燥乏味了。”

（译自《新潮文库》1983年版星　新一著《稀有的未来》）

徐　玲　译

南柯一梦

“恭喜!恭喜！！”

许多人在我的身边蜂拥而至，七嘴八舌地喊叫。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在我胡乱刨地时，意外地刨出个坛子，打开一看，啊！满坛子金币，金光闪闪，耀人眼目。

我开始摆弄着金币玩。时而一枚一枚地摞起，时而把它抛起，倾听那美妙的响声。不一会儿，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并喊道：“恭喜呀，发财！”

这些人不停地向我点头哈腰，满脸堆笑，阿谀奉承。此种作态，笑脸，真令人生厌。有个家伙，竟想趁机偷一枚。不巧，被旁人瞧见，只好把手抽了回去。然而，在场的人似乎都在觊觎着这块金币。

我觉得太无趣。

其间，还来了几位年轻姑娘。她们都偎倚在我的身旁，悄悄地说“您太了不起！”“真是个美男子呀！”云云。

看到这番情景的男人们，不禁赞道“身边环绕着如此美貌的女人，真叫人羡慕！”“但愿今生能有如此艳遇”等等。

我抛出一把金币，并用手示意他们走开，那些家伙弯

拾起，连连点头道谢，就走开了。这才稍微清静了些。

周围的女人，喊喊喳喳地也扰人不安。又都赖着不走。对女人，我毫无兴趣。塞给金币后，总算打发走了二、三个。可是片刻，她们又踅了回来。

她们端来了丰盛佳肴，一个偌大的银盘子里，盛满了鱼、肉，还有酒。可我毫无兴趣，我吃了一片面包，喝了口水。她们见我不肯动筷，便说：“让我们品尝品尝吧！”其姿态看上去，为彬彬有礼，但却吃起来没够，贪馋极了。

尔后，来了一个男人说：“我想请您去公司当经理。全体职员都很敬佩您。因此，不叫您为烦杂事务操心，只是想实现敬佩您的这份心愿。”

我一点头，就被请到台上，数百人队伍整齐，向我低头致敬，并振臂高呼：“万岁！万岁！”我觉得这还有那么点意思。给他们当头头，倒也不坏。

“您的勋章已从国外运到了。”一个提着箱子的人这样说道。打开箱子一看，只见镶嵌着金光宝石的勋章上，缀有一条长长的绶带，虽然把它挂在了脖子上，但半点意思都没有。

“这是您的专车。”

面前停着两辆车。一辆是赛车，另一辆是涂黑的大型车。我仍然觉得没趣，哪辆车我也不肯坐。

然而，不管怎么讨厌，也不行。女人们一边尖声欢叫着，一边前簇后拥地把我推进了大客车。虽不情愿坐进这种车里，但又不便拂逆。车轮前飞，一加大油门，顿时觉得头晕目眩，太扫兴了。

不一会儿，车子开到海滨。一艘扬起白帆的游艇停在那儿。我被领到艇上，女人们穿着游泳衣，露出白皙的肌肤，在弹着琴，唱着歌儿。苍空、白云、海鸥、波浪……

“您必须在这儿……”

她们不让我进舱，可我什么都无心欣赏，只想躲入舱内，但好象这也不允。真没趣。

游艇冲向大海，自然，船儿开始颠簸。我感到厌烦。一旦落水，岂不……想到此，惶惶不安，猛然间一股苦涩味儿涌上胸口。我慌忙抓住栏杆，紧闭双目，强忍着。

此时，别无所求，只求“快停船吧”！

一场荒诞离奇的梦，终于结束了。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被放到桌子上。头上安着小型金属装置。周围人正在议论。

“我们研制出了使人做梦的这一装置。用它，人们就可以做理想的梦。刚才试验的录像磁带，是面向成年男子的初梦用的。但是，如对人有害，就不妥了。因此，首先用猴子做试验，看它是否有害。”

因为我是猴子，不通人语。然而，真是无聊、令人厌倦的初梦一收场，我觉得轻松了。难道人类喜欢做这样的梦吗？

我想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并且喜欢做个梦，在那静寂的大森林里，饱餐一顿香蕉。如果再梦上成为猴王，那更是妙哉，妙哉……

人们仍然在我的身边讨论。

“这只猴子似乎有些疲倦了。看来有一定的害处。但有一天会改进的。真盼着早一天应用。使用这种产品已经为

期不远了。科学在进步，恭喜……

（译自《新潮文库》1983 年版星　新一著《谁的恶梦》）

张 丽 娟 译

友 好 使 节

天文台发表预告说："一个来历不明的物体正在向地球靠近。"

这一消息立刻在全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那到底是一件什么东西呀？……"

"现在还不清楚，好象是从别的星球来的宇宙飞船。"

"如果是到地球上来，得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到呢？"

"按照眼前的速度来计算，大概得三天以后吧！"

人们议论纷纷，都说："是来侵略的吧？这该怎么办哪！"可是，既无处躲藏，又找不出防备的好办法。于是，有的大声喊叫着，有的小声喂嚅着，除了发出绝望的叹息之外，便无事可做。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到了第二天，这消息越过了千山万水，人们的心情反倒多少有些平静下来了。

"老这么人心惶惶的，也不是个法子。来者不善，一旦给咱们一下子，那就全完啦！即使奋起抵抗，人家既然能有高速度的宇宙飞船，咱们也不会是他们的对手。"

"说得是！不过，他们在动手之前，总该先着陆的吧！

到那时候，咱们倒不如服服贴贴地来个隆重欢迎。”

大家都在纷纷献计献策。

“看来都想避免作战的喽！虽然正面交锋未必能胜过对方，不过我们地球人也有我们自己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总有办法跟他们周旋的吧！”

这的确是个好主意。除此而外，再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于是，从有经验的外交官里选出代表来，组成了足以能实现人们愿望的欢迎委员会。

“欢迎会的委员们！在你们的双肩上，担负着人类的命运。你们将作为人类的代表，同宇宙人进行接触。在他们之中，说不定会有什么人干出意想不到的事来，但请你们决不要动肝火、口出不逊或慌作一团。要始终按礼行事，和颜悦色地表示欢迎。”

欢迎委员会的委员长回答说：

“这我知道。唯有外交才是人类文明的顶峰。况且，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外交官，从小时候起，就受到这方面的充分教育。请你们放宽心好啦！”

一切准备就绪。立即从飞机场向宙宇飞船发出了明确的照明信号，意思是可以在此地着陆。

第三天到了。巨大的宙宇飞船进入了徐徐着陆的阶段。机场警戒森严。但，这决不是针对宇宙人的，而是为了防范万一，怕围观的群众中会有人冒冒失失地干出不礼貌的事来。人们可以通过电视看到这里即将发生的一切。

在仪表堂堂的欢迎委员们的列队欢迎下，宇宙飞船着了陆。飞船的门一声不响地被打开了，宇宙人走了出来。

宇宙人跟咱们地球人也不是没有相似的地方，他们也长着一颗脑袋，两只脚。只是头部和两脚之间有一个细长的腰，腰的两侧长着很多的手。那怪模样真叫人讨厌，连看都不愿看一眼。

“赶快把他们打发走算啦。”欢迎委员们尽管心里这么想，但自己毕竟是人类的代表，不但未在脸上表露出来，反而泛着微笑，彬彬有礼地向令人厌恶的宇宙人亲切致意。

“欢迎，欢迎！你们真漂亮！看到你们欢悦的面容，我们真不知有多么高兴！诚恳希望跟你们永远相处在一起。”

听完欢迎的话，宇宙人返回了船舱。然后用宇宙人他们自己的话展开了讨论。

“喂，你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吗？看看他们的面部表情就可知道他们是在欢迎咱们哩！”

另一个在宇宙船舱的一角操纵翻译机的宇宙人回答说：

“这我知道。有这个装置就没有任何难懂的语言。他们在郑重地致欢迎词呢！”

这时，操纵另一个机器的宇宙人说：

“请等一等！至于说到欢迎，那是欺人之谈。我曾经用精神判读机探测过他们的心。结果证明，他们对我们并不怀有好意。很可能是带着敌意和轻蔑。”

他们把好几支胳膊交叉在一起，歪着脑袋，脸上布满了疑云。

“为了增进友谊，好容易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个星球，真叫人失望。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过去访问过其他星球，都没有出现过翻译机和精神判

读机的结果完全相反的情况。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该怎样向他们说明我们是为增进友谊而来的呢？”

即使这样，宇宙人也得出了结论。

“除了做出这个判断而外，不可能有别的。这个星球上的人一定是神经紊乱，以致在感情上和表现上都跟我们背道而驰。”

对于这种意见，宇宙人无不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说得对。我明白啦！宇宙如此之大，说不定会有这种生物存在的。”

“这么说，这个星球上的人，在我们生气的时候他们笑，在疼痛的时候反倒感到很舒服的喽！”

得出了这个结论之后，他们都精神振作了起来。

“由此看来，得向这个星球上的人表示谢意喽！该怎样去说呢？如果对他们表示亲热，他们又会认为我们是心怀恶意……”

“如果真象你说的那样，很快得出结论，倒挺简单。由于他们的神经反常，说出反对的话，反倒可以表达出我们友好之意。”

“好吧，那就准备讲话稿吧！”

负责翻译的宇宙人立即开动机器，着手制作讲稿。

欢迎委员们在飞机场上继续列队恭候，宇宙人重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委员们神色紧张，挺直站立，等待宇宙人的致词。

与此同时，为了通过电视向全人类播送，还预备好话筒。

宇宙人面向话筒，向内心充满善意的地球人朗朗宣读了致词：

“真后悔，不该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这帮丑陋不堪的猴崽子们！一个个哭丧着脸。从此再也不想见你们。你，还有你，通通见鬼去吧！”

（译自《新潮文库》）

莽永彬 译

请 等 一 等

宇宙飞船离开地球后，在静谧的太空中继续飞行。飞船上的宇航员们既是探险考察队的成员，又是文化和贸易的友好使节。就是说，每当发现新星时，便降落考察，如果那里生活着有文化的居民，就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另外，考察队还被赋予一种权力，如果那里有什么产业，便同该星签订与地球之间的贸易协定。

可是，迄今尽管踏访了不少的新星，却没有发现什么可取的产业。飞船在继续航进，忽然队长说：“前方发现一颗星，据观测，好象还有相当高的文化。”

其他队员通过望远镜观察也证实了队长的判断，希望与兴奋的情绪顿时高涨起来。

“准备着陆！但若离城太近，说不定会由于惊奇而引起骚乱，要找个远离城市的降落点。”

按照队长的指示，飞船降落在一处人烟稀少的海岸上。有一个居民十分好奇的凑过来。队长开动翻译机，成功地和他进行了交谈。

“我们从叫做地球的星体上来，决不是怀有敌意！”

“啊。是吗？”

“我们想拜见贵星球的领导人，希望进行文化和产业交流。”

“您的话我明白了，请在这里等一等，我去传报。”

那位居民说完便走了。大家以为一切事情都将畅通无阻而怡然自得。可是，等啊、等啊，那位居民却一去不返。队员们的意见出现了分歧。

“已经等了十天了，是不是这里的首脑人物不肯相信我们的话？”

“未必，再等等看。”

正当队员们等得不耐烦的时候，先前的那位居民终于回来了。

“您们的来意我已经转达了，回话说请再稍等一等。”

“是吗？那就恭候吧！”

然而，依然如故，甚至连个居民代表之类的人物也一直未出面。不过，既然已经接上了头，又不便起飞。莫非，那个居民说的话是敷衍搪塞？队员们疑心一起，便觉得周围的情况有些异常。

在远处山岗上出现了一个莫明其妙的机器。队长不免有些惶恐，就想升起宇宙飞船，可是操纵部位失灵了。飞船就象被一种很强的电磁力给定住似的，不能动转了。

这可不得了，大家惶惶不安起来。这时，那位居民又来了，队长当即质问他：

“这是怎么回事？”

“开动这部机器是预防万一的警戒措施，并非信不过你

们，对你们毫无危险，请放宽心！”

“可是，为什么直到现在……”

“因为这件事该归陆海空哪个军种负责，一直议而未决。根据你们出现在空中这一点来说，应归空军受理。按照你们降落在海岸这一点来讲，也可以由海军来管。但经过反复研究，认为你们现在是在陆地上，所以才动用了陆军装备……”

“当然，事先有点戒备倒也无可非议，只是你们也太从容不迫了。事已至此，请尽快让我们拜会贵星球的领导人吧！”

“那没问题。事态的进展想必您也清楚了吧？回头我再来联系。”

居民走了。又虚度了好多天，真叫人心急如焚。可是，飞船飞不动，即使赌气想拂袖而去也不可能。看这周围戒备森严的样子，要走出飞船自己去访问，也是凶多吉少。唯一的指望就是那位往来无常的居民。队长心有疑虑地问：

“到底怎么样了？不行就说不行，请让我们回去好了！”

“难得光临此地，哪能就这样回去呢？眼下正在商议应该由哪个机关负责与你们进行交涉，因为这事儿过去是没有先例的……”

“那么，估计将会怎样呢？”

“需要先搞清楚，这是属于外交问题呢，还是内政问题。别的暂且不说，检疫总该进行吧？这应该归有关卫生的单位管，可同时又好象是关系气象部门，或者是有关天文部门的工作……”

“可真麻烦！”

“要说文化交流，那应该由文化机关负责，要讲贸易，似乎又该由产业部门……”

“哎呀，天哪！”

大家都长叹一声。这样一说，岂不是还要无穷无尽地等下去吗？事实也正是这样。又隔了许多日子，那位居民又来了。队长问道：

“怎么样？事情的进展……”

“讨论大有进展了，这次财政机关提出了强硬主张，因为这里纠缠些关税问题，总之，无论由哪个机关处理，那显然要涉及预算措施……”

“岂不是任何事也办不成了吗？”

“这项议案也在同时进行讨论呢。问题在于慎重些好，还是尽快一些好。不过，大多数的意见认为一切事重在开头，不能草率接纳，贻患于未来。”

“倒也是。”

“各机关也都愿意各尽其力，但又唯恐失误担过，不得不慎重对待，这和军队不同，不能处理得雷厉风行……”

日月如梭，又不知挨过了多少天。

“还没有结果吗？”

“是的，最近又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一种是主张各机关联合处理；一种主张新设一个特别机关来办，还有人提出一种中庸的妥协方案，但没人支持，便成了一纸空文。争论陷入僵局了，迟迟未决，倒不如重新开头，另做研究，更能快些。”

“也许是吧……”

“再说要欢迎你们，负责文娱的机关也不能束手旁观哪……”

“没完了！”

又是空自等候。时光流逝，他们那位居民偶尔来一来，告诉他们：

“现在，又出现新问题了，是在法律方面产生了一个疑问，因为我们的机关是建立在本星球的法律基础上，不知它与其他星球来的人办理交涉是否相宜，这还需要从哲学方面进行探讨……”

“干脆说吧，还需要多少天？”

“依我看，最快……”

居民说出一个数字，一名队员计算了一下报告说：

“换算成地球上的时间，相当于六十年，怎么办呢？”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落到这么个怪星星上，真太倒霉了！”

（译自《新潮文库》1983年版星　新一著《稀有的未来》）

李　娜　译

治 疗 以 后

这是一家堪称“特殊外科”的专门医院。一天，来了一位患者。他缺了一只胳膊。“久闻大名，特前来就医。事情是这样的：工厂出了事故，我……”患者说道。身兼院长的医生对他说：“放心吧，会治好的！详细说明，请看这部录像。”

荧光屏上出现了影像。插在土里的树枝生出了根须，被砍断了前足的鲵鱼又长出了双脚；和原来一模一样。大约放映了七分钟左右，医生说：“既然植物、鲵鱼有再植的可能，那么，应用于人类也就勿庸置疑了。我致力于这项研究，发明了特效荷尔蒙和刺激剂。就使用这两种药品，您的胳臂一定能复原！在这事故频繁的年代，我的发现会受大众欢迎的。不错，如果心脏和肝脏受创，那可就束手无策啰。”

“您是说，如果是胳膊您就有办法？真的能成功？”

“将这种混合药剂注射到被切断的部位，一个月后请您再来，结果保您满意！”

医生做了处置。嘱咐他要进行按摩等等，便打发他走了。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位乘轮椅车的患者。

“我是一个月前经贵院注射过的一名患者。也许你会说有胳膊总比没有强。但是，这只胳臂丑陋无比，实在难堪。喂，你说怎么办？”

这个患者在医生眼前挥舞着拳头。那只胳膊原来长在左腿的大腿根儿上。本是畸形怪状，医生却丝毫也不惊慌。

“请不要激动，有什么办法呢？这种事不时出现。有时候缺鼻子的地方长出了耳朵，掉牙的齿床生出了指甲。碰上这种情况，就再次切除或拔掉，重新注射后就会圆满成功。请不必担心！”

“原来如此！”

“可是，您是大名鼎鼎的漫画家，不是巴不得多一只手才好吗？怎么样？切除右腿试试？倘若运气好，说不定从哪儿就能生出一支胳膊来。你就愈发成为多产画家啦！”

“你说什么？要是那样，岂不成了黑猩猩？算了！”

“不，开个玩笑嘛！”

医生做了第二次手术。手术结束时，一个男人闯了进来。

“大夫，求求您。请您务必……”

“这是我份内的事儿，义不容辞嘛。不过，冷眼乍看，您手足俱全；既不缺鼻子、耳朵，也没掉牙。”

“不，不是我。是想请您为我们公司的经理治病。”说罢，他提了一个财界实力家的名字。

“他怎么啦？”

“是脑袋……”

“脑袋？”

那个表情严肃的男人对若有所思的医生说：“确切些说，是这么回事儿。经理从楼窗探出头，不幸被上面落下的重物砸掉了脑袋。剩下的躯干已做了应急处置，储放在速冻室。拜托您，把经理的脑袋再给按上吧！”

“如果是低级生物，确有再生头的先例。但是人嘛，只好死了那条心吧！”

“否则，为了争夺继任经理这把交椅，势必酿成大乱，酬金不论多少。我们都悉数奉送。知道这是没有希望的事儿。请您多费心吧。”

“那么。我就尽力……！”

医生被想要泛舟学海的好奇心和高额的酬金所诱惑，竭精殚智地进行了治疗。

手术成功了。经理恢复得很神速。就是说，他的脑袋果然重新按上了，和原来一模一样。下属们得到探视许可，来到病房说：“经理！祝贺您早白康复！恕我冒昧，公司积压了许多急待您定夺的大问题呢。”说着拿出了文件。经理坐起身，俨然象个大人物的派头。他缓缓地抬起手臂，指着装饰在病房的犬形饰物说：“汪汪”，指着医生说：“唧唧”——要想叫他能说些别的，尚需漫长的岁月。

（译自《新潮文库》1984年版星新一著《南瓜马车》）

金　鹿　译

某夜趣谈

圣诞节的前夕。

一位青年，住在一间窄小的陋室。他在一个很不显眼的公司里工作，处于很不显眼的地位。特别是性格的孤僻，不谙交往，连一个好友也没有。

他想找个意中人，可一个也没有找到。去年圣诞节前夕，他曾想，来年一定找个爱人，一同欢度圣诞之夜。然而，这奢想落空了，直到今天也不得不独自寂寞地过活。

青年人的屋子是那样粗陋、窄小，大杀风景。傍晚时分，雪花又纷纷扬扬。雪停之后，门外依然很冷。那寒气好象都涌进了他的小屋。暖气不足，制作得又很粗糙，实难御寒。

室内清寂空荡，既没贴壁画，也没有鲜花和花瓶，没有任何使人看了感到温暖的东西。说是圣诞节前夕，却没有什么与这个节日的气氛相称。只有一件东西配得上，那就是音乐曲声。青年靠在小小的桌旁，静听从小型收音机里传出的祝贺圣诞节的歌曲。青年无所事事。听听那些歌曲，本应感觉到曲调火热，但不知为什么觉得孤寂。因为他觉得自己太凄凉，毫无优点。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想把收音机关掉。如

果关掉，气氛将更加寂寥了吧。而寂寥，也便是一种安慰。他拿起酒瓶，斟上一杯，啜了一口，真想说声：“祝圣诞节快乐！”然而，他觉得羞于出口，又毫无快乐可言，终于没有说出声来。

尽管这样，青年还是喝得迷迷糊糊，有些醉意。正当此时，他似乎感到身旁有人，惊讶中一扬脸，旁边站着的正是圣诞老人。

是一位白胡子老人，表情慈祥，身着肥大的红袍，脚蹬高筒皮靴，手提大型口袋。从外表来看，正是那位圣诞老人。但青年并不把他当成故事里讲的那位圣诞老人。他想，是谁在捉弄我吧！

“请您不要恶作剧，我现在心情烦闷，不想参加你们的闹剧。”

圣诞老人目光慈祥地说：

“什么恶作剧，闹剧，我不是怀着这种意图来访你的。”

“那么,您要宣传什么吗?没用！我只有一点点的钱。”

“我也不是来宣传什么或贩卖什么的。我是圣诞老人。”

“您说的是真心话吗？是开玩笑吧！”

青年一说，老人回答道：

“你好好看看我，碰一碰也没关系。你再想想，为什么我鸦雀无声就出现在这里了。”

青年凝视着老人，只见他是一副无所求的表情，不象被雇用的化装人员。他摸摸老人的胡子，也不是假的，青年心里这才松口气。环视一下室内，门栓还插着，普通入是进不

来的。

“嗯！您的确不象普通人。是宇宙人吧，为了侵略地球，特意打扮成这样钻进来进行侦察的吧？”

“如果我是个科学高度昌盛的宇宙人，就不会采取唠唠叨叨和你谈话的方法吧！并且，如果我进行侦察，必然还要到别的重要的地方去吧？我呀，是圣诞老人。”

听到这些话，青年点头了。宇宙人当然没必要耗费时间来侦察我这样的房间。老人的语调、态度和这一切引起的气氛，逐渐笼罩在青年的周边。多么温暖，仿佛身在欢快的梦境。可是摸着有触感，这分明不是梦境。隔了一会儿，他说：

“我认为您确实是圣诞老人。可您为什么到我这儿来？”

“我在天上飘荡，想着今年该上哪里访问，觉得有些寂寞。于是，便来到你这儿了。我要赠给你礼物，请说说你的希望吧！”

“这么说，故事传说，是确有其事呀！”

“世上许多人，内心深处都存在一种期望，靠着这种期望的力量，我便出现了，我来满足人们的种种期望。反正在圣诞节前夕，不管世上什么地方，我创造一次奇迹，也没什么吧？”

“难道说这一年一度的幸运，今年选中了我？啊！多好啊！”

“那么，你希望得到什么呢？”

圣诞老人催促着。青年的脑海里，象走马灯一样，翻腾着种种希望，随后又一个个消失。俊俏的情侣，特别华丽的居室，家具，新型轿车。不！还是在公司里晋升较好。还是

让自己的性格变得善于交往吧！或者……

“喂，没有要求吧！”

然而青年在这紧急关头，却拿不定主意。在犹疑困惑中，他心里又发生了变化。问道：

“我如果辞职，您能到别处去见我吗？”

“只要你愿意……”

“不知道我为什么想入非非。不过，我还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权利接受您的赠礼。我不大放心。如其说权利，莫如说资格。我想，还有比我更可怜的人。您到他们那里去不是更好吗？例如，不久前，有一位因患不治之症而卧床不起的女孩，可能生活得很不幸。您如果出现在她眼前，不知她将多么高兴啊！假如我要了您的东西，今后将留下自咎和懊悔。请您快到她那里给女孩赐福吧！并请您千万不要告诉她是我让您去的。”

“那么!好！按你说得办……”

圣诞老人迈开脚步，好象穿过墙壁似的，他不见了，什么也没有留下。没有落下任何痕迹。但是，青年的心里，却留下了从前不曾有过的光明。其后，他想象着圣诞老人光临过，觉得很高兴，他很满足，没有懊悔。他仿佛获得了一种肉眼看不见的最美好的礼品。

其后，青年又喝了点酒，这回才发出声来说：“祝圣诞节快乐！”然后他便睡了。还作了个美好的梦。

有个八岁上下的小女孩，因病卧床，独自看书。出现在她身旁的圣诞老人说：

“你想要什么？说说看！”

“哟……”

女孩倒在床上，转动着眸子，小声地叫了起来。然后，她一连串地问：你是哪个商店里的人？是假胡子吧，等等。但是，并没有假扮的根据。相反感到老人的性情很纯朴，不多时，就肯定他是圣诞老人无疑了。

“真是圣诞老人哪！”

“是啊，想要什么，希望什么，不论什么都说出来，我一定叫你如愿以偿。”

“那么，我……”

女孩开始思索了。要个玩具好吗？还是希望有个朋友？一直倒在病床上，连个说话的人、玩的人都没有。啊，比起来，还是治好病，健康起来，比什么都强！

“还没定下来吗？”圣诞老人问道。女孩子说：

“您为什么要到我这儿来？”

“实不相瞒，我不能提名道姓。不过，刚才我去过一家，是他劝我到你这儿来的。”

“原来是这样！”

小女孩微闭上眼睛。她想，我以为自己孤孤单单，还有人在什么地方关怀着我哪。小女孩流露出欣慰的表情，知道自己并不是个被抛弃的人。这是惊人的喜事。也许因此，她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

“我什么也不要，把礼品送到别人那里去吧！有人比我更可怜哪！”

“是个什么样的人？”

“嗯，比如，去找以前住在这儿的那位，一个放债的老汉如何？他的名声不太好。所以，一定是没有朋友的。今夜可能寂寞，您去他那里安慰一下……”

“你希望这样，那就依你。”

“再见！圣诞老爷爷！”

“再见！”

圣诞老人不见了。但是，小女孩的心却一直快乐。她想，世上有那么个地方，有人在惦念着我。在我把老人劝走以前，是他将迎接圣诞老人的权利转让给我。单凭这一点就满足了，浑身仿佛增添了力量，产生了要活下去的欲望，并且这欲望在体内逐渐扩展，病情似乎开始痊愈了。

有一位中年男子，面对着办公桌在计算、记帐。圣诞老人站在他的身后，说：

“晚安！”

“你如果来这里借钱，需要保证人，而且必须是可靠的保证人！”

“不！我不是来借钱，也不是来还债，是来看你有什么要求，如数献上的。”

“你说什么？真是个怪人……”

这男子回头瞧圣诞老人。他第一次遇到如此顾客。这家伙，头脑有些反常吧？我生性一向冷静，不会产生幻觉。然而，他几次地凝视，几次地质问，才相信他确实是真正的圣诞老人。老人说：

“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做吗？”

“有，有，太多了……”

这男子的头脑中，出现了一个金额，随即消失，又变得越来越大，永无止境。他自己也发觉这数目太大，因而苦笑起来。可他还是问一下试试。

“我如果说想获得现金，将怎样？”

“可以哟，假如你认为金钱可以给你快乐，能宽慰你的心。因为这正是让我到你这儿来的人所提出的条件。你如果一定要求，我愿意听从你的方针。”

“你说什么！难道别处有人把这珍贵权力让给我？我不敢相信。那人是否头脑有毛病……”

“不！他头脑正常。我不能说出他的名字。不过，他是慎重思考之后才决定的。”

“嗯……”

这男子也进入沉思。自己刚才头脑里浮现了种种巨款金额，这时有点感到可耻。想到自己本来已经是个富翁，如果说需要，就该寻求精神上的，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才好。他想，因为过去作了声誉不好的买卖，没有一个知近的亲友关怀自己。他需要这样的人，想寻找这样的人，并且意识到这样人已经存在。建议圣诞老人到我这儿来的人，确实生存在社会的某个角落。那么，我也不应该要什么啦！这男子终于决定：

“我没什么要求，请您到别处去如何？”

“你是一位没有私欲的人啊！”

圣诞老人这么一夸奖，这男子自我解嘲地说：

“私欲是有的，不过，我主张靠自己的力量收入。对您

光临的好意，我深表感谢。您是圣诞老人，还是到可怜的人那里去为好！”

“我去哪儿？”

“啊！是呀！一干我们这一行，就会听到些有关社会内幕的情报。最近听说，有一伙人正在策划危险的暴行。他们究竟想干什么，这倒不是我所能知道的。可这些人，灵魂岂不空虚极了吗？您去宽慰一下他们的头目不好吗？”

“可以，好！我就去，再见！”

“再见？恐怕不会第二次相会了吧！但对您的来访，我不会忘掉，还有，更不能忘记让您到这里来的那个人……”

这男子在对已经不见踪影的圣诞老人说话。他收起帐簿，趁此愉快心情去入睡，盼望在梦中再一次会见圣诞老人。现在的营业他并不想洗手不干，但要改变一下经营方针。因为劝圣诞老人来此的那个人，说不定也会来这儿借债的。……一桩桩的事，他在呆呆地想……

某大楼的地下室里，一个面孔严肃的男人正在深思。他走过漫长的人生之路，用一句话说，没有一件令人高兴的好事，全是霉气的延续。因此，他变得对社会怀有烈火般的强烈憎恨。不仅如此，他还纠集伙友，准备对现实开始行动。

他们要使某国与某国对立，并计划煽动这些国家发生争执。弄不好，会因此发生世界大战，而这正是此人的夙愿所求。他要毁灭这个使他陷入窘境的世界。他被这种念头所吸引，便狂热地筹集资金，积极网罗伙友，计划不久就发出行动命令。

圣诞老人在这里出现了。此人一发觉圣诞老人，立即用手枪逼迫说：

“喂！怪里怪气的，你是谁？是哪里的间谍？你要明白，到这里，可有来无回呀！”

“我是圣诞老人！”

“你骗小孩子吗？不要胡说！”

手枪开火了。但子弹总是拐弯，画圆圈，一发也没有命中，撞在混凝土墙上，又飞了回来。看到这些，此人才凭着直感肯定那是圣诞老人啊！

“是不可信。然而，又不能不信！我失礼了。不过，圣诞老人为什么要到这儿来……”

“有一个人建议我到你这里来。如果你有什么需要，请说出来，我一定满足你的要求。”

“是吗？”

男子心想，我的希望是世界毁灭。如果说出来，也许会满足我的要求的。然而，他这种想法又倏地淡薄起来，因为他想到，在他将要毁灭的世界上，也包括着劝圣诞老人到他这里来的那一位……

他原来的决心减弱了，内心里的积愤也崩溃了。他说：

“妙哇，现在这样的心境，定不出需要些什么，请允许我想一想！”

“可是，圣诞节前夕只剩有一点点的时间，来年再见吧！”

“是呀！不！来年还是到别人那里去吧！我的想法已经改变。你只是出现在这里，我就满足了。再见！”

“再见！”

圣诞老人无影无踪了，在大雪纷飞中回到了自己的家。雪花终于停止飘舞，晴朗的夜空群星闪耀。圣诞老人从肩头上卸下大口袋，安放好。窗外繁星的光芒十分温柔。圣诞老人想：“今天尝到最大快乐的难道不正是我吗？”

（译自《新潮文库》1983年版星 新一著《未来的童话》）

杜 崇 新 译

春天的寓言

早春的山峦，笼罩着一片嫩绿。艾尔先生独自漫步在林中小径。

时而逃出都市的浊流，静悄中涤尽一身尘污，倒也是一件快事。

洗耳谛听，几乎听得见草节拔高的响声。何况远处有伴着融雪奔流的潺潺溪水和鸟儿的鸣转声，真个疑似身在梦乡了。艾尔先生不由得哼起春光曲。突然，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一声呼叫：

“先生！求求您。”

多么动听！仿佛是银笛的清音，却是一个女人的脆语，艾尔先生环顾四周，但悄无一人。

“是吸多了新鲜空气，有些神经质？还是遇见了春天的女神？”他正在喃喃自语，却又传来了语声：

“你不是神经质，我也不是女神。”

于是，艾尔先生朝着看不见的对方说：

“你在哪儿？若是藏猫，就请出来吧！”

“我没有藏猫，就在您头上的树枝上哪。”

艾尔先生抬眼望去，只见树枝上蹲着一只小鸟，娇美得不亚于她的声音，披一身五彩羽衣。艾尔先生对鸟类知识浅薄；但那不是鹦鹉，也不是八哥，这却是一清二楚的。

“不曾想，还有这样的小鸟！”

“不，我不是小鸟。”

“那么，你是什么？不论怎样看，你还是一只小鸟。蝙蝠啦，飞鱼啦，你全都不象……”

“我不属于您说的那一类。”

艾尔先生用拳头拍打自己的脑门，揉了揉眼睛，又开口说：

“真不明白。书归正传吧！刚才你说求我帮忙，那就先请你把这件事说给我听吧！”

“如此，容我道来。说实话，我原是此地一位诸侯的小姐……”

就这样，小鸟谈起自己的身世，据说，她原来美丽超群。十七岁，妒嫉的姐姐暗求术士，将她变成了一只小鸟。

“怪不得！这好象外国童话里有过的故事！”

进一步仔细倾听，那已经是三百年前的故事。巫师符咒的期限是三百年，总算已经期满。

“原来如此。那么，你再恢复为人，不行吗？”

“这可不是那么简单……”变成了小鸟的小姐补充说道。“如果想驱除巫术，恢复从前十七岁的身姿，需要有檀香木和水晶粉等等，不求哪一位帮帮忙是不行的。”

艾尔先生边听边首肯；可是终于还是摇头了。

“十分遗憾，我恐怕帮不了你的忙，当然，假如可能，我

是想尽力为你效劳的。可是，我没有资金去买齐那些东西。”

“不怕，这些事，我不会连累你的。”

这是因为她知道相当于这个数目的银币埋藏在什么地方。

“难怪呀。照此说来，我也能行。不过，你不这样格外真诚地求助于我，不是也可以吗？”

“看这话说的。假如我把银币交给了别人，而我依然如故，岂不糟糕！假如是先生，那种事……”

艾尔先生既蒙信任，倒也并不厌烦，便答应下了。

“好吧，助你一臂之力。不过，彻底白干，这可碍难从命。”

“用什么来答谢您才好呢？”反问，是一句美妙的声音。

艾尔先生立刻回答。他未暇思考，答案便浮现在脑海之中。他还是一个单身汉，季节又偏偏是个春天。

“怎么样？当你恢复为人的时候，跟我结婚好吗？如果同意这个条件，我就欢欢喜喜地帮你个忙吧！”

他对自己这灵机一动的主意，重又赞赏一番。现代妇女一点也不文静，全是些狡猾、吝啬、歪话连篇、吵吵闹闹的人，哪里比得上美丽、端庄、典雅的年轻小姐；恰如狭隘的都城和这早春的山峦迥然不同是一样的。

接着，鸟儿答道：

“假如，小女之辈，君不见弃，愿终生服侍左右。”

艾尔先生打了个寒噤。如今，用这种话语答应婚事的女人，除了电影、电视中的历史故事片以外，是不会找得到的。

于是，艾尔先生和小鸟，就小鸟恢复为人的作业和小姐报之以结婚的交换条件，双方进行了一番山盟海誓。

小鸟曼舞一般地飞翔，为艾尔先生带路。随着小鸟走会，有一堵残垣断壁。他拾了一根枯树的枝条，将小鸟指引的地方挖开一看，露出一个小缶，缶里藏着数枚银币。

艾尔先生让小鸟蹲在他的肩上，将银币装进衣袋里，回到城内自己的家。

他明明知道，若是把银币处理，将小鸟当做娇妾出卖，就可以干赚一大笔钱。但他既不是那么心术不端，也不是宽厚无边的人，便首先做了一次测验。他托朋友弄来少量的自白剂，掺和在小鸟的饲料里。

然后，他再三地考问。假如对方说谎，就不会依她的。然而，小鸟的回答始终如一，说她是著名诸侯的美丽小姐，因遭符咒，变成了小鸟。如果解除巫术，还能复原为十七岁的身姿。的确，正因为教养有素，她似乎不会说谎。艾尔先生因自己曾经疑心而感到羞耻。

他顺便又叮问了一句，小姐成婚的心意如何。让小鸟还原为小姐倒是可以；但是，她若和另外的男人混到一起，岂不糟糕！然而，艾尔先生接着就弄清，这一点也是尽可放心的。

艾尔先生正式奔走了。他将银币卖给贵重金属店，收齐了小鸟指定的几种材料。一切都置备齐全时，算了一下，还余下一点钱。不过，这倒不屑一顾，只要美丽的公主属于自己，不就足够了吗！如今世道，即使挥金如土，也未必能找到这样理想的女人。

他选了个吉日，开始作业了。铺上一张白纱，撒上水晶粉，房屋密闭，燃起清净之火，点着调配复杂的香木，吹响难得在古董店买到的清笛，不断奏起事前学会的一只乐曲。片刻，弥漫的烟雾中发出了声音。

“总算恢复成为人啦。先生的恩德，终生难忘。请允许我为您效劳！”

清脆、文雅的声音，和充做小鸟时毫无二致，却因无法压抑的感激之情而颤抖。听罢此言，艾尔先生也喊道：

“成功啦？这可好极啦。我的誓言已经兑现，这回该轮到你践约喽。你可不要逃掉呀！”说罢，他站起身来， 打开窗扇，驱散了烟雾。这时已经不见小鸟，而是公主站在那里 。

年轻的公主虽然古板一些，但她穿着美丽的五彩锦衣，鞠躬如仪地低下了头。

“多谢了。小女本是闻名诸侯的小姐，背约之事，总不致于……”

艾尔先生松了一口气，还有一点觉得不好意思。

“咳，不要说那些古板的话了。喂，到这儿来呀……”

“那么……”公主说着，抬起头。艾尔先生一看她的面庞，竟皱紧了眉头，觉得她总不如自诩的那么美。这样的女人这里也多得很。

这是怎么回事？艾尔先生歪着头沉思。是自白剂对于鸟类无效？是古今美人的标准不同？还是解除巫术的材料性能不佳……

他本想解开这个谜；但，问题岂止如此而已，那公主竟

纠缠着不肯离去。不论他怎样施展诡计，或是粗言厉语地训斥，她却既不恼火，也不出走。

这正是旧道德的难缠之处。一旦许配给人，妇女便实心实意地认为有义务相随。何况为解除巫术而感恩，那股诚恳劲儿就更加强烈。这番情意，艾尔先生委实感到束手了。

然而，这是现代。文明的进步，给人类带来了空前未有的方便。

艾尔先生用余下的钱，将公主送进了精神病院。医师竭思极虑地分析了小姐的主张，回答道：

“每逢春天，这种病就多了起来。”

公主被收留住院，也就毋须赘言了。

……

（本篇译自《新潮文库》1980年版星　新一著《妖精发放公司》）

纯　厚　译

讨厌的上司

那一天早晨，我去公司上班。

“ 早 晨 好 。”

“嗽，早晨好。 ”一片寒暄之声。

我竭力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抑制着内心的不安。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却又颇有些愉悦之情。我朝对面上司的桌子望了一眼，心想：从今天起，再也不受他的气啦。所谓愉悦之情，原因就在于此。

昨天午后，公司开了一个会，我在会上提出了自以为绝妙的意见；可是，上司却不理睬。我强硬地坚持意见，还是无济于事。

会议结束后，在下班的路上，上司约我去酒巴间，也许为了对于在会上没能采纳我的意见，要挽回一下面子吧？畅饮过程中，我很驯顺。但是，我泥醉的样子实在不成体统。

离开酒巴间，我便和上司纠缠起来。想用饮酒蒙混？休想！

上司说：“ 好，我们边走边谈吧！稍微醒醒酒才好。 ”可我却说起来没完，把老早对他的不满一古脑儿倾泻了出

去。

“你的想法是不对的。”

“指的哪一点？”

“一切。应该把你的部下当人看待，你一点情面都不讲……”

“企业界是残酷的。一松懈，就会被其他企业超过，成绩就会下降。”

我们争论起来。的确，我们公司很景气，工资待遇也不错。可是用人过于刻苛。这位上司尤甚。俗语说“拿人当牛马”。而我们这位上司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象对机器人一样对待我们，对我们不曾有过半点关心和爱护……

我旁征博引地举例，酒劲又上来，便勃然大怒。但上司却很冷静，只是咪咪地笑。这简直是火上浇油。我怒不可遏，上前揍了他。尽管这样，上司还是不慌不忙、镇定自若。

“你打得好！可是，一点也不顶用。这样胡闹，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不，不这样，你是不能开窍的。叫你尝尝滋味。”

上司抬起右手，想要遮挡，我却抓住他的那只手，将它摔了出去。上司摔倒在人行道上，然后就一点动静也没有了。

“怎么啦……”我呼喊他，他也没有一点反应。我真有点害怕，弯下腰去观察他的脸。我以为他昏了过去，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他已经断气。摸摸脉膊，一点也不跳动。

我望了望四周，知道这里是公园，旁边有一条长凳。我把上司的尸体拖到凳子上。这时我觉得他的身子已经瘫软。

我又摸摸他的心脏，心脏还是没有跳动，尸体也逐渐开始变凉。

“死了，死了。”这时，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是否应该叫救护车？但是，为时已晚。对于一个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尸体也在变凉的人，无论如何也是束手无策的。

怎么办才好呢？我又环视了一番四周，四周静悄无人。幸而没有目睹者。也许远处会有人看见。但是，夜里漆黑，是无法看清我的相貌的。赶快离开现场！我虽已下决心，但却没有立刻迈腿。既然这样决定了，就必须谨慎从事。为了不留下任何痕迹，我在四周仔细地寻找，并没有发现我失落了什么东西。随后整理好上司的尸体和衣服，上边并没有留下指纹。这样就无法证明我犯了罪。我又把上司的尸体从长椅上拖到人行道上。

然后我就回家了。我住在公寓的一间小屋里。我从太平口上楼，进屋之前没碰上任何人，用不着去做那琐细的掩盖现场的行径。不知不觉酒劲已醒，便又喝了起来。已经闯下这般大祸，怎能不喝酒呢。再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一种庆贺，因为那没有一点人情味的上司已被从人世上消灭了。贪酒之杯将同罪行一样，不会暴露了吧！因为既没有证人，也没有证据。

一想到案情不会暴露，我几乎又勾起了对上司的怜悯之情。他也是为了企业，才不得不那样做的罢！也许并不是个太坏的人，不过做得有些过分罢了。我倒霉，是他的部下；他也倒霉，当了我的上司。不错，正因为我意识到今生不会和他再见，所以才涌起了上述念头……

我上班后边工作，边想着昨晚的事。上司的办公桌空着。“无故缺勤，这可是破例。”“啊，至今不过两次……”有人指着上司的桌子，互相谈论着。因为讨人嫌的上司没来，大家都很快活。因此，工作效率相应地低落。

我紧张地等待着警察什么时候到来。死者并不是身分不明的人，警察即使不来，也总会打打招呼的。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我感到有些奇怪。也许为了调查死因，正在解剖尸体，或许因为上司摔倒后，头部受伤，便按肇事死亡来结案？如果警察们怀疑是他杀，应该立刻赶来才是！然而，并没有人来。我的心稍稍轻松了些，回家时，顺便到酒巴间喝了点酒。

第二天，我同往常一样，去公司上班，迟到了。睡了一个安稳觉，却睡过了头。

当我走到我办公桌旁时，刹那间我的身体僵直了，因为上司的座位上投来了两束闪闪的目光。在那儿坐着的分明是上司。他绷紧了脸，在训斥大家。

“你们工作进行的怎么样？就这样松松垮垮，会败给其他公司的。”

从他的说话声中，我确信：这不是幻觉。我抱着头，一时呆坐在椅子上。这是怎么回事？我肯定当时上司已经死了。心动、脉膊都已停止，分明感到他的尸体逐渐凉了。可是，现在上司却又坐在那里。我后悔当时判断不确，他并没到死亡的程度。将被警察没完没了地侦讯，这也不是好受的滋味。如果上司活下来，就可以避免了许多麻烦。心里是这么想，可他到底为什么活下来了呢？我内心里充满了同情与

自咎的心情。

我已经没心工作了。这时上司喊我，命令我干活。不用说，我根本就没有听他说些什么。上司说：

“怎么？迷迷糊糊的！平时身体不是挺好吗？今儿怎么了？”

“啊……”

“啊什么！我真不明白，你到底怎么了？”

“心情有点不太好。”

“如果只有一点……专下心来工作就会好的……”

他唠唠叨叨地数落着。这时我的内心要是能平静下来，那才怪呢！我是在被一个两天前已经去世的家伙训斥着。从没听说过这位上司有容貌如此相似的兄弟呀。即使有，也不能象这样对工作了如指掌啊？

告诉我做，我就得做，这已成为我的习惯了。但是无论做什么，我都是仿佛在恶梦中一样。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其原因我不大清楚。如果长此以往，我的脑神经会变得不正常的吧！我必须想个办法才行。我邀请我的上司：

“下班后，到家里去喝一杯吧！”

“好吧！这几天，你有些反常，好象有什么心事，借此机会，好好谈一谈吧！”

上司随我而来，在公寓里我招待了他。他说：

“啊，好酒哇！我在公司说些不中听的话，那都是在为你们的将来着想。公司如果倒闭的话，那么，倒霉的将是我们大家。”

他是在讽刺我吧？装疯卖傻，也该见好就收！面对杀他

的凶手，他却能亲昵地同对方交谈，简直是笑话。我不高兴了，而且非常恐惧。要见机行事。

我准备好了毒药，渗入酒中劝他喝下。他已经死了，杀了他有何不可。上司不知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将酒一饮而尽。毒药起了作用，他开始折腾了。任凭是多么巧妙制成的人型机器人，也不会有如此逼真的演技吧？这是人类濒死的情况：又挠胸脯，又乱翻乱滚，然后蹬腿了。

这次我真的成了杀人犯。那么，上次我把他摔死又该算什么呢？无法解释的现象使我感到恐惧，好长一段时间我不能动弹。但必须将计划完成。我瞅一瞅门外的走廊，肯定一个人也没有之后，我将尸体通过太平楼梯运了下来，装到车上。夜间，车子在郊外的道路上奔驰着。我有些惶恐不安，心里不住地嘀咕：他会不会突然坐起来？同时，我必须当心行车的速度，万一遭到阻拦，看到车内的情景，我将无言答对。我即使说：“他是两周前被我杀死的”，可谁能相信我呢？

不多时，来到了远离人烟的森林。我停了车，把尸体搬下车去，拖到森林里，放到比较隐避的地方，然后我回车去取铁锹。我心想，尸体可别不见了，可是走近一看，尸体仍在那儿。我的情绪越来越坏，手抖得厉害，根本挖不了坑。为了不被人发现，只好往上盖土。我把落叶归拢到一起，撒在尸体上面，心想：埋在这儿可以了吧！

回家后，将留在酒杯上的上司指纹擦掉，没有任何根据足以证明我在这儿犯过罪。就此结束了啦。年久日深，他就会变成了来历不明的枯骨。运气好，永远也不会被发现的。

第二天，我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去上班。一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可是，不知怎么回事，第二天，上司居然又来上班了，而且和从前一样在努力工作。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如果我老是这样苦思冥想，那么，我会变得神经质，只有更加坏事。

那一天夜晚，我驱车前往前天去过的森林。堆起的土堆已经不复存在了，就是说，尸体已经不见了。

大概上司不是个凡人，大概他具有永生不死的肉体。我只能这样认为。

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具有非凡的能力和超人的想象力，或者体内装有一个微型计时机，哪怕他死了，也能回到生前的时间里，还能复活。或许他是宇宙人变的？

总之，我虽然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我感到他是一个厉害的家伙。凭我们这点脑筋，是无法战胜他的。我只得承认这个现实，如此对待。

上司命令我：

“执行这个计划。”

“是，马上做……”

尽管我杀了他两次，但他似乎一点也不恨我。他是一个心胸多么坦荡的人啊！他有超人的力量，惩罚我不成问题。但他却没有那样做，我真佩服他。

不管怎样，我不能轻而易举地背叛他。今后我一定俯首贴耳地听从他的调遣。留神不要得罪他，这样他才不至于找我的麻烦。现在上司对我来讲，简直就象神明一般。

为此，我将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工作，事事遵照他的指示。如果有什么事使上司心绪不佳，我就倒霉了。幸运的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生类似的情形。但说不定什么时候，这种事将会发生。一想到这些，我就心烦意乱，坐立不安。为了消除这种不安心理，我一味地工作、工作……

不停地工作，是为了赎我两次杀人的罪过。这种过失能否弥补，我不清楚，但这是我唯一的补偿办法。我想，唯有这样，才能让上司满意。

当然，我再也没有动过想杀死上司的念头。如果我再自讨没趣，上司是绝不会饶了我的。

我拼命地工作着，过了三年，我被提升了。升得这么快，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事实上，这的确从无先例。我想也许是我做了很多工作，为此而得的报酬。但突如其来的幸福，却使我无法相信。

一天，我接待了一个中年男子的来访，此人穿着朴素大方。他说：

“经您上司的介绍，前来拜访，请您加入我们的组织，同我公司签订一份合同。”

“不管怎样，既然是上司介绍来的，那么，我们就谈谈吧！”

对方说：

“这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加入的，也不是只要有地位就可以加入。我想您对此是会感兴趣的，可是在其它场合，请您务必保守秘密。”

“好，我发誓，我不会在外面讲，也不会向上司汇报，

因为我不想找麻烦。可是，你究竟要我做什么？”

“实际上，我是生命保障公司的。”

“如果是生命保险，我加入。”

“我们不是普通的生命保险，而是生命保障。”

“那是什么？”

听我一问，他说道：

“某些方面，它同火灾保险有点相似，如有万一，可以得到补偿。也只能说‘得到，，因为再没有更恰当的字眼了。总之，就是说本公司对一切进行补偿。”

“我不太明白您说的是什么，请您简单地说给我听听。”

“老死或病死，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如果其它原因致死，我们就可以把您从死亡中拯救出来。”

“那种事，可能吗？”

“如果您加入的话，本公司就会将您的细胞提取少许，以遗传子作基础，进行高速培养，也就是说在短时间内，把您的细胞从胎儿状态迅速地培养成现在的状态。我们可以称它为双生儿。”

“能做一个同本人一样的生命体吗？如果依靠科学的力量，那也许是可能的。但是，应该说那仅仅是从外表看似乎相同罢了。”

他看我摇头，又说：

“这几天，请把您的细胞放到我公司。我们将根据电子设备装置，把包括您的脑细胞的记忆移植到另一个人的身上。因为是完全相同的脑细胞，所以比较容易移植。尽管如

此，您也不会因此而减少记忆力。所以具有同一肉体和同一记忆是可能的。不过，同您还是有点不相同的地方。”

“也许如此吧。那时候，只能说一样。”

“与此同时，必须在您的体内装置一个微型发报机，用这个，把您每天的情况，传达到指定的地方。如果发来您死亡的信号，我们将立刻前往，收回和消灭您的尸体，使早已准备好的另一个你苏醒，让他活动。”

事前准备好的同我一样的双生，在生命保障公司里，呈睡眠状态，把我所有的感觉、记忆都装到大脑中，等待着我死亡的到来。一想到这情景，我心里就七上八下。象舞台上演员一倒下就会有一个替身出场一样，而且这个替身同那个演员一模一样。

“那么，我该死了？”

“您一旦去世，丧失了意识，另外一个你就会立刻苏醒，开始具有意识。所说的意识，就是记忆的总和，而不是你意识之外的任何东西。”

“是的，也许是那种东西。”

“我想你已经领教过了。”

“啊……”

难道上司的秘密就在于此吗？这是我无法预料的。我点了点头，对方看到后，立刻凑到近前说：

“假如这样，我看您还是加入的好，您当官了，一定会被企业的要求和部下的不满搞得左右为难。不管愿不愿意，都必须站在企业的立场上。那时，您加入的好处就充分体现出来了。”

“我明白了。’因为我亲身领教过。

“那太谢谢了。您如果加入，每月的费用都是一样的。当然利用的越多越好。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事业上有所建树，才能及早升官发财。”

“是啊！为了工作，生命早已置之度外，在所不惜。”

“是吗！也许只能这样想了。”

我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招。干这种事，需要的费用是相当高的。不努力工作的话，是交不起那笔钱的。好吧！不消说定要充分利用一番。至于做法，我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今后我将残酷地对待部下。驱使他们为我拼命地工作。在此当中，如果有一位有胆量的人想要杀我，而且付诸实践，那就好了。

（译自新潮社1982年版星新一著《某个事件》）

计维寰译

夜里的风暴

夜里十点多钟，美矢子回到了自己的公寓。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这也是个高级的、设备齐全的公寓。她独自住在这儿的一个房间里。

美矢子的嗅觉很灵敏，既爱好，又对于此道下过功夫，就在一家卖香水的铺子里工作，拿着高工资，所以才能够住在这样的地方。

大楼是六层建筑，她的房间在第三层。上了楼梯，高跟鞋踏在混凝土地面上，在寂静中发出尖厉的响声。

她今天晚上和学生时代的女友看了电影，然后边吃饭边聊天儿，因此回来迟了。

话虽如此，美矢子可不是没有情人。她不仅与一个叫久田雄二的人订了婚,而且再有几个月就将举行婚礼了。往日，她应该是和雄二在一起度过这黄昏时刻的，可雄二因所在的商业公司派他出差去了。

美矢子站在自己的房间前，用钥匙打开房门，走进屋里。她顿时被一种说不出的情绪所左右，而且，这不是什么太好的情绪。仿佛一种不快的预感、仿佛被一只肉眼看不见

的不安的手臂搂抱，又仿佛接触了死寂的氛围。

她不由得呆呆站立、磨磨蹭蹭地把墙壁上的电开关按了一下，点亮了灯。光明赶走了黑暗。这里一如既往，的确象个年轻女人的屋室，华丽的景象在迎接着她。看来，并没有什么人闯进过的迹象，一丝不乱。

但是，总有些不平常的气氛漂荡，使她不住地心跳。美矢子纳闷，略带急促地喘着气，这也是由于她想要把异变的根源嗅出来的缘故。但是，即使她那敏锐的嗅觉，也弄不清究竟是什么。

“也许是身体有点疲倦，由于心理作用产生的错觉吧……”

美矢子边叨咕边瞅着镜子，镜面里映出了她的面容：稍长的脸型，长长的头发，和平常一样，并不格外憔悴。另外，她自己也没有特别疲劳的感觉。或许是由于见不到雄二太寂寞，感到不够美满的缘故吧。她觉得就是这样，没错。

“今天晚上喝点酒，早点睡……”

于是，美矢子从搁板上取下白兰地酒瓶。这时，屋角的电话铃响了。

谁打来的呢？一定是雄二从旅行的目的地打来的电话。太好了！闲谈一下能填补内心的空虚，这种奇怪的情绪一定能够消除……

美矢子努力振作精神，操起了听筒。不过，挂电话的对方并不是雄二，是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其实，我是航空公司的。说的是一件碍难奉告的事，本公司的飞机发生了事故……”

这是一种压抑住一切感情，勉为其难的事务性语调，是把可怕的事情告诉对方时的说法。美矢子感到自己的头脑凝固了，心冰凉起来。当然，并没有出声。只有对方在继续地说着：

“……在乘客中，有位叫做久田雄二的先生。本公司做了调查，得知您是他的亲密朋友，当然，首先得和您联系。实在是……”

话语象似传进了耳朵，但又原原本本地从头脑中冒了出来，飘散到什么地方去了。她因为来的太突然，悲痛的感情没马上涌上来，也没有流泪，只是呆呆地……

一经醒悟过来，美矢子便如同散了架子一样在椅子上坐下，伸手将电视机的开关打开，一会儿显出了影像，是一派混杂着吵闹声的惨景。她急忙背过脸，闭上眼睛，摸索着将开关关上。

这个动作，美矢子多少使自己恢复过来点，静止的思考又开始活动起来。这样呆着不行啊，必须采取点什么措施，可是，干什么……

应该去机场嘛！她象被迷住似地站了起来，拎起手提包出了房间。在公寓前坐上出租汽车，用嘶哑的声音说：

“请到机场。”

“好的……”

司机答应着。这个深夜匆匆赶向机场的女人，象似引起了司机的好奇心。可是，从她映在汽车后望镜里的表情，司机发觉到没什么可让人接近的东西，因而废话少说，只是加快速度。

夜里的道路很清静，车子跑得很快。道路两侧住宅里泄出的柔和的灯光，飞快地向后驶去。美矢子合上眼睛，没有去看这些，一心想着尽快些到达机场。

尽管如此，自从和雄二相识至今，快乐的交往也还是涌现了出来。互相交谈的一切话语，所有使人发笑的事儿，都象远处的火花静静地忽明忽灭，一一反复地浮现出来。

这中间，她模模糊糊地想象着：先前那种讨厌的预感莫非就是这个吗？难道这是死神归来时顺便捎来的通知？

汽车停了。美矢子下了车，被司机在后面叫住，她才发觉自己忘记了付车钱，就递过去一张纸币。“太多了，给你余下的钱。”这些话她充耳不闻，跌跌撞撞地走进机场大楼。

美矢子向眼前的收款处跑过去，边靠在那儿，边向那儿的男人询问，象似从喉咙中挤出来的声音。

“喂，是在哪儿呀……”

“如果您是乘坐飞机的……”

“不不，是事故哇！分管事故的部门在哪儿？”

“是您把别人的行李弄错又送了回来的吧？若是那样的话，没有专门受理这种事的部门，在那边……”

“不，是飞机失事呀！”

美矢子大声地喊着。这种愚弄人的应酬，不能不使她感到气愤。于是对方的口气也变得有些认真了。

“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事故呢？”

“你说什么时候……”

美矢子灰心了。这个人好象什么也不知道，还是向了解情况的人问问为好。她这样想着，巡视了一下四周。

于是，她觉察到了周围的情况。深夜的机场静悄悄的，连个人影都没有，只有那形形色色混杂在一起的各国乘客残留的气息在浮荡着。一点也没有匆忙或紧张的气氛。美矢子重新打听：

“哎，该在前不多时候飞机出的事故吧。”

“哪里，没有听到过。因为今天的天气很好，国内国际航班，航行正常，这样的事可少见……”

“可是，刚才在电视……”

“您是不是把演剧或记录片的节目看混了？如果在什么地方出了事故，机场就不会这样悠闲无事，如果不相信，请到那边核实一下……”

困倦的声音。美矢子道了谢，离开了那儿。周围十分平静，也没有个象似报社或电视台模样的人。如果去核实的话，只会令人惊疑，使自己更加丢脸吧。

美矢子又坐上出租汽车，告诉司机自己公寓的地址。然后，在行驶的汽车中，用若无其事的口气向司机打听着。

“没有听到什么临时消息……”

“啊，我一直在听收音机，好象没有呀！嗽，刚才听了定时消息，把儿童大会介绍得很带劲。今天，是最平安无事的一天吧。”

不管怎么说，总是弄错了吧。美矢子放心地松了口气，可是电话的声音，电视的画面仍然清晰地印在脑海里……

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心情，她回到了自己的居室。不

过，一进屋，等待她的仍然是那个，先前那种离奇的气氛……

“好象换一换空气更好吧！”

美矢子嘟哝着打开窗子，又把从搁板上取下的白兰地酒瓶拿在手里，倒进玻璃杯，端起酒杯，偎依在窗口向外望去。外边的空气涌了进来，稍感有些凉意。她已经知道，所谓雄二的事故全无此事。尽管这样，那种焦躁的心情依然没有消失。

窗外，深夜的景致静悄悄的。从这儿，能俯瞰近处的小路。白天有相当多的人来往，但这时几乎没有人了。

一个喝醉了酒的老人，迈着蹒跚的脚步，慢腾腾地走着。那光景，能平安无事地走回家吗？美矢子又是担心，又若无其事地注视着。老人身后拖着长长的影子，不，若说是影子可就太长了……

美矢子把力量集中在眼里。那不是影子了，她紧紧地握住了玻璃酒杯。

那象条蛇呀！而且是条大蛇。玻璃酒杯从她的手中脱落，白兰地撒在床上。不过，这可不是闻这种气味的时候。

又黑又长的蛇，这条令人生畏的蛇，无声无息地偷偷地靠近了那个沉醉的老人，眼睛闪着青光，向外吐着象火焰一样的红舌头。她虽然要使老人当心，却没有马上出声；就是发出声来也怕来不及了吧！瞬间，蛇猛扑上去，被蛇缠住的老人发出痛苦的叫声，即使挣扎也无济于事了。衣服破了，流着血，眼看着老人支撑不住了……

终于，从美矢子的喉咙里发出了惊叫声。她鞋也没穿，

冲出了房间，跑下楼梯，敲打着第一层楼房的管楼人的房门。管楼人揉着眼睛走了出来。

“怎么啦？”

“蛇，现在，后面的路上有条好大的蛇，把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

“那么，马上把警察……”说了半截便停住，管楼人到外边去了。听说有蛇不能不使他感到困惑，但美矢子的口气却非常认真。他想要把这个疑团弄清，首先得亲眼核实一下，然而，不多时他便回来了，并告诉她：

“好象没有发生什么事呀！在哪儿呢？”

美矢子借了凉鞋和管楼人一起转到后面的路上，提心吊胆地打着哆嗦走近了那个地方，可是，既没有破衣服，也没有血污的痕迹，只有路灯的光照在一无所有的路面上。

她纳闷，回到管楼人的房间，电话铃响了起来。公寓里的房客听到美矢子大声惊叫，都来打听出了什么事情，似乎有人发着牢骚。管楼人用很体面的话替她解释。美矢子实在呆不下去了，道了歉匆忙地离开那儿，回到自己的那个无法形容的充满了恐怖感的房间……

什么地方有些可疑哪！美矢子把手捂在前额上。确实是发生过什么事情的。可是，原因哪、理由哇，她心中一点数也没有。也许我的脑袋出了毛病？飞机的失事、大蛇，到那一看什么也没有。如果说人世间什么事情都很正常，那么，就是我变得反常了呀。可是，哪会有这样的事。我还是我呀，与以前一样……

“嗯，大概是吧！”

于是美矢子对着镜子，她要向镜子里的自己发笑，可是这时她马上用双手把嘴捂上了，否则的话，又该发出惊叫。镜子中有个从没见过的人，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象有些浮肿似的脸，很难看。而且，和美矢子穿着一样的衣服，也在用双手捂着嘴。

由于过分惊疑，美矢子揉了揉眼睛。于是，镜中的女人也做着同样的动作。这就是我吗？我变成了这个样子？那么，为什么……

她低下眼睛，克服着强烈的不安，重新偷偷地窥视那面镜子；镜子里也有个陌生的和自己的脸一模一样的人，朝着她向上翻着眼珠……

美矢子跳了起来，又从房间里跑了出去，来到了第一层。当然不能再叫起管楼人了。于是，也没有个目标， 只是始终无精打采地站着，有人和她打招呼：

“你怎么啦？这么晚……”

回头一看，是个住在公寓里的熟人，因从事与电视有关的工作，经常回来得很晚。

“唉，稍微有点……”

真不知怎样说明才好，美矢子条件反射地一回答，那个男人便说：

“什么呀，好象是梦游病的感觉，要防止感冒！”

然后，他就快步地上楼去了。目送着他，美矢子陷入了沉思。刚才这个人认出了我，和我打招呼。敢情，我的面貌不是没变样吗？走近公寓入口的玻璃前，她照了照自己的

脸。这回是自己的脸，虽然由于反复异常地变化带着畏惧的表情，却准确无疑是自己了。她深深地松了口气。

美矢子又重新打开自己的房间。刚才反复出入这个门不知多少次了，好象被一种无形的什么东西捉弄着似的，这回她也下定了决心。

在这个房间里，一定隐藏着什么原因。那些蹊跷的事，都是在这个房间里发生的。一到外边都如同幻影一般消失了。必须找出它的根源。因为有某种程度理科方面的知识，她只能归结出这个想法。

美矢子在房间内来回转着，一面驱散后背上感到的凉气，一面仔细地注意观察。她终于发现了放在床上的一件东西，银色金属制做的箱子。她不曾记得买过这东西。

虽说是只箱子，外观却不寻常，箱角全都是由优雅的曲线构成。匀称而漂亮的形状，是件光泽秀雅，使人感到是机械做的好东西，真可以说得上是天才的前卫雕刻家所设计的宝石箱。

就是这样，它象自然流露一般散发着邪恶。它的周围充满了那种难以忍受的讨厌气氛，只要一凝视就变成一股象是沮丧，或者与此相反的脑血上冲的气氛，不愉快，焦躁不安，恐怖的心情便交织一起，在心里卷起漩涡。

但是，美矢子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看到箱子侧面上写着文字。这是些从未见过，当然意思也不懂的横写文字。只能勉勉强强读得出二一八五的数字来。仅仅这些，也成不了什么线索，必须设法弄清它的真面目。当她将要把脸凑近跟

前时，不愉快的感觉更加强烈。她顶住这种感情，把手伸了出去。

这时，从后面传来说话声：

“啊，不要摆弄它。来得及时，可太好了！”

不知从哪儿来的重音异常的语调，转身向那儿一瞧，有个年轻人站在那儿，穿着件紧贴身的蓝衣服。与其说是陌生，莫如说给人一种奇特的印象。

即使见到了这个出乎意料的不速之客，美矢子也并不怎么吃惊。因有刚才的异常变化，再也没有吃惊的气力了。对此，她即使吃惊地看着，到头来，一定会象谎话一样消失的。

这个青年也不例外吧。他也许要说是从别的星球上来的。不过，即或说出这样的话来也并不会使人吃惊。比较起来，莫如首先决定调查一下这个箱子似的东西为好。如果弄不明白，就必须把它从窗子扔到外边去……

青年却把再次伸过去的手按住了。

“不成，这东西不是你们可以摆弄的。因为弄错了，才到了这儿。”

“那么，你究竟是什么人？今天晚上我身边发生的事，也许和这个箱子有关系吧。如果是这样，你就是魔鬼派来的或是什么……”

“我不是那样的人，但因为弄错了才给你添了麻烦。请让我简单说明一下吧！我是另一个时代的人。”

“无论你说出什么来，我也满不在乎，因此……”

美矢子催促着，青年就做了说明。

“这东西，是向遥远星球的殖民地发射的东西，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不过，还是大致地说一下吧。用普通的方法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为了缩短这个时间，是同时使用了时间调节方法，可是，象是产生了误差，时间反而逆转了……”

“尽管是些非常难懂的话，总而言之，这个箱子，还有你，都是从未来来的了。”

“对，这是少有的事。事先预料到这种事故的出现，届时收回这一物件就是我的任务。”

青年说话的态度挺认真，说是从未来社会而来，不象是在说谎。另外，服装的衣服料、设计也不是现代的。美矢子从青年的身上闻到了未来的气味，可以想见，假如电流或光线，宇宙和不锈钢，可以通过什么散发香气，那么，也许就成了这样的气味。

“你所说的未来，是从多远的未来呢？”

“二一八五年。”

美矢子稍稍点了点头，和刚才看到的数字相同。

“那么，那件东西，是个起什么作用的装置呢？”

“是对附近人的心情作出反应，扩大他的厌恶感，使其感受到幻觉。

听着这些，她联想到了。这么说来，自己刚把雄二的事挂记在心，就有飞机事故的通知；刚才担心老人走路，马上就出现蛇。另外，正担心自己变得不正常，一照镜子就……

真是可怕的作用啊。这么说，这是一件人为地制造恶

梦，使附近的人置身其中，产生令人难以忍受的情绪的装置呀！作什么用呢？还用它拷问吗？

怪不得，方才他说发往殖民地，就是这种工具了。为了镇压那里的反抗，把逮捕的人连同这个装置一起关进屋子，使他备尝无限的痛苦而将他折磨垮。

想象着那种情景，美矢子打着寒战。她重新看了看这个青年，泛出一种象似天真的平静的微笑。想到这些，她的心情更加战栗。这是多么残酷的人哪！尽管笑着，心里却想：用这个恶魔一样的装置拷问别人……

“请快带走吧，可不要再弄错了呀！”

“那是当然的了。物件混到过去里面，这是我们最应警惕的。”

“飞向未来，你怎么走呢？”

“用本部的装置，我将被载走。我停留的时间不久了，时间一到，我便自动地返回。本想再跟你说一说，可是……”

青年恋恋不舍地把床上的装置拿在手里。美矢子摇着头说：

“不要说什么了，请快些走吧！我庆幸自己没有出生在什么未来；但愿我活着，不受这种令人恐惧的拷问工具的折磨。”

也许时间到了，青年的姿态开始变得模糊了，可声音却还很清楚。

“您好象误会了。这不是拷问工具。我们的时代十分太平，不仅地球，就是殖民地也只有满足和安宁。这是一件为

了排遣万般无聊的物品，是社会上最普及的娱乐用品……”

不等说完，青年的身影和手中的装置一起消失了。之后，什么也没有留下……

可是，即将消失之前，青年的脸上浮现出似乎令人羡慕的表情。美矢子清楚地看到了这些。即使不再人为地刺激人的精神，人世间已经是个够紧张或不安的时代，对于那个青年来讲，也许这倒是他向往已久的时代呢！这虽然是一桩已经无法弄清的事情，但美矢子偶然间也这样回想着。

（译自《新潮文库》1983年版星新一著《陌国》）

赵 嘉 树 译

一夜的经过

听到女人的啜泣声，青年人停住了脚步。静悄悄的夜，啜泣声仿佛从黑夜的远方传来。他环视了一下四周。然而，在没有月亮的夜晚，单凭星光是无法看清远处的。况且树林中的小路，在不远的地方就拐了弯。

青年人摇了摇头，否定了刚刚听到的啜泣声。他想，是自己神经过敏吧？或许是夜间的鸟鸣声。这里不是城里。既不是女人啜泣的场所，也不是哭泣的时候。

这里是远离人世的一个山脚。青年从口袋里掏出手电筒，照了照手表，时针正指着午夜一点。

他刚刚下了夜车，穿过一个小山村，一直在步行。只要继续赶路，天亮前就能到达山顶，能够欣赏从地平线升起的美丽朝阳吧！

这是他的工作。背包里装的是照相机，他是一位摄影家。这次他是应某杂志社之邀，拍摄以旭日为主题的照片。他根据按地图的观察这座山步行几小时就可以登上山顶。是个适于攀登的山峰。而且，宜于远眺，又并不危险。

青年顺手拿出地图，用手电筒照着地图，重新辨认方

向，看来并没有走错路。路途不久就会挨近河畔，他收好地图继续赶路。不多时，听到了流水声。激浪溅起飞沫，涛声在遥远的下游轰鸣。谿谷似乎很深。他放慢脚步，用手电筒照着山中小道，注意着脚下。

这时，又听到了女人的啜泣声，他便停住了脚步。这声音与河水声明显不同，他又摇了摇头，但啜泣声还是不断地传来。不仅如此，啜泣声越来越清晰，宛如有谁就在他身边哭泣。他不由地将手电筒照了照身旁。手电筒的亮光在黑暗中发着弧型的黄光，就在那亮中闪现出一个女人。

身着蓝色服装的一个肤色白皙、十分漂亮的年轻女人站在那里。她的打扮好象是城里人。青年的眼睛虽然已经肯定了女人的存在，但他的头脑却仍不肯承认。如此漂亮的女人，在这么晚的时刻，在这种地方……

他歪头沉思，手却溜了号，于是，手电筒光束下垂，照着形状优美的女人的脚、鞋和其他部位。突然，他的思考几乎中断，同时大声喊道：

“危险，站住，别动……”

女人站在悬崖的一块岩石上。那块岩石正在摇晃，似乎立刻就要倒塌，必须紧急救人。但如果操之过急，也许会由于震动而使岩石更快地塌下去。青年用一支手打着电筒，伸出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走近女人。

这时，女人在光亮中说话了：

“不要接近我，不然，您也会掉下去的。”

“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别动，我来救你。”

“不行，您不能救我。

“那是什么意思？不要说啦，别动……”

青年说着，小心地一步一步靠近女人。然而，就差那么一点儿，晚了。随着女人不清晰的说话声，她脚下的岩石忽然塌了下去。青年在险境中停住脚步，高声喊叫：

“哎呀！没来得及……”

但是已经毫无办法。他侧耳倾听，听到的只有河水的流动声。青年绝望地用手电筒照了照崖下，拼命想寻找那女人的踪影。但是，手电筒的亮光徒然地照在附近岩石的侧面。在塌方的途中她会被什么挂住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了。

但是此事绝不能置之不理，他想赶快通知别人求援才行。是回到刚才路过的那个小村子？还是再往前走也许有个人家？青年顾不得许多，在黑暗中望了望前方。

他看到在远处有四方的小小亮光。是窗户，他在想，那一定是一家住户的窗户。青年人加快步子朝亮光走去，那真是个人家。这是建在路旁溪流对面的一所华丽的房舍，但并不感到与周围环境不谐调。青年跑近房屋，用力敲门。

里边没有动静，但青年凭着透过窗帘的亮光，继续猛烈地敲着门。不久，屋里有了响动，青年高声呼救道：

“请快起床，出事啦！”

屋里传来了男声：

“您是谁？在这种时刻……”

“我是摄影家。为了拍摄日出的照片，正在登山途中。我不是怪物，请快点开门。”

听到开锁的声音，门被开了一条小缝。主人也许对青年人完全信任，继而门就大开了。出现在门口的是一手提着煤

油灯的三十岁左右的男人。男人向青年问道：

“怎么回事？是受伤了？或许是突然肚子疼？请进来吧。”

青年人气喘吁吁地，一时说不出话来。他在男人的催促下走进了房间。这是一间画室。书桌上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灯光下，他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几幅画。

男人从房间的屋角，取出了玻璃杯。

“请，这是白兰地。我家没药。不过，喝下这个，也许能提提神。”

青年接过酒杯饮了下去。酒呛了嗓子，他还是说道：

“不，我本人没什么。刚才那边发生了人身事故。”

“究竟是怎么回事：象您这样夜间登山的人是少见的，不可能发生什么事故……”

男人微笑着，边说边往青年的酒杯里添酒。

“……也许您见到幻影了吧？”

青年人平静下来，不慌不忙地喝着酒，边点头说道：

“幻影？这么说，的确觉得是幻影。不过那绝不会是幻影。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声音，而且她说的话也记得十分清楚。在亮光下我清晰地见过身着蓝色服装、肤色洁白的悲伤女人脸……”

男人以颤抖的声音问道：

“什么？您看见了什么？难道是……”

“难道是什么？您怎么说难道呢？”

青年反问起来。男人似乎准备讲详细情况，便挑长了灯芯。房间顿时亮了起来，挂在墙上的那几幅画呈现在眼前。

青年人慌忙指着其中的一幅大声喊道：

“ 啊！ 就是那个画…… ”

“ 噢！ 这是我画的画。 ”

画上画的正是青年刚才所见到的那个女人。身着蓝色服装，白皙的脸，一点也不错。

“ 就是她，从悬崖上掉下去啦……恐怕她已经死了…… ” 青年焦急地说道。

男人点了点头说：

“ 是啊，她死啦。从悬崖上掉下去的，那是大约在两年前的一个夜里发生的事。 ”

“ 什么？两年前？不，她刚刚掉下去的，我借着手电筒的光亮看得一清二楚。因此我跑到这里来告急。我本想救她，并向她伸出手，但那女人脚下的岩石忽然倒塌，没有来得及。 ”

然而，男人却从容不迫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喃喃说道：

“ 能够救的话，我也很想救她。但那是两年前的事了。两年前也罢，不管怎样能够救的话，我当然会飞着去的。因为那女人的死，我是有责任的。 ”

“ 对不起，请您再给我一杯白兰地。无论如何我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请详细讲一讲吧。 ”

青年疑惑不解地又坐在椅子上。男人开着酒瓶，低头说道：

“ 我是画家。我父亲也是画家，他是一位好父亲。但我们俩只在一件事情上意见不一致。这一件事情就成了大问

题。”

“您不必讲您父亲，请快讲那画上女人的事情吧。”

“是啊。我喜欢她。不仅喜欢，除了她我对任何女性都丝毫也不感兴趣。当然我想和她结婚，她也愿意和我结婚。”

“那不就行了吗？”

“不，因为我父亲反对。他嫌她出身不好，我左右为难了。她是只考虑我就行，但我不得不考虑父亲。我犹豫不决地采取了暧昧的态度。她认为我对她变得冷淡了，发狂地来到这里跳下悬崖，那是两年前的一个夜里……”

青年一口气喝下酒，继续追问道：

“后来呢……”

“我没有勇气活下去，就向父亲说了我的愿望。父亲满足了我的要求。无论如何我也忘不了她，因此就在这里建了小小画室，决定在这里度过一生。”

“是吗。我也曾想怎么会在这种地方有如此华丽的房子呢？那么，您父亲呢？”

“父亲也和我同住。此刻他在自己房间里睡觉哪。”

“好象事情弄明白了，我所见到的确是个幻影吧。”

“我凭自己的记忆画了她。她永远留在我的心灵中。我缅怀她的风姿，因此能够画出这幅画。”

男人的声音逐渐高昂起来，他那凝视画中女人的眼神异常地明亮。青年再次看了看那幅画，那是一幅精心画成的杰作。其余似乎画的都是附近的风景。人物画只有这一幅。也许他因为失去了自己所爱的女人，就将这幅肖像画作为他最后的人物画，从此转向画风景画了。

男人凝视着画中的女人，用几乎呻吟的语声说道：

“你为什么死了呢？我再向父亲讲明我的主张就好了。啊！你为什么做了不可挽救的事呢……”

青年同情地说道：

“这么说，那幻影的女人说的话，指的是您了？”

“啊？她说了什么？”

“虽然是幻影的声音，但我记得很清楚。当我说要救她时，她却说：您不能救我……”

“她说了那样的话吗？那是说我哪。除了我，别人是不能救她的，我救她肯定能行。除了我别人都无能为力，我不能见死不救，快去救她……”

男人喊着，穿起身旁的衣服。青年急忙劝道：

“请等一下。我听了您讲的事情经过，弄清楚了，我所见到的确是幻影。这就没有必要……”

“不，我有责任救她。我不能袖手旁观。”

对男人的狂乱，青年束手无策，感到为难了。但为已死去的女人如此冲昏了头脑，他感到这疯狂是值得同情的。

“没有办法，那我就陪你去吧。我带着手电筒。”

青年心想，肯定是幻影，这男人的心也就会平静下来的。为了证明那是幻影，他只好顺从男人。

男人穿好衣服，脚登鞋子。青年跟随男人走上夜幕中的小路。依然传来了奔腾的流水声，那声音有时似乎就是女人的哭泣声。

“在哪儿？她在什么地方？”

男人问。青年人答道；

“啊，就在这附近。请您想开点，回家吧。”

青年无意中将手电筒照在小路上，指点着刚才他所见到的场所。忽然在亮光中看到了那女人，就是刚才他看到的那个，蓝色服装、白皙的面庞……

男人惊讶地大声喊道：

“喂，我来了，是我。我来救你，别动，等着我。”

青年人看到这意外的情景，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他只是呆呆地望着亮光。在亮光中男人在伸手，如同刚才他所做的一样，慢慢走近崖边。男人的手终于抓住了女人的手，但一刹那间，岩石倒塌，俩人的身影忽然从亮光中消失，留下的只是一片黑暗。

“岂有此理，我万不该陪这男人来到这有女人幻影的地方。因而不该死的男人也落得如此悲惨。真不知怎样道歉才好。不过，还是赶快通知他的……

青年醒悟过来，再次跑到画家的房屋，大声喊道：

“请快起床，我做了一件不可挽救的事了。”青年反复喊道，不久传来了脚步声。手持煤油灯的老人出现在他眼前，虽然灯光昏暗，但老人的长相酷似刚才的男人。于是他认定这就是男人的父亲。

“您是谁？”老人慢条斯理地问道。青年人急忙一口气说出了刚刚发生的事故。

“真是对不起，刚刚那边发生了……”

但是老人似乎听觉不灵，他十分沉着地把青年人引进了室内。

“您是谁？出了什么事，这么晚……”

青年不得不走进屋里，并且暂时不去追究责任，而是首先大声说明了那个重要情况。

“ 您的儿子刚才从那个悬崖上摔下去了……”

老人点了点头说：

“ 是啊，他死啦，可怜的儿子。 ”

“ 怎么，您怎么知道的？就在那个悬崖上掉下去的。 ”

“ 我知道。那是在两年前的一个夜晚发生的事。您是我儿子的朋友吗？您怎么找到这里的呢？请坐那边的椅子上吧。 ”

青年仍然站着，焦急地说道：

“ 现在不是坐着的时刻，您的儿子刚才想救一个女人，就是那幅画上的…… ”

青年大声喊着指了指墙上的画。但他的声音忽然咽住了，那幅画上并不是蓝色服装、肤色白皙的女人，而是不久前在这里同他说话的那个男人的画像。

耳背的老人用好象十分悲伤的表情点了点头，说道：

“ 是啊，那就是我的儿子，是我画的。两年前他死后我立即画了他。 ”

青年人走近画，定睛细看，并用手指摸了摸，画是干的，确实是很久以前画的画。他转身向老人问道：

“ 您的儿子怎么啦？ ”

老人用仿佛沉浸在回忆中的语调，开始说：

“ 他是个好儿子。是个有才华、事事很认真、十分孝顺父母的好孩子。但儿子爱上了一个女人，我却反对他们结婚。我是为儿子着想才反对他们的婚姻的。结果，儿子同那

女人一起跳下了悬崖。”

“但是……”

“如果我知道他们要干的那种事，我也不会那样反对的。真可怜。从此，我把画室搬到这里，画了儿子的画。后来我就只画这附近的风景，在缅怀儿子的回忆中孤独一人度着余生。”

“但是……”

“儿子的死是由于我的缘故，我不愿失去儿子啊。如果您是我儿子的朋友，请您讲讲有关我儿子的回忆吧！”

“但是您的儿子确是刚才从那个悬崖上……”青年向老人介绍刚刚发生的事。

“这么说，您见到了我儿子的幻影了？”

“不，这不能说是幻影。但听您一讲，也许是幻影吧！不过，我看得十分清楚。”

“是吗？那么，请您陪我去看一看怎样？我想见见我儿子的幻影。并且我还要向他道歉。如果可能的话，我要劝阻他轻生的念头。”

老人手持煤油灯，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青年人慌忙跑过去将老人扶住，并把他按在椅子上。

“请您别这样，您不能这样。”

“不，我一定要见见儿子。”

“这不行……”

青年急切地劝阻老人。他为什么如此拼命制止老人的行动，连他自己也并不清楚。但只有一点他是明确的——他不能让老人再次做无味的牺牲。不久，老人也不再争执，平静

了下来。

“是吗，那就不去了吧。我一想起可怜的儿子就昏了头脑。”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失去了独生子，想必您很痛苦。不过，您能不见儿子的幻影，我就放心了。”

“怎么样，再休息一会儿吧。离天亮还有两小时哪。”

青年感到疲倦，但他不想再停在这一家。他想单独一人清醒一下混乱的头脑。

“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要在天亮之前必须登上山顶才行。也许到山顶时间已经来不及了，但我能找到个稍高一点的地方也好，拍摄日出景象是我的任务。”

“是吗。如果有任务，我就不挽留您啦。”

“那么,请您不要胡思乱想。”

青年说完走出了房间，拿着手电筒继续赶路。他想集中精神思考，但他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年轻女人和男人，还有他的老父亲。这些人虽然清楚地留在他的记忆里，但他不知怎样把他们联结在一起。

“年轻女人和男人，还有老人……”青年反复地自言自语，然而，他得不出任何结论。但有一件事使他不安，并且在他的脑海里逐渐明显地浮现出来。

他应该留在那家等到天明，并坚决制止老人外出。老人的表情、声音、动作，一切都充满着对死去的儿子的父爱。也许在感情冲动下，哪怕幻影也罢，为了和儿子见一面，老人家很有可能跑到悬崖去。倘若那时又出现幻影，那老人就会不顾一切地去挽救儿子的。无论如何他应该留在老人身边

待到天亮……

青年停住脚步，急忙转身返回原路。他提心吊胆地想：老人还在家里就好了，来得及制止老人就好了。青年心神不安地急急忙忙跑了回来。但是：

“啊！果然……”青年人喃喃自语道。

他放慢了脚步。理应看到的四角窗户的亮光不见了。他猜想：老人肯定手持煤油灯去了那悬崖？或许是老人熄灯睡觉了。但愿……

青年几乎以祷告的心情，将手电筒的光照向那所房子。然而，那里并不存在刚才那所房子，黄色的亮光所照耀的只是在黑暗中被风摇动着的林中树叶……

（译自《早川文库》1982年版星新一著《假如冬天来到》）

金君子译

大头机器人

艾诺先生搞事业，富有又多才，是一位很体面的人物。可是，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人。他在性格上也有个健忘的毛病，并且不大相信人。

为了企业，必须有一名秘书。而且，由于他健忘，就要有一个记忆力较强的秘书才行。可是，偏偏不巧，艾诺先生又有一个不大相信人的缺点。

有些重大事宜，必须叫秘书记牢。不过，要是秘书把那些重大事宜传扬出去，或向别人透露，那就不好办了。如果秘书被其他企业公司的间谍收买，将本公司的秘密全都泄露出去，那可如何是好！艾诺先生每当想到这些，就感到十分焦虑。一般人会把这些事处理得合情合理，可是多疑的艾诺先生却一想起这些，总是放心不下。

但是，既富有又多才的艾诺先生，自有他独特的解决方式。他绞尽了脑汁，终于研制出一个机器人。就是说他用一个机器人充当秘书。那虽然是一个用金属制作的、丑陋的木偶般的机器人，但是，种种性能，倒也齐备。

艾诺先生向机器人说：“ 喂,我有了个好主意，你可要

把它记住……”他一说，机器人连忙点头回答：“是。我明白了。”

过了几天，艾诺先生问机器人：“我曾经和你说过的那个好主意你还记得吗？”于是，机器人秘书便把上一次艾诺先生告诉他的那些话原原本本说了出来。而且，还打印成文字材料给他看。这可实在是再方便不过了。艾诺先生的健忘症总算有了对症之药。再说，机器人总不会被人收买。他便洋洋得意，和机器人秘书形影不离，连外出时也把它带去。这样一来，他的工作很顺利，企业的发展也很快。

有时，艾诺先生还把机器人带到酒巴间去。酒巴的女招待也觉得新鲜有趣，问机器人：“我说，机器人儿，你家主人平时都跟你说些什么？譬如，今天到这儿之前对你说了些……”

“啊，我说给你听。今天主人是和一个厂商商量怎样偷税、漏税。他还对我说，这些事情是不能上帐本的重大事，千万不能给我忘了。”

机器人说出这些话来，使艾诺大吃一惊，赶忙把它从酒巴间拖了出来，心里骂道：真是个混帐东西！

这可太大意了。虽然用金钱收买不了它，可是别人问它什么，不管对方是谁，它就如实招来。这比被收买更危险，非要彻底改造不可。尽管如此，发现的早总还算万幸。

艾诺先生拆开机器人，上了新零件，安装了能够辨认出艾诺语声的装置。这回，只有他问，机器人才答话，别人问话就不灵。因为多了些零件，机器人的头也大了一些。

他，“这下子可以放心啦。”

但是，很快就知道，这样还是不行。有一个休息日，他把机器人带到家去，放在屋里。当街坊的孩子们来到他家玩耍时，机器人竟和孩子们叨咕起来。他想，这又是怎么回事？

“喂，你们是怎样叫这个机器人说话的呢？”

“我们录了叔叔的声音放给机器人听，它就开始说话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太粗心了。还得改一改。”

于是，艾诺先生又改造起机器人的性能。他又把一些新的装置塞进了机器人的头颅中，结果，它的头又大了不少。他教给它一句暗语，如果他不说一句：“今天晴朗无云，啊——”机器人就不回答。

“这回大概没问题了。”

艾诺先生安心地埋头工作了。他把赚来的钱都放在金库里。那虽然是一个钢制的、开启十分复杂的金库，还是把开金库的方法教给了机器人秘书。果然，有了几天舒心的日子。

有一天，艾诺先生坐在椅子上，迷迷糊糊地在打盹儿。突然听到机器人秘书的声音，于是睁开了眼睛。他纳闷：真奇怪，这家伙怎么又说起话来了？不一会儿，他便得出结论：很可能他自己不知不觉说了梦话，糊哩糊涂把暗语说出来了。果然如此，这也很不安全。刚才幸亏没人在场，万一有人偷听了我的梦话，那就糟了。

艾诺先生又着手改进机器人的性能。他在机器人的嘴边上开了一个钥匙孔，要使机器人说话，必须先把钥匙插入孔

里旋转，然后说暗语才行。由于又塞了不少新的装置，机器人的头部又大了一圈。

不过，没有多久，他就明白了。这方法也并不十全十美。因为他生来健忘，不久就把钥匙忘在什么地方了。固然,不能事先告诉机器人放钥匙的位置；可是，没有那把钥匙，机器人可开不了口。

为了找到那把钥匙，他不惜翻箱倒柜地折腾了一场。这使得他再次琢磨如何改进机器人的性能。最后，他找到了一把决不会丢失、只有他自己才有的钥匙——指纹。

他在机器人的鼻子那儿安上了一种特殊装置，当他用右手食指一捺，机器人颅内装置便会确认那是他的指纹，然后答话。

“这就万无一失啦！”他这话刚出口，又觉得应该更小心才好。如果有个善于打坏主意的家伙，也有可能复制指纹的。比如注意观察艾诺触摸什么东西后，取下他的指纹，复制出一个他的指纹印模，并用来捺机器人秘书的鼻子。对此，也要想个好对策才是。

艾诺又往机器人的头部添了不少更复杂的设备，使机器入又多了一种性能。即不仅能够判断是谁的指纹，同时也能辨别出是不是活人的手指头。这样，就使除他而外的任何入也无法和机器人说话了。

疑心成癖的艾诺，费了如此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制造出一个完美无缺的、忠实的秘书——机器人。如果有人要拆卸机器人，内部的记忆装置就自动焚毁，想砸烂外壳或者硬要撬开它，起火装置就自动引爆而烧为灰烬。

“有了这些装置，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决不会叫人钻空子的。”

艾诺第一次感到心里踏实，并举起了酒杯。他喝得多了一点，醉醺醺的，站也站不住，便顺手抓住机器人。然而，几经改装，头重脚轻的机器人这时失去了重心，和艾诺双双倒了下去。不幸的是，倒在艾诺身旁的机器人，用它那沉重的脑袋压碎了主人的右手食指。

从那以后，艾诺成天搂住大头机器人哭个没完。他的财产数量，那些神机妙算，还有极其重要的秘密记录，机器人全都了如指掌。但是，无论他怎样向机器人秘书哭哭啼啼地苦苦哀求，机器人秘书却一直哑口无言。

（译自《新潮文库》1984年版星　新一著《未来的童话》）

金 哲 华 译

感情电视机

“这是我发明的划时代的电视机。和它相比，以往的电视机简直是些破烂。”

艾伏博士这样说道。不过，乍看起来，它和以往的电视机没有多大差异。所不同的只是在电视接收机上部加了一个新式天线。

应邀而来的产业界人士和新闻报道界的来宾们，看了这部电视机，问道：

“表面看来，这和普通的彩色电视机一样，似乎没有什么新的起色。它的特点在哪儿呢？”

“说起特点可不一般。它是电子学、生理学、心理学以及药物学等一切科学的高度结晶。如果用它收看电视，能使人从内心里对电视节目产生共鸣。更确切地说，我就是以此为目的而研制出这种电视机的。”

“喂！别自吹自擂了，见好就收吧！我们想快些了解它的性能。”

“是的，我正是为这才邀请各位光临的。”

艾伏博士发给每位来宾一个手表式样的东西，并让大家

戴在手腕上。

“这是什么？”

“这里面装有各种药剂。电视机上的天线发出的电波会将指定的药剂注入手腕的静脉里。”

“注射器……”

来宾中有人露出不安的表情。博士解释道：

“噢，请放心，一点也不疼。说起它的作用么，譬如演喜剧时，它能注入促进发笑的药剂，正在看电视的人都要哈哈大笑。”

“可是，靠药物使人发笑，这不太愉快吧？”

“不，不会的。人工也好，什么也好，一笑，就会觉得好笑的。悲伤时流泪，就会更增加浓悲戚感。它和节目之间具有相乘作用，其乐趣会比过去提高两倍，不，是四倍。”

“真的会这样吗？”

“这些暂且不提，还是先请欣赏一下吧。百闻不如一见嘛！”

博士打开预先准备好的录像机，屏幕上开始映现电视剧。同时，随着节目的进行，天线发出指示电波，传送到每人佩戴的手表似的装置里。通过它把增强喜怒哀乐等各种感情的药剂注入观众体内。更准确些说，将等待药效的时间计算在内，指示电波总要比电视剧的进度稍稍提前一些。

大家都被剧情紧紧地抓住了。当悲痛的画面出现时，心里一阵难过，自然地流出眼泪，不光是感情，当屏幕呈现出一片花圃时，药剂刺激嗅觉神经，你还会觉得闻到了花香。

用餐的场面映过之后，你就会有饱腹之感。

剧中主人公挨打时，观众也觉得有点疼；看见恋爱的场面，观众心里会自然地怦怦直跳，剧终时，每个人都觉得身心为之一爽。

大家都叹服地说：

“太妙了！简直无法形容。衷心钦佩您能够制造出这样的电视机。不过，我们这种钦佩心情，恐怕也是药剂的作用吧！”

“当然不是。就是对我来说，如果用药物的作用来赢得人们的尊敬，那一点儿也不值得高兴。”

博士得意洋洋地笑了。有一位客人问道：

“实况广播时会怎么样呢？”

“不能象播放电影和录像时那样的谐调。但是，象转播体育比赛实况节目那样，在最高潮的时候，也能使人达到兴奋、狂热的地步。”

“噢，真了不起！”

“将来装置会更加小型化，以密封的形式埋植体内，可以通过指令电波控制开关，放出药剂。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它每天放出两次中和剂，所以，过后一点儿也不会留下药剂的副作用。”

“真的吗……”

来宾们一个劲地发出惊叹。

于是，这种新性能的电视机开始投入生产，在一片赞扬声中，很快地普及了。和以往的电视机相比，身临其境的感觉更强。如果尝受过一次它的乐趣，以后就再也不想看别的

电视了。

看电视的人可以和剧里的主人公一起哭、笑，一起恋爱、冒险。当然，遇到主人公死去的场面，观众是不会死的，只不过会感到悲伤而已。

可是，有一天，出现了意外的事情。电视台的线路发生故障，使节目和药剂的指示电波不一致了。

屏幕上正放映喜剧。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看电视的人由于药物的作用必然会大笑。但这时却相反，大家都在伤心地哭泣。以至有的人说：

“让香蕉皮滑个跟头，多可悲呀！”

在失恋的场面，虽与自己毫无关系，但却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感到被人一脚踢开了的痛苦。直到播放不幸的人写实节目时，故障仍未排除，所有的人都捧腹哈哈大笑。

“还有那么可怜的吗？真可笑，可笑……”

真是一片混乱。不久，节目中断，电视台的人出现在屏幕上向观众致歉说：

“实在对不起，因为发生故障，目前还未排除。在修好之前，请各位暂时休息一下。”

这时，观众的体内正流着促使人发怒的药剂，由于电波终止，所以药性仍在持续发挥作用。

“这是怎么！刚才电视台那家伙表情讨厌，态度也不好，真不象话。”

所有的观众都怒火中烧，简直要气炸了肺。可是，因为画面消失了，所以愤怒的矛头只能指向电视台。

人们冲出屋子，直奔电视台，把电视台所有的东西都给

砸个稀巴烂。也许是由于这场闹剧，指示电波变了，发怒的药剂消失，换成了欢快的药剂。大家一齐叫道：

“啊！真舒服呀！心里痛快极了。”

（译自《新潮文库》1983年版星　新一著《盗贼社会》）

姜　琪　译

奇怪的闯入者

这里是吉达先生的别墅。地处高原，近有茫茫树海。郁郁葱葱，连湖水也尽收眼底；如果走出几步，可达高尔夫球场。这里不仅风景宜人，而且房屋盖得既雅观，又宽敞。

吉达先生经营了一所制造导弹零件的公司。这个行业竞争得非常激烈。在技术开发和经营上稍有不慎。立刻就会被其他公司所淘汰。

然而，吉达先生是个手腕极活的人。公司之所以能顺利地发展，几乎可以说全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因此，他的收入多，才有了这样一所别墅。

吉达先生准备在这里呆上一个星期。他是为了休息一下才来到这所别墅的。另外也想在这幽静的环境中，仔细构思一下他的新计划。

抵达别墅后刚刚想休息，兼管别墅的男佣人就跟了上来。

“来了一个奇怪的人。”佣人告诉他说：

“什么？有客人吗？告诉他，下个星期在公司里见面。现在我是休假。”

“不是的。是个机器人。您是否约好了？”

吉达先生说：“机器人？不知道。不记得买过那玩艺儿。我日常是不主张用机器人的。是搞错了吧。让他回去。”

佣人脸上竟是一派苦像。

“这可办不到。不论怎么问它，也一言不发。不知道他是听不见，还是嘴不会说，我束手无策了。唉呀！您瞧，它那不是进来了吗！”

顺着佣人手指的方向看去，刚刚提到的那个机器人正朝着吉达先生这里走了过来。虽然风貌罕见，但却是庄重的银灰色，形象也很优美。不过，不知为什么，他闯进来，可令人发愁。

“喂！机器人对我没用处。是走错了人家吧？叫它回去！”

然而，说他也没用。如此不听命令的机器人，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吉达先生对佣人说：

“连话都不懂，给我推出去！”

“是。”

佣人战战兢兢地推了推机器人。但是并没见效。机器人的外表好象经过特殊处理，滑溜溜，用手抓不住，毫无办法。佣人便使足了力气，用身体撞了它一下。由于太滑，使不上劲，它滑到一边去了。佣人便向吉达先生报告：

“正如先生所见，我无能为力了。”

“肯定会有什么办法的。无论如何也要把它赶走。”

吉达先生也帮助佣人，又找来了附近的人，想尽了一切办法，用棍子打，用绳子捆。但由于机器人象冰块一样滑，统统都失败了。

尽管如此，机器人并没有发火，默默地站在吉达先生的身旁。虽然这并无害，但被一个来历不明的机器人跟在身旁，吉达先生总觉得不悦。无论怎样也得把他弄走。

吉达先生仔仔细细地察看了这个机器人。他想，如果能找到制造厂家的名子，也好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派人来收回。但机器人身上没有写着任何可以当成线索的字句。这下，吉达先生连气都没有地方去消了。

想来想去，最后，吉达先生给警察打了个电话，诉说了情况。

“情况是这样。我现在被一个奇怪的机器人给缠住了，束手无策。请你们给想个办法吧。”

“什么样的机器人？”

“它脸上的颜色是……”

吉达先生详细地说明了情况。

警察接着问：“它有什么破坏行为吗？”

“没有。现在还没有。”

“那么，我们就不好出动了。如果是打坏了什么东西，就另当别论了。”

“但我的正常生活被它给破坏了。求警官帮帮忙还是可以的吧。”

“实在对不起。这是规定。”

回答得完全事与愿违，冷若冰霜。尽是些官僚。吉达先生知道警察靠不住，感到十分恼火。他只好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了。

吉达先生想不出对付它的良策，只好凝视着机器人。他

总是感到机器人仿佛立刻就要干出些什么。如果能弄清它的性能和目的倒还可以想出点什么办法来。但机器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干什么。吉达先生放弃了这个念头，想到外面去打高尔夫球，便穿好衣服走到屋外。

机器人也马上跟了出来。吉达先生在球场上转来转去，它还是寸步不离。如果能为吉达先生递个球杆什么的倒也可以。可机器人什么也不干，只是跟着一同走。吉达先生无心打球，没有打出象样的水平。

回到别墅后，吉达先生开始用餐。机器人仍旧站在他的身旁，没有任何举动，只是从桌上的菜盘里抓了一捏吃了。吉达先生不可思议地说："造你是为了什么？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什么活也不干，真让人不可理解。而且你还抓人家的东西吃，做了些不象个机器人应该做的事。你到底是……"

但是，机器人什么也没有回答。来历弄不清，赶又赶不走。吉达先生除了离开它，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吉达先生坐进了自己的汽车，想回到城里的住宅。机器人也跟进了汽车。它这时的动作令人感到异常的敏捷。想把它推出去，可它身体溜滑，使不上劲。试验了几次，最后吉达先生放弃了自己的想法。

吉达先生死了心，倒在床上，担心着机器人半夜里会扑上来，但又没有别的办法。赶也赶不走，逃又逃不开，警察也靠不住。只有相信机器人是并不害人这条原则了。

平安无事地到了早晨。吉达先生睁眼一看，机器人并没有离开，仍然站立在床边。它大约是一直站在那里不动。

吉达先生对这个机器人稍稍有了些亲近感。这是因为他知道了机器人对他没有敌意。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三天左右。机器人仍然没有离去，活也不干，依然是来历不明。

一天午后，吉达先生出外散步。他在一条无人的山间小路上慢慢地走着，机器人依旧跟在他的身后。他们来到一个景色秀丽的地方，吉达先生停住了脚步。机器人也站住了，简直成了他的影子。但吉达先生并没有在意，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注视着湖面和远处的山峦。

突然，起了变化。机器人出乎意外地动了起来。几乎就在这同时，传来了一声枪响，发出了子弹撞击在什么东西上的声音。接着又是一声枪响。这颗子弹也射在机器人的身上，好象滑了过去。吉达先生大吃一惊，慌慌张张地趴在地面。

当吉达先生刚刚采取了安全措施之后，机器人就朝着响枪的地方奔去。这又是那种敏捷的动作。

没过多久，机器人抓来一个拿着枪的家伙。由于机器人只有手掌内侧是防滑的，因此抓住了那个家伙，无论怎样挣扎也逃脱不开。

这时，机器人把那个家伙交给了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的警察。吉达先生问警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家伙对准你开枪，想要干掉你。这可能是你公司的敌人让他干的。究竟是哪个公司，我们还要调查一下，让他招供。”

“可是……”

吉达先生迷惑不解。由于是竞争激烈的行业，可能会有

其他的公司想出这种办法。但这个机器人是干什么的呢？警察压低了声音告诉他说：“你被人给盯上了的情报送到了警察那里。因此我们就派来了这个机器人。它具有雷达的性能，可以用身体为你防弹。另外，如果一抓到犯人，它就可以用电波通知给我们。”

“原来如此。是个机器人卫兵啊！道理倒是这样，我打电话时告诉我不就好了吗？”

“一告诉你，你不就更会感到不安了吗？”

“这也可能。那它抓东西吃是为了看看食品中有没有毒啰？我还不知道会有这种机器人呢！”

“因此，我们希望你能保密。如果给人家知道了，效果就不会好。你就把它说成一个发生故障的奇怪的机器人吧。反正你不是平安无事，万事大吉了吗？！”

警察把犯人带走了。机器人继续工作着，又跟在吉达先生的身后走了回来。

吉达先生一块石头落了地，愉快地渡过了休假。

（译自《新潮文库》1983年版星　新一著《破烂零件》）

陈 铁 城 译

轰动一时的人

骑在龟背上的浦岛太郎正由龙宫往家走，怀里紧紧抱着龙宫仙女赠给的珠宝箱。他对着身下正往岸上游去的龟说：

“我的故乡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那可不知道。反正您在龙宫里逍遥自在地游逛的时候，世上已经过了几百年。”

就在龟说话的时候，从头上掠过一个发着金属轰鸣的东西。

“刚才飞过去的是什么东西？把耳朵都要震聋了。浑身是银色的，是不是鸟儿？”

“鸟儿没有那么大，也不会飞得那么快。恐怕是人们制造的什么东西吧。”

“说得很对，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从前的老朋友恐怕都死了吧？也没有人能认识我。世上的一切大概全变了。我的头脑已经落后，也不会有人理我。今后我要在孤独和寂寞中了此余生了。”

“假如您不愿意回家，还可以返回龙宫。”

“不，我还是回家。人们想看看故乡的愿望，比什么都

强烈，这用道理是难以说清的。”

“是吗？啊，眼看就到海岸了。本想和您从容话别，但这里水的滋味和气味实在受不了，请允许我马上回去。好，再见！”

说着，龟就匆匆告别而去。

这样，浦岛太郎踏上了想念已久的故乡海岸。他和从前走时一样，年轻力壮，穿着一件短蓑衣。

虽说是白天，但他那奇怪的样子，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围拢过来的人群中有一个人说：

“是电视剧在拍摄外景（location）吧？在多少频道（chanel）播放？哪个单位赞助（sponcen）的？”

这些问话使浦岛太郎瞠目结舌。这个人所用的单词，他一点也不懂。这时就听另一个人说：

“你说的不对。这个人大概是坐什么东西来的。就象最近流行的一个人坐什么东西横渡大洋之类。他偏离了预定目标，所以漂到这里来了。”

“……”

“您当然是不愿意轻率地发表意见。那好，请等一下。我去和报社联系一下。三十分钟以后，就会有新闻报道的人员赶来采访。首先请允许我给您拍第一张照片。好，咔嚓！”

太郎被周围这不寻常的景象弄得提心吊胆。看到太郎的不安，另一个人说：

“你们的心肠都太好了。这个人形迹可疑，我怀疑他可能是间谍。有的间谍乘潜水艇来到近海然后登陆，从电影里

大家都看到了，是常有的事情。即使不是间谍，也是个亡命之徒。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潜入国境者。应该通知警察署，我就去报告。”

除此之外，还有种种说法。

“间谍能穿这样引人注目的奇装异服吗？这是哗众取宠的年轻人在开玩笑。咱们大惊小怪，反而助长他的恶作剧，会使他更加自鸣得意。”

“你说是开玩笑，可他却是一本正经的呀！一定是精神失常，倒应该和医院联系一下。”

“静一静，静一静！还是让我们好好听听本人的谈话吧！”

人们不但没有安静下来，反而越吵声越大。由各处赶来的新闻报道人员争先恐后地向浦岛太郎提出问题。太郎好容易才说了话，他那古老的腔调和离奇的内容引得周围的人更轰动起来。

这才是大家所期望的人。现代人都轻浮，追求时髦，不欢迎太实际的东西。

浦岛太郎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硬拉去应付那要命的一连串的日程安排。

早展到某一电视台的新闻节目露面。电视广播员问他：

“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人家告诉我不许打开。”

“这越发使人感到稀奇了……”

接着到警察署受审。

“入境的目的是什么？”

“ 不是入境，是回乡。目的是回乡。 ”

审讯没什么进展，决定留待下次解决。下一个项目是神经科医生的诊断。医生说：

“ 在海底生活了几百年的胡思乱想把你给迷住了。这不是由于看电视中的魔，是一种古怪的病症请让我慢慢地研究研究。不管怎么说，脑波要检查一下…… ”

一直忙到日落西山也没有罢休，还要硬拉着去参加电视广告节目演出的交涉，谈话，为报刊的画页拍照等等。

在这些活动中间，还要穿插什么为别人题词、宴会、税务署的人了解纳税情况、募捐、给政治运动签名，自称是亲属的人的来访。好容易挨到夜里，正要上床睡觉，却又被带到电视台去唱歌。

浦岛太郎本来预计遇到的是难以忍受的孤独，而且作了精神准备，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是难以忍受的喧闹。

他最初三天是在拚死拚活中度过的；第二个三天是在应酬周围人的欢迎中渡过的；第三个三天是在挤出最后一丝力气中渡过的。到了十天头上，浦岛太郎不得不悲叹起来：

“ 再也受不住了，已经精疲力尽。未来几十年的生命力，在这十天里几乎全消耗尽了。我成了精神上的废人。这些天吃的是稀奇古怪的东西，呼吸的是污浊的空气，内脏也衰老了。打开龙宫仙女赠给的珠宝箱看看吧，我想它会救我的。 ”

太郎满怀希望地打开了小箱子，往里一看，发现里面有一只小龟。小龟对太郎说：

“ 我是送你回来的那只大龟的儿子。我由于好奇，偷着

钻进这里来的。真是出人意料，这个社会简直太可怕了。我再也受不住了，得赶快回去。您和我一块走怎么样？我虽然小，但是论凫水的力气，并不比我父亲差。只要抓紧我，我会把您驮回去的。”

这时，浦岛太郎想起了在那令人怀恋的龙宫渡过的日子。他答应了和小龟同行，这是理所当然的。

（译自《新潮文库》1983 年版星　新一著《盗贼公司》）

么 峻 洲 译

魔镜里的公主

从前，某某地方有一位国王。因为是国王，他有自己的领地、臣民和城堡。国王的宝座使他高高在上，不需要求助于任何人，真可谓过的是得天独厚的生活了。

尤其走运的是，连一个想要攻打这块地方的国家都没有，这里没有刀光剑影、连年太平。国王是应有尽有，如果说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只有一件事，就是国王还没有王妃。

“是该有个王妃的时候了。不过，这件事一定要慎重。如果草草率率地结了婚，过后再后悔，可就不好了。必须找一个美貌而又文雅的女子，因为我是一国之王啊。可是，怎么办好呢……”

国王想到这里，叫来了魔术师——一个很久以前就居住在森林里的魔术师。

“我要求你办一件事。”

“不知是何贵干？请陛下吩咐。”

“我想找一个王妃，找一个符合我的身分的、才貌出众的女人为王妃。事情办成，要多少报酬都行。”

“好的，让我来找找看吧！”

魔术师告辞而去。

一天，国王到外边去打猎，正在追赶猎物的时候，远处传来了女人们的惊叫声。国王赶到那里一看，原来是一群好似强盗般的家伙们正在追赶几个旅游的女人。

国王觉得不能袖手旁观，便跑过去赶跑了那群强盗。完全是一群不堪一击的家伙。

一个女人对国王说：

“承蒙陛下在危急的时刻搭救了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是在陪同公主旅行途中突然遭到暴徒们的威胁的。”

“多谢陛下搭救了我们。”公主也举止安稳地道了谢。

当公主把感激的目光转向国王时，国王顿时惊呆了。眼前的这位小姐真不愧是一位公主，她既文雅又漂亮，真可称得上是美玉无瑕了。国王回礼说：“能为您这样一位公主效劳，我感到非常荣幸。我是这前边城堡的国王，请您务必光临，务必、务必……”

国王把公主引进了城堡。国王是一见倾心，爱慕如迷，而旅途中的公主则充满了感激之情；这样一来，以后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通过使者的周旋，谈成了亲事，很快就举行了结婚典礼。国王感到心满意足。

魔术师赶来对国王说：

“陛下看我的本事怎么样？那么，陛下答应的那个报酬……”

“什么？噢，你是说王妃的问题呀，那完全是靠我的威力搞到的。”

“不，一切都是按我的安排进行的。”

“岂有此理，是靠我的威力，所以报酬分文不给。”

谁都愿意把功劳看成是自己的魅力的果实，这位国王当然也不例外。

“那陛下可就违约了。这个地方我再也不想呆下去，要去到别的地方；给陛下留下这块镜子做个纪念吧！以后如果有了龙子，就请陛下把这个赠给他吧。”

魔术师留下一块镜子，就不知去向何方了。国王拿过镜子照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地方。仓库保管员把镜子给收起来了。

不久，国王有了孩子，是个千金。这位公主娇生惯养，倍受宠爱。

公主安然无恙地长到了一岁、两岁……人们虽然很想说她成长得多么漂亮，但遗憾的是事与愿违。她黑黑的皮肤、睡不醒的眼睛，真是一副费尽了苦心也找不出一点可取之处的长相。

尽管如此，公主却天天摆弄着镜子——那块魔术师过去留下的镜子，玩得非常开心。不知是谁想起了它，从仓库里拿出来的，也许是公主自己找出来的。总之，每当公主照镜子的时候，就显得非常快活。

“公主可真喜欢照镜子啊！”

侍从们都感到莫明其妙。她长得并不那么漂亮。可是为什么偏偏如此喜欢照镜子呢？真是个猜不透的谜。不过，这样一来，反倒相应地减少了许多逢迎讨好的麻烦；所以他们也就不想再考虑那么多了。

公主长到了十岁、十五岁。架子也随着身分、地位，相应地膨胀起来。但是，她依然是一副难以称得上是美人的长相，而且还很肥胖。这可真是一件伤脑筋的事。侍从们纷纷议论起来：

“公主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长得也并不很漂亮，可是竟一个劲儿地倨傲自大起来了。”

“每天既然能那样不厌其烦地照着镜子，就应该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子嘛！”

“天下竟有这么离奇古怪的事儿，我真想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

不久，这个谜被解开了。原来镜子里照出来的公主是举世无双的美人。一天，侍从在无意中从公主的身后往镜子里瞧了一下，发现了这个秘密，不禁大吃一惊。

镜子里的公主是白白的脸蛋儿，大大的眼睛，嘴、耳朵、头发，一切都漂亮得真是没挑。线条、姿势也非常美。怎么形容好呢？就好比是充满温柔的春风、清澈的泉水、绚丽的彩虹、盛开的花朵，是群星、是月光、是瑞雪、是潺潺流水般的音乐。可是，现实中的公主却与此相差十万八千里。

侍从又照了一下自己的脸，也并没有什么变化。这个镜子似乎只能把公主的形象照得格外漂亮。

事情发现以后，侍从们不能保守秘密，就如实地向国王做了禀告。国王咬牙切齿地说：

“噢,原来是这样！这肯定是那个魔术师搞的鬼伎俩，真是个手段狠毒的家伙。

“您和魔术师之间曾有过什么纠葛？”

“是啊，可是没想到这个家伙竟进行如此残酷的报复。公主的长相不漂亮，这已经是无法挽救的事实了，她也许是象我。一个人长相不美没有关系，只要有谦恭的美德就好。长相很美、高傲自大，那也似乎无妨，但长相也不漂亮，却光是一个劲儿地高傲自大，可就不能容许了。把那个倒霉的镜子给我夺过来。”

把魔镜给夺过来，谈何容易？必须正视现实，说起来总是很简单的，但要想取得实际效果可就相当难了。侍从把那个成为问题的镜子夺了过来，虽然也曾想要把它打碎，但无论如何也打不碎；最后只好把它丢进仓库里藏起来罢了。

侍从又给公主找来了另外一个镜子，可是她只看了一眼就叫喊起来：

“这不是真的。”

公主只用过一次就再也不用了，因为这个镜子没有照出公主一直看惯了的漂亮的自己。怎么能容许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存在呢？这不是虚假，又是什么呢？

小姐失掉了赖以生存的快乐，伤了元气，终于病倒了。虽然经过多方治疗也无济于事，身体一个劲儿地消瘦下去。这样一来，就不得不把魔镜再重新拿出来给她了。

公主接过重新递给她的镜子往里照了又照，恢复了元气。在她看来，唯有这个才是真实的。小姐的病很快就痊愈了，她的架子也恢复了原状。尽管公主的真实容貌一点也不漂亮。

国王向家臣下命令说：

“把那个魔术师给我找来，这个家伙肯定会知道有什么办法的。”

“遵命。”

家臣带着这个使命出发了。但，遵命去捉拿魔术师的家臣未能带回喜讯向国王禀报。因为魔术师离开他们已经过了相当长的岁月，他现在何方？行踪不明了。

为了摆脱魔镜造成的不幸，虽然也找过别的魔术师，但也未能拿出任何高招儿。

岁月不停地在流逝，公主的年龄一年一年地在增长，搞不好就可能误了公主的终身大事，如果这样，国王就要断了香烟、后继无人了，必须要抓紧。然而，公主的亲事却不可能一帆风顺。

即使有来谈亲说媒的，可是当亲事谈到一定程度，一见到公主本人就几乎都逃之夭夭了。当然，也不是所有来谈亲的王子都主张非要美人不可，也有主张找个性情温柔的女人要胜过容貌美丽的。但谁知道只要和这位公主一交谈，就都大失所望了。因为公主盲目地高傲自大，给谈亲的王子们弄得懵头转向，慌忙而去。

既然别国的王子无望，国王就想从家臣当中挑选一个为养老女婿，可是这条路也并不通畅。家臣们虽然知道选中了就可成为城堡的主人，但一想到是以背上那位公主的包袱为条件时，就谢绝了。为了度过舒畅的人生，他们宁要平凡，也不要这种荣华富贵。

无奈，国王终于想以命令的方式强迫家臣和公主成婚，不料被选中的家臣溜之大吉、无影无踪了。

公主对这一切却毫不在乎，只要一有空闲就瞧着镜子在自我陶醉。想起来，那个魔术师的手段也真够残忍的了。

一天，刚好有一个年轻人在城下路过。是一位仪表堂堂的青年。早已被吩咐过的守卫向这个青年打了招呼，并把他引进城堡，禀告了国王。

国王一见，象是一位颇有教养的青年。国王尽管觉得希望不大，但还是开口说：

“我想把我家的公主许配给你结成良缘继承我的家业，但不知你是否同意？”

“陛下是在开玩笑吧？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年轻人有些惶惶不安了。

“哪儿的话，当然是真的了。公主在暗地里偷偷地瞧着你，已经表示同意了。下一步只要你答应就可以了。”

“我没有什么不同意的。”

年轻人说完就和公主见面了。事情和过去完全相反，这个年轻人很高兴地就答应了。转眼间准备妥当，就举行了婚礼。这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个年轻人是某一国的堂堂正正的王子。

到此，城堡里的家臣们虽说是了结了一份心事，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王子此时此刻的心情。那么潇洒的王子，为什么偏偏要和这里的公主结婚呢？他们议论纷纷，进行着种种的猜测，可是怎么也找不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其实，使周围的人们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也是很自然的，原来这位王子从幼小的时候就接受了一个倒霉的镜子——一个只把他照得非常难看的魔镜。他天天照逐渐就信以

为真，以为自己真的就那么丑陋不堪。尽管有时也照过正常的镜子，但王子已经不相信那是现实中的自己了。

就连家臣们夸奖自己“真可爱”的时候，王子也认为那只是阿谀奉承而已。他认为对其丑无比的自己还进行夸奖等等,统统都是阿谀奉承,别无其他。这些原因促使他不相信任何人，最后决心一个人出去旅行了。人们虽然无从了解王子的父亲有过什么对不起魔术师的地方，然而，不得不承认这又是一桩极其残酷的事情。

王子在这里一下子就被那幻梦般的要求所吸引而接受这也并不奇怪。他认为这里的国王不是阿谀奉承，而是在丑陋的自己身上承认了长处。所以，公主即使有些难看，也理应同意，这是天经地义。

就这样，两个人结成了姻缘，各自照着自己的镜子，永远过着和睦的生活。真可谓“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译自《新潮文库》1984年版星　新一著《南瓜马车》）

于 吟 梅 译

幸运的副产品

前些日子，我也做了一次环宇旅行。我早就盼着飞一次，不，或许应该说，由于人们的大肆宣传，许多人都已起飞，弄得我也觉得非去不可了。于是，我就攒钱，请假，想方设法实现了这个愿望。

不过还好，去的很值得，尽管我这样的人只能作最便宜的包办旅行，但是，那些有名的星球都已浏览了一番。至今还象在梦中没有醒来似的。

我坐的宇宙飞船，是若拉星人经营的星际班船，因为没有坐过其他公司的飞船可以做比较，所以难以品评其优劣。不过，我很欣赏它突破光速时的平稳，服务工作也属于上流吧！

若拉星的美人斯求瓦黛丝，对我照顾备至，我说想给地球的家里拍个电报,她立刻就给办妥。睡觉的时候,她还给调好枕头上的度盘，让我做如意的梦。服侍得真是无可挑剔。

飞往的第一站就是若拉星，真不愧是个崇高清洁的星球，处处给人以清新明快的印象。地球上许多家庭用的室内小型自动清扫消毒器，正是该星的产品。

其次到达的是罗普星，是个众所周知的艺术星球，到了这里，仿佛心神为之一爽。一切都伴着悠扬的旋律而动，举目都是高雅的曲线，和谐的色彩，街市优美，令人赞叹不已。

此外，我还游历了几个星球，也都各有千秋， 非同凡响，很难说哪个最好，至今我还在回味着旅游的过程，我劝您也找个机会，务必一游……

尽管不知哪个星球最好，不过，古人连想都不敢想会有这样的时代到来。他们怎能想到突然之间发生这样的事，地球突然向宇宙开放……

对了，最近有人对我说：“今年该是开放一百周年了吧？说是开放，其实更准确些，也许应该说成被迫开放。”但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件好事。

这对地球来说，收到了可喜的硕果，带来了外星的优秀文明。由于有了先进的设备，我们的生活大大地提高了，最重要的是，地球上人类之间持续已久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再说吧，象我这样的人也能周游宇宙了。这一切，不都是托了开发宇宙的福吗？

不过，据说乍开发时，人们曾经惊慌万状，一片哗然。这也并不奇怪。那巨大的宇宙飞船不宜而至，降落在地球上，就是我生在那个时代，也会认为世界到了末日，人类就要大难临头了吧！

但是后来，人们能够和飞船上下来的外星人谈得通了，知道了他们是和平的友好使者。当时那种释然的心情， 高兴的样子，是可想而知的。

接着，地球被批准加入了宇宙联盟。

今天，我们都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可在当时，人们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外星人成了地球的来客，很想弄个明白。他们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很自然的。关于这一点，外星人作了如下说明：

在很早很早以前，宇宙联盟就让一个可以称之为“文明侦察卫星”的装置运转到土星轨道的外侧。它的机能是：当太阳系产生了文明，并达到某种阶段时，它就能够侦察清楚，并自动地把这一信息发回本部。

当然，他们也期待着地球派出的宇宙探索飞船在飞驰的途中发现这颗卫星，把它带走或同它联系。

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实现。相反，非常遗憾并且是唯一的、最大的遗憾，它侦察到了地球上的核爆炸——是在进行原子弹试验。

文明侦察卫星大概装有对这种现象特别敏感的仪器，它马上把这个情报发回了本部。宇宙联盟首先慎重地核查，这是不是把自然现象错当了核爆炸，不过，在他们的记忆中，这种现象反复出现，由此断定确实是人工现象，便备下设备齐全的宇宙飞船，向地球派出了使团。

正因为这样，使团会见人类，首先提出的就是地球上的核武器问题，这是理所当然的吧。当时有的国家，不，多数的国家都隐瞒了核武器的数量，提供的数字比实际要少。但是，要瞒过宇宙联盟的眼睛是不可能的，他们用精密灵敏的仪器来探测，结果，核武器贮存在何处，有多少，全部暴露无遗了。人类为什么要干这种蠢事啊！

据说，使团成员们知道了核武器的总数时显得非常惊疑。据当时的记载，他们同地球人进行了这样的交谈。

宇宙联盟方面首先发言：

“你们是企图用这些东西征服宇宙，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你们使用这种武器也毫无用处。不过，你们对于这份危险的计划十分重视。”

地球方面慌忙辨解：

“这是从何谈起！谁也没有想过干那种胆大包天的事！”

“但是，你们却实实在在地拥有核武器，那是做什么用的？”

“说来见笑，那是地球人之间作战用的。”

听了地球方面的辩解，宇宙联盟的使团在内部作了长时间的探讨，似乎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他们想不通，同一星球的居民怎么会自相残杀呢。现在我们才知道，宇宙中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星球了。

会谈又重新开始，宇宙联盟方面说：

“你们的意思，是不是说地球的居民都想自杀？如果是那样，虽然极其罕见，倒也并非绝无仅有。但这还是不能令人信服。”

“那么，到底还有什么疑点呢？”

“还是不要佯装不知吧。问题就在于数量。把你们的核武器加起来，足可以摧毁地球好几十次。如果是为了自杀，有够摧毁一次的就行了嘛。如此说来，我们只能认为，核武器是为了攻击其他星球而生产的。”

“不，这真是用于地球战争的！”

地球方面还是竭力的解释。现在想来，只消说这是用于防御外星攻击的不就可以了吗？那样，外星人就会理解，我们搞那么多的核武器，只是因为无知，但是人哪！上来一阵又很诚实，这就越加招致对方的怀疑。他们说：“这不过是个巧妙的骗局。就算那是用于地球战争，也不该有这么大的数量。一定是眼看征服宇宙的阴谋暴露了，才编造出这样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理由，来异口同声地对付我们。”

“我们说的可都是实话。”

“这一套能不能骗住人，你们自己也很清楚。怎么样！还有什么话说？”

“这个……”

地球方面哑口无言了。至今也还无计可施。还不错，总算可以开放了。然而，核武器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我要说的就是这一点。

多蒙宇宙联盟的宽宏大量，暂且不予计较，地球才得以加入宇宙联盟。我们能和任何星球通商，也能到任何星球去留学、旅游了。但是，他们对地球人并没有放松警惕。

我们这些人在旅行中，多少遭遇过他们那种含有偏见的目光，虽然不那么露骨，但也可以看出那眼神里的轻蔑和排斥。那种滋味，真是说不出来的难受。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不由自主地垂下了头。为此，许多漂亮的街市，佳丽的风光，都错过去了。而且，唯有地球人，在任何星球的航天港都必须接受行星检查，因为我们是被当作危险种族来对待的。

尽管这样，我们也无法责备外星人，他们本质上是善良

的，一旦明白了，就马上会消除对我们的误解。况且，他们也期待着我们的理解，总之，都怪我们地球人不好，不能给人做出圆满的解释。

自不待言，地球方面并没有忽视这个问题，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所，培养了好几万的专家，夜以继日地攻关，要研究怎样解释才能使他们明白：虽然我们拥有大量的核武器，却毫无征服宇宙的念头。

投入这项研究的经费之多，竟达到了令人发晕的地步，而且，一百年过去了，依然没有结果。所以，现在还不是庆贺开发百年大庆的时候。

今后还要研究多少年呢？想办法快点解决吧！不到那一天，我们地球人不论走到宇宙的任何星球，都不能逃避那充满警惕的歧视目光。

（译自《新潮文库》1983年版星　新一著《稀有的未来》）

赵 伟 秋 译

叫人捉摸不透的社会

“我还是得照例出去走走。”

喝完添上来的第二杯咖啡之后，我站起来，这样说道。象这样喝着咖啡，看着电视，无所事事地闲待在家里，可也不错。只是，一个男人，到了三十五岁以后，还持这种生活态度，未免有些不妙。既然身为男子汉，就该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操劳。这是社会上的共同想法。反之，可就行不通了。

“你走吧，请多加小心。”我的太太美佐子这样说道。

我想，“太太”之类的字眼儿，若是用跟现代观念相反的词语，该怎么称呼呢？我这样称呼她，本也出于无奈。她经营一家高级美容院，生意很兴隆。生活必需品一涨价，哪怕只涨一元钱，社会上的女性就都会大惊小怪起来。然而，在美容之类非必需的开销上，就是抛掷千金，也在所不惜。这倒是件好事。

这里是美容院二楼的住宅。我的舒适的家。

我的夫人还有一大长处。就是从不絮絮叨叨地追问：“上哪儿去？干什么？”等等。她既能赚钱，又对丈夫十分宽容。这在今天，不就是个十分难得的贤惠妻子吗。

可是，有的时候，我也曾这样想：美佐子从前独身一人

时，大概是由于听到过这样或那样的流言蜚语，觉得实在不堪忍受，才跟我结婚的吧？女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该结婚，这是一般的社会观念。话虽这么说，可真要是跟一个平庸的男人结婚，他整天价待在这二楼上无所事事，为了消磨时光，有时到一楼营业室去调戏女服务员，跟女顾客们亲热地嘻笑——那也够糟的了。所以，我从下午出门，漫无目的地逛到深夜，这也许正好符合妻子的心愿吧。

总之，我们算是所谓的理想夫妻了。向女顾客们献媚，岂不太无聊了吗？在我看来，值得一干的，倒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系好领带，穿得整整齐齐，就走出了家门。我来到国营电车公司电车站对面的站台上等候电车。我大约放过去了三辆。乘客寥寥的电车，我是不愿坐的。要是因此而被人误认为是有流氓习气，那可就糟糕。我怎么能去干那种下流的事呢。

好歹总算有一辆乘客拥挤的电车开了过来。我急匆匆上了车，偷偷向四下里扫了一眼，发现一个衣着考究，年近五十的绅士，便凑上前去。我倒不是一个嗜好同性恋的流氓。那种伤风败俗的下贱勾当，我怎么能干呢？

我飞快地干完了事情。这一次，就连我自己都感到做得够巧妙的了。所谓神技，大概也不过如此吧。然而我觉得，今天这个主儿的神经，似乎非常敏锐。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子，大声叫嚷起来：

“扒手！我早就觉得你可疑，原来真是个贼。啊，总算

抓住了。”

“喂——喂，别大嚷大叫的，免得打搅别的乘客。何况眼下，人人害怕受牵连，即使你大喊大叫，大家也会装作什么也没听见的样子。谁也不会帮你的忙。——这是个无情的社会。因此，你高声叫嚷是毫无意义的。”

听了我这番话，那位绅士点了点头：

“可也是，那好。在车里我就不吱声了……”

然而，过不多时，等车一到站，我就被拽到站台上来，再次受到了申斥。绅士说：

“喂，小偷！偷人家的东西，是令人难以饶恕的犯罪。一见什么人不缴所得税便发财，我就来气。喂，还给我吧。你要说半个‘不’字，我就把你交给站上的治安警察，把你扒个精光，好好搜查……”

“你先等一等，咱们还是回到原来那个话题上去吧。你说说看，你身上有什么东西被人偷走了呢？你兜里的东西，到底哪一样不见了？”

我这么一问，对方又把衣服口袋重新翻了一遍，然后，似乎很难为情地说：

“什么也没丢。”

“你别贸然断定，是不是再好好检查一下，你可知道要谨慎再谨慎吗？钱包、片夹在吗？钥匙在吗？”

“什么都在。确实不可思议，我的确感到有人偷我东西。可不管怎么说，实在对不起你。请原谅我的错误。我叫芝原。”

这位绅士刚要跪下赔礼，被我一把拉了起来。

“你根本用不着那样做嘛。过失谁都有，要是一有过失就叩头，那人类就得不断地下跪啦。”

“多么高尚的人！并不揪住别人的过失不放。我想，应该把你这样一个人的存在告诉给周刊杂志和在野党的众议员们。可是，就这样分手，我总觉得于心不安。那边有个酒巴，是我常去的地方，我想邀您去那儿喝两盅。从这个车站步行去，只需十分钟。”

“你应该请客。嗯，好，我就非常感激地接受您的好意啦。”

我跟在芝原的身后，边走边从衣袋里往外掏胶卷，偷偷看了一眼。我衣袋里有个高能微型复印机。原来，刚才我偷偷掏出了这位绅士的片夹，把里边的文件复印下来之后，又把钱包给他放了回去。这简直堪称神技呀，仅此而已，并非行窃，不过是摄下了情报。然而，碰上宝贵情报的机会也并不多。这一次，我总觉得也不过如此罢了。

从复印胶片来看，这个名叫芝原的绅士，似乎是个医生。我往他衣袋里送钱包时，甚至碰到了听诊器。我点了点头，收起了胶卷。这时，从车站出口处传来一阵痛苦的呻吟，那儿已形成了一堵人墙。我探身向里望去，只见地上躺着一位老人。这人好象是得了急病。我对芝原说：

“那边好象有个急病患者。”

“嗯。”

“你去帮帮忙好吗？”

“一个外行，还是不随便插手为妙。好管闲事，往往要惹出是非来。你不要管了，总会有人去处置的。”他平静地

说。

不讲人道的情况，比比皆是。话虽这么说，可我若是在这儿劝说他的话，我的行为就完全暴露了。我满脸不悦。芝原把我拉了过去，指着站前广场的一角说：

“那儿有个比这位患者更有趣的人物。”

只见一个乞丐，蓬头垢面，胡子老长，正坐在地上。

“哈哈，要饭的。若是个二十上下的年轻乞丐，那倒可以说是很有趣的。可这家伙已经年近四十了。表情严肃认真。象个真正的叫花子，可有什么趣呢……”

“身体健全，头脑似乎也并不是不好。这样一个人，在繁荣的社会里，为什么要讨饭？太不可思议了！照理说，他是可以过盗贼生涯的。噢，实在对不起。这可不是指你说的。”

于是，我做了这样一种假定：

“这人也许是哪家电视台雇的演员？为了录制写实节目，需要一个可怜而又贫穷的形象。电视观众喜欢边吃美味边看凄惨镜头。眼下，优越感这东西，乃是极好的商品。所以，文艺节目就可以利用这一点。并且，只要能给可怜的人们募捐，能为自己留名，无论多么低级庸俗的角色，都可以大大方方地扮演。五花八门，有需要，就有人提供。”

“是那么回事！”

“对于那些前来观光、游览的外国人，乞丐形象也是必要的。美国人若是得知，连日本也有社会弊病，就会松口气啦。从共产党国家来的旅客呢，一发现这个资本主义的牺牲品，也会因为获此绝妙见闻而欣喜若狂的。那些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代表团见此情景，心里就会重新考虑是否还要从日本得到大笔援助的问题了。他对一切都有好处。这也许是个直接归外务省管辖的乞丐吧。”

“你可真不简单！还是再观察观察吧。你瞧，来了，来了！对面来了个男人……”芝原指着那个人说道。

走过来的这个男人，衣衫褴褛。可他却在乞丐面前停住脚步，往这叫花子跟前的空罐子里扔了一张千元纸币。乞丐感激涕零，跪在地上，说道：“您的恩德，我将永世不忘。”芝原向我指出了这样一点：

“怎么样，难道这不是发自肺腑的感情吗？他那种感恩图报的愿望，我简直想纳入道德补充教材。一个使用隐蔽摄影机进行拍照的雇用演员是不会那样做的。因为要天天如此啊！并且，还有那个施舍者呢。他克制自己的奢侈，不断地向这个乞丐施舍金钱。道义，现在看来，并没有沦丧。这是市民共同意识的表现。不过，你倒有些个别。你缺少人道主义。”

说什么缺乏人道主义，这对我着实是并非令人愉快的事，我便说道：

“请您在这儿稍稍等一下。我调查调查这两个人的真实情况。”

我跟在那个施舍者身后，渐渐地靠近了他，飞快地施展了一回我的神技：偷过来、进行复印、再送回去。接着，我到乞丐身边，装作滑倒的样子，又施展一回神技。芝原在原处等我，我回来向他报告说：

“我弄明白了！真有点奇怪，人生实在是无奇不有，这

真乃意外中之意外。不过，在这得站着说话，实在太可惜了。无论说话的人也好，听话的人也好，还是边喝边谈才令人感到愉快。”

酒巴间老板娘又年轻又漂亮，相当有魅力。她声音娇滴滴地前来迎接。芝原在里边的一张椅子上坐定，然后对我说：

“请开怀畅饮吧。可您若过于随便，以至和这位老板娘发生关系，那就麻烦了。因为她是我的这个。”芝原伸出一个小指，向我示意。

“啊，好极啦！我一定要听一听这个风流韵事的开端、经过和现状。”

“这事，留待以后再讲吧。最好还是先谈谈刚才那个乞丐。如今，风流韵事已经平淡无奇了。现在是情报时代。没有比获得人所不知的新奇情报更有趣的事啦。喂，快谈谈吧。”

在他催促下，我边喝边讲了起来：

“实际上，那个人不仅仅是个乞丐。这些日子，有一件新闻，闹得满城风雨啊！就是机场上的海关事件：有个人抢了一大批宝石，逃走了。这个乞丐恰恰就是那个强盗。”

“他怎么成了乞丐呢？是老天的报应？”

“不！一句话，此人的全部财产均已花在作案上，虽然彻底成功了，可是，如果他立刻处理宝石的话，就会露出马脚，被人发现。即使不被人发现，也要被压低价格强行收购，眼睁睁地吃大亏呀。再说，他根本没有现款。所以，除了乞讨，再也没有别的活路了。

我一说完，芝原就拍起大腿来：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是所谓盈余破产吧？那家伙也成了黄金枷锁下的一个囚徒啦！那个衣著朴素、慷慨好施的慈善家呢？”

“他也并非单单是个慈善家。他似乎看清了这个乞丐的真面目。想先买个人情。然后，打算不等这笔钱财分散，就把它们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因为，任何感情也比不上困境中得到的同情更深沉。单等宝石兑成了现金，他再若无其事地出现在对方面前。到那时，他的钱会捞回来的，而且可以翻几番。如果他说：‘借给我一些款吧！’无论他借多少，那个乞丐都能借给他。好一条妙计！可是，那个人没钱进行施舍。他常拿些东西到当铺去换钱。每天都给这个乞丐送些钱去。”

“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可以说，是用礼仪人情紧紧束缚人的一笔长期投资。收益稳妥，比靠赛马和彩票一攫千金的人们要英明得多。这样一来，连我都打算去施舍了。这有利可图的乞丐信托，也请算我一份吧。”

芝原正在这样想着，我从一旁劝阻道：

“算了，那个衣衫褴褛的男人一直在背地里监视着呢。你若施舍重金，他就会来找麻烦。他要说：‘喂，这乞丐是我的势力范围，别人不得随便向他施舍。若是你有多余的钱财，非要给人不可，那就交给我来施舍好啦’……”

“也许是那么回事吧。喔，打算抢夺人家，那可不好，应该尊重那个发现者的权利。可是，就算如此，也还叫人感到不可思议：他俩的秘密，你是怎么打听出来的呢？总不会

是用催眠术叫他们讲出来的吧……”

芝原喝着酒，歪着脑袋，双睛注视着我。他这么一问，可把我给难住了。我总不能说，这是略施神技，从拍下的抢宝石计划和当票做出的判断吧……

“其实，是这么回事……”我嗫嚅着。

正在这个当口上，从酒巴入口走进一个跟酒巴很不相称的顾客。是个胖乎乎的中年妇女。她戴着一副眼镜，身穿一件不大华丽但却似乎价值昂贵的和服。可以说，这是一位典型的家庭主妇。

芝原飞快地扫了那个妇女一眼，然后慌忙钻到桌子底下，小声对我说：

“情况要不妙！你就装作啥也不知道的样子，继续喝你的酒吧。要装得象根本没发觉我在这儿似的。”

我也不外行，洞悉了其中的原委，便跟旁边的女店员开起了玩笑，来替芝原帮忙。为什么男人一到这时候就能互相帮助呢？“太太，您要寻求的是这种东西吗？”我这样大声对她说，想稍微刺激她一下。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经验吧。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向那边看了看。那位中年妇女，操着东京上流社会有闲贵妇的腔调，发了一通连珠炮，把老板娘狠狠教训了一顿。可这位老板娘，却善于巧妙地周旋，想方设法地把她打发走了。

“好象已经没事啦。”我跟芝原这样说道。

这时，他才慢腾腾地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坐到一张椅子上，松了一口气，又喝起酒来：

“好啦，好啦。总算平安无事，可以松口气了。谢谢你

的帮助！”

“想必是受惊了吧？对于一个男人，最不利于精神健康的，莫过于大老婆与小老婆之争。我很理解您的心情。可您的大老婆还是比较容易地就被劝回去了。”

“你说什么？‘很理解’我的心情？你一点也不理解！走了的那一个才是小老婆呢！”

听了芝原的话，我甚至怀疑起自己的耳朵来了。

“难道这不反常吗？果真如此，你的变化无常可就到了相当程度了。你的精神还正常吗？还是请医生看一看为好。”

“你别那么蛮横地显示自己了。这其中自有原因。告诉你吧，我那时一直过着独身生活，专心致志以工作为重。工夫总算没白费，到了中年，一切都步入正轨了：既有了财产，也有了地位，于是跟一个年轻的美人结了婚。在这之前的那些经历你都知道了吧？还有什么疑问？我来给你解释解释。”

“是的，我知道啦，男人想娶个年轻妻子是很自然的，你的婚事难道不光明正大吗？没什么可耻的吧。”

“不过，在我们这个社会，是不能生活得顺顺当当的。我和妻子出门，谁都以为和我在一起的是小老婆。在公开场合，我一领她出去，责难的目光就都集中到我们身上来，我那些商业竞争对手，四处造谣说我纳妾。我的社会信誉便降低了……”

“嗬！”

“你不亲自体验一下，大概不会明白。唉，男人的嫉妒心真厉害。专门躲在背后恶意中伤。我不由地想道：男人在

本质上不就是女人吗？况且，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一不在家，附近的年轻男人就来追求她。我和第二个妻子的关系，是在没有道德上的阻力的情况下，随随便便建立起来的。就是这么回事。这对我来说，既没什么可耻的，也可谓并不违背社会观念。”

社会上的人们所表现的不理解，使芝原很气愤，我也有点同情他了。

“也许是那么回事。”

“经过种种烦恼，终于走了这一步：纳了妾。娶了方才那个女人作了第二号妻子。在正式场合，我就带着她去。恶言恶语听不见了，当我看重‘糟糠之妻’的时候，大家都向我投来尊敬的目光。我在同行中的威信也提高了。净是好事啊！那么，只剩如何安置第一个妻子的问题啦。我考虑了一番，也跟她本人谈过了，结果是让她在这儿开个酒巴间。她一当上老板娘，那些年轻的男人也就不能随便动手了。因为他们会担心；她身后也许有个什么可怕的靠山呢。”

“真够复杂的啦。”

我睨视了老板娘一眼，叹了口气。

“是啊，只好顺应这简单的社会常规，不能硬跟它作对。这是人生的智慧嘛！”

“不过，我有个疑问。那个看上去象原配夫人的小老婆，为什么来责备那个藐似小老婆的原配夫人呢？小老婆到大老婆这儿来大声责备这是越权行为，实在反常。”

关于这一点，芝原以推理分析的口吻说道：

“这是女人的浅薄。有句谚语说：‘衣饰骄人’。不知

不觉间，她就习惯于象正室那样生活了，以为自己实际上就是正室，忘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常常跑到这个地方来。可是，她被这儿的夫人训了一顿之后，还能觉察到自己是见不得人的，便垂头丧气地离开了。这种事情经常重演。”

“嗬！”

“这种做法可以说是在肯定自己的社会地位。譬如，你在马路上大肆胡闹了一气，然后却请警官高抬贵手，说你不是暴力团体里的人，而是学生。警官大概会饶恕的。如同在复杂的社会里，一上迷途就徘徊不定一样。自己是处于怎样一种位置上呢？就糊涂起来了。因此，在现代，一种被人公认的作法是很有必要的。汽车发生交通事故时，你只要能减轻自己的责任，就可以肯定自己原来是个受人赏识的、学问渊博的人。如果你在大街随地便溺，等警察大发雷霆时，你就会明白了：原来自己已不是小孩子了。要不要再举几个例子呢？”

“够了，我懂啦。这位太太，得把那个看上去颇象正室的小老婆赶走，才能够确定自己正式夫人的地位，才心安理得，感到自豪。可是，这事既然经常发生，你又何必着慌呢？不躲，不也可以嘛？”

“你呀，这不就是所谓的社会常识嘛！我要是呆立在一旁，那就不自然喽。并且，她们也就享受不到那种行为所带来的乐趣了。同时，只有躲藏起来，我才能真正体会到被两个女人所爱的滋味。你也同样啊，体验一下惊险场面，不也挺有趣吗？”

“真复杂！若是不再喝两盅，你就不会明白……”

一个女招待送过酒来，我一边喝，一边自言自语似地跟坐在旁边那个女人说：

“人世间,真复杂！综合杂志上那些很难懂的论文中，常有‘双重构造’这个字眼。这件事也许就是这个意思。你根本不知道，一件东西被扒掉一层皮，会从中露出什么来。就拿你来说吧，能使我确信的也只有这么一点：你可以算个可爱的小宝贝儿。”

这时，女人开了腔。

“喂，大叔，你可真有眼无珠啊，你这是看错了人……”

这句话说得迅速而又低沉，充满了恐怖气氛。把我吓了一跳。是个男人吧？我真不知到底为什么，这个男扮女装的人，气势汹汹地发出了连珠炮似的责问。

“太抱歉了，我认不出您来。”

我这么一道歉，那女人重又温和地说：

“所以我才说你有眼无珠嘛！你好象还不知道，现在已经出现超小型录音机了。是藏在衣袋里的。当讨厌的男人纠缠不休的时候，你可以偷偷按一下键子，刚才说过的话就会再现，那就可以立见功效啦！”

“真不知道，竟然研制出了这样的机器！我简直吓破了胆，让我瞧一瞧可以吗？”

“不行，不凑巧，今天我没带来。”

这女人神秘地笑了笑。这岂止是双重构造！

喝酒说话之间，心情渐渐好转，我便不由地向芝原搭话说：

“你又开医院，又搞事业，想必很忙吧？”

“啊……”

“我对你还有意见呢。刚才在车站，你对那个得了急病的人置之不理，这是不可原谅的。你应该反省反省。”

芝原现出了神秘的表情，想了一会儿，说道：

“我看，应该好好反省的，似乎是你。我不是个医生。刚才我也没说过一句我是医生这种话。这么说，是你偷了我钱包里的名片？看来，你还是个小偷。”

“我这是说走嘴了。”

现在想收回也晚了。芝原越说声音越大：

“即使是偷了一张名片，那也算是贼。我完全被你骗了。我说对了。为了弥补我忍耐半天的损失，我得高声叫嚷。”

“请等一下。我没拿你的名片。我只是复印了一下。”

“反正也差不多。这可不是把东西还给我就可以了结的事。你说吧，得怎么办？”

“安静点儿，安静点儿。你是个冒牌医生，我要把这件事公之于众。那样，你可就麻烦啦。”

我想抓住他的弱点，可对方却毫不在乎。

“不，我并没违反什么医师法。只是在酒巴和餐馆里给女性瞧过那张名片。然后我再拿出听诊器，女人就会放心大胆地脱得赤身露体给我看。对此我只是玩赏和享乐一下。跟小孩子模仿医生玩一样。根本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就是说，这跟我复印你的名片一样，我不也没给你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危害嘛！”

争论来争论去，我作了各种尝试来进行辩解。慢慢地，

芝原也作了一些让步：

“这诚然不错，但咱俩之间的帐，还是一笔勾销为好。不过，这酒可没少喝。得不少钱呢。不该我请这个客。这可是实质性损失啊！”

“我不是把站前那个乞丐的事告诉给你，叫你高兴过了吗？”

“那我也谈了小老婆的事使你快乐了。所以，那件事就算抵销。剩下的，只有酒钱谁付的问题了。唯独在这一点上，我对你有恐吓权。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常识。”

“糟糕。嗯……你打算怎么办？”

“想求你帮忙办一件事，立刻就得办好。”

“没法子。我办，我办。这也算是一条教训啊！”

我一答应，芝原马上把嘴凑近我的耳边，悄悄说道：

“说实在的，就是潜入仓库去偷东西。”

“啊？你说什么……”

“别这么大声嚷嚷。这是秘密！对别人都反复提醒：要小点声，可你自己却……”

“我明白。没想到，原来你的本行是干这个。事到如今，追悔莫及呀。喂，你说怎么办吧？”

“详情细节，等进了里面的小屋再商量。”

酒巴间里面，一进门就有间小屋。芝原在纸上画着图，说明了每个步骤。似乎他早有准备，计划得挺周密。

“你的任务是干掉守卫人员。开仓库的锁，由我来干。”

“不会出差子吧？要是发生意外，叫人审判，那我可不干。”

“你若是那么担心的话，那好，为了慎重起见，还是先雇个证人吧。柜台头上有个喝酒的男人，就让他来作证人好了。”

“这么说，意外还是可能有的。不知这个人是不是醉了……”

“是的，这个家伙嘛，是别人推荐来的。他确实具有当证人的才能。所以，万一有什么事，就可以使用他。这是一个具有特异功能的人。不管怎么灌自白剂，不管怎么开动测谎机，他都毫无反应。我们干脆把这个家伙叫进来，请他一块喝算了。正因为是个证人，所以声音就动听吧。他能够使用三种声音，伪装得叫人感到好象有三个人在讲话似的。”

“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桩买卖。他的真正职业是什么？靠得住吗？”

“他的本行？那可不知道。不过，人们对自己的本来专业即使马马虎虎，可干起副业来，却是诚心诚意、忠心耿耿。因为副业，不能按你工作经验的多少保证你终身被雇用。马马虎虎搞副业、矢忠忘我干本行，这类人你听说过吗？”

“没有！”

这样，我俩把原来的事情托付给了证人，就从酒巴间的窗子钻到外面来。芝原头前带路，我俩来到了仓库所在地。

从一个隐蔽的地方朝那边一望，果然有个警卫人员在巡逻。我的任务是干掉这个家伙，所以还是从正面进攻好。于是我走上前去，跟他打了个招呼：“晚上好！”同时，我看准时机，竭尽全力，照他心窝猛然撞去。

“喔，好痛啊！”这样高声喊痛的是我。

我的手臂都疼麻了。显然，对方身上是穿了防弹背心。我失败了。没料到会是这样，我不想再发动进攻了。似乎不得不死心了。也许，适得其反，大概对方要把我抓住吧？

我把心一横，等待着，可那个警卫却呆呆地站在那儿，自言自语地喃喃道：

“我怎么会在这儿呢？早该回去了？可我想不起我的家在什么地方了。首先，我竟忘了自己的名字，你能告诉我吗？”

警卫眼神呆滞，浑身摇晃了好一阵子，不一会儿，突然倒下不动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正当我感到奇怪的时候，芝原赶来对我说：

“你真了不起。一击，就打倒了。”

“结果倒是那么回事。可是，实在奇怪。这个警卫好象丧失记忆了。”

“你还打他头部了吗？”

“没有，我只撞了他的心窝。可这家伙穿着防弹背心，感到疼痛的反倒是我。一般说来有这种情况吗？”

“的确，这是个怪现象。似乎有必要调查一下才能往仓库里闯。好奇心比金钱欲望更强烈。”

我把手伸进警卫兜里一摸，文件就都出来了。是特殊护身术训练所发的一份毕业文凭。瞧他这副模样，还谈得上什么护身术呢。

文凭里面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小字。读了之后，事情的原委就渐渐明白了。“当你稍受外力袭击时，要装出神志不清的模样，突然倒在地上，昏厥过去。”原来他就是掌握了

这个技术啊！

“这样，就不会受到更严重的伤害了。连罪犯也不会去杀害一个神志不清的人的。只有不抵抗才是最有力的防御。同时，作为可怜的被害者，还可以得到有关人员的同情。如果反复训练，形成条件反射，就能掌握此术，也就能正确地昏厥过去了。从事可能遭到袭击的危险职业，务必要学会此术。这样，就不致于发生因职务而丧生的蠢事了。请运用此种特殊防身术，以平安稳妥地得到长寿。”

“哎呀，真厉害。一个奉行不抵抗主义的警卫。”

我算服了。这时，芝原也佩服得连连点头。

“太不象话啦，竟然想出了这样的妙法儿。昏厥过去，就没人追究责任了。想方设法先发制人，谋求个人利益和个人安全，这种欲望充满了整个世界。正因为这个，才出现了靠建立这种训练所来赚钱的家伙。人类的头脑真是取之不竭的源泉！这么一来，文明也就进步啰。”

“这可不是悠闲自在、大发感慨的时候。还是早些把该办的事情办完吧！”

“是啊。”

芝原走近仓库的大门，唏哩哗啦地使劲碰锁，于是很快，门轻易地就弄开了。芝原惊讶不已。

“这可奇怪了。锁头锁得马马虎虎，报警铃也没响，多么粗心哪！应该说，是装备有毛病，还是没有认真检查呢？问题太严重了。你的意见如何？”

“嗯，怎么说呢，我不是个社会评论家。眼下正扮演一个作恶者的帮凶的角色。还是快点进去吧。”

我们一起走了进去。偷点什么呢？芝原用手电筒往四下里照了照。我在等待他的命令。

正在这个时候，后面的门关上了。我俩慌里慌张地跑过来，又是推门又是拽门，可生了锈的锁却一动也不动。两个人绝望地使劲一敲，警备铃就响了起来。芝原说：

“大概要糟糕。装置有毛病，又没认真检查——多种原因造成了反常现象，我们俩要被关在这里啦。”

“这可不是开玩笑。事情严重啦。哎哟，什么特意雇证人啦，什么万无一失的计划啦，事情可比想象的要坏得多。那个证人不是反倒会带来更坏的结果吗？就这样，我们甚至会被扣上‘收买伪证人’的罪名的。”

“哎，等一下，我想起来了。据说那个证人爱耍酒疯。推荐者曾经提示过，说在使用他的时候要留心这一点。他的身旁放着威士忌酒瓶子，要是我们回来晚了，他大概就会乱闹，搞个一塌糊涂。”

“那就好啦。但愿那个家伙狂喝暴饮。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了。”

“还是等一会儿再祈祷吧，耍酒疯是耍酒疯，可还不知是哪一种类型呢。也许是酒一喝光，就乱闹起来。那样的话，我们就应该祈祷说：但愿他别喝酒。不管怎么说，下次使用这个家伙的时候，这一点可要先弄清楚啊。”

“你说得倒容易，可到底该怎么办呢？报警的铃声大作。一会儿，警车该来了。就要被抓住了。你这一生，到此就算完啰。”

尽管我一再催促芝原，可他却仍然出人意料地冷静。

“请你先沉住气。别手忙脚乱地。”

“哎呀，你竟能说得那样轻松？瞧我们就这副模样，还不被人当作现行犯给抓起来呀？这一点你看清楚了吗？如果你看清了还这样泰然自若，那你可真是个了不起的伟人、傻瓜、或者……”

“另外，你若能再给我做出一个正确的解释，那我就给你一笔奖金。”

“唉！让我好好想一想！对了，我是仓库经理。”

“很抱歉。你来得正好！我是经营防盗情况秘密调查承包公司的。对于防盗设备，各企业大体上都陷于自满状态。一个拙劣的象棋手，和一个不高明的围棋手是一样的。一但出现强敌，就再也支持不住了。可要是不向我这样的、不留情面的专家讨教的话，那势必要糟糕。”

芝原这么一说，我才多少放心了一些。

“有这么个行当？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呢。你们是怎么个经营法？”

“跟大公司联系，秘密地接受经理的委托。因为一但通知公司里的其他人，这种调查也就毫无意义了。如果告诉人们，说某日某时，为检查防盗情况，将有小偷来作案，那不就没有作用了吗？要突然袭击地进行检查。正如你所看到的，多亏这次检查弄清了警卫人员吊儿郎当的情形。并且也查明了锁和警备铃不完备的情况。可是，锁和铃不好用，可真有趣极了。如能对此加以改造，那就可以研制成功一种活擒闯入者的新设备。要是成批生产，也许能够赚一大笔钱呢。”

“是这么回事啊，原委我已明白，总算彻底放心了。那么回事就那么回事呗，你事前说清楚就好了。何苦叫我虚惊一场呢。”

“那就不逼真了，连你也会草率应付的。别发牢骚了。总提心吊胆的，那才有意思呢。这比电视之类的节目要有趣得多。你还应该谢谢我呢。”

不久，巡逻车开来了，我们能够从仓库里出去了。芝原向警官报告了情况。警官感到奇怪，可还是往仓库经理的住处挂了电话。根据经理的回答证明了，这确实是演习性盗窃，是一种简单的情况。

可这时候，刚才被打倒在地的那个警卫站了起来，指着我大声叫道：

“就是他！刚才打我的就是这个家伙。抓住他！行凶伤人犯！”

到了这时候，他倒大嚷大叫起来了。他有什么可嚷嚷的呢？倒霉的是我呀。

可是，即使如此申诉，人家也不予理睬。说要大致调查一下，警察就把我带走了。芝原说：“我给你问一下，说说情吧。”可我拒绝了：“自己的事，自己办好了。”

这是警察调查室。值班的警官极端热忱。还那么年轻，就能提出来一连串击中要害的质问。他做着记录，不曾有一丝疏忽：人很有礼貌，头脑似乎也挺聪明。这样忠于职守的优秀警官，不是太少见了吗？所谓模范，就应该是这样的人物。

他是个有着怎样经历的人呢 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站在便所里发挥了神技，复写了警官衣袋里的东西，偷偷看了看胶卷，可把我给吓坏了，是一张某犯罪集团的身分证，我忍不住，问他道：

“你究竟是警官呢，还是强盗集团的一员？到底是什么人？”

“这一点，你是怎么看出来的？你可不是个粗心大意的人哪，的确，我父亲真是一个强盗集团的老板。不过，讨厌的是，他有进步思想。在我接班之前，他叫我先吃一吃别人的饭，辛苦辛苦，于是让我当上了警官，这叫作‘上警察那里去留学’。你一当上警官，所有犯罪分子的实质，你就一目了然啦。并且，还可以搞清罪犯管理工作的内幕，连电子计算机装置都装进脑袋里了。这样，才能成为我父亲的优秀继承人。要想对情报时代的未来有用的话，大概舍此是行不通的。”

这也太过分了，于是我说：

“不管怎么说，这太过分，实在太过分了。”

“没的话。我是服务精勤、努力工作的警官。因为有我父亲在暗中帮助，我抓到了许多罪犯。不过，只限于父亲那个集团以外的一些人，都是些成绩优异、才能出众的人。所以，你就是出去揭露此事，也未必有人相信。但是，你确实太可疑啦，也许还是把你杀了更稳妥些。是不是？”

“喂，喂！你要在这儿杀我吗？”

“不，我才不会干那种蠢事呢，我请父亲派个职业暗杀者来，等他杀了你之后，我再把他干掉。为了我，父亲什么

都舍得，真是动人心弦的父爱呀！他会毫不吝惜地给我预备一两条暗杀者的性命的。”

“情况真是错综复杂呀。也许应该称作双重面孔的时代，谁也不愿意自己就是众人所见到的那副模样。应当说他是善于伪装内心世界呢，还是善于伪装外部表情？”

“别啰嗦！是不是给我父亲挂个电话，打听一下你获释的时间？”

警官刚要去拿电话机，我就开腔了，因为那样的话，我就得被杀掉。

“请先等一下。要是杀死我，问题可就严重了。我还是把真实身分告诉给你吧，我是警察上层机构直接管辖的一名秘密情报员。我的任务是转弯抹角地接近行迹可疑的人，摸清具体情况，并向上级报告。你也许会以为这是说谎吧？”

“我倒不认为这是谎言，可也并不相信是真话。社会既然如此复杂，大家争先恐后地竞争，也就不足为怪了。你倒是一下子就把我看穿了，确实是那么回事。咱们做笔交易怎么样？让我们彼此把这件事忘了吧。”他说。

“那好。不过，可要绝对保密。就是对你老子也不能讲。”

我这么一说，对方便点头应允道：

“是的，我的事也绝对得保密，你要往外讲，就得豁出命来。”

我从警察那儿出来，走进隐蔽的住所——公寓的一间小屋，把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一一写进了书面报告。这是秘密情报员的份内工作。

不过，关于那个年轻警官的事，我们已经有言在先，所以没有写进报告中去。关于宝石抢劫犯——那个乞丐的事，也适当地写得含糊了一些。什么都让人家清楚，那就没意思了。秘密，或多或少总得掌握点儿才好。唯独秘密这东西最有存在的价值。

我把写完的报告用一个夹子夹好。我试着使用了这期间弄到手的一种特殊夹子。夹子上带有放射线装置，用微型接收器，可以在一定距离之内查明夹子附近这个人的一举一动。

我不知阅读我这份报告的那位上司是谁。我这样做，也许碰巧能得知谁是我的上司。我把材料放入信封，写上收件人地址，便投进邮筒。

然后，我就回家了。这个家，就是我太太美佐子常住的美容院二楼。可我不能马上就去睡觉。我坐在桌前动手写作了。就是说，在这儿，我已经变成所谓童话作家了。秘密任务嘛，就连对妻子也得保密呀。

“有一天，一头小熊在山里，遇上一只小兔子……”

太舒适了。妻子间或给我端过一杯红茶来。一个是女子理发店的经理，一个是毫无名气的童话作家。可我并没有什么自卑感。我有秘密在身呐。我干的是件妻子所觉察不到的伟大事业。但我得装作有些自卑的样子。那样大概就显得自然了。

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可是，没过几天就发生了一件值得一提的事。这间小屋里的微型接收器发出了讯号。我朝射线发射方向偷偷望去，只见妻子正在读着一份什么文件。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那份报告。不一会儿，那份文件被锁进保险库里了。

这个文件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是美佐子具有特殊才能、被物色为警察上层机构的秘密顾问啦？再不，她是一名外国间谍，负责把盗出的文件再转走的任务……

我找了个机会，拐弯抹角地试探着问美佐子：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呀？”

听到一个幼稚可笑的回答：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是不是你有这种事，所以就这样看我呢，啊？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既然这样，那就别说生分话了，我们是夫妻，又都是日本人，彼此不都是一样的人吗？”

说来确实是这样。表面上倒的确是如此，并且也算比较顺当地过来了。不过，还是不得不怀疑点儿什么。我们是真正的夫妻吗？是同样的日本人吗？首先，是“一样的人”也好，不是也好，总之，叫人感到日益不可信赖了。

（译自讲谈社文库1973年版星　新一著《叫人捉摸不透的社会》）

孙 月 莺 译

一　颗　新　星

——编者后记

本社编印的日本作家星　新一著《一分钟小说选》问世之后，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并且推动了我国一分钟小说的创作。现据读者要求，又从星　新一近年来的几百篇新作中选译了五十五篇，编成续集出版，以再飨读者。

日本读者把星　新一的名字倒过来，读成“一颗新星”，这真是饶有风趣的高见。星新一不仅在日本是当代一分钟小说的奠基人，在文学的天地中开拓了崭新的境界，而且一分钟小说的产量举世无双；他作品的风格与境界也独一无二。他已经写了一千多篇，要有一千多个题旨、意境与结构，这需要多么渊博的知识、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千多篇作品，大部分文字洗练、结构严紧，具有短篇小说的一切因素。

认为一分钟小说是短篇小说的再压缩，这可能是一种误会。按东西方近几十年兴起的一分钟小说来看，它已经形成一种独特的文体，有它独特的构思与剪裁。假如短篇小说是生活之树的枝椏或片叶，一分钟小说则是裹着幻雾梦云的叶上

的几道筋脉、枝上的几朵飞絮。日本称它为"小说中的俳句"，譬喻得很好。通俗点说，它是散文中的短诗，由于溶化了夸张、讽刺、幽默、寓言、科幻等等手法，平添了清新意趣。

本集所选，按笔法而说，大约两类：一类是近于写实的小短篇；一类是"现代神话"味道较浓的小短篇。两类当中较多的是讽刺现实，针贬时弊。例如《特技》，通过一名电台播音员无法克制的信口开河，竟然道破了许多官府的贪污案和社会上的丑恶行径。听众们自然对他欢呼，赞扬他敢于为民请命。可是后来，凡是有他出现的地方，人们便纷纷四散，不再睬他，因为人们生怕阴暗的心灵秘密被他给信口播放出去。甚至他回到家里时，竟也阒然无声，原来他的老婆与人私通，不敢露面了。小故事不过一两千字，却写得迭宕生姿，寓意非浅。

有些作品揭露了商业竞争的残酷和唯利是图的手段无奇不有。例如《灾祸》，从书页的字里行间窜出个不盈三寸的小女人。她惹事生非，制造新闻题材。原来她是被杂志社雇用的女妖，不制造点轰动八方的新闻题材，舆论界就没事可干了。

《宝岛》，叙述一家岛上旅馆为了招来主顾，竟利用人们财迷心窍的心理，发明了让人梦见宝岛的药剂，使那些追求梦境的人上了个大当。

有两篇是讽刺天上人间的官僚主义。《第一部　第一科长》，描写一名申请商业许可的人被当成了'双陆'骰子，从这一科被掷到另一科，在几十个科之间转来转去，供人开心。《请等一等》写了星球上的官僚气，很难说是地球的官气传

染了异星，还是异星上的官气传染了地球。总之，地球代表团去和他们洽谈文化交流时，需要六十年才能办完接见手续。其实，何必惊讶，如此夸张，说不定抵不上现实中的官气更离奇呢。

大量篇幅是揭露、嘲笑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性格上的时代病。《庄严的仪式》，描写一个装死骗财的老头。他总在收完奠仪礼金之后开棺出来。可是事不过三。第三次装死后，亲友们害怕再花一份礼金，便举行庄严的仪式，将他封棺入土了。看来，那句谚语要修改一下才是，应该说：“不钉棺材不落泪。”

《轮流执政》，通过一个人、两个“我”的日记，揭露了二重人格。此“我”的日记中充满了一本正经，嫉恶如仇；彼“我”的日记中则充斥着荒淫无耻。两个“我”争执不下，于是轮流执政、和平共处，又是正人君子，又是酒色之徒。

《赶时髦的人》，刻画了从虚荣出发的标新立异者的庸俗心理。最后，招募另一个星球的第一座墓中人，他也争先报了名。《洪水》，鞭挞了危难时刻一颗极度自私的灵魂。《窗口》，讽嘲了年轻姑娘们幻想做电影明星的幼稚心理。这可是一篇精采的小短篇，文字很考究，很优美，富有浓烈的哲理味，结构虽小，容量颇大，读者定会喜于欣赏的。

较多的篇章，描写了科学高度发展所带来的啼笑皆非的悲喜剧。人，制造了机器；终于，机器在统治着人（如《新经理》）；为了加强听众对电视节目的感情交流，发明了触动观众感情的药剂。但是，由于电视台调整失误，以致悲苦

处观众笑得打滚儿；喜兴时观众却号啕大哭……真是个疯狂世界。

《确认机》，充分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互不信赖、冷漠孤独。小说写道：不论任何形式的互相交往，都要靠确认机验证一下是否假冒。一旦确认机出了故障，便要出现一场混乱，子不认父，妻不认夫，连停在医院的尸体都没人去认尸，儿子说："万一不是爸爸呢！"……

《自信》，写得妙极。一个缺乏自信的年轻人，夜间竟有另一个自己闯来。他们互相争辩真假。本是真实的"我"，突然失去自信，承认自己是冒充，肯定冒充者是真实的"我"。于是，他走出门去，将暖窝让给了闯入者。人如果缺乏自信，连自己是否代表自己都不敢相信了，这多么发人深省。

星　新一的小短篇多是讽嘲，讥刺，但也有正面颂扬的。例如本集所选《秘密结社》和《爱的力量》，都很别致。前者写一个人怀着冒险的忐忑不安心情加入了一个秘密组织，企图追求欢乐。后来知道，本社宗旨是：一、多做好事；二、锻炼身体，这就会幸福。全靠秘密结社这个谜最后解开，故事才不落俗套。后者描写了一对真诚相爱的老夫妻，女方逝世，男方则相思甚苦。为了解脱，不惜千金仿制了酷似老妇的机器人，平添了老汉的生趣。待老汉入土，那机器人竟也通了灵气，不服任何人操纵，终于拆毁了它。一个群星灿烂的夜晚，两颗坚贞不渝的爱的灵魂，向星空飞去。

此篇由于老夫妻的纯真相爱与儿女们贪图钱财的心迹暗暗映照，使两种灵魂的泾渭分流，更加鲜明了。

请读者再欣赏一遍《窗口》和《月光》这两个小短篇，文中对两名少女精雕细刻，一字不苟，语言优美极了，色彩艳丽极了，实在是一篇出色的抒情诗，给人以充分的艺术享受。《窗口》，如前所述，描绘了一名少女盼做电影明星的朴实幻想，而现实却教育了她：总要有些无名者付出艰辛。《月光》，则写了神话般的爱的纯情……

纯属神话、却又寓意较深的，还有《春天里的寓言》、《幻镜里的公主》。前者宛如一首春天的抒情歌，通过喧嚣的城市与清新的自然、古典的痴情与现代的轻薄做对比，讽喻了古典爱的真与愚，鞭挞了现代爱的淡与暗……

后一篇是否可以把幻镜比做主观主义？这种镜面，如同人的知识，假如方法不对，就会以真为假，拿丑当美，把被歪曲的幻象看成真实。主人公小姐，便是陷入了这样的悲剧。

最末一篇较长，象短篇小说。但是星　新一这么长的一分钟小说还不少，毕竟还有它独自的风格，特介绍一篇，供比较研究。

可喜的是，本书译者大部分是东北的中、青年，并且发表的多是处女作。笔者热切希望一代新人在译坛上大放异彩。那么，请不要忘记：勤奋与刻苦……

于　雷

1984.8.10